

武俠世界
第38年
23
$20.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蕭遙客先生撰著的「潛龍在淵」巨型小說。梅花女喬裝中年婦女，由雪豹馱她上雪嶺欲打探父母消息，奈何內力全失，已與普通人無異，結果掉下萬丈深淵，幸虧雪豹不顧性命相救，却因禍得福，不但修復內力，且學得「反末日劍法」……蕭遙客先生所著的文章輕鬆活潑，字裏行間風趣幽默，是炎炎盛夏的清涼劑。欲知梅花女如何福緣深厚拜得古陰陽爲師，大難不死反得後福？她如何營救黑鬚龍王，邂逅曾救她的傻小子——李靖？閱後包你拍案叫絕。

*　　*　　*

今期續刊雲中雁先生所著的「千秋戰袍」下闕，究竟黃金袍落於何人之手？請閱。

魏力先生撰著的女黑俠故事「巧奪死光錶」在今期續刊完，女黑俠如何處理危害人類的犀利武器呢？答案本期揭曉。

*　　*　　*

下期將刊登石中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辣手仙姬勇威龍」，請留意。

*　　*　　*

85.10.2

督印人：羅斌
主　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23期
（總號193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風塵奇俠傳奇故事／蕭遙客・文　可飛・圖

潛龍在淵

雪豹通靈　勇救師妹

千里冰雪封天地，眨眼之間，天旋地轉，又到了隆冬時節。

萬毒谷一片冰天雪地，銀裝素裹，格外妖嬈。

萬毒谷主萬人毒正在竹屋中閉目沉思，耳際忽聞細碎脚步聲响，睜開眼來，忽地便眼神一亮。

從裏面走出一位中年婦人，白衣白褲，雖然已屆中年，卻丰韻猶存，別有成熟婦人的風致。

中年婦人一步三搖，婀娜走到萬人毒面前，向他一福，悶聲悶氣，渾似中年婦人的音調，道：「萬老爺子，小婦人這厢有禮了！」說着便無論如何說不下去，因爲她幾乎忍不住格格大笑。

萬人毒不由目瞪口呆，歎道：「不想苦老婆子竟有這等超卓的易容術！一時片刻，便把一位嬌滴滴的女娃兒變成一位半老徐娘！」

忽又聽一位老年婦人笑道：「萬老爺子過獎了，比起你的用毒本領，老婆子的區區小技又算得甚麼！」

萬人毒歎了口氣，苦笑道：「萬某枉有一身用毒本領，卻要眼睜睜瞧着女娃兒去冒險送死，這見鬼的用毒本事，不說也罷了！」

「半老徐娘」格格一笑，道：「萬伯伯休要自挫名頭，乖侄女若非萬伯伯的見鬼用毒本領，又豈能混上梅花峯，打探爹娘的消息？若能救出爹娘，萬伯伯該算第一功！」

萬人毒苦笑道：「功不功尚在其次，但乖侄女安然返回，那就阿彌陀佛了！」

「半老徐娘」自然是梅花女，此時她的武功雖然盡失，但仍改不了嬌野的性子，她一聽就又笑道：「萬伯伯並非佛門弟子，又念甚佛唱了？」

萬人毒歎了口氣，道：「這叫做臨急抱佛脚呀！」

苦婆婆向外面瞥了一眼，道：「目下大雪封山，正是潛上梅花峯的最佳時機。」她一頓，又皺眉道：「但雪地行走，攀爬山峯，高手亦感困難，何況小姐已失武功，萬一半路摔下懸崖，那如何是好？」

萬人毒道：「她有雪豹護送，冰封山路倒不必畏懼，老夫包她安全上山便了！但上山之後，虎狼遍佈，她一個弱質女娃，卻如何鬥得過飛狐那妖婦？」

梅花女笑道：「但能上得梅花峯，乖侄女自然有辦法應付，萬伯伯擔心甚麼？但未知雪豹是否對乖侄女忠心耿耿？若牠不肯盡力，那乖侄女就兇多吉少了！」

萬人毒一聽，即把「張二毒」雪豹召到身前，拍拍牠的頭兒，道：「按輩份你算是乖侄女的師兄，雪豹呵雪豹，你可肯全力維護你的小師妹？」

雪豹一聽，高興得搖頭擺腦，又跳又叫，又用舌頭舔舔梅花女的手兒，狀甚歡悅。

梅花女亦喜得摟着雪豹，笑道：「好呵！那我就稱你一聲豹兄便了！」

雪豹居然點點頭，擺出了師兄的樣子。

苦婆婆無奈的歎了口氣，道：「唯今之計，也不容多想了，只有容小姐冒險上山一遭，探明眞相，再作打算！」

萬人毒亦只好點頭苦笑道：「那就只好如此了，雪豹，你記住，若你把我的乖侄女丟了，你也不必回萬毒谷了！」

梅花女道：「萬伯伯，爲甚麼？」

萬人毒苦笑道：「萬伯伯枉自稱雄萬人毒，卻萬般無奈，任由你去冒險，把生命送了，萬伯伯顏面何存？萬毒谷從此將永絕於世，既然如此，牠還回來幹麼？」

雪豹一聽，嚇得嗚嗚直叫，狀甚驚惶。

梅花女一見，便瞪了萬人毒一眼，嗔道：「萬伯伯爲甚只說晦氣話？就不會說一句恭喜馬到功成麼？看你把豹兄幾乎嚇得哭了！」

萬人毒歎了口氣，道：「並非伯伯故意嚇你，但飛狐這妖婦委實非同小可，連梅兄弟亦非她對手，你一個弱質女娃，又豈有僥倖？此行委實是赴湯蹈火，連半分的勝算也沒有！乖侄女呵乖侄女，你就算不上梅花峯，梅兄弟也絕不會怪你未盡力……」

梅花女一聽，卻拍拍雪豹的頭，道：「豹兄，你敢去麼？」

雪豹一聽，把身子伏下，卻紋絲不動。

梅花女一怔道：「萬伯伯，你把豹兄嚇壞了！牠不敢送我上梅花峯了！」

萬人毒苦笑道：「你這豹兒有甚不敢？你見過豹子膽會被人嚇破的麼？牠這是伏鞍待坐，甘心馱你這小師妹上梅花峯去呵！」

梅花女一聽，驚喜道：「豹兄還有馱人的本事麼？」她說着，早已跨上雪豹的背部，穩當的坐着了。

雪豹晃晃頭兒，頸上的鬃毛「颯」的豎了起來，似有所示意。

梅花女冰雪聰明，見狀立刻明白，伸出雙手，緊緊揪住鬃毛，格格一笑，嬌喝一聲道：「豹兄！起程！」

梅花女話音甫落，雪豹低吼一聲，身子一躬，便如箭般射了出去。

雪豹撒開四蹄，在雪地上飛





馳，白雪上僅有一抹微印，大有武林絕頂高手「踏雪無痕」的輕身功力。

梅花女雙手緊揪雪豹的鬃毛，身子穩坐其背，猶如騰雲駕霧，片刻便已馳出萬毒谷去，心中不由又驚又喜，暗道：似豹兄這般快速呵，不消月落，便可闖上梅花峯了！

果然不消二個時辰，前面便露出梅花峯頂，此時白茫茫一片，當眞是雪花蓋頂。

梅花女不欲在梅花峯的入山口處與雪豹的大師兄張一毒相遇，便伸手一拍雪豹的右頸，雪豹似已與梅花女心意相通，當即身軀一扭，轉向右面飛馳。

右面是另一條上山的路逕，不過比正面的更爲崎嶇艱險，除非是絕頂高手，否則絕難安然抵達峯頂。

再說此時白雪滿山，路滑溜溜的，稍一不慎，便會摔下路邊的萬丈深淵。

梅花女生性嬌野，她未受傷時，曾瞞着龍王、梅王，從這條險逕下山上山，發覺竟然毫無防備，不必過正面那上山路的重重哨崗，省了一番通報口令的唇舌。

梅花女心道：此時飛狐那妖婦必已對黑鬚堂的人嚴加防範，若從正面上山，那便無疑送羊入虎口，雖然自己已經易容，但生面人若無熟人接應，那些暗崗必然嚴密盤查，萬一驚動到總壇，那就必然兇多吉少，不但打探不到爹娘的訊息，反而白白送了生命，更會打草驚蛇，令妖婦更有防範。

梅花女冰雪聰明，她自忖那險逕大概只有她自己才知道，因此便仗着雪豹的厲害，冒險直闖這條絕逕。

雪豹的脚力果然厲害，陡峭山逕根本難不倒牠，甚至闊近一丈的山澗，毫不遲疑，便亦一躍而過，倒把膽大包天的梅花女嚇出一身冷汗。

梅花女此時內力全失，她已與常人毫無不同，她偷眼向飛越的山澗下面一瞧，但見煙霧瀰漫，森沉無底，不由咬牙暗道：「豹兄呵豹兄，小師妹功力尚在時，這見鬼的深澗我也可一躍而過，但此時却要看你的了，若掉下去呵，立刻便是粉身碎骨的了！」

梅花女內力既失，定力就差，她雖然拚命鼓勵自己不要害怕，但身不由己，却抖戰起來，而且身抖之下，便一發不可收拾，不由她自已控制。

騎馬之人最怕身顫不穩，何況這是騎豹？更何況的是玩命的飛越深澗？

雪豹嚇得嗚嗚尖叫，因爲牠知道若背上的重物不穩，那就連牠亦難於平衡，只要踩錯一步，立刻便有摔下深澗的厄運。

梅花女知雪豹擔心她，連忙拚命抑制心神，咬牙道：「豹兄……豹兄……放……放心好了……」但她的牙齒亦抖得厲害，竟連話也吐不清楚。

雪豹雖已通靈，但畢竟獸性未除，牠只覺梅花女抖得越來越厲害，便嚇得把身子一慢，又一伏，在一道闊近二丈的山澗前停了下來，死也不肯再向前一步。

雪豹停下，梅花女立刻就感覺舒服多了，她的身子也不再抖戰，不由歎了口氣，自傷道：「原來武功一既失，那就等如廢人一樣了！」又想這見鬼二丈深澗，未受傷時大可躍過，連心也不跳，此時却把威猛的雪豹也嚇壞了！

梅花女越想越悲，她原以爲憑她的心智，只要上得梅花峯，就可以從容行事，但豈料連一條險逕也闖不過去，打探消息，救出爹娘那就更想也休想了！剩下我這廢人留在世上，那還有甚意思？

梅花女此時但覺了無生趣，她把心一橫，狠狠一拍雪豹的頭兒，嚷道：「豹兄……你莫管小師妹生死！闖過去便了……」

雪豹知梅花女心意已決，牠料想她不會再害怕了，便疾速退後數丈，然後低吼一聲，猛然向前疾馳，到達澗邊，身子一躬，便向對岸射去。

梅花女本來已拚着一死，因此也不見害怕，但身子乍隨雪豹空懸，心兒頓覺離腔而去，身不由己，便抖戰起來。

深澗雖寬僅二丈，但此時對梅花女來說，便猶如上天雲梯，越上便越心慌，她內力全失，定力弱如娃娃，根本不受她的精神控制，她本來緊閉雙目，拚命不向下俯視，但身子依然抖得厲害，她無論如何忍受不住了，便睜眼向下一望。

一望之下，但見下面煙霧茫茫，似魔如怪，直向她撲來，又似清光道人，正向她猙獰凸目，狠狠推來致命一掌……突地這一掌並非拍到她身上，而是拍在一位少年人背上，少年人悶哼一聲，立刻摔下深澗去了！

這一掌對梅花女來說是刻骨銘心的一掌，她但覺這一掌把她的一切均拍去了，心中悲憤之極，身不由己向下一撲，大叫道：「小傻蛋……我……我隨你來了！」

梅花女這一撲，便突然脫離雪豹的背部，向深澗倒栽下去！

此時雪豹的前蹄已踏着對岸的石壁，牠只要續蹬一腿，便可以安然飛越深澗了。但牠乍覺背上一輕，回頭一望，見梅花女已向深澗

墜去，不由悲吼一聲，前蹄並不踏前，反而向後一蹬，身子凌空向下飛墜。

梅花女此時神智已昏，迷茫一片，甚麼也不知，但忽地感胯下一托，有物托住她飛墜的身子。

她半昏半醒間伸手一摸，觸手處鬃毛刺手，這才知道必定是雪豹無疑，心中不由大慟，暗道：雪豹爲了救她，竟捨身墜崖，以軀體承托她，這等忠肝義膽，與那見鬼的小傻蛋簡直不遑多讓。

雪豹背着梅花女向下飛墜，雖然牠是豹子膽，但也嚇得不住悲吼，幸而牠並無喪失鬥志，奮力張開四蹄，鼓起渾身的硬毛，猶如一把傘，張了開來，以減輕飛墜的速度。

幸而越向下，谷中的風越疾勁，雪豹和梅花女下墜的方向竟被改變，斜斜的向谷中風向飄蕩，形如大鵬鳥的滑翔。

梅花女此時祇感胸口一鬆，離了腔的心似又跳了回來，她感覺上便舒服多了，神智也清醒過來。她雙手緊緊揪住雪豹的鬃毛，死也不肯放鬆，心中又悲又喜又傷，歎道：「豹兄啊豹兄，你又何苦陪我葬身深淵？但你對我的情義，却把當今世人皆比下去了，我梅花女若非落到今日的地步，必定想方設法傳你三幾招絕世武功，好令你稱霸獸林，也不枉你認我作小師妹一場。」

梅花女心中千腸百結時，但向谷中斜飄的速度却半點不慢，眨眼之間，已沿谷壁中間，向東面滑行了近十里路。

梅花女心道：這般滑行下去，摔是摔不死的了，但不知抵達的是甚去處？

＊　＊　＊

風馳電掣中，梅花女祇聽「噗」的一聲，雪豹的四蹄已然穩穩的踏在一片雪地，餘勢不止，又向前斜衝近里，才緩了下來。

梅花女舉目四望，但見四面山巒，冰封雪蓋，銀裝遍地，令人心神驟然舒暢。

梅花女又喜又感慨，心道：從千丈深澗摔下，竟然安然無恙，當今世上，梅花女和雪豹祇怕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梅花女心中一喜，便伸手拍了拍雪豹的脖頸，輕聲道：「豹兄啊豹兄！你待小師妹恩深義重，捨命相救，就如那該死的小傻蛋他……你安然無恙，可惜他却不知所踪。」

雪豹知道梅花女讚牠，心中大喜，便撒開四蹄，在雪地上馳騁起來。牠一高興，野性大發，便不能抑止。

梅花女在牠背上，也不知如何可令牠停下，祇好緊揪牠的鬃毛，任由牠放蹄飛奔。

眨眼之間，已把谷口抛得遠遠了。

雪豹馱著梅花女，跑了一個時辰，驀地聽聞前面有厮殺聲響，雪豹這才突然停下。

梅花女心道：此處乃梅花教勢力範圍，又是深山野嶺，寒冬季節，誰敢跑到這兒撒野？

她心中好奇，便策豹上前，向下一看，祇見山下小路上，一位道士，手提利劍，正一步步逼向一位白髮老者。

那白髮老者手無兵器，祇以樹枝作劍，順手向前一劃，便逼得那道士回劍護身。雖然如此，但那老者似乎內力不繼，身上已受劍傷，血染褐衣，眼見再鬥下去，白髮老者必定不支喪命。

梅花女乍睹那道士背影，便立刻恨恨的一咬牙，因爲她突然想起那致命的一掌，此時她見了道士便恨得牙癢癢的了。

這時又見那道士並不想立取老者的命，祇是一劍一劍的緊逼，劍光把老者罩住，令老者進退不得，那道士大聲喝道：「老鬼！你到底給不給？」

白髮老者怒道：「我就算命喪劍下，也絕不給你這本門叛逆。」

道士一聽：「桀桀」一笑，道：「那就莫怪你的徒弟手下無情了！我先挑斷你的脚筋，教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看你挨得到幾時？」

道士說着招式一變，劍光如虹，直向白髮老者的雙腿挑去。

梅花女大怒，此時她也不管誰是誰非，誰對誰錯，總之道士便該殺千次，她伸手一拍雪豹，尖叫道：「去！把這臭道士殺了！」

雪豹早就躍躍欲動，此時一聽梅花女有令，便猛然騰空而起，馱着梅花女，凌空向道士撲去。

梅花女見雪豹疾如電閃，那道士的劍尖未抵白髮老者的腿筋，雪豹的前爪便已伸到道士的面前，不由大喜，嬌呼一聲道：「點他耳門穴！」

梅家的點穴手法別具一格，梅花女雖然僅學其三，但亦非同小可，認穴奇準，這一喝之下，立刻便點向道士的耳門穴。

那道士乍聞之下，不由大駭，暗道：耳門穴被點，輕則耳鳴頭暈，重則立可命喪，又見喝聲起處，一頭雪白豹子已凌空撲到，豹爪竟似人手，向他的耳門穴直點過來。

道士此時若不撤劍自保，勢必與白髮老者同歸於盡，他決計不肯吃這眼前大虧，於是立刻撤劍，向

上一圈，欲把雪豹的前爪削掉。

雪豹却「呼」的一聲，在他頭上躍了過去。

那道士這才回過神來，他向雪豹背上的梅花女瞥了一眼，不由輕咦一聲，冷笑道：「原來是妳，小妖女，妳還沒有死麼？」

梅花女在雪豹背上咬牙道：「清光臭道士，你那乾坤掌很了不起麼？梅花女偏不死，氣死你這臭道士。」

這道士果然是峨嵋派的掌門人清光道人，也不知他爲甚要向那白髮老者狠下毒手，此時清光道人衡量一下情勢，暗道：老鬼內力盡失，大可從容對付，但多了這小妖女和她胯下這頭惡豹，却不可大意，莫在娃娃面前倒繃了八十歲老兒。

清光道人這般轉念，便先把白髮老者撇下，轉向梅花女和雪豹這面，微微冷笑道：「你氣不死貧道，貧道祇要再加一招乾坤劍，你這小妖女就死定了，你若想保住生命，便趁早跑得遠遠的，莫再碰在貧道手上。」

梅花女知清光道人的意思，是欲先把她嚇走，待對付了白髮老者，再向她下手。梅花女也不知這白髮老者與清光道人有甚關係，也不知他爲甚向他下毒手，她恨死了清光道人，雖然此時她內力盡失，但仗着有雪豹的勇猛，便不顧一切，決心要報一掌之仇。

梅花女咬牙道：「臭道士！你想我走也容易，不過得先答應我一個條件。」

清光道人此時不再與梅花女糾纏，他並不知她已內力盡失，委實有點怕了她神出鬼沒的梅花針和點穴手法，而且他此時的目標根本不是梅花女，便微微一笑道：「好！妳且說說，我或者不但任由妳離開，還會答應妳的條件。」

梅花女格格一笑道：「那好啊！你既打了我一掌，我便還上一爪，祇要你任由豹兒抓你一爪，我便立刻溜之乎也！」

清光道人怒道：「貧道被惡豹抓一爪，豈非一命嗚呼麼？」

梅花女大笑道：「不錯，不錯，孺子可教也，這當眞是以臭道士你的一命嗚呼，換我和豹兒的溜之乎也！」

白髮老人一直默不作聲，此時亦被梅花女逗得「噗」一笑，道：「好啊！妳這女娃兒，變着法子，替我出了一口氣也。」

梅花女笑道：「我是小妖女，所作所爲妖之極了，簡直不可理喻，我並非爲你出氣，祇是爲報一掌之仇。」

白髮老者耳力奇佳，一聽梅花女說話的中氣，便知其根底，不由微微一笑，道：「妳這女娃兒很對我的胃口，但妳欲報一掌之仇，却非要借助他人之力，不知妳是否願意聽麼？」

梅花女見白髮老者說話意味深長，似乎已知她已內力盡失，不由又驚又奇，故作鎮靜道：「我聽是想聽的，但此時我急着要報一掌之氣，恐怕已等不及了。」

梅花女和白髮老者說話時，清光道人已嘿嘿冷笑，暗道：若不把小妖女先行解決，看來今日難遂多年心願。

清光道人這般轉念，臉上神色一變，手中的劍却突然一抖，乾坤劍的一招殺着便向梅花女的胸前掠至。

梅花女此時根本無力還擊，雪豹也大概從沒遇上清光道人這等厲害的角色，因此也不知如何應付，祇好前蹄一蹬，疾速向後一躍，險險才避開清光道人一劍。

清光道人豈是平庸之輩，他的乾坤劍一經發動，其勢便有如狂風驟雨，立刻把雪豹和梅花女罩住了，眼看不消一時片刻，梅花女和雪豹均會血濺當場。

梅花女幸賴雪豹的閃避神速，才不致被立刻挑下豹背，但也被弄得花容失色，冷汗直冒，暗道：這牛鼻子果然厲害，就是我武功未失，亦僅可支撐十招八招，雪豹看來也不濟事，看來今日我與牠難逃一死，不作深澗鬼却作劍下亡魂了。

就在此時，耳邊忽聽那白髮老者大聲道：「姑娘爲甚不向別人借力？」

梅花女苦笑道：「老人家你顯然已不濟了，剩下我和一頭豹子，却向誰借力！」

白髮老者道：「獸也是人，獸類若有人性，便比那等衣冠禽獸强得多。」

梅花女心知老者欲出言指點，雖明知臨陣教招猶如玩命，但此時已萬無生機，便把心一橫，道：「那好啊！小妖女這便代指揮這頭雪豹兒便了。」

此亦正是白髮老者的心意，他點點頭，立刻道：「那妳着豹子以爪代劍，代我收拾這本門叛逆。」

清光道人一聽，嘿嘿冷笑，劍勢一緊，一招「九龍出洞」，直向雪豹和梅花女罩到，一面冷笑道：「死老鬼，我先把牠的爪子廢了，看牠如何以爪代劍！」

白髮老者不理清光道人，沉聲道：「豹子！他下一招是『金頂觀日』，你先發招直刺他的腿部，不必招架！」

雪豹依言果然猛揮前爪，直刺清光道人的腿部。

雪豹以爪代劍，果然虎虎有威。

雪豹頗具靈性，牠見一招得手，便對白髮老人深信不疑，再加梅花女在牠背上指點，認穴奇準，前爪疾速向前一抖，竟形如利劍，直向清光道人的曲池穴點去！

曲池穴被點，立刻半身不遂，清光道人豈會不知，他無奈不求進招，先求自保，如此一來，他的招式便被打亂了。

白髮老人又道：「他的劍招已亂，豹兒，依原來劍勢，變招進擊！」

雪豹心領神會，依言變招，一招「貴妃臥劍」，劍爪如虹，直削清光道人的右臂。清光道人萬萬料不到雪豹點向曲池穴的劍爪，竟能化指爲劍，削向右臂，他欲待變招自救，右臂早被雪豹的劍爪一削，登時慘叫一聲，鮮血直濺，劍也脫手而飛。

白髮老人突然一聲沉喝：「小心左掌！」

清光道人果然棄劍發掌，拍向雪豹，雪豹以白髮老人的劍路，身化「隨波逐流」，身形如輪，隨清光道人的掌力翻滾，化解了乾坤掌凌厲的掌力。

雪豹已領略了白髮老人劍招的神妙，歡喜得哇哇大叫，趁勢又化爪爲劍，劃向清光道人的左臂。

清光道人的乾坤掌勢已去，避無可避，立刻被雪豹的劍爪劃中，幾乎斷臂，嚇得他悶吼一聲，拔腿飛奔而逃。

雪豹殺得性起，不待白髮老者發話，便躍身欲追。

白髮老者忙把牠喝住了。雪豹居然乖乖聽命，立刻停住，向白髮老者跑過去，屈起前蹄，竟向老人作人的跪拜狀。

白髮老人喜得大笑道：「好呵！一頭畜牲，得點好處，亦知道感恩相報，比起那等狠心狗肺的人間叛逆，顯然强多了！」

梅花女却嘆道：「豹兒！你見這老人劍法神奇，便捨了原來的萬人毒師傅了麼？」

雪豹連忙站起，搖頭低鳴，狀示不敢如此，但又忍不住向老人戀戀而視。

白髮老人一聽「萬人毒」三個字，眼神登時一亮，道：「這豹兒竟是萬毒谷谷主萬人毒的徒弟麼？」

梅花女把頭一側，格格大笑道：「你不信麼？如果我說牠還會解百毒，你信不信？」

白髮老人搖頭道：「牠會武功，我不得不信，但牠竟會解百毒，便殺了我也不信！除非……」

梅花女的嬌野性發作了，便忙道：「除非怎樣？你才相信！」

白髮老人嘆了口氣，苦笑道：「老朽不幸中了叛逆奇毒，已達二十年，除非牠能說出老朽所中何毒，老朽或許便信了！」

梅花女氣得瞪眼道：「那好呵！豹兒！你上前去替他看看！堵住他的嘴！」

雪豹一聽，果然走上前去，突然直立起來，前爪搭住白髮老人的肩頭，鼻子向他的口氣聞嗅。

雪豹嗅了好一會，才退了下來，低着頭沿地打轉，其狀就似萬人毒沉思時的團團亂轉。

梅花女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尖聲道：「豹兒呵豹兒！你不但盡得萬伯伯的用毒眞傳，竟把他的見鬼動靜也學得似模似樣！」

原來萬人毒每遇上他亦感困難的難題時，便會悶聲不語，低頭繞室團團亂轉。雪豹以爲這必是甚麼有助思想的妙法，便有樣學樣，果然也轉得一模一樣。

雪豹轉了一會，忽然停下，走到梅花女的身前，把頭連點三下，又撒開四蹄，作勢向前跑了幾丈，才退回來，望着梅花女，似在徵詢她的意思。

白髮老人目力雖然厲害，但到底弄不明白，雪豹這是甚意思。

梅花女卻格格一笑，道：「豹兒說，牠已知你所中之毒，亦可解毒，牠亦很樂意爲你效勞，這是牠連點頭三次的意思！」

白髮老人奇道：「那牠又爲甚作勢走了數丈？這是甚意思？」

梅花女笑道：「牠這是說，要尋解藥，必須翻山越嶺，但又不放心我孤身在此，因此先行問我是否同意？」

白髮老人大喜道：「牠既如此靈性，那姑娘你快點同意牠去尋解藥呵！」

梅花女把頭一側，笑道：「我與你非親非故，解了你的毒，對我也沒甚好處，我爲甚麼要同意了？」

白髮老人想了想，忽然微微一笑，道：「你想不想親手報那一掌之仇？」

梅花女被他挑起心事，不由眼一瞪，道：「想呵！想之極了！」

白髮老人微笑道：「但你却無論如何辦不到了！」

梅花女道：「我爲甚麼辦不到？」

白髮老人道：「因爲你的內力已盡失，就如老朽一般，已是廢人一個！」

梅花女心中一酸，幾乎忍不住掉淚道：「是呵！都是那臭道士，無緣無故打了我一掌，把我弄成這般模樣！」

白髮老人微笑道：「你想不想恢復內力？想不想武功比臭道士更厲害？」

梅花女一聽，忙道：「如何不

想？簡直想之極了！但有甚辦法可想？」

＊　＊　＊

白髮老人微笑道：「你知道『詩經』上一首泥人詩麼？」

梅花女自幼蒙龍王、梅王悉心教導，不但武功，文采也甚有根基，她一聽便格格一笑道：「知之極了！」

白髮老人笑道：「那就說吧！」

梅花女朗聲道：「泥人詩道：捏兩個泥人，合成一個，再分成兩個，你的身上有我，我的身上有你！哎喲！不過！這是一首情人詩，與老人家你有甚關係呢？」

白髮老人微微一笑道：「你已失內力，已成廢人；我也已失內力，也已成廢物；但若把兩個廢人合成一個，再分成兩個，你助我一把，我幫你一臂，兩個廢人便可恢復功力了！」

梅花女把頭一側，道：「說來說去，你也是希望豹兄替你解毒，好令你恢復內力！但你雖然恢復內力，我却望洋興嘆，無能爲力，我豈非很吃虧了？」

白髮老人微微一笑，道：「你知道我是誰麼？」

梅花女笑道：「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似乎是那臭道士的師傅！但清光道人尚有師傅在世，這却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了！」

白髮老人嘆了口氣，道：「你自然不會知道，因爲老朽已失踪二十多年，那時你大概尚未出世！那年峨嵋派出了叛逆，把老朽的內力用毒廢了，逼老朽讓出掌門之位，還逼老朽交出峨嵋落日劍譜！」

梅花女點頭道：「那你交出了麼？」

白髮老者苦笑道：「老朽內力被毒廢，掌門之位不交不行，但落日劍譜，老朽却寧死不交，否則，老朽也不會多活這二十多年了！」

梅花女道：「因此清光這臭道士便苦苦相逼你二十多年了？」

白髮老者點頭道：「起初他把老朽囚在峨嵋山上，後來老朽推說劍譜已分存各地，如他容我出去，我便交出劍術，換他的解藥，他才容我離開峨嵋！這二十多年，我被他時刻監視，獨居深山，世人也幾乎把我這位峨嵋派老掌門忘了！哎！人情冷暖，武林正派也不外如是！」

梅花女想了想，忽然聳然動容道：「我聽爹爹說過，當年有一位武林高手，曾以一手落日劍法，擊敗西域高僧靈犀上人的『犀角神功』，挽救了中原武林的一場浩劫！莫非……」

白髮老人苦笑道：「陰陽道人！」

梅花女奇道：「是呵！這位武林高手的法號便叫陰陽道人！但你怎會知道？」

白髮老人嘆了口氣，道：「我爲甚不知？因爲我便是那位陰陽道人！」

梅花女不由聳然動容道：「當年陰陽道人威鎮武林，怎會是你現在的模樣？」

白髮老人苦笑道：「落日劍又稱陰陽劍，乃老朽坐觀日出日落十年，方悟出其中博大精深的含義，創出一套落日陰陽劍法。落日劍譜劍法以內力爲根基，劍法精進一層，內力也加深一重，但若毫無內力，却根本無從練起！因此老朽才千方百計，打算先復內力，再藉落日陰陽劍法，恢復昔日的功力，重返峨嵋，清理門戶！姑娘若肯助老朽一臂之力，老朽必有所圖報，說不定你的內力也可以恢復了！」

梅花女格格一笑道：「原來你是峨嵋派老掌門，那就不必圖甚麼報了，我着豹兄替你解毒便了！」

白髮老人微笑道：「怎麼忽然又如此慷慨了？」

梅花女咬牙道：「峨嵋派號稱名門正派，但目下自掌門人到衆弟子一干牛鼻子，奸淫邪盜，陰險狡詐，早已不成樣子，比下三濫的邪教亦不如，你這位老掌門正該回去清理門戶，把一干見鬼的牛鼻子殺得乾淨俐落！這亦是我的一大心願！再說……你一大把年紀了，我也不忍心看着你被叛逆弟子欺負！」

梅花女說着，也不待白髮老人有所表示，便向雪豹點頭道：「豹兄！你去啦！可莫掛心小師妹，把解藥尋錯了！」

雪豹一聽，向梅花女點點頭，又向白髮老人咧嘴嗚嗚一叫，便撒開四蹄，向西面山嶺叢林處如飛的跑去了。

白髮老人——陰陽道人嘆了口氣，道：「牠向老朽嗚嗚直叫，却是甚意思？」

梅花女格格一笑道：「牠自然是怕小師妹我有甚兇險，牠以爲你劍術通玄，因此求你盡力保護我！」

陰陽道人苦笑道：「老朽若非內力盡失，妖魔鬼怪也退避三舍，又何須牠一頭畜牲如此擔心？可惜牠並不知我雖懂招式，但連對付本門的叛逆亦力不從心！」

陰陽道人一頓，忽然又道：「老朽尚未請教姑娘的大名，可否見告？」

梅花女嘆了口氣，亦苦笑道：「你不聽你那寶貝徒弟稱我小妖女麼？我的出身名姓若說出來，必定把你老嚇一大跳！」

白髮老人微笑道：「我不慌，反而高興極了！」

梅花女不解道：「爲甚麼？」

白髮老人大笑道：「若是叛逆的敵人，便是我陰陽道人的朋友！若是叛逆的朋友，便是我的敵人！就如此簡單極了！」

梅花女一聽，喜得拍手道：「那好極了！我是你那寶貝徒弟的敵人，而且敵之極了！那自然是你的朋友之極了！待你內力恢復，你我就聯手對敵好了！哎喲，不對，只是你單人匹劍去把牛鼻子殺個乾淨！」

白髮老人笑道：「怎麼忽然又不肯聯手對敵了？」

梅花女嘆了口氣，道：「我內力未失之前，招式也平庸得很，根本難與老前輩你聯手，何況我如今內力盡失，猶如廢人一個麼，那簡直連邊兒也沾不上了！」

白髮老人微笑道：「你如欲與老朽聯手，那也不難。」

梅花女道：「如何不難？」

白髮老人笑道：「我把陰陽劍法傳授於你，你便可與老朽併駕齊驅了！但不知你是否願意？」

梅花女樂得拍手道：「願之極了！」她忽然一頓，嘆了口氣道：「但我是魔教的門人，你是峨嵋派的老掌門，名門正派如何肯教我這邪魔外道？」

陰陽道人呵呵大笑道：「你以爲我不知你是梅花教中人麼？我還知道，你是黑鬚龍王梅尚清和傲雪梅王蕭若蘭的獨生愛女梅花女！不知是也不是？」

梅花女大奇道：「陰陽老前輩爲甚知道？」

陰陽道人道：「這二十多年來，若非你爹爹黑鬚龍王容我在山下隱居，托庇於梅花教的名頭，清光這叛逆豈容我苟喘二十多年，試過一次他前來追逼，剛好碰上龍王巡山，一手幻影梅花掌把他嚇跑了，我才能安樂過了五年歲月！但，哎，天有不測風雲，近日聽說梅花教內亂，連龍王、梅王亦被誣爲叛逆，梅花教這是自毀長城！也因此清光這叛逆才敢潛上山來，向我苦苦相逼！今日若非碰上小女俠，老朽這條命便終究喪在清光這叛逆手上了！」

梅花女一聽，這才知道江湖中尚有如此險惡風雲，而且爹爹與陰陽老前輩還有這麼一段淵源，心中又悲哀又感慨，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白髮陰陽道人又續道：「因此老朽在這二十多年中，曾反復思忖，到底何爲名門正派，何爲邪魔外道？這問題一直把我困擾了二十多年！」

梅花女道：「老前輩到底想通了麼？」

陰陽道人一拍大腿，道：「想通了！」

梅花女頭一側道：「老前輩想通了甚麼？」

白髮陰陽道人嘆了口氣，道：「名門正派竟是邪魔外道，邪魔外道亦是名門正派，其中的區別，僅在於人性的善惡罷了！」

梅花女拍手道：「老前輩所言，對之極了！」

陰陽道人目注梅花女，若有所思道：「不但對之極了，而且大概還非要你行之極不可！」

梅花女一怔道：「爲甚非要我行之極了？」

陰陽道人道：「除陰陽落日劍法外，老朽近日又苦思出一套末日劍法，老朽打算全授於梅姑娘你，你承受了這兩套劍法，就是老朽的嫡傳弟子，在峨嵋派中地位尊崇，日後的峨嵋派，尚要靠你發揚光大！你若願意學這兩套劍法，便需有此心理準備，這豈非行之極了麼！」

梅花女道：「我不拜老前輩爲師，行麼？」

陰陽道人道：「這自然可以，但兩套劍法決不能傳於外人，因此也不能傳授於你！」

梅花女又道：「我不學這套落日、末日劍法，是否可恢復內力？」

陰陽道人道：「決計不能！特別是老朽近日新創的末日劍法，乃是專供內力盡失，已成廢人，但意志尚堅，雖處末日，仍未死心的人演練，因此名爲末日劍法！」

梅花女道：「末日劍法可以令失去的內力盡復麼？」

陰陽道人微笑道：「身處末日，祇要意志堅剛，尚可重見光明希望，何況區區內力，末日劍法是爲身處末日之人而創，自然可令末日化作金光大道！其威力成就，實可與日月的光輝媲美！你說能不能復？」

梅花女眨了眨眼，心中半信半疑，她雖然敬佩陰陽老人劍法的神妙，僅數招便把清光道人的乾坤劍擊敗了，但若道可令末日化作金光大道，這等旋乾轉坤的威力，她却決計不敢盡信。她狐疑的瞪着白髮老人，並不言語。

白髮老人似乎也知她的心意，却微笑不語。

就在此時，一團雪白的東西，在遠處雪地上，猶如箭般的射了過來。

梅花女眼尖，一望便知是雪豹回來了。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雪豹不知是否可替老人解毒？牠若能解了老人的毒，那就請他先露一手末日劍法瞧瞧，若眞的驚天動地，那時再拜他爲師也不算太遲！當日李靖這小傻蛋被大龍潭老人逼收爲

徒，也是敬佩他的那一手「八脈神劍」，梅花女若不故作姿態，稍作推搪，豈非被小傻蛋比下去了麼？日後被他知道了，豈非被他小看？

梅花女打定主意，便決不作聲，祇待雪豹馳到，再作打算。

* * *

雪豹行走雪地，果然神速，不消片刻，雪豹便馳到梅花女面前了。

祇見雪豹嘴上叼了一根藍色的東西，長約三寸，牠跑到梅花女面前，嘴一鬆，這根藍色的東西便掉在梅花女的手上。

梅花女捧起一瞧，却不知是甚東西，苦於雪豹又不會開口說話，無奈祇好對陰陽老人道：「雪豹說，這便是老前輩你的解藥了，但是眞是假，服下去有甚兇險，吉兇禍福，却實難預料，老前輩是否服下，全憑你自己抓主意定奪了！」

白髮陰陽老人一聽，接過這根藍色的東西，想也沒想，便放進嘴裏，大嚼起來。

梅花女驚道：「老前輩怎的不先察看？若是劇毒之物，豈非害了老前輩麼？」

陰陽老人把最後一截藍色東西吞進肚裏，才嘆了口氣，苦笑道：「老朽已是廢人一個，若解不了毒，生不如死，既有一線生機，便是穿腸毒物，好歹也得試一試了！這叫做置諸死地而後生麼！」

梅花女不由亦嘆了口氣道：「你老人家怎的便如我一般的見識？大概每位武林人士，喪失了武功，那就當眞生不如死了！」

白髮陰陽老人不答，原來他服下藍色東西不久，臉上當即發出一陣藍光，隨即祇覺渾身發燥，大汗抑止不住源源滲出，先是流出烏黑的汗液，接而又流出藍色的汗水。其狀就如藍色的汗水把烏黑的毒液逼了出來。

白髮陰陽老人此時試着運氣，丹田隨即有一團熱氣上衝，熱氣越來越猛烈，終於破關而出，迅速在全身七十二經脈運行一周天。

白髮老人祇覺懋了口氣，非常脹悶，身不由己，便張口大叫一聲：「悶煞我也！咦？這是甚麼？」

原來他張口大叫時，一團瘀黑的東西在他腹內噴了出來，腥臭難聞。

梅花女一見，立刻喜道：「恭喜老前輩，你體內積年的毒物被排出體外了！」

白髮陰陽老人此時不住的喘氣，一面點點頭道：「不錯，不錯，是之極了！我當年發覺中毒，曾以內力逼毒，豈料僅能把毒液凝結成團，困在丹田上方，欲想排出體外，却想也休想！因此一來，毒物雖毒不死我，但我的氣脈運到丹田上方，便如碰上銅牆鐵壁，無論如何衝不破了，因此內力便失去，變成半死不活的樣子了！」

梅花女道：「那老前輩試試運氣，看看可暢通無阻了？」

白髮陰陽老人運氣後喘氣聲漸平，臉色也由藍轉白，又再從白轉紅，片刻間便紅光滿臉，精光四射，與先前樣子判若兩人。

白髮陰陽老人呵呵一笑，忽地躍身而起，拾起地上的樹枝，隨手向梅花女一指。

梅花女立覺劍氣森森，令她遍體生寒，心中雖驚，但自忖：莫非是我內力盡失之故麼？

白髮陰陽老人似乎窺透梅花女心曲，他微微一笑，又把樹枝一圈，指向雪豹。

祇見雪豹渾身一顫，竟身不由己，便向白髮陰陽老人屈膝跪下，不敢稍動，大概是被樹枝傳出的劍氣嚇壞了。

梅花女又驚又奇，暗道：雪豹已得萬伯伯眞傳，牠的功力足以與武林一流高手相媲美，怎的如此不濟，區區一根樹枝便可把牠弄成這般樣子！

梅花女心中老大不服氣，便故意格格一笑，道：「豹兄折服老前輩的招式而已，大概並非你的末日劍法的威力！」

白髮陰陽老人微微一笑，抬眼向不遠的一棵尺粗的大樹一瞧，便忽然向大樹飛身掠去，手中的樹枝繞大樹一圈，又疾地退了回來，臉上仍然微笑不變。

梅花女眨了眨眼，嘟嘟嚕嚕的自言道：「這算甚麼把戲？玩雜耍麼？一棵大樹有好玩的麼？」

梅花女說着，向大樹走過去，四面一瞧，根本不見任何異樣，心中更奇，便伸手向大樹摸去，試圖找出甚麼破綻，突地她便目瞪口呆，作聲不得了！

原來大樹的粗幹上，竟有一條微縫，四面環繞，尚有樹汁流滴，顯然是白髮陰陽老人剛才所割，但他手執的却僅是一支小樹枝！

此時梅花女雖已大爲敬佩，但仍不服氣，心道：你雖然把樹幹割了一條縫，但力有不逮，所割之縫淺之極了，因此大樹依然屹立不倒！

「你試試用手推推，看看又如何了？」此時白髮陰陽老人見梅花女默不作聲，便忽然道。

梅花女一聽，果然忍不住用手輕輕一推，這一推之下，她不禁咋舌了。

只見大樹「嘩啦」一聲倒了下來，露出一截樹幹，竟如刀割一般的整齊無異！

好一會，梅花女才回過神來，喃喃的道：「老……前輩！你……

的樹枝怎的比刀劍還鋒利十倍？」

白髮陰陽老人呵呵一笑，道：「末日劍法之大成，摘葉飛花皆可成利器，樹枝水草均作不世刀劍，頑石可破，末日可滅，又豈在區區一顆大樹！」

梅花女此時不由不信服了，她盯着白髮陰陽老人，喃喃道：「你保證我可以達此境界麼？老前輩？」

白髮陰陽老人微笑道：「你根基絕佳，剛好不幸內力盡失，末日劍法因此正好爲你而設！你還擔心甚麼？」

梅花女歎了口氣，苦笑道：「當世中竟有如此末日劍法！它的威力，顯然比龍潭老怪的八脈神劍猶勝一籌！小傻蛋尚且甘心拜他爲師，負上欺師滅祖之惡名，我梅花女又爲甚麼不敢了！」

梅花女說罷，當即向白髮陰陽老人跪下，恭而敬之的行了三跪九叩的拜師大禮，一面嬌聲道：「師傅在上，弟子梅花女向你叩頭了！」

白髮陰陽老人喜得銀鬚飄動，連聲道：「好！好！古某今日才收到一位好徒兒！峨嵋派從此可以發揚光大了！你快起來，不必再費力氣叩頭，我古陰陽並不計較這等俗套。」

梅花女這時才知，白髮陰陽老人的俗名便叫古陰陽。

梅花女道：「師傅就在此地教我末日劍法麼？」

古陰陽道：「末日劍法博大精深，並非一時片刻可成，來，我先領你上我的隱居處，傳你本門的內功心法，再學劍招。」

梅花女道：「師傅於何處隱居？」

古陰陽朝西南方指了指，道：「就在梅花峯下面。」

雪豹馱了梅花女，古陰陽此時內力恢復了大半，當世中已非同小可，領先一躍，身形便在十丈開外。

古陰陽把梅花女帶到一處荊棘、雜樹滿佈的深谷，深谷的盡頭有一個隱蔽的山洞，古陰陽就在這山洞中棲身二十多載歲月。

山洞中存有清水乾糧，古陰陽道：「這是你爹爹可憐我窮途末路，派手下隔月偷偷送來的！不然我也活不到現在了！」

梅花女道：「我爲甚麼不知道爹爹有師傅你這位朋友？」

古陰陽歎了口氣，道：「師傅背着一個名門正派掌門的名號，當年曾出手懲戒梅花教中作惡之徒，因此與梅花教結下樑子，亦因此被清光這叛逆捉住這痛脚，處處與梅花教作對，煽動武林各派與梅花教爲敵，哎，都只怪師傅當年太重門戶之見了！」

梅花女笑道：「這些都過去了，提它幹麼？日後武林中人知道峨嵋派老掌門竟收了魔教小妖女爲徒，還不把他們活活氣死麼！」

古陰陽亦失笑道：「不錯！不錯！師傅今日正是故意做些大逆不道的事，好把那些虛僞君子氣個半死不活！」

梅花女忽然歎了口氣，道：「可惜我爹爹被妖婦陷害，生死未卜，不然，他與師傅你聯手行走江湖，教訓那些虛僞君子，那就熱鬧極了！哎，可惜他不知如何了？」

古陰陽略一沉吟，便道：「本來師傅不便插手梅花教的事，但龍王於我有恩，他有難我不能撒手不理，這樣吧，你先安心在此練功，師傅替你上山打探消息，然後再作打算。」

梅花女知爹爹雖然身陷虎穴，但教中虎王、電王、雲王尚健在，飛狐夫人大概還不敢對他下毒手殺害他，便心中稍安。

第二天一早，古陰陽便在朝陽初升時，向梅花女傳授內功心法，又在每日傍晚日落時，開始教她末日劍法。

不知不覺，便過去了月餘。

期間古陰陽冒險潛上梅花峯，雖然他的神功盡覆，但由於不想與梅花教人交鋒，因此處處受制肘，不敢隨意走動，也打探不到甚麼消息，只是打探清楚，原來傲雪梅王已逃離梅花峯，目下不知所踪。至於山上的情形，一切如常，也並無甚麼異動。

古陰陽因此推測，黑鬚龍王雖然被囚禁，但對手礙於教中反對勢力强大，並不敢公然定龍王的罪，飛狐目下所能做的，便是先翦除黑鬚龍王的勢力，待把他的人消滅了，才向他下毒手。也因此短期內，黑鬚龍王尚無大礙。

此時梅花女的末日劍法已練到第三式，末日劍法只有十式，古陰陽創這套劍法費了五年歲月，在短短月餘，梅花女能練到第三式，已是絕佳的根基了。

她每日日出時修練內功吐納，日落時再練末日劍法，內力漸增，短短一月時光，她的內力已可以提到原來的六成了，梅花女這才明白，名門各派亦有其獨特長處，單憑內功心法的修練，顯然就比外道偏門之派强效多了。甚至連梅花教的內功心法亦稍勝一籌。

名門正派屹立武林數百年而不倒，自然有其深厚的根基。因此梅花女對名門正派的偏見，不由也漸而有所改變。

* * *

這天傍晚，在日落之前，古陰陽與梅花女師徒兩人，又在落日峯

上，演練末日劍法。

　但見夕陽如血，染紅半邊山峯。

　古陰陽忽然感觸的道：「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了！哎，古某畢竟老了！」

　梅花女正演練末日劍法的第四式，聞言不由一頓，奇道：「師傅內力已復，神功蓋世，正好爲武林幹一番事業，爲何竟有厭世之意？」

　古陰陽歎了口氣，道：「爲師的功力雖然盡復，但要更加精進，卻已決計不能，師傅老矣，就如這山下的夕陽，雖然紅透半邊天，但亦僅一瞬光輝，眨眼即沒！」

　梅花女傲然道：「師傅不必悲哀，梅花女日後但有所成，必把師傅的絕學發揚光大，如此一來，師傅豈非猶如再多活數十載麼？」

　古陰陽一聽，不由點頭微笑道：「不錯，師傅的心境太過悲愴，因此創末日劍法時，不由也哀傷之意太重，你目下只練到第四式，師傅怕你十式學全，施展之時，便會變得天愁地慘，於你青春心靈並無好處！這也是末日劍法的最大弱處……」

　梅花女笑道：「那師傅便加上歡樂成份進去吧了！須知夕陽雖隱，但朝陽不久便當噴薄而出，日落日出，生生不息，循環往復，無謂悲哀！雖處末日，但焉知不會重見光明，步入康莊大道？」

　古陰陽絕頂聰明，梅花女之言立刻觸動他的靈機，他略一沉吟，便決然道：「不錯，這末日劍法雖處末日而創，基調太過悲愴，但亦可悲極生樂，絕處求生，這末日劍法從此另創名號，叫『反末日劍法』可矣！」

　梅花女眼見師傅不但劍術通玄，而且文采橫溢，文武全才，竟比她的爹爹梅尚清猶勝一籌，心中不由欣喜之極，心道：能拜此老爲師，日後便連飛狐這妖婦也不敢輕覷我了！

　梅花女屏心靜氣，每日苦練反末日劍法，不久，她的反末日劍法竟已練到第八式的境界了。

* * *

　又過了半月，古陰陽在深夜中突然醒覺，山洞外面有一股森森劍氣透射進來，這是絕頂高手能發出的劍氣，古陰陽暗吃一驚，乍見山洞前面的一角，已不見了在那兒獨宿的梅花女，心中更感駭然。

　古陰陽不敢大意，拾起樹枝，以枝作劍，掠出洞外，伏身暗處，向外一看。

　只見在雪地上，一人正以木作劍，在月夜雪地中翩翩舞劍。

　劍光竟從木劍中透射而出，猶如驚鴻驟起，劍氣森森逼人；劍光落處，似蛟龍入水，寒氣勝雪，陣陣透人心脾。

　古陰陽心中不由又驚又喜，暗道：眞難爲她在短短數月，竟已把反末日劍法第九式「夕陽飛沉」演練得出神入化！

　古陰陽看得雄心陡起，情不自禁，飛掠而出，手中樹枝向梅花女一遞，喝道：「梅兒！小心了！此乃反末日劍法第十式了……」

　練劍人是梅花女，她驟聽師傅喝聲，心頭一凜，不由便以反末日劍法的第九式「夕陽飛沉」迎了過去。

　古陰陽微微一笑，把劍招的功力驟減三成，僅以四成的功力發出末日劍法第十式！

　梅花女的「夕陽飛沉」剛發動，劍氣尚未射出，便突感心中一陣冰寒，不由渾身一顫，四肢發冷，神智立受其制，只感悲傷難禁，心哀欲絕，苦不堪言，只覺人處如此絕望境地，當眞生不如死，因而鬥志全消，哪還有半點力量去反抗迎擊？

　梅花女手執木劍一垂，淚流滿面，呆立雪地，一副束手待斃的模樣。

　古陰陽心中駭然，他不料自己的反末日劍法的至高境界，甫遇外力，便立刻發揮如此驚人威力！

　他連忙迴招，改以反末自劍法第一式「生不逢時」，去解除梅花女的困鎖。

　反末日劍法的第一式「生不逢時」，恰恰與第九式「夕陽飛沉」神髓相通，劍氣被誘發出來，梅花女的心神這才因此大振，意志一轉而爲昂揚激發，一聲清嘯，劍勢猶如滾滾落日，欲沉欲降，罩向古陰陽。

　古陰陽亦不敢大意，以二成功力，用第十式把梅花女的「夕陽飛沉」化解了。

　梅花女見古陰陽從容化招，心中又驚又奇，忙道：「師傅用的是甚麼招式？」

　古陰陽知梅花女的進境神速，足以修練第十式了，便微微一笑，道：「這是反末日劍法的第十式！第十式一出，天愁地慘！威力無比！梅兒可要小心了！」

　梅花女吐了吐舌頭，道：「怪不得剛才我乍遇師傅發來劍氣，便覺得遍體生寒，鬥志全消，毫無反抗能力，這一式叫甚麼名堂？」

　古陰陽道：「此乃末日劍法的最後一式，亦是至高境界，此式甫出，天地變色，因此名爲『天愁地慘』乃取其悲傷劍氣已無以復加之意。」

　梅花女一聽，想了想，便格格一笑道：「師父，不對啊！」

　古陰陽一怔道：「妳這女娃

兒，古靈精怪的，有甚不對了？」

　梅花女頭一側道：「請問師父，末日劍法是否改名爲反末日劍法？」

　古陰陽點點頭道：「是啊！爲師眼見此名太過自絕，因此取其相生相尅之意，改爲反末日劍法。」

　梅花女笑道：「再請問師父，『天愁地慘』這名號，是否脫胎於原來的末日劍法？」

　古陰陽點點頭：「不錯！」

　梅花女格格一笑道：「然則末日劍既已易名反末日劍，這一式太悲太絕，典型的末日心態，是否應該加以易名？」

　古陰陽不由點頭道：「梅兒所言有理，妳有甚好主意？」

　梅花女想了想，便豁然道：「師父既已易名反末日劍，當以末日反末日的昂揚鬥志，所謂意志堅，金石可穿，如此必可化窮途末路爲金光大道，當眞可喜可賀，因此這一式何不易名爲『天歡地喜』，更爲貼切反末日劍法的神髓？」

　古陰陽一聽，不由點頭微笑，道：「好！好！梅兒所言不錯，這一式便叫天歡地喜吧！妳仔細瞧着，師父把這最後一式傳授於妳。」

　梅花女仔細領略古陰陽的劍招。

　反末日劍法的第十式天歡地喜，博大精深，憑梅花女的奇佳資質，亦花了將近一月時間，才演練純熟。

　又一個月後，梅花女的反末日劍法已達大成之境。

　她修練這套劍法，不知不覺已達半年光陰，在這半年的苦練中，她不但劍法大成，而且內力倍增，不但原來的功力盡復，由於與正宗峨嵋心法配合，內功竟亦突飛猛進，功力已足可與武林一流高手併列。

　再加上她的一手驚天動地的反末日劍法，梅花女已然脫胎換骨，不可同日而語了。

　這天日出時分，古陰陽師徒在山峯練劍時，古陰陽把劍勢一迴，忽然問梅花女道：「梅兒，第一式叫甚名堂？」

　梅花女把木劍一迴，立刻抖出第一式的劍氣，一面若有所思道：「是，師父，第一式名叫『生不逢時』！啊！對了，生不逢時亦逢時，時衰時好一人知，哎呀，不好，師父，我已把這一式忘記了。」

　古陰陽却微微一笑，道：「很好，那第二式呢？」

　梅花女衝口而出道：「愁腸百結，咦，也忘了！」

　古陰陽立刻道：「第三式！」

　梅花女脫口道：「水深火熱……忘了！」

　古陰陽道：「第四式！」

　梅花女立刻道：「憂患叢生！」

　古陰陽道：「第五式！」

　梅花女道：「顚沛流離！」

　古陰陽道：「第六式！」

　梅花女道：「十室九空！」

　古陰陽此時已臉有得色，却不停頓，又道：「第七式！」

　梅花女道：「一團漆黑！」

　古陰陽立刻道：「第八式！」

　梅花女此時不由一緩，但亦很快道：「萬劫不復，咦！也可以忘了！」

　古陰陽臉現笑意，又追問道：「第九式呢！如何了？」

　梅花女一怔，道：「這不是夕陽飛沉麼？師父問怎的？」

　古陰陽忙道：「師父是問妳，是否已把其他式忘了？」

　梅花女奇道：「梅兒並沒有忘記啊，夕陽飛沉的招式共三十六招，歷歷在心，忘記不了。」

　古陰陽歎了口氣，苦笑道：「這也難爲妳了，在短短半年中，反末日劍法，竟可得而忘之其中八式，資質悟性之高，當世少見，實不相瞞，爲師於反末日劍法亦僅忘掉其中九式而已，這第十式無論如何亦忘不掉了。」

　梅花女奇道：「反末日劍法忘得越多越好麼？」

　古陰陽微微一笑，道：「反末日劍法乃以心爲劍，祇要練而全忘十式，則心劍大成，屆時手中無劍，心中有劍，劍氣縱橫之處，驚天動地，無人可與抗禦，此乃反末日劍法的最高境界。」

　梅花女一怔道：「那梅兒達何境界了？」

　古陰陽微笑道：「你把其中八式練而忘其式，亦即心劍八式已成，已達劍髓的第八重高境界，爲師苦練五載，亦僅可勉强第九重，你短短半年中達此境界，已算當世第一悟性奇高之人了，古某果然沒看走了眼。」

　梅花女又驚又喜，道：「梅兒此時若與清光道人較量，師父以爲誰勝誰負？」

　古陰陽呵呵一笑，道：「清光這逆徒心術不正，斷難練成心劍之道，他的乾坤劍雖已達大成，但亦僅能抵擋心劍的第三式而已，妳以爲誰勝誰負？」

　梅花女樂道：「徒兒以第三式便能打敗清光道人，那一掌之仇，豈非易報極了？」

　古陰陽歎了口氣，道：「心劍乃心使，若使劍之人戾氣太重，心火太盛，心劍必然阻滯，那時勝負便不可逆料矣，其中分寸，梅兒尚須仔細領略。」

　梅花女聰明絕頂，一聽便豁然

悟道：「師父莫非是道，練反末日劍法之人，心境越是平和淡靜，以心御劍的威力便越能發揮麼？」

古陰陽點頭微笑道：「梅兒能領略此點，足證妳已達第八重心劍境界，憑妳此時的功力，已足以在武林馳騁了。」

梅花女一聽，眨了眨眼，不知想到甚麼主意，却沒說出來。

古陰陽微笑不語，也不去追問。

當天晚上深夜，古陰陽忽聞山洞梅花女那面一聲微响，他的精光射處，梅花女已失了所在。

古陰陽歎了口氣，喃喃的苦笑道：「英雄氣短，兒女情長，要徹底忘却，談何容易，憑梅兒此時的功力，也足以爲爹娘盡一點爲人兒女的心意了。」

恢復功力　上山救父

原來古陰陽早就知道梅花女已躍躍欲試，急着潛上梅花峯，打探她爹娘的訊息。這其實也是古陰陽教授梅花女武功的原因之一，他自己不便向梅花教人出手，但梅花女爲救爹娘，就算大鬧梅花教，亦是理所當然，所以古陰陽雖然明知而不問，任由梅花女去達致他的一大心願。

月黑風高，梅花峯隱在一片黑寂的夜幕中，顯得格外陰森恐怖。

此時，在梅花峯側面的一條絕逕上，有兩條人影正向上飛掠。

前面的一條黑影，身姿婀娜，正是梅花女。後面一條，却毛聳團團，黑中發白，不是雪豹是誰？

原來梅花女隨古陰陽練劍時，雪豹便突然不見了，牠獨自跑回萬毒谷，向萬人毒報訊。可惜牠雖已通靈，但苦於不能開口說話，甚難把經過說清楚，萬人毒和苦婆婆百般猜測，終於明白梅花女未死，但却遇險。

萬人毒和苦婆婆心急之下，便冒險闖上梅花峯，終於打探出傲雪梅王已逃離險地，而龍王亦暫時並無兇險，因此便先行返回萬毒谷，準備與傲雪梅王會合後，再商量營救辦法。

後來左等右等，仍不見梅王現身，萬人毒耐不住了，便把雪豹打發出谷，令牠無論如何先把梅花女領回，再作打算。

雪豹幾經辛苦，才尋到古陰陽練功之所，梅花女一見雪豹出現，却耐不住性子，偷偷的掠出山洞，與雪豹一道獨闖梅花峯。

此時梅花女的功力已不可同日而語，雪豹亦自歎弗如，牠若能說話，必定大歎「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了。

因此上梅花峯這條絕逕便再難不倒梅花女，那寬近二丈的深澗，梅花女也不必雪豹相助，竟已可一掠而過。

雪豹不由驚歎的嗚嗚低叫。

梅花女又好氣又好笑，悄聲道：「豹兄啊豹兄，你嗚叫甚麼，此處已近教中重地，你把對頭人驚動了，還有你的好過麼？」

梅花女突然一頓，因爲她發覺已掠到總壇的谷口了。

過了這個谷口，走過一條長長的甬道，便是梅花教的總壇所在地。

梅花女平日也不敢從這谷口走入，因爲黑鬚龍王曾告訴她，除非是一等一的絕頂高手，否則決不可擅闖上總壇的谷道。

梅花女此時雄心陡起，暗道：梅花女若闖不過這區區谷道，算甚麼武林高手了？

梅花女掠到谷口，打量谷口四周，祇見巖石夾壁，草木森森，她想了想，便把雪豹差到後面，自己提木劍當先走入。

剛深入谷道一丈，驀地寒光一閃，兩柄飛劍從兩旁荊棘中飛出，來勢迅猛，招式詭異。

梅花女的反末日劍法已達八成心劍境界，因此劍隨心發，反末日劍法的第二式「愁腸百結」，隨手而發，木劍竟射出森森劍氣，把飛來的利劍纏住，其狀猶如百結愁腸，可纏百物，連飛蠅也休想近身。

梅花女順手一抄，便把其中一柄利劍接到手中，利器在手，劍氣更形凌厲，另外一柄利劍，竟被她的劍氣震退三尺，噗的掉地。

梅花女剛欲追尋發劍之處，猛地又聽腦後一陣嘯叫，一柄飛劍破空而來，梅花女的「水深火熱」一式甫動，便把飛到的飛劍擊落，猶如碰上熾熱洪爐，任何兵器均休想遁逃。

這三柄劍幾乎同時而發，迎面兩劍，背後一劍，若非梅花女以心劍招式破解，便必定血濺倒地。

雪豹見此陣勢，也不由驚得呆了。牠自忖雖然身手敏捷，但要同時擊落三柄飛劍，却決計不能，就連避開也極爲困難。

梅花女却淡然一笑，又向谷道深處掠去，雪豹沒法，祇好在後面追躍。

這深入谷道數十丈，竟然平安無恙，眼見前面谷口已現，谷口的前面，便是梅花教的總壇樓閣。

梅花女毫不猶豫，便向谷口掠去。

就在此時，尖嘯聲突然紛起，各種暗器從四面八方電射而至，密如雨點，快似流星。

這時正是勝利在望之際，任何人均會警戒稍鬆，到發覺暗器襲至，再欲破解，已然遲了一步，必

然功敗垂成，命喪出谷口。

暗設機關的人，正是捉住了人性往往功虧一簣的弱點，一緊一鬆再一緊，任何人均極難逃脫。

何況最後擊來的暴雨飛花般的暗器？

梅花女練的却是反末日劍法，這套劍法乃立足末日心境而創，因此處境越是險兇，其威力就越大，誓與末日比高低，這正是反末日劍法的威力根源。

梅花女臨危不亂，劍隨心發，反末日劍法的第六式「十室九空」疾如電閃，展施起來，劍氣如虹，足令十室九空，更何況區區暗器？祇聽叮叮一陣急響，擊來的暗器紛紛落地，竟然難近梅花女的三尺範圍！

梅花女此時才初次領略反末日劍法的威力，不由暗道：師傅他老人家果然不愧爲一代宗師，就憑他獨創的這一手反末日劍法，便足以令武林中人目瞪口呆了！

梅花女領先躍出谷口，此時雪豹電閃而至，大概牠心中自愧，牠堂堂一位豹師兄，竟要這位小師妹爲牠開路！牠哪知道梅花女此時的劍術，已足可與牠的大師傅萬人毒的用毒本事併列了。

出了谷口，還要穿過一座樹林，方可抵達梅花峯頂梅花教總壇。

梅花女側耳細聽，梅花峯上面毫無動靜，便毅然掠入樹林，打算盡快穿越，直闖峯頂的總壇。

她剛掠入樹林，身形便不由一頓，心中突突一跳，雪豹也嚇得在她身邊一動不動。

因爲一條人影在樹上晃晃蕩蕩，顯然是懸樹自盡了。

梅花女看清了，便飛身上前，一招飛燕騰空，把這人解了下來，放在地上，仔細一看，原來是一位老年男子，從他的頭髮看，絕不會比師傅古陰陽年輕多少。

老人直挺僵硬，鼻息全無，顯然已經死了多時。

梅花女不由奇道：「他顯然並非梅花教人，爲甚竟然跑上梅花教重地懸樹自殺？而且他如何能潛上峯來？他既能無聲無息潛上來，他的武功必定高之極了，他既有如此高絕本領，世上有甚事可以難倒他？他又爲甚要懸樹自盡生命？」

梅花女喃喃自語，聲音低如蚊叫。

「小魔女！你在說甚麼了？胡說八道，自言自語，成何體統？」

驀地一絲微音在她耳邊響起。

梅花女心頭一凜，四面一看，除了身邊的雪豹和地上那直挺僵硬的死老頭，便連鬼影也沒有。

「小女妖！東張西望怎的？死屍一條，很好看麼？」那微絲聲音又在耳邊響起。

梅花女突然掠上樹去，她以爲必是有人隱在樹上作弄她了。但樹上甚麼也沒有。

「女娃兒！怎的又變成小樹妖了？」那微絲聲音笑道。

梅花女怒道：「說話的是人是鬼？給本姑娘滾出來！」

「鬼亦人，人亦鬼！人鬼不分，亂七八糟，該打之極！」微絲聲音又道。

梅花女這時到底聽清了，這聲音是從地上衣衫襤褸的死老頭身上發出來的，但他的嘴却紋絲不動。

梅花女驚道：傳音入密的功夫亦須嘴巴發出，這死老頭身上發出聲音，莫非眞的是鬼怪一類麼？

換了平日，梅花女大概立刻轉身就逃，但這時她救爹娘心切，二來又新學成的反末日劍法，心動劍動，劍隨心發，膽子也就大了許多，她把剛才奪來的利劍一抖，指着地上的死老頭，低喝道：「是你這老鬼作祟麼？」

那微絲聲音道：「我作甚鬼祟了？你這小女妖才作祟！」這聲音果然是那死老頭身上發出來的，而且話聲剛落，他竟然挺身坐了起來！

梅花女心中不由一陣發毛，她心中一驚，反末日劍的威力便驟減，幾乎連劍把亦握不住了。她目瞪口呆道：「你！你沒死麼？」

死老頭道：「我自然沒死，死了怎麼還會說話？」

梅花女道：「你的嘴巴沒動，這算甚麼說話了？」

死老頭道：「人有話總要說出來，嘴巴不能動，便不能說話麼？我不會用肚子說麼？這就叫說話自由！你懂麼！」

梅花女眼見這死老頭比自己還要蠻橫十倍，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道：「早知你如此，便不把你從繩圈中解下來，任你去死好了！」

死老頭道：「我活得好好的，怎會死了？你這小女妖才要死了！」

梅花女此時最恨人罵她「妖女」，偏這死老頭連罵她數次，心中早已動怒，瞪着死老頭冷笑道：「你不死，爲甚要上吊？」

死老頭仍不知機，沒好氣道：「誰說我上吊了？我祇是睡覺麼！」

梅花女怒道：「世上有如此睡法麼？」

死老頭橫蠻道：「地上有豹子加女妖，我不吊着睡，豈非被吃掉了？你這小女妖，把我解下來，八成沒安好心，準是豹子餓了，拿我死老頭當點心吃掉！」

梅花女大怒，向雪豹一招手，道：「吃就吃！死老頭的肉想必好吃極了！豹兄，上！」

雪豹眼見梅花女小師妹被人欺負，早已躍躍而出，此時一聽令旨，那還有半分猶豫，立刻電閃般向老頭撲去！

死老頭驚叫一聲，就地一滾，恰到好處，把極少人可以避開的一擊化解了。

雪豹大怒，牠的獸性大發，沉吼一聲，張牙舞爪，凌空而起，竟眞欲把死老頭活生生撕吃了。

梅花女心有不忍，連忙喝止道：「豹兒！咬一口算了，莫把他眞的吃了！」

死老頭一聽，却嘿嘿一笑，道：「牠一頭畜牲，雖大有斤兩，但若能把我吃了，當世中還有誰可以制服於牠！」

死老頭說着，身形不變，舉手向上屈指一彈，「滾！」一聲響起，雪豹竟連招架之力也沒有，立刻被彈到幾丈遠的地方，一動不動了。

梅花女一見，心中大痛，更恨死死老頭，她的怒氣一衝，劍隨心發，反末日劍法的「生不逢時」、「愁腸百結」、「水深火熱」一連三式，便向死老頭罩去。

反末日劍法從未在江湖露面，頭三式一施，便劍氣縱橫，劍網如虹，當世中已極少人能從容閃避，更休說接戰。

死老頭一見，亦臉色一凜，但隨又大喜道：「嘿！有意思！老頭子許久沒碰上如此劍招了！」他竟如碰上知音般的歡喜。

死老頭却也不敢大意，本來直立的身軀突然暴縮，不知他用的甚麼法子，整個身子，從頭到脚竟變成不足一尺！如此一來，梅花女向六尺身形施展的三式招便全部落空了。

梅花女不由一怔，喃喃道：「死老頭！你這是甚麼功夫？」

死老頭呵呵一笑道：「死功夫！死老頭用的自然是死功夫了！」

梅花女氣道：「好！那你就去死啦！」話音未落，她的反末日劍法第六式「十室九空」疾如電閃，已把死老頭困在劍圈中，但見劍氣嘯嘯，無處不在，上面的樹葉竟亦紛紛而落，氣勢嚇人。

死老頭喜得手舞足蹈，大叫道：「女娃兒！你打哪兒弄來這嚇人招數？眞要教武林中人十空其九麼！」

死老頭不但身形詭異，而且目力奇佳，一言便道破這一式的精髓。他的身手也快極，雙掌隨身形連連拍出，渾身便有一團氣勁，猶如銅牆鐵壁，一任「十室九空」如何凌厲，却休想刺進三尺距離！

梅花女怒極，心中已把死老頭認作生死大敵，心念甫萌，威力無比的第八式「萬劫不復」立地施展，劍氣如虹，突破死老頭的氣勁，「嘶」的一聲，竟然把死老頭的一隻衣袖削飛了！

死老頭驚得低叫一聲，身形一閃，疾伸二指，在電光石火的霎間把梅花女的劍尖鉗住，又隨手一彈，利劍便「噗」的一聲折斷了。死老頭趁勢一閃三丈，微微喘氣，却臉露喜色。

梅花女此時目瞪口呆，她作夢也想不到，這死老頭竟有如此功力，在這式「萬劫不復」中令她折劍，便連她的師傅古陰陽亦極難辦到，顯然這死老頭的功力，比師傅還稍勝一籌！當世中能勝過師傅武功的，梅花女簡直不敢相信！

梅花女不敢施展反末日劍法的最後兩式了，因爲一來她最後兩式尚未達心劍合一境界，劍招生硬，她一驚之下，更使不出來；二來她知道死老頭功力奇高，簡直比師傅古陰陽及達摩、龍潭老人一類老怪物有過之而無不及，她就算勉强施展出來，一般難逃挫敗。

死老頭見梅花女怔怔不語，便怪笑道：「怎麼不打了？」

梅花女咬牙道：「我輸了！還打甚的？」

死老頭却嘆了口氣，苦笑道：「你的劍勢猶未盡，爲甚不使將出來？你若使出來，說不定老不死便輸定了！」

梅花女咬牙道：「最後兩式我忘不了，因此使出來亦是白費！到我忘掉時，必再與你較量！死……老前輩！」

死老頭笑道：「好呵！我這死老頭變成死老前輩！顯然在你心中已增添了份量！好！好！這最後兩式，我替你說出來吧！」

梅花女一聽，大奇道：「老前輩怎麼知道了？」

死老頭嘆了口氣，道：「當世中能以劍削去老不死衣袖的，祇有一人而已！」

梅花女道：「他是誰？」

死老頭大笑道：「除了以一手落日劍法，打敗西域高僧，力挽武林一場浩劫的劍聖古陰陽外，還有誰？而且除了末日劍法的第八式『萬劫不復』能削掉老不死的衣袖，到第九式『夕陽飛沉』、第十式『天愁地慘』，我老不死若不以二郎神指斷劍器，我就大概已不能再在此饒舌一番，這種種緣故，老不死若不知你是古陰陽的得意弟子，我這雙眼豈非瞎了麼？」

梅花女微笑道：「但老前輩畢竟瞎了一半！」

死老頭眼一瞪道：「我爲甚瞎了一半？」

梅花女笑道：「你雖然知道這是師傅古陰陽和他的劍法，但劍法的名號却說錯了！如今不叫末日劍

法，而是易名爲反末日劍法了！老前輩豈非還是瞎了一半麼？」

死老頭一怔道：「古陰陽重出江湖，如何把劍招變了？變成甚麼招式？」

梅花女大笑道：「這最後一式，如今不叫天愁地慘，而叫天歡地喜！因此才叫反末日劍法麼！幸虧老前輩知道師傅所傳劍法的厲害！」

死老頭一聽，大喜道：「好！好極了！天愁地慘一變而成天歡地喜，果然是反末日劍法！劍法便可一反末日的悲觀，而致天歡地喜，好之極了！」

死老頭一頓，又目注梅花女道：「古兄這套劍法以雄、穩、幽、奇、絕見長，你奇、絕、幽有餘，而雄、穩不足，碰上功力比你高之對手，你便會因而劍斷人亡，你記住了麼？」

梅花女見死老頭一言便道破她的致命弱點，不由又驚又佩，點頭道：「是！老前輩！但你爲甚知道這許多呢？」

死老頭大笑道：「我自然知道，而且我還知道妳是水老弟的外甥女，梅花教黑鬚龍王和傲雪梅王的千金小姐。」

梅花女不由大驚道：「老前輩知道我的名字麼？」

死老頭大笑道：「當今世上，刁鑽古怪、伶牙利齒，能令水老弟大皺其眉的，除了嬌滴滴、野溜溜的梅花女還有誰麼？」

梅花女不料死老頭連她的家事隱秘亦知道得一清二楚，因爲她的舅父改姓「水」的事，武林中極少人知道。

梅花女歎了口氣，道：「你簡直是神、鬼，梅花女不與你鬥嘴了，老前輩到底是誰？別作弄我女娃兒好麼？」

死老頭呵呵一笑道：「女娃兒怎的前居後恭了。」

梅花女苦笑道：「你的武功高不說了，你認識師父他老人家也不在話下，但你居然稱我的隱居舅父水先生爲『水老弟』，你的輩份自然比水舅父爲高，梅花女無奈祇好低頭認輸。」

死老頭聽梅花女這般自挫威風，不由也突然醒起自己的輩份比梅花女高了幾倍，原不該與她這般胡鬧，便臉上一紅，扮了個鬼臉道：「好！好！我不說你輸了，你也別向你的水舅父說我爲老不尊，彼此扯平，各不相欠，好麼？我的普天下最乖、最孝順的梅花甥女兒。」

梅花女微笑道：「老前輩爲甚稱我甥女？莫非又爲老不尊，佔我弱質女娃的便宜麼？」

死老頭吐舌道：「我的乖乖，你是弱質女娃麼？我但願妳別跟我鬥嘴，我就求神拜佛了！哎喲，不說，不說，一說又要鬥嘴了，實不相瞞，老不死與水老弟有一宗交易，因此我便潛上梅花峯來了。」

梅花女奇道：「老前輩與水舅父有甚交易了？」

死老頭道：「水老弟說，他人面廣，與那臭道士徐茂公交情好極了，因此負責替我尋找我的寶貝女兒，而我老不死不幸武功又稍勝他一籌，因此祇好負責潛上梅花峯伺機把他的寶貝妹妹寶貝妹夫救出來，他替我找一，我却要替他救二，這交易原本不合算極了，但不幸我那寶貝女兒份量太重，在我心中，一猶勝二，因此無奈才拍板交易。」

梅花女一聽，驚喜道：「原來老前輩是爲救我爹娘而來，這好極了，老前輩在風塵八俠中排行第幾？」

梅花女格格一笑又道：「我那水舅父排行第三，老前輩稱他爲水老弟，老前輩必定是排行第二了？」

死老頭眼一瞪道：「二弟是死蘭陵老鬼，他陰陽怪氣的，終日祇記着與人爭風呷醋，我決不是他。」

梅花女一聽，登時明白，不由聳然動容道：「那老前輩必定是風塵八俠的老大，大乞俠任願舅伯伯了。」

死老頭果然是大乞俠任願，他一聽便怪笑道：「我果然是大乞俠任願舅伯伯，妳這個稱呼很好啊，誰教妳的？」

梅花女格格一笑道：「任老前輩是水舅父的大哥，那就是梅花女的舅父大哥，梅花女不叫舅伯伯，却叫甚啊？」

任願呵呵一笑：「很好，妳就叫舅伯伯吧，妳這下子多了一位舅父伯伯，該高興了吧？」

梅花女歎了口氣，道：「原來高之興極了，可惜雪豹兒死了，甥女兒因此便高興不出來了。」

任願怪笑道：「誰說妳的豹老兄死了？」他說着，伸指一彈，便解了雪豹的穴道，雪豹凌空躍起，跑了過來，却不敢靠近任願身邊，猶如見了妖魔鬼怪。

梅花女喜得一手抱住雪豹，笑道：「豹兒，你沒死麼？你不要怕，他是我的舅父伯伯，面兇心軟，其實好玩極了。」

任願故意一瞪眼道：「誰說我好玩極了，老不死說不定甚麼時候惱了，便這麼屈指一彈，先拿妳的豹兒開刀。」

雪豹又嚇得嗚嗚直叫。

梅花女嗔道：「你存心把牠嚇

死麼？舅伯伯，你再胡鬧，我又要罵人了。」

任願怪笑道：「妳是晚輩，妳敢罵我甚麼？妳也並非我的對手。」

梅花女咬牙道：「我自然不敢罵舅伯伯爲老不尊，待我練成最後兩式反末日劍法，我雖然仍不是你的對手，但也要鬥上三鬥。」

任願一聽便吐舌頭，扮了個鬼臉，道：「好！好！我不嚇牠，妳也別罵我爲老不尊，也別拿老不死作見鬼的反末日劍法的試鬥品！」任願一頓，便正經的道：「梅兒，妳打算如何救妳的爹娘了？」

梅花女歎了口氣，悄聲道：「娘親已安然逃出虎口，但爹爹却被教主夫人飛狐囚禁了，目下生死未卜。」

任願奇道：「黑鬚龍王武功蓋世，梅花教誰能把他囚禁？」

梅花女苦笑道：「可惜爹爹却不加反抗，便任由妖婦處置了。」

任願道：「那我明白了，龍王必定是怕引起教中仇殺，因此而教毀人亡，他唯有忍辱負重，不加反抗，以便伺機而動，這也是唯一的辦法了。」

梅花女驚道：「爲甚麼？」

任願歎了口氣，苦笑道：「我也不知道，爲甚麼梅花教在武林中樹敵如此衆多，不但峨嵋派、玄天劍、崆峒派與梅花教勢不兩立，連丐幫、少林、全眞派等武林大派，亦發誓要向梅花教討還血債，目下梅花教內亂已起，六大派認爲消滅梅花教的時機已到，便結盟誓師，不日便要攻上梅花峯來。」

任願一頓，又道：「你爹爹黑鬚龍王大概已洞悉危機，爲了不致自挫教中抗敵實力，才不惜犧牲自己生命，以拯救梅花教的厄運，這也是他目下唯一可行的對策了。」

梅花女冷笑道：「憑峨嵋淸光臭道士、玄天劍那等三脚貓功夫，便想把梅花教消滅麼？祇怕決計未必。」

任願歎了口氣，苦笑道：「若單憑峨嵋、崆峒、玄天三派，梅花教倒不必畏懼，但可惜少林、丐幫、全眞派三大門派，不知爲甚，門下弟子被梅花教人殘殺，均發誓要追查眞兇，向梅花教討還血債，這便麻煩透了，不說別的高手，單是丐幫的徐正天、全眞派的元眞子，再加上一位武林泰斗達摩大師，梅花教就算五大天王齊出，亦未必可與抗衡。」

梅花女道：「梅花教教主功力通玄，尚不足以抵擋麼？」

任願微笑道：「若單打獨鬥，紅袍教主與達摩大師難分勝負，但妳可知大龍潭老怪人乃達摩的生死之交，摧心老魔平生亦祇服他兩人，如今達摩被捲進漩渦，龍潭老怪、摧心老魔豈會坐視不理？三人聯手，紅袍教主必敗無疑，況且據聞紅袍教主自立飛狐爲教主夫人後，被飛狐的女色所惑，消耗過度，功力已大打折扣，更非達摩等人對手，加上妳娘親傲雪梅王逃出梅花峯，黑鬚龍王被囚，五大天王分崩離折，更如何是六大派的對手？哎！」任願忽然歎了口氣。

梅花女忙道：「舅伯伯歎氣怎的？」

任願苦笑道：「按目下情勢，梅花教便連半分的勝算也沒有了，除非……」

梅花女大急道：「除非甚麼？」

任願歎了口氣，道：「除非有神仙打救，或者可以免除梅花教毀滅的厄運。」

梅花女驚得冷汗直冒，道：「眞的如此可怕麼？一點辦法都沒有麼？」

任願苦笑道：「原來倒有一個，但也斷絕了。」

梅花女氣道：「原來是甚麼？你倒說淸楚啊！」

任願道：「若風塵八俠出面相助，梅花教倒可穩操勝算。」

梅花女大喜道：「是啊，任伯伯和水舅父與梅花教有點親情，想必不會坐視不救，再加上我師父古陰陽，這便足以與六大派一戰啦！」

任願苦笑道：「妳知道風塵八俠的八妹聶隱娘，與梅花教飛狐夫人有血仇麼？她決計不會相助梅花教，八妹不救，二弟蘭陵老鬼、三弟水老弟亦必定袖手不理，因爲他兩人爲討八妹歡心，已鬥了幾十年，豈會爲了梅花教而功虧一簣，得罪八妹？而妳師父古老兄原爲峨嵋派掌門，決計不便出手反助梅花教，至於任某麼……」

梅花女涼了半截，但仍帶希望道：「舅伯伯瞧在甥女份上，想必定肯出手了？」

任願搖頭道：「錯了，妳知道丐幫幫主徐正天如何稱呼我？」

梅花女一怔道：「如何？不是老前輩麼？」

任願嘿嘿一笑道：「老是老了，不過是老師伯祖而已，他的師父尚是任某的師侄，他敢稱我老前輩麼？」

梅花女大失所望道：「因此舅伯伯亦決計不便出手相助梅花教，反而忍不住助丐幫一臂之力，向梅花教倒打一耙了？」

任願歎了口氣，道：「瞧在梅兒妳的份上，任某決不向梅花教出手便了，但要相助梅花教對付丐幫等六大派，却也決計不能，因此風塵八俠祇好袖手旁觀，不理凡塵了。」

梅花女被任願一番話，弄得心驚肉跳，但她深知憑她的本事，決計想不出甚麼解救之法，便乾脆不作理會，傲然道：「梅花教雖有害羣之馬，但決非嗜殺之輩，六大派既然不分靑紅皂白，硬要挑起火併，梅花教也未必便怕了他名門正派……不說啦，梅兒這便告辭，先去救出爹爹再作打算。」

梅花女說罷就欲向梅花峯總壇方向撲去，任願身形一閃，却把她截住了。

梅花女怒道：「你既打算袖手旁觀，却阻我作甚？」

任願道：「此一事彼一事，救人不比救教，黑鬚龍王既是水兄弟的妹夫，任某又不幸答應與他交易買賣，豈會反悔。」

梅花女這才轉嗔爲喜，道：「好啊！那梅兒便與舅伯伯聯手闖一闖梅花峯，趁勢把爹爹救出來便了，走啊！」

任願却不動，苦笑道：「妳以爲憑妳我二人之力，便可把黑鬚龍王救出來麼？不說別的，單是紅袍教主現下的功力，我任某人便自問祇能接他一百招，一百招之後麼……」

梅花女急道：「如何？」

任願苦笑道：「最佳的後果是立刻望風而逃！稍差的便當眞變成死老頭了！因此貿然闖上去，不但救不了你爹爹，反而加深你爹爹勾結外人的叛逆罪名！那時黑鬚龍王必定變地府龍王！」

梅花女想了想，不得不承認任願所言不錯，若貿然闖上，驚動紅袍教主，那就並非救人，而是害死爹爹了！

「那……那如何是好？」梅花女咬牙道。

任願微微一笑，道：「你以爲舅伯伯吊在樹上裝死好玩麼？其實我已潛上來三日三夜，早已把梅花峯四周打探淸楚了！憑梅花教那些暗崗明哨，倒也難於發現任某的行踪！因此目下只宜悄悄行事，絕不能把行踪洩露！」

任願一頓，又肅然道：「並非舅伯伯故意嚇你，梅花教果然壁壘森嚴，步步驚心，你千萬不要輕擧妄動，知道麼？」

梅花女這才知道任願的一片苦心，爲救她的爹爹，他可算已盡了全力了，便不敢使性子，小心的點頭道：「是！舅伯伯，一切梅兒聽你吩咐便了！」

大乞俠任願這才微笑道：「很好！這才是舅伯伯的乖甥女兒！」

任願一頓，目注雪豹，忽然道：「雪豹的輕功甚佳，又是萬老頭的高足，不知牠是否會用毒？」

梅花女點頭道：「牠會用毒！我師傅古陰陽的二十年奇毒，亦是牠解除的，牠會不懂用毒？」

任願微微一笑，在身上掏出一包藥物，遞給梅花女，道：「梅兒，你把它交給雪豹，令牠帶在身上，然後以閃電速度，繞梅花峯四面走一遭！」

梅花女聞一聞藥包，只覺芳香撲鼻，遠遠可聞，不由奇道：「這是甚麼東西？劇毒之物麼？」

任願微笑道：「任某平生只嗜口福，最討厭毒物，會把劇毒之物帶在身邊麼？此乃麝香，是老不死打算調配的香料！」

梅花女笑道：「舅伯伯打算轉行做廚師麼？不然調配這些香料做甚的？」

任願歎了口氣，道：「我這調佐之法，乃向一位小兄弟學的，他曾經炮製了一味麝香雀，其味道之美，老不死嚼了，竟終生難忘……可惜老不死急着尋找女兒，沒空逼他做老不死的私人厨子！因此……因此老不死只好自己學着炮製了！」咕……「了不得！」任願說着，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涎。

梅花女見任願這副饞相，忍不住好笑，道：「那小兄弟是誰？竟把堂堂大乞俠弄成這般模樣！」

任願歎了口氣，道：「這小子姓李名靖，脾氣又傻又臭，把老不死弄得哭笑難分、頭痛之極……哎喲，乖乖甥女兒，你這是怎的了？這小子與你有仇麼？不然你怎的這副樣子？」

原來梅花女一聽「李靖」二字，便渾身一顫，雙目大亮，猶如見了天外怪物，驚喜之情溢於言表。「這小子……他眞的叫李靖麼？他沒死？尚在世上麼！」

任願不由一怔，道：「你認識這位小兄弟？他對你有恩還是有仇？」

梅花女氣道：「有恩怎的？有仇怎的？這與舅伯伯有甚關係？」

任願一本正經道：「關係大之極了！你若與他有仇，你必定去尋他算賬，這臭小子必定鬥不過你的見鬼反……末日劍，他就必死無疑，他若一死，老不死再難嚐他的麝香雀美味，也必定饞死了，因此決定不能告訴你！若是於你有恩麼，那自然另當別論！」

梅花女急道：「如何了？」

任願呵呵一笑道：「他若於你有恩，你必定感恩圖報，說不定以身相許！那時他便成了老不死的甥女婿兒，舅伯伯大人開口要他炮製，想必他必定不敢違抗，因此老不死不但告訴你他的行踪，甚至樂意之極，高興極了……你快說，他於你有恩還是有仇？」

梅花女歎了口氣，咬牙道：「不見他我掛着，見了他又忍不住要殺他！這……我也不知這是有恩還

是有仇。」

任願一怔道：「不見又想見，見了就殺不停……這，這是恩是仇？是愛是恨？老不死簡直一塌糊塗，昏頭轉向，亂七八糟！你要打探他的行踪，老不死無奈只好胡說八道！」

梅花女忽然格格一笑，不但不再打探，反而道：「舅伯伯！雪豹！走呵！」

任願道：「上哪去？」

梅花女道：「自然是上梅花峯救我爹爹呵！」

任願道：「你不打探那小子的下落了？」

梅花女笑道：「這小子已失踪了三年多，就算要殺他也不急在一時呀！倒是先幹正經要事要緊。」

任願一聽，大喜道：「很好，能放能收，這才是女俠風度！你快着雪豹闖上峯去，但切莫停留，只要引得梅花敎上下哄動，亂七八糟，那就可矣！若有危機，你就着牠趕緊溜之大吉便了，不必牽掛你這小師妹！」

梅花女這才明白任願的用意，乃在以雪豹引開梅花敎的明崗暗哨，然後他二人便可從容行事，而且雪豹身有麝香之味，遠近可聞，踪跡乍現，香味猶存，必然令梅花敎總壇驚駭不已！梅花女不由一笑，走上前去，把藥包掛在雪豹的頸上，拍了拍牠，輕聲道：「峯頂！遊走！莫停！危險！速遁……走吧，豹兒！」

雪豹一聽，點了點頭，隨即疾如電閃，向梅花峯頂掠去。

任願瞧着，不由羡道：「梅兒，你這二字句子，是馴練這豹子的秘訣麼？教給我好麼？」

梅花女道：「你學來幹麼？」

任願滿臉希冀道：「舅伯伯縱橫江湖大半生，忽然感到孤單極了，若尋不着寶貝女兒，便弄頭豹子作伴也是好的！因此乖甥女兒你這馴豹好法子，可無論如何要教給我了！不然……」

梅花女道：「不然甚麼？難道不然就不去救爹爹麼？」

任願怒道：「救黑鬚龍王是我與水老弟的交易，老夫答應了，豈能違諾！是另一宗買賣！就是假如你不教我，我就決計不告知你那臭小子的下落！」

梅花女向梅花峯頂總壇方向望了一眼，見寂然無聲，知雪豹尚未得手，便微笑道：「假如我答應教你呢？」

任願大喜道：「好呵！那老不死必定把臭小子的下落告知你！不但告知，還把他帶到你面前，任你處置！但……你莫要殺他！」

梅花女笑道：「好極了！那就一言既出……」

任願忙道：「那麼……駟馬難追！」

這老頑童，一本正經，倒也不似說笑。

就在此時，梅花峯頂總壇方向，忽然傳來一陣驚呼，其聲怪異，猶如碰上天外怪客似的咋呼。

任願一聽，笑容一斂，向梅花峯頂微一示意，沉聲道：「可矣！上……小心了！」

任願身形微晃，人已在十丈開外，梅花女這才知道任願的功力幾已通玄，心中不由暗地驚佩，不敢遲疑，猛一提氣，便亦跟着飛掠上前。

梅花女跟在任願後面，但是他形如鬼魅，又熟路逕，眨眼已掠上梅花峯頂。梅花女雖在梅花敎長大，對總壇的路逕，竟然不及任願了如指掌，不由又暗道：薑果然是老的辣，任老頭僅用三日工夫，便比我十幾廿年更熟環境！

梅花女不知道，這全憑任願早就偵悉各處明崗暗哨，故着雪豹引了開去，兩人才可以安然直抵梅花峯頂。否則驚動暗哨，他二人早就被困了。

前面十丈遠處，已露出總壇的大殿，大殿是梅花敎中最高的建築物，分爲兩層，上層是教主寢宮，取其高高在上、君臨天下之勢。下面則是敎衆聚會之所，極爲寬敞，可容納千人以上。

大殿正中更懸了一口巨鐘，巨鐘敲響，十里內清晰可聞，鐘聲一響，即敎中發生存亡大事，所有敎衆，但聞鐘響，均須立刻趕赴大殿聚集，生死不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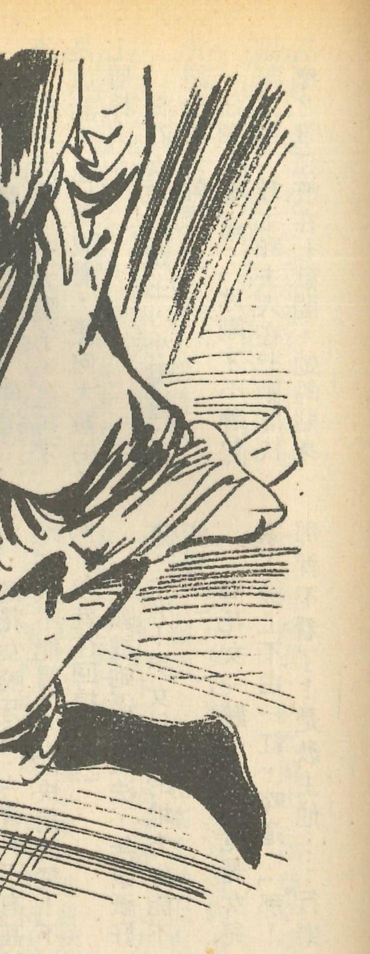
梅花敎自紅袍敎主創敎以來，只響過一次，那是梅花敎鼎盛時期，大殿落成之日，自這次試鐘之後，巨鐘便再沒響過。敎中年輕一輩的，幾乎已不知巨鐘曾經響過了。

梅花女原來也不知道，若非她的乳娘苦婆婆告訴她，她也只當那是總壇大殿的飾物而已，根本不知這是敎中的「生死大鐘」。

此時大殿四周有人影疾奔過來，任願連忙一拉梅花女，雙雙向十丈高的大殿偏角掠去。十丈對任願來說，不算甚麼，但對於年輕一輩，這一掠十丈的輕身功夫便極難辦到。

但任願發覺，他右手拉着的梅花女，竟然輕如鴻毛，顯然她的輕身功夫已足與一流高手併駕齊驅了，由此亦可見她修練的「反末日劍法」的厲害。

兩人剛在殿角蹲伏，便聽大殿下面有人沉喝道：「……放屁！區區一頭豹子，竟嚇得失魂落魄！不要追了，放奸細進來，這可是殺身之禍！」



梅花女被四個黑影子圍困，幸虧任願……

又聽有人低聲嚷道：「不對呵！包副幫主，那豹子竟似通靈，身帶香氣，疾如電閃，怪異之極！」

只聽包副幫主怒道：「牠多厲害，還不是一頭豹子？還能把梅花敎翻了麼……敎主正與夫人在七歡閣，打擾了敎主的興致，你還有命麼？快去緊守上峯暗崗，莫把奸細放進大殿來了……」

包副幫主的話聲曳然而止，說話聲也立刻消失了，大概那小頭目不敢逆了包副敎主的令旨，立刻掠出殿外伏哨去了。

「梅兒！包副幫主是誰？」任願忽然向梅花女耳語問道。

梅花女亦耳語道：「包副幫主名包心仁，乃法刑幫的副幫主之一，除正幫主都剛正外，尚有三位副幫主，這四人均直屬敎主麾下，武功高強，據說不在爹爹五大天王之下！」

任願道：「法刑幫的人與龍王有交情麼？」

梅花女苦笑道：「法刑幫的人只聽令於敎主一人，六親不認，與爹爹有甚交情可言？」

任願道：「紅袍敎主信得過法刑幫的人麼？重大事是否均由法刑幫處理？」

梅花女道：「敎主所有的令旨，均由法刑幫的人代傳各堂，你說敎主是否信任他們？不過近年飛狐晉位敎主夫人後，敎主的令旨，便多改由飛狐傳知法刑幫，再由法刑幫的人傳遞出外，因此法刑幫的人，便變成直接向飛狐夫人效忠了！咦？你打算向法刑幫的人下手，逼他說出爹爹的囚室麼？」

任願點點頭道：「不錯！不妥麼？」

梅花女苦笑道：「法刑幫人數不多，僅得三十位，以前尚有點餘地可說，但自飛狐主政，法刑幫的人便彷彿鐵了心肺，人人冷口冷臉，從不開口說話，且個個鋼皮鐵骨，刀槍不入，猶如鋼鐵殭屍，你如何逼他們洩露秘密？你趁早死了這心兒好了！」

任願一聽，不由目瞪口呆，道：「這飛狐夫人如此厲害，竟把活生生的武林高手，變成鋼鐵似的行屍走肉麼？她這是甚法術？不怕被敎主本人知悉麼？」

梅花女嘆了口氣道：「目下敎主對她言聽計從，把敎中大事均交由她處置，法刑幫的人是飛狐夫人負責指揮，敎主如何知道？飛狐夫人掌握了法刑幫，便猶如掌握了梅花敎的生殺大權，敎中上下，誰敢有半句異議？」

任願道：「難道梅花敎五大天王，亦怕了飛狐夫人麼？」

梅花女苦笑道：「她挾天子以

令諸侯，爹爹等五大天王，就算心有不滿，礙着教主的袒護，也奈何不了她！」

任願驚道：「如此說，梅花教豈非成了飛狐夫人的天下？」

梅花女咬牙道：「若非全部，祇怕亦十不離九了！因此要打探爹爹的消息，唯有直接向飛狐下手！」

任願皺眉道：「你打算以下犯上弑飛狐夫人？」

梅花女咬牙道：「殺又如何？不殺又如何了？」

任願嘿嘿道：「憑你現時的武功，僅可與飛狐鬥個平手，你如何殺得了她？就算你僥倖得手，紅袍教主一怒之下，你爹爹還有命麼？」

梅花女嘆了口氣，道：「梅兒亦知道殺不了妖婦，因此打算向飛狐的侍婢下手罷了！祇要能把飛狐的貼身侍婢小紅帶出來，教中的情形必可一清二楚！」

任願無聲一笑，道：「你這丫頭，拐彎抹角，兜大圈子，這句才是眞話！」任願說着，便向大殿的上層掠去。

梅花女連忙跟上，小聲道：「你這急着去幹麼？」

任願微笑道：「你剛才不聽包副幫主道，教主和夫人在七歡閣快活麼？飛狐既在七歡閣，她的貼身侍婢豈會不在？」

任願的輕功超卓，梅花女亦已臻一流境界，此時在總壇大殿上面飛掠，竟沒被任何人發覺。

任願已摸熟了梅花教總壇的路逕，便省了許多打探的工夫，逕直掠去西面上層的七歡閣。這個地方，竟連梅花女亦絕未踏足。

兩人在一座樓閣側面的暗處伏了下來，側耳細聽，祇見前面三丈遠處，有一座排成七星形的別院上面，隱隱尚透出粉紅色的燈光，接而又聽聞一陣女子的尖笑聲。

任願咬咬牙，向那別院再移近二丈許，沿透出燈光處閃眼一瞧，不由老臉亦覺一紅，連忙扯起梅花女就掠了回來。

梅花女不由自主，被任願扯飛離那座七星別院，怒道：「你這是怎麼了？不讓我看清楚就溜逃！」

任願苦笑道：「飛狐夫人不在哪兒，還看怎的？而且……那也不是你女娃兒可以看的地方！」

梅花女咬牙道：「普天下有甚地方我不能看了？你快說清楚！不然，我就往回掠了！」

任願被她逼得沒法，無奈祇好道：「有！男女行樂的地方你能不能看？」

梅花女一聽，她畢竟是女兒家，臉上不由一紅，啐道：「那！那就不看了！是教主他……行樂麼？」

任願嘆了口氣，道：「自然是紅袍教主！而且他的對手並非一個，而是七位赤裸裸的妙齡女子！老不死瞧了，才明白這別院爲甚叫做七歡閣！哎，紅顏禍水，枉紅袍教主英明一世，到頭來依然難過這美人關！他此生必定完了！」

梅花女不太明白，眨眼道：「不是說教主功力通玄麼？他如何會完了？」

任願知梅花女入世未深，如何明白男女情慾這些道理？他不知如何解釋，想了想，才道：「這些事你日後自會明白！但此時你祇須知道，這些女子顯然是飛狐夫人故意安排給教主快活的，她既存心篡奪教中大權，她這樣做的目的是甚麼？」

梅花女悟道：「她有心奪權，自然巴不得教主早死早着！」

任願微笑道：「因此精心安排，把教主留在快活之極的七歡閣，任由教主日夜……那個！就是最妙的殺人工具！你，明白了麼？」

任願已說得很露骨了，梅花女就算入世未深，亦知道更强的男人，亦會敗在女色之下的道理，豈會還不明白？不由又羞又怒道：「飛狐妖婦如此可惡，不如先把她殺了，一了百了，免得留她在教中害人！」

任願搖頭道：「決計不能殺！」

梅花女怒道：「爲甚不能殺？她明明在暗害教主，又不在教主身邊，正好趁機把她殺了吧！」

任願斷然道：「殺不得！一來她用此美人計害紅袍老兒，她越精心策劃，紅袍老兒就越快活，因此祇有對她更加寵信，若把飛狐殺了，紅袍老兒還不狂性大發麼！他必定立刻把涉嫌叛教的黑鬚龍王殺了！」

任願一頓，又道：「二來任某上梅花峯祇爲救人，絕不殺人，紅袍老兒若把黑鬚龍王殺了，任某豈非救不了人？豈非被三弟水老怪羞死？三來若出手殺她，你必死無疑，你又並未說出那馴豹子的秘密，老不死豈非萬般皆落空了？這吃大虧的事，老不死肯讓你去幹嗎？」

任願不容反駁的道，他決定了的事，眼看是決計不會改變的了。

梅花女不由嘆了口氣，她自然明白任願其實是爲了她一家的苦心，而且他所說的，也絕非虛言恫嚇，因爲紅袍教主的威力，根本非人所可以預測。

梅花女咬牙道：「那好吧，舅伯伯，那就不殺吧！」

任願點頭一笑道：「很好，謀定而後動，這才是未來一代女俠的

風度！走，先去把飛狐夫人的侍婢弄出來，打探清楚龍王的下落再作計較！」

任願領先掠去東面，那是教主的正式臥室，通常飛狐夫人都會留在裏面歇宿。這點，連梅花女亦知道。

梅花女十歲那年，龍王和梅王曾帶她去拜見教主，教主當時尚未遇上飛狐夫人，見了梅花女倒很歡喜，親手賞了她一柄很好玩的防身小劍，說希望她日後用此劍不但防身，還要揮慧劍，斬掉世間一切不平事。

「教主原來倒有抱負，怎的却變成今日的荒淫殘暴了？」梅花女憶起舊事，不禁感觸的暗道。

但她沒法尋出答案，也沒空去想了，因爲此時她和任願已掠到大殿上面的東角，那是一座一疊三進的樓閣，雖然算不上華麗，但地處梅花峯頂的最高處，四下一覽無遺，甚有王者居室的氣派。

而且易守難攻，居高臨下，教中一切盡收眼底，任何異動，均難逃教主近衞的耳目。

幸而此時任願和梅花女是在上面掠至，而且教主本人留在七歡閣快活，防衞便不如平日的森嚴，因此兩人才可悄然移近。

兩人在屋頂的一角伏下身形，先四下一聽，僅大殿遠處，上峯頂之必經路逕，時而傳出三兩聲豹鳴聲。

梅花女立刻知道，這是雪豹不肯獨自溜逃，必是在峯下神出鬼沒，擾亂教中防守人的視線，以方便她和任願行事。

任願也不禁無聲一笑，他自然亦明白雪豹的用意，心中不由大讚，他欲求馴豹秘訣的心意更熾烈了，若非身處險境，他必定立刻逼梅花女坦白道出！

就在此時，下面的一座偏北的屋宇下，忽地傳出一個男子的聲音，沉而有力，顯然是男子的聲線。

任願與梅花女不由對望一眼，兩人不必說話，均已明白對方心中的疑惑：爲甚麼教主本人不在寢室，裏面却有男子出現？

任願好奇心大熾，他向梅花女微一示意，便向那面蛇行掠去。

在那面屋頂的一角，任願吸一口氣，疾伸二指，向堅硬的琉璃瓦射穿了，指孔中立刻透出一抹淡暗的燈光，男女的喘息聲也傳了上來。

任願把眼珠貼近小孔，心內立刻就連呼倒霉，怎的今晚入目的盡是這些男女風流秘事？

原來下面寢室的床上，正有一雙男女，赤身裸體的，正在幹夏娃與亞當偷吃禁果的風流勾當。

好一會，這雙男女才分了開來，但仍意猶未盡，摟抱着回味無窮，兩人均沒說話，祇有細長的喘息聲。

任願並不認識飛狐夫人，因此無法斷定下面那女子是否她本人，心中不由又急又怒，哼哼哼！你等快活已過，怎的還不套上見鬼的遮羞布？眼下這妙戲，梅花女這女娃兒如何可以入目？但她若不入目，如何知道這是否飛狐？老子可惜又不識這見鬼的女子。

梅花女見任願眼珠久貼瓦孔，却久久默然，不由又奇又急，雖不可發話，但梅花女聰明絕頂，自然有她的辦法，她疾伸一指，運氣向瓦面射去，但琉璃瓦紋絲不動，這才知道，任願「大乞俠」的名頭絕非倖至，單憑他這一手「二郎神指」的絕學，便決非她現時的功力所可企及了。

梅花女也不生氣，伸出的手指改向任願的掌心點去，連點帶劃，在他的掌心中寫道：「？？快說！」

任願掌心觸字，微一怔，立刻明白梅花女的意思，於是也反手一抄，在梅花女的掌心中劃道：「！！，勿瞧！莫急！等候！」

梅花女登時明白任願的意思，她知道下面必定又有她女孩子瞧不得的醜事，她臉上不由一紅，恨恨的暗道：爲甚梅花女今晚如此倒霉，碰上的全是這些瞧不得的狗男女事。

她雖然生氣，但也不敢再搶着去瞧，女娃兒臉皮薄，她也怕自己會忍不住出手動劍。

此時，任願在瓦孔中突然聽那裸身女子嬌嗔的一笑，伸手一戳那男子的鼻子，嗔道：「啐！貪心鬼，你該走了，他……一個時辰後就會回來了。」

又見那男子極不情願的爬起身來，穿好衣服，那女子也穿上一件睡衣。

任願立刻向梅花女示意，把瓦孔讓給她察看。

梅花女眼珠貼近瓦孔，祇略一瞧，便在任願的掌心中寫道：「飛狐夫人和法刑幫幫主都剛正，一對狗男女，兩個狗東西。」

梅花女依然忍不住狠狠的駡了一句。任願又好氣又好笑，却沒空聽她駡人，連忙在梅花女掌心劃道：「都剛正打算走了麼？」

梅花女急急的指寫道：「狗男女尚依依不捨哩！」

任願正欲再問，他功力奇高，突地便聞下面傳上男子的恨聲，顯然是都剛正的聲音道：「哼，他七老八十了，還要霸佔數十位妙齡女子，甚麼時候我們方可盡情快活？」

又聽女子——飛狐夫人嬌嗔道

：「你怨氣衝天幹麼？他身爲教主，你還不是給他一頂大綠帽戴麼？而且也快了，我敢擔保，梅花教很快便是我飛狐夫人的囊中物了。」

都剛正驚奇的喘了口氣，道：「妳敢如此肯定？我的飛狐……夫人！」

飛狐冷哼一聲道：「他已快活得昏了頭了，還知道甚麼，你知道麼？六大派現正大舉集結，蠢蠢欲動，準備一舉消滅梅花教。哼哼哼，六大派圍攻梅花峯之日，便是武林盡歸我飛狐之時，那時，你我便可逍遙快活了，嘿！」

都剛正心有餘悸的道：「但教主他……神功蓋世，怎可令他讓位。」

飛狐夫人冷笑道：「教主他練的是甚神功了？」

都剛正道：「金剛護體眞氣，當今世上，無可抗拒。」

飛狐夫人冷冷一笑，道：「但金剛護體眞氣與童子功異曲同工，他遇上我飛狐，已算他倒霉，更何堪日御數女，連番大耗元精？而且我已在那些女子身上做了功夫，紅袍老怪物越在那些女子身上快活，他的眞氣消耗便越多，目下他的功力已剩下不到六成了。」

都剛正喃喃道：「但憑他這六成功力，仍足以與天下無敵，萬一他醒覺你的用心，那就危之極了。」

飛狐淡然一笑，道：「也因此暫時我才按兵不動，不過，祇要六大派攻上山來，紅袍老怪物的死期也就到了，而且五大護法天王已去其二，剩下的三王，法刑幫已足可應付，你還擔心甚麼？」

都剛正道：「法刑幫除都某外，尚有三位副幫主，他們未必肯聽令於我。」

飛狐嘿嘿冷笑道：「法刑幫數十幫衆，飛狐已把他們變成金剛不壞身，祇要我一聲令下，就要他們把老子殺了，他們也絕不會猶豫半分，包仁心三位副幫主，肯爲我所用固然大妙，若他們不肯，便一樣難逃變金剛不壞身的厄運，法刑幫已是我的囊中之物，你怕甚麼？祇要你忠心於我，日後不但我這副身子屬於你，榮華富貴也可任你享之不盡。」

都剛正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隨又驚道：「但黑鬚龍王、傲雪梅王尚在人世，黑鬚堂、傲雪堂的弟兄均忠心於他夫婦，萬一他夫婦出來作梗，便危險極了。」

飛狐冷笑道：「傲雪這臭婆娘目下不知所踪，雖然被她安然逃掉，但她必然不敢輕舉妄動，因爲黑鬚龍王尚在我們手上，黑鬚龍王雖然厲害，但被囚水牢半年，他就算不死，祇怕亦功力大減，不必我等動手，很快便變成廢物，擔心甚麼？」

都剛正搖頭道：「不然，梅尚清此人武功深不可測，而且意志堅剛，雖處絕境而絕不氣餒，不把他除去，終究是一種隱患。」

飛狐夫人微歎口氣，道：「你以爲我不想把他除掉，但紅袍老怪物雖然老糊塗，但在梅尚清的案子上，卻異常固執，說未有眞憑實據，弄清眞相時，決計不準傷害他的生命，否則便以叛逆論處，你說我如何敢貿然動手，我把他秘密囚於水牢，慢慢消磨他的武功，已是冒了極大的風險，若被紅袍老怪知悉，他豈肯善罷甘休，因此紅袍老怪一日尚在，便祇好容姓梅的多活一時了。」

兩人在下面密議算計，卻把上面偸聽的梅花女氣得滿臉通紅，她實在按捺不住，手中劍一抖，便欲向下射去。

任願的出手比她更快，「二郎神指」疾伸，便把梅花女的腕部陽池穴扣住了。陽池穴乃手部要穴，陽池穴被扣，輕則全身軟痲，重則全身癱瘓。

任願此時所用的力度有限，因此梅花女祇感手臂一痲，身形便難展開。她恨恨的欲叫，但連話也說不出來。

任願知她氣極，便連忙在她手心上劃道：「妄動，自毀，父亡！」

梅花女會意，又聽到都剛正輕聲道：「夫人說妳娘家的人快要行動，爲甚尚未見踪跡？」

「啐！作死麼？怎能輕易提起我娘家的事！」飛狐夫人突地打斷都剛正的話，神色緊張的咬牙切齒道：「此事若外洩出去，你休怪我辣手無情，知道麼？嘿！」

又聽都剛正連忙道：「我知道，你放心，此事就祇有都某知悉，包保絕不外洩便是，我的飛狐……夫人！」

飛狐這才微微一笑，又道：「好，我相信你不會，你該離開了，否則，被他撞上了，你還有命麼，我不想失去你這寃家寶貝。」

接着是都剛正走出去的聲音。一會後，飛狐夫人的寢室又重歸寂靜。

任願這才在梅花女的掌心寫道：「那侍婢小紅的臥室在何處？」隨即手指一拂，解了梅花女手腕的穴道。

梅花女知任願其實用心良苦，便不敢任性撒蠻，在任願的掌心寫道：「不必去找小紅了。」

任願忙道：「爲甚麼？」

梅花女道：「因爲我知道水牢的所在。」

任願想了想，心道：目下梅花教已危機四伏，教主紅袍老兄亦自身難保，梅尚清更危在旦夕，救人的事已刻不容緩 便決然道：「好！妳快引路，先把龍王救出來再作打算。」

他兩人掌心中議決，便毫不猶豫，梅花女領先掠下大殿，在大殿下面的一座假山後面伏下身子。

梅花女向任願耳語道：「水牢就在大殿地下十丈，那是囚禁重犯的地方，要下水牢，必須經過大殿，但裏面戒備森嚴，若把守衛驚動，把通往水牢的鐵門關閉，那就極難進去了。」

任願略一沉吟，便道：「事急矣，救人已刻不容緩，老不死無奈祇好冒險一次，我先把那些守衛解決，你抓緊時機，下水牢救出龍生，切記要神速行事，知道麼？」

任願話音未落，身如鬼魅已掠了出去。梅花女心中不由又驚又佩，她這才知道江湖中不乏正氣凜然的名宿前輩，這些人一經承諾，便不惜以生命去踐諾。她明知任願此去必然兇險萬分，也不知他用甚麼法子解決大殿內的守衛，她想了想，便亦一掠而出，緊隨任願身後十丈。

任願竟然不加掩護，冒險向大殿內掠入，身形之快，猶如電光石火，大殿內二名教中守衛，祇覺眼前一花，便感全身一痲，竟直挺挺的屹立不言不動。

原來任願不敢大意，出手便以「二郎神指」的重手法，把二人的穴道封了。此時他已運起五成的功力，等閒的一流高手亦禁受不住，何況這兩名教衆。

大殿內原有近十名守衛，分佈各處，乍聞微響，便從暗處撲了出來，但誰也沒能發聲示警，因爲任願的身形太快，出手猶如電閃，他此時的「二郎神指」已凝運五六成功力，隔丈便可以氣勁封人穴道。

在電光石火的一瞬間，任願便已把大殿內的防衛力量解除了。

梅花女在後面勉强跟進，她心中不由駭然，暗道：就算師父古陰陽用反末日劍法第九招「夕陽飛沉」，要把這些暗崗解決，亦決沒任老頭子這般俐落乾淨，他的「大乞俠」名頭，果然不是靠吹混出來的。

紅袍教主　誤中奸計

梅花女心念電轉間，身形也不敢停緩，她憑着記憶，向大殿的西面掠去，那是一座厚厚的鐵門，鐵門後面，才是通向地下十丈的水牢。

鐵門的側面有一個行刑室，專門由法刑幫的人掌管，平日絕少有人膽敢闖入。

幸而任願已把外面的守衛解決了，梅花女閃電般掠到時，行刑室的守衛尚直挺挺的坐着不動。

梅花女正欲向鐵門掠去，行刑室內的四條黑影突然飛彈而起，其勢猶如炮彈射出。

梅花女大吃一驚，她不及細思，便疾揮手中利劍，以反末日劍法的第一式「生不逢時」向四條射近的黑影削去。

梅花女欲速戰速決，因此這時已運足了六成功力，其威力已足可把數十人的人頭同時削掉。

豈料祇聽「鏘鏘鏘鏘」的四聲脆響，四條黑影的脖子僅跳出四點火花，但四顆腦袋却均安然無恙！

梅花女不禁大駭！在她驚詫間，四條黑影竟已分從四面直逼過來，視梅花女的利劍簡直有如一根羽毛。

梅花女心知有異，她決計不能讓四條黑影逼近身前，猛一咬牙，反末日劍法便突轉第三式「水深火熱」，劍尖一抖，劍光如洪水烈火，向四條黑影掩去！

四條黑影的來勢稍緩，但如洪水烈火的劍光，竟然難動四條黑影分毫，攻勢雖然稍緩，但依然毫不放鬆，默不作聲，向梅花女猛攻過來。

梅花女不由駭然，暗道：這是甚麼刀槍不入的怪物？莫非這便是飛狐妖婦的得意寶貝麼？但他們明明是活着的生人呵！

梅花女驚駭間，劍勢便大受阻滯，本來這第三式亦能達以心御劍的境界，現在竟連四個怪物也奈何不得，眼看這般下去，她必然被四條黑影所傷了！

就在此時，任願已疾如電閃的掠了過來。一條黑影的手掌正向梅花女的背部拍落，梅花女窮於應付正面的兩條黑影，眼看絕難躲開這背部的一掌了！

任願不加思索，右手疾伸前去，「二郎神指」把黑影的手掌鉗住，任願一招得手，臉色却立刻一變，因爲他發覺，他觸着的手掌竟堅硬如鋼鐵！根本已無任何穴道可言！

任願深知這一擊不中，對手的左掌必定隨後拍來，便猛一咬牙，把功夫運足八成，「二郎神指」的功力非同小可，祇聽「鏘鏘」二聲，黑影的右掌被任願的指力生生折斷，其狀猶如鋼鐵的脆裂！

隨即就見黑影反撞而出，幾達一丈。原來黑影的左掌擊在任願的背上，此時任願的護體眞氣已貫注八成，硬如鋼鐵，這一拍之下，猶如兩塊鋼鐵相撞，較小的一塊便被彈開了！

任願心中不由駭然，他連忙向

梅花女道：「快！搶入水牢；黑影由我對付！這些見鬼鋼人，決非你所能敵！」

任願展開身形，把纏住梅花女的三條黑影拍開，身如鬼魅，與三條黑影游鬥起來。

梅花女不敢猶豫，當即向大鐵門掠去。幸而大鐵門尚未及關閉，梅花女一閃而入，在裏面把大鐵門堵死了，向水牢掠了下去。

「來人是誰？切勿魯莽行事！不然便立陷梅某於死地矣！」水牢中忽然有人發聲道。

梅花女一聽，正是爹爹的聲音，心中又悲又喜，不顧一切的撲了下去，却驀地一怔。

祇見在水牢的水面上露出梅尚清的身影，他半身泡在水中，四肢被鐵鏈鎖住，髮長披肩，形如鬼怪。

梅花女一見之下，心中大慟，揮劍便欲向鎖住梅尚清的鐵鏈斬去！

「是梅兒麼？等一等！均莫輕舉妄動！否則，爹爹寧死也不出水牢半步！」梅尚清忽然喝止道。

梅花女的利劍不由一頓，在半空中停住了，因爲她知道爹爹的性子硬如鋼，他若不肯出，便決計不能相强。她不由悲叫一聲道：「爹爹！你好苦呵！是梅兒救你來了！」說着揮劍又欲斬下。

但忽然被一股柔力托住，梅花女的劍便休想向下移動分毫！「等一等！你先說清楚，你奉了誰的令旨，下水牢放我？」

梅花女又驚又奇又悲，她的劍勢被阻，阻她的人必是爹爹，這股渾厚如巨浪的柔力，與任願的「二郎神指」簡直不遑多讓！飛狐說爹爹的功力被磨去一半，顯然不確，梅花女如何不驚奇？她不禁喃喃道：「爹爹！你知道這全是飛狐妖婦的毒計麼？她要置你於死地呵！你還要苦守不出？」

梅尚清一聽，便知是梅花女串聯了甚麼高手，犯險下來劫牢，他不由長嘆一聲道：「哎！梅兒，你這一魯莽行事，便把梅花教毀了！梅王她沒向你說知爹爹的艮苦用心麼？你這一劫牢，爹爹叛逆之罪便立可確定，教主就算不信，亦不能不信，飛狐夫人便有千百理由向我下毒手了！」

就在此時，外面忽然傳來轟然巨響，連水牢內亦感一陣震蕩，隨即又聽鐘聲大鳴，鏘鏘迴響！

梅尚清一聽，神色立地大變，驚道：「生死鐘大鳴，必定是外敵大舉進犯，梅花教危矣！」

梅尚清一頓，猛一運氣，四肢驀地一張，鎖住他的鐵鏈立刻崩斷！

梅花女又驚又喜，忙道：「咦？爹爹的功力不但未失，而且更加精進了！你到底肯出水牢了？」

「嘿！他何止精進？簡直是脫胎換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就在此時，忽地有人呵呵一笑道，身形又一掠而進，正是大乞俠任願。

任願又向梅尚清拱手道：「恭喜梅老弟！雪浪神功大成，終於破關而出了！」

梅尚清見是任願，驚喜道：「任大哥不見經年，如今又重出江湖了麼？更要勞動任大哥出手相救小弟，梅某心下豈安？」

任願大笑道：「任某祇是與水老弟做一筆交易，並非心甘情願前來救你！而且救人之事，乃你的寶貝女兒的大功勞，關任某甚麼事了？梅老弟要謝，就謝這嬌嫡嫡、野溜溜的丫頭便了！」

此時梅花女忙道：「舅伯伯！你把外面見鬼的黑影打跑了麼？」

任願嘆了口氣，道：「並非我打跑，而是他們自己消失！老夫縱橫江湖半生，尚未遇上如此可怕的對手！金剛不壞身尚有空門可尋，但他們簡直是一具活動的鋼鐵人！老夫出盡法寶，亦僅能把他們阻住而已！老天，他們的手掌折斷了，竟然沒有血流出，也沒有任何痛苦，鬥志絲毫不減！碰上這等對手，算老夫倒了十八輩子大霉！」

任願心有餘悸，嘮叨說個不了，梅花女連忙把他的話截住，道：「爲甚黑影會突然消失了？」

任願苦笑道：「誰知道？不過那是鐘聲響起之後，不但黑影立刻捨我而去，大殿外面更火光熊燃，殺聲震天，大概是梅花教遇上强敵了！」

梅尚清一聽，忙道：「任大哥知道是何方强敵麼？」

任願瞪了梅尚清一眼，道：「梅花教把你害成這個樣子，梅老弟還打算爲它效勞麼？」

梅尚清嘆了口氣，苦笑道：「梅某入梅花教，原就抱定一個宗旨，蕩平武林妖孽！不料妖孽却先從教內出現，教中兄弟上自教主，下至衆弟兄，均被妖孽弄得人心惶惶、分崩離折，此時强敵入侵，梅某如何對得起梅花教千百弟兄！」

任願嘿嘿一笑，道：「可惜梅老弟對梅花教忠心耿耿，別人却把你視爲叛逆！極欲除之而後快！妖孽上下迷惑勾結，教主自身難保，法刑幫盡歸妖孽控制，就算你梅老弟出手，又豈有回天之力！」

梅尚清急道：「是六大派聯手攻上來麼？」

任願苦笑道：「祇怕是如此！任某奇怪，梅老弟如此精明，怎會甘心被困水牢，而任由妖孽從容處置！如今她的大勢已成，大權在

握，梅老弟叛逆之罪難以洗脫，梅花教已難容身矣！」

梅尚清不由嘆了口氣，道：「梅某委實太低估了妖孽的能耐！亦未意料六大派消息如此靈通，竟趁此時機攻上山來，梅花教覆滅在即，梅某身爲天王，豈能迴避？說不得祇好拚死一戰，以謝教中弟兄！」

任願一聽，微嘆口氣，不再作聲。

梅花女忙道：「爹爹功力未失，爲甚不及早破牢而出？任由妖婦算計於你？」

梅尚清苦笑道：「梅某這條生命，全賴教主維護，不然，早被妖婦害了！因此我斷定教主必定是被妖婦所惑，日後自會明白，便欲以一己受磨，換取教主的清醒！妖婦把我囚入水牢，以爲我必定被磨去大半功力，她想不到却因此助我練成了你水舅父的雪浪神功！哎，若非强敵攻上山來，梅某的一番苦心，或許也不致白費了！人算不如天算，爹爹也無話可說了！」

梅尚清一頓，又決然道：「目下唯有先平外敵，再除內奸！梅兒，你有膽隨爹爹殺出去，與强敵一拚麼？」

梅花女咬牙道：「梅兒爲甚不敢？那些自號名門正派，却乘人之危，早該殺了！」

梅尚清道：「很好！你是梅家兒女，在大節上不能含糊！你娘親知道教中兄弟有難，必定也會趕回與教共存亡！」

梅尚清說罷，毅然走出水牢。

梅花女瞧了任願一眼，見他一動不動，便故意道：「舅伯伯必定出去助六大派圍攻梅花教了？」

任願嘆了口氣，道：「任某救人的買賣已了，還留在梅花峯作甚？看着你父女去從容就死，任某已於心不安，還會去助六大派麼？任某進退兩難，唯有溜之大吉，早早離開這見鬼是非地便了！」

任願說罷，隨即疾掠而出，也不作聲，便在梅尚清身邊擦身而過，眨眼已掠了出去。

梅尚清稍一頓，待梅花女跟了上來，才含笑道：「你怪任老前輩不相助梅花教麼？」

梅花女微一點頭道：「不錯！他既然是水舅父的結義大哥，亦即梅兒的舅伯父，他見死不救，不該怪他麼！」

梅尚清微嘆口氣，道：「梅兒，你入世尚淺，怎知道江湖的兇險？梅花教原來的教旨乃扶弱鋤强，蕩平人間妖孽，但近來却出了害羣之馬，在江湖中結怨甚多，因此才被武林人士視爲魔教。任老前輩身爲風塵八俠之首，豈能因我梅家的關係，相助梅花教，與武林爲敵？他出手救人，又決意遠離是非之地，已算給足面子你水舅父了！我們又何必强人所難！」

梅尚清一頓，又道：「做人處世，但求光明磊落，上無愧於天，下無愧於弟兄朋友，雖死而無憾，也便是了，又何必去計較甚麼個人的恩怨得失！走，我父女倆併肩而上，去殺一個痛快吧了！」

梅尚清說着，已掠出牢房的大黑鐵門。梅花女亦隨後掠了出來，她忽然渾身一顫，全身的血液幾乎凝住了！

原來此時大殿外面，一派森嚴氣氛，紅袍教主居中而站，悶聲不語。

紅袍教主的左面是飛狐夫人，右面是法刑幫幫主都剛正，紅袍教主的後面，則是梅花教三大天王。

大殿的四周，由法刑幫副幫主包仁心等各率法刑幫的黑衣殺手，分列前後左右。

大殿外面的峯上峯下，火光熊熊，殺聲喧天，一片天塌地裂的肅煞。

黑鬚龍王梅尚清亂髮披肩，神情肅默，與紅袍教主面對面而站。

梅花女眼見如此陣勢，不由驚得目瞪口呆，渾身發抖，猶如掉進冰窟。

梅花女自然知道，面對教主和衆多高手，爹爹休道出去殺敵，就連替自己辯解的機會也沒有了。

此時紅袍教主冷哼一聲，道：「梅尚清！你尚有甚麼話可說？你涉嫌叛逆，本座尚不相信，但如今兵臨城下，你恰恰勾結外人，破牢而出，你還敢說自己是清白的麼！哼？」

梅尚清深知此時此刻已非分辯的時候，便傲然一笑，凜然道：「教主！屬下此心可比日月，決無半點有違教旨之事！但此時强敵壓境，無暇分辯清楚，請教主準許屬下，帶領教中弟兄，殺退强敵，再向教主請罪！屆時屬下任憑教主處置便了！」

梅尚清雖被囚水牢半年，長髮披肩，衣衫襤褸，但雙目精光四射，神威不減，令人不敢輕侮。而且他所請求的，是護教殺敵之事，正氣凜然，就算紅袍教主，雖然已對梅尚清動疑，仍不禁臉色一緩。

紅袍教主身後的白額虎王凌霄接口道：「是非日後分辯！先殺敵護教！很好！」

馳電風王微步生、飛虹雲王雲中子二人亦連忙道：「教主英明！龍王雖有叛逆之嫌，但如今强敵壓境，正好讓他帶罪殺敵，武者當應戰場上分清是非邪正。」

三大天王一齊開口求情，紅袍教主心中不由一動，他猛地想起昔日自己與五大天王親密無間，彼此

同心同德，任憑更兇更險的强敵，亦一般可以剋敵制勝！那如今日教中上下分崩離折，稍遇風險便驚惶失措，大有不攻自破的危機！

紅袍教主這般轉念，心中不由驚氣怒交集，也不知如何處置梅尚清了。

* * *

原來紅袍教主正在七歡閣快活時，忽接法刑幫幫主都剛正飛報，說六大派攻上山來，黑鬚龍王梅尚清勾結外敵劫牢，欲出去與六大派裏應外合。

紅袍教主一聽，大爲震驚，當即下令教衆死守，他自己便召集教中精英，前來大殿，處置梅尚清。虎王、電王、雲王等欲出去率衆殺敵，卻被聞訊趕到的飛狐夫人留住，說要讓衆人親眼目睹梅尚清的罪證，令他死而無怨。

法刑幫幫主都剛正所以如此消息靈通，自然是守牢的那四條黑影的功勞了。

此時飛狐夫人見紅袍教主默然不語，神色似欲動搖，不忍立刻處死梅尚清，心中不由冷笑一聲，道：「教主！千萬莫上叛賊的惡當！把他放走，正好遂了他勾結强敵毀教的狠子野心！此人萬萬放不得！」

梅尚清怒道：「飛狐夫人！你口口聲聲誣我叛逆，可有眞憑實據？」

飛狐夫人冷笑道：「哼！你勾結外敵劫牢在先，六大派攻山在後，這分明是裏應外合，欲一舉毀滅梅花教！鐵證如山，你仍想狡辯麼？」

梅尚清不料飛狐夫人處處搶佔先機，任願和梅花女劫牢救他出來，本是一番好意，但豈料又成了飛狐夫人殺他的有力證據！

梅尚清不欲再分辯了，他向紅袍教主凜然道：「屬下教女無方，致幹出劫牢的蠢事，梅兒罪責難逃，任憑教主處置便了！」

紅袍教主精光射向梅花女，正欲開口，忽然又憶起她兒時在自己面前的嬌野，不由微歎口氣，不忍下手處置。

白額虎王凌霄在後面難以看到紅袍教主的神色，一聽，大驚，忙道：「教主！救父女責，望垂憐！」

飛狐夫人卻冷哼一聲道：「憑梅丫頭一人之力，便能闖入水牢救人麼？都幫主！你把劫牢的情形說出來！」

都剛正忙道：「是！副教主，屬下接法刑幫兄弟飛報，說大殿有一男一女闖入，男的功力奇高，出手便把殿內守衞制住位穴道！然後女的才施然進牢……劫牢的事就是如此！」

紅袍教主此時不由怒道：「梅尚清！那劫牢的人是誰？」

梅尚清此時不由暗歎口氣，暗道：任大哥一番好意，不料卻把梅某立陷絕境！哎，罷了，此事已無從分辯，也無謂把任大哥拖進混水！天大災難，由梅某一人承擔便是！

梅尚清這般轉念，便凜然道：「教主！此事屬下百口莫辯，甘願受責，但只求教主容我先殺退强敵，再取梅某人頭謝罪！」

梅尚清神色悲愴，卻正氣凜然，令人不敢逼視。

飛狐夫人冷哼一聲，道：「教主！先安內後攘外，此乃古來兵訓，內奸不除，豈可退敵？望教主三思！」

紅袍教主沉默不語，好一會，他精光暴漲，射向梅尚清，沉聲道：「梅尚清！你尚有甚未了心願？本座念你多年爲教效力，答應爲你辦到便了！」

此時，在場衆人均知紅袍教主殺機已現，不由肅然不語。

梅尚清凜然道：「屬下別無他求，依然是先行殺退强敵，再以頸上人頭謝罪！」

紅袍教主微歎口氣，道：「你這心願只怕難以辦到了！」說着，紅袍教主的衣袍突然暴漲，顯然立刻就欲以「金剛護體眞氣」立斃梅尚清於殿上！

梅花女眼見爹爹竟毫無反抗的意思，心痛如刀割，她嬌咤一聲，手中利劍疾抖而出，反末日劍法的第五式「顚沛流離」，便向飛狐夫人罩去！

梅花女的用意是拚着自己一死，亦要先殺了飛狐妖婦，同時也可讓梅尚清趁亂逃走。

梅花女以心御劍，以死相搏，「顚沛流離」一式便威力無比，飛狐夫人武功雖然甚高，但乍遇此奇幻劍招，不由手忙脚亂，在殿中被逼得當眞「顚沛流離」！

紅袍教主見梅花女竟敢向飛狐夫人下手，又見她這一手劍招顯然並非教中所學，如此她父女勾結外敵的嫌疑更大，更見白額虎王凌霄等袖手旁觀，任由飛狐夫人迭遇兇險，心中不由大怒，「嘿」的一聲，身形微晃，便已掠到梅花女的身前，把飛狐夫人隔開了。

梅花女正欲一劍把飛狐夫人挑了，不料紅袍教主卻突然橫在飛狐夫人面前，這一劍收勢不住，便疾如電閃的向紅袍教主胸前射去，豈料劍尖甫抵教主胸前三尺，便突感虛空猶如隔了一塊奇厚的橡皮，任她如何運力，劍尖竟難再前移一寸。

梅花女若在此時趁機後躍收手，飛狐夫人可能尚不致出手斃她，但梅花女已拚命一死救父，又

殺得性起，當下把劍一迴，以心御劍，竟以反末日劍法的第八式「萬劫不復」，向紅袍教主罩去！

這一招「萬劫不復」，梅花女已達以心御劍的境界，威力之大，劍氣的縱橫，連紅袍教主亦不禁神色一凜，不由略微後退一步！

紅袍教主縱橫江湖，所向無敵，今日卻當着衆多教衆，被梅花女這女娃兒逼退一步，這口氣他如何忍得下去？

紅袍教主「嘿」的一聲，袍身突縮，袍袖卻突漲，功力聚於雙掌，對梅花女刺來的一劍竟不避不閃，待臨身一尺時，雙掌向劍身一合，劍身立刻碎裂，餘勢不停，雙掌竟向梅花女的天靈蓋拍了下去。

白額虎王凌霄此時突地一掠而至，以身橫在梅花女面前，急道：「教主！手下留情……」趁勢後飛一脚，把梅花女踢後倒去。

紅袍教主見白額虎王公然阻他，更爲震怒，「嘿」的一聲，雙掌拍向白額虎王的胸前！

白額虎王並沒還擊，以前胸受了紅袍教主的一掌，他的功力雖然深厚，但紅袍教主這一掌含怒而發，卻非同小可，白額虎王張口便噴出一口鮮血！

「擋我者死！」紅袍教主狂怒之下，竟不收掌，欲把白額虎王立斃掌下。

馳電風王微步生、飛虹雲王雲中子與白額虎王情同手足，見狀不加思索，便電掠而至，雙雙出掌，抵在白額虎王的背上，以助抵抗紅袍教主掌力，以圖緩得一緩，求一線生機。

豈料紅袍教主的「金剛眞氣」一旦激發，人便如瘋狂，竟置昔日的愛將三大天王生命不顧，暴吼一聲，雄渾之極的掌力又一衝而至！

風王、電王渾身一顫，立刻搖搖欲墜，顯然集兩人之力，亦難抵擋紅袍教主的「金剛眞氣」。此時只消片刻工夫，梅花教的三大天王便要斃在紅袍教主的掌下了！

梅尚清歎了口氣，不忍自己的兄弟爲自己而喪命，便身形一晃，搶到紅袍教主的背後，沉聲道：「教主，請恕屬下冒犯了！」他疾向教主的背部拍來一掌，打算分散紅袍教主的掌力，解救電王、雲王、虎王的生命之危。

豈料紅袍教主竟以一掌續向三大天王推送掌力，迴掌一拍，又把梅尚清的掌力接住！

此時但聽一聲悶响，紅袍教主和梅尚清竟同時一晃，但雙掌卻死死纏住，再也難以分開！顯然紅袍教主此時與四大天王拚內力，雙方的功力相當，便如磁石相吸！再也難以脫開了，僵持下去，便必然是兩敗俱傷的下場！

紅袍教主此時已近乎瘋狂，他向飛狐夫人和都剛正怒喝道：「你二人快出手，把這等叛賊斃了！」

法刑幫幫主都剛正與飛狐夫人互視一眼，卻一動不動。

紅袍教主怒極，大吼道：「反了，都反了！本座今日大開殺戒，把汝等叛逆全斃了！」

都剛正忽然陰沉沉的一笑，道：「你只怕沒有這個機會了！」

紅袍教主見都剛正忽出此言，心中一驚，便向飛狐夫人道：「夫人快下令法刑幫衆，把都剛正處死！把一干叛賊殺了！」

飛狐夫人此時微微一笑，道：「教主！你要我下令出手助你並不太難，只須你一句話便可以了！」

紅袍教主一怔道：「妳……妳竟也趁機要脅於我？」

飛狐夫人微笑道：「這並非要脅，而是公平交易，你要保住生命，我要你一句話，豈非各得所需麼？」

紅袍教主咬牙道：「好！很好……妳說，妳要我答應甚麼？」

飛狐夫人嘿嘿一笑，道：「也沒甚麼，祇須你向教衆親下令旨，把你的教主之位讓了出來，由我飛狐接掌，那便可以名正言順，下令教衆把叛賊殺了，以保存你的生命。」

紅袍教主一聽，心中如受强力撞擊，一陣劇痛，他就算再糊塗，此時亦明白飛狐夫人的狠子野心了，一時間，他竟痛苦得難以作聲。

黑鬚龍王梅尚清、白額虎王凌霄、馳電風王微步生、飛虹雲王雲中子等四大護教天王，此時爲求自保，全力與紅袍教主比拚內力，耳雖能聽，口卻不能言，均亦痛苦憤恨，更無能爲力。

紅袍教主心念電轉，忽然道：「很好，妳很聰明，但梅花教近千教衆，未必會任妳擺佈！妳不怕他們把妳殺了？」

飛狐大笑道：「原來我很怕，簡直怕極了，因此才獻上數十美女，供你快活，令你的金剛眞氣盡量消耗，此時你的金剛眞氣大概祇剩下五成不到，然後再利用你這五成的金剛眞氣一舉把你的四條樑柱砍掉，彼此功力消耗殆盡，就如眼前的局面，嘿嘿，梅花教一切已在我飛狐的掌握之中，我還會怕麼！」

紅袍教主喃喃道：「法刑幫兄弟，乃本座嫡傳弟子，他們豈會輕易被你控制？」

飛狐笑得更甜蜜了：「法刑幫數十兄弟，委實武功高强，這全賴教主教授有方，但目下人人均已變成刀槍不入、血凝身硬，唯我命令

是從的鋼鐵人，却非你紅袍教主始料所及了。」

紅袍教主道：「法刑幫幫主都剛正、包仁心等，乃本座的心腹愛將，他們……難道亦背叛本座麼？」

飛狐夫人格格一笑，道：「堂堂紅袍教主，亦甘拜在我飛狐的裙下，更何況都幫主乃血氣方剛的大男子，實不相瞞，都幫主已是我飛狐的入幕之賓、裙下不二之臣，教主要怨恨的，就怨你自己獨斷專橫，却垂垂老矣吧！」

紅袍教主此時與四大天王比拚內力，已是强弩之末，聞言心頭如遭電殛，口中一甜，張口便噴出一口鮮血。他歎了口氣，道：「很好，飛狐妳果然是智計驚人，不失爲教主之才，妳和都幫主過來，本座向妳等傳授接任梅花教教主之秘法，快來！」

飛狐夫人與都剛正互視一眼，均暗道：紅袍老怪物已是强弩之末，此時又被四大天王的內力逼住，他還會玩得出甚麼花樣？

兩人這般轉念，便冷冷一笑，果然雙雙走了過來，距紅袍教主不足三尺。

紅袍教主喘了口氣，道：「本座的功力已快殆盡，你等還怕甚麼？接任教主秘法非同小可，絕對不可外洩，祇允接任之人知悉，快靠近來。」

飛狐夫人向都剛正微一點頭，於是兩人又靠近了一步。

就在此時，祇聽黑鬚龍王梅尚清一聲驚呼道：「教主，萬萬不可！」

但話音未落，四大天王已被「砰砰」的彈了開去。紅袍教主藉這一彈之勢，雙掌齊出，正正的印在飛狐夫人和都剛正的胸上。

飛狐夫人、都剛正悶哼一聲，均噴出一口鮮血，又雙雙飛彈出去，倒地不起。

紅袍教主隨亦鮮血狂噴，面如金紙，緩緩的盤坐於大殿之上。

原來紅袍教主剛才以殘存的金剛眞氣，先把四大天王彈開，再出手傷了飛狐夫人和都剛正，這最後的一擊，已令紅袍教主內力眞氣消耗殆盡，經脈盡斷。

四大護教天王中，黑鬚龍王梅尚清功力最深，其餘虎王、風王、雲王均面色青白，萎頓在地，梅尚清盤坐於地，仍能發話，他歎了口氣，道：「教主……這……你這又何苦？」

紅袍教主痛苦的向梅尚清投來一瞥，道：「龍王，你怨恨本座麼？」

梅尚清苦笑道：「教主英明一世，祇是一時糊塗，剛才竟拚着自身經脈盡斷，令屬下脫離絕境，更令妖孽重創，這等大智大勇，屬下感佩之極，豈敢怨恨教主？」

紅袍教主喘了口氣，此時他的武功已全失，便如尋常人一樣了，他雙目流淚道：「都怪我寵信妖孽，把梅花教數十年基業斷送了，你怨恨也好，不怨恨也好，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在最後一刻把妖孽重創，日後梅花教能否復興振幫，便全靠龍王你一力撐持了……」

紅袍教主氣力不繼，說到此處一頓，這才續道：「梅兄弟，你肯答允本座最後的要求麼？」

梅尚清眼見聲威鼎盛的梅花教竟落得如此地步，心中悲憤萬分，亦不由落淚道：「教主有甚吩咐？屬下能辦到的，必當歇盡所能，可惜，屬下傷重在身，未能及時救護教主週全。」

紅袍教主喃喃道：「梅兄弟等忠心於教，可惜我瞎了眼了。」他一頓，忽然肅然道：「黑鬚龍王梅尚清聽令，梅花教主紅袍傳位你，從此時起，梅尚清便是梅花教第二代教主……梅兄弟可答應麼？」

梅尚清一聽，大急道：「此事萬萬不可，教主！梅某重傷在身，已無力護教，教主之位梅尚清祇能替代，但等有賢能之士，梅某必拱手相讓。」

紅袍教主長歎一聲，道：「臨危受命，這也難爲你了，梅兄弟，本座告辭了！」紅袍教主忽然大叫一聲：「紅袍縱橫一生，竟然被妖婦所算，我好恨！」他的話聲忽地曳然而止，雙眼怒張，氣息却已停了。

* * *

「教主！屬下無能，敵人已攻進來了。」就在此時，黑鬚堂屬下的洪水幫幫主趙海雲，渾身浴血滾了進來，他叫聲未了，已曳然而止，原來已力盡身亡了。

趙海雲剛倒地身亡，峨嵋派掌門清光道人手執利劍，已一掠而進，眼見趙海雲倒地而亡，仍不解恨，一劍穿透了趙海雲的屍身，一面厲叫道：「魔教兇徒，殺我峨嵋弟子數十，這筆血債今日勢必清還。」

清光道人忽然一頓，繞殿掃了一眼，不禁一怔，隨即又仰天狂笑道：「好！很好，好極了，梅花教自相殘殺，四大護教天王竟自身難保，呵呵，貧道今日就成全你等，一劍一個，一個不留。」

清光道人回身向殿外一瞧，但見人影簇簇，已快接近，便連忙把利劍一抖，刺向黑鬚龍王梅尚清。

清光道人見殿中橫七豎八倒了一片，唯有梅尚清盤膝而坐，尚能運氣療傷，知他武功尚未全失，便決意先把他殺了。

這一劍堪堪刺到梅尚清胸前，梅尚清深知梅花教已生死一髮，拚命催發內力療傷，此時正處重要關頭，不料清光道人一劍刺來，森森劍氣，登時把他凝聚的劍氣衝散了，他手足不能移動，不由把眼一閉，暗嘆道梅某今日竟喪奸人之手。

「嘿！乘人之危，成何樣子了？」

就在此時，梅尚清忽聽一聲冷笑，睜眼一瞧，原來是大乞俠任願，不知甚麼時候，身如鬼魅，已欺到清光道人前面，「二郎神指」一伸，已把刺到的劍尖鉗住。

清光道人又驚又怒，他並不識這衣衫襤褸的老傢伙是誰，但他的二指所透出的功力却不能不令他大吃一驚，他欲抽劍，劍身在他的二指的鉗制下，竟紋絲不動，不由怒道：「死老鬼，六大派圍攻梅花教，你膽大包天，竟敢出手相助魔教麼？」

任願也不生氣，呵呵一笑，道：「你很好，果然是堂堂名門正派的風度，乘人之危，搶先出劍，你簡直好極了，老不死不由佩服萬分，改日必定向你求教名門正派乘人之危的風度，咄，去吧！」

任願二指向前一送，清光道人連人帶劍，身不由己，被一股渾厚的氣勁撞出一丈之外。

任願站在梅尚清身邊，微笑不語，也並不出手助他療傷，他環視大殿一眼，發覺法刑幫的那些黑衣鋼鐵人，以及飛狐夫人，此時忽然失了踪跡，不由歎了口氣。

清光道人見任願站在梅尚清身邊，便不敢妄動，因爲他已知此人的功力，比自己强了多倍，若此時出手，吃虧的必然是自己，吃虧的勾當，清光道人是決計不幹的。

此時，大殿外面已紛紛掠進各派羣豪。

領先的是丐幫幫主徐正天和數十丐幫弟子，丐幫執法長老嚴林正殿後，徐正天血染衣衫，顯然剛才一番血戰，他出力不少。

緊隨丐幫的是玄天劍兩個掌門包少峯和鍾師伯。鍾師伯的右臂用白布包紮了，必定是與梅花教衆拚鬥時被傷。

玄天劍掌門夫人于小素隨包少峯隨後而進。門下弟子梁平山、謝瘦猴等亦渾身浴血，顯見剛才一戰必定甚爲慘烈。

崆峒派掌門余空僅帶了十數名弟子，個個衣飾華麗，在六大派中，崆峒派顯然是最富有的門派。

全眞教掌門元眞子亦率門下弟子等走進大殿，元眞子神情肅然，似乎並不因攻陷梅花教總壇而喜悅。

最後飄然而進的是達摩大師，以及一衆少林派弟子。少林派弟子後面，却有二人欲進而不進。

這兩人終於走了進來，其中一位是大龍潭老人，另一位却是臉罩黑布的摧心老魔。

大龍潭老人一見殿中情景，便歎了口氣，向梅尚清這面揚聲大叫道：「大龍王，這不關龍潭老怪的事。」

摧心老魔亦連忙接口道：「是極，是極，老魔他僅是適逢其會湊熱鬧罷了。」

清光道人咬牙道：「魔教乃武林公敵，人人得而誅之，兩位又何必遮遮掩掩，藏頭露尾，不怕貽笑大方麼？」

摧心老魔素來最恨清光道人的陰陽怪氣，一聽便怒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老魔爲甚要遮遮掩掩了？」

龍潭老人怪笑一聲，道：「峨嵋派大掌門如何把我等老怪物瞧在眼內，待此地事了，說不得也要試試他的乾坤劍的厲害了，咦！」大龍潭老人目注大乞俠任願，忽然驚奇的叫道。

任願與大龍潭老人在二十年前曾有一面之緣，知他目力厲害，必定已認出自己來了，便微微一笑道：「光屁股在龍潭水上快活的小子來了麼？」

龍潭老人一聽，臉上立刻一紅，因爲當年任願路過大龍潭，碰巧見到他正與一位姑娘鴛鴦戲水！這等醜事龍潭老人是決計不向外人洩漏的了，但豈料却被任願幾乎一口揭破，大龍潭老人嚇得連忙大叫道：「說不得！說不得！就算老子不認識你，你也識不得老子吧！」

任願大笑道：「很好！倒是這小子還算知機識趣！好，不說，不說，今日決計不說便是了！」

大龍潭老人、大乞俠任願這般打諢，登時令梅花殿肅煞氣氛一鬆。

但這並沒維持多久，因爲玄天劍掌門包少峯突然越衆而進，劍尖一抖，便直指梅尚清道：「玄天門一役，尚未分勝負，今日包某便與你決一雌雄！」

包少峯早已窺破梅尚清的內力已消耗殆盡，便極欲揀這便宜，因此搶先向梅尚清挑戰。

徐正天見梅尚清已落到教毀人亡的地步，心中不由一陣歉然，祇是不好表示出來，此時見包少峯竟不顧江湖道義，欲乘人之危，爲自己揚威立名，不由大爲反感，微哼一聲道：「人家正在運功療傷，誰欲乘人之危，就只管出手便了！」

包少峯被徐正天當衆嘲諷，臉上掛不住了，怒道：「然則除惡務盡，徐幫主以爲不對麼？包某倒願洗耳恭聽！」

徐正天冷笑道：「梅花教固然

作惡多端，但有等武林人士，自號君子，也不見得心胸高到何處！」

包少峯咬牙道：「徐幫主這是說誰了？」

徐正天冷冷道：「誰是誰非，聽的人自然心知肚明！包掌門又何必明知故問？」

徐正天這話已幾乎點出包少峯的大名了，包少峯實在掛不住臉皮，正待發作，他的夫人于小素却低聲道：「乘人之危，決非武林正派所爲！徐幫主所言甚有道理，你又何必僵持下去，自暴自短？」

包少峯素來猜忌夫人與徐正天關係不同尋常，此時見于小素居然出言相護他，反而責怪自己，心中這一口怨氣便決計按捺不住，他把利劍一抖，厲喝道：「包某這是向梅花教討還血債，也不必論甚江湖規矩！若梅尚清你不敢接戰，包某便要出手討還血債了！」

六大派中不少弟子被梅花教人所殺，此事各大派已深信不疑，因此包少峯提出這段血案，六大派中便無人敢說話了。

任願嘆了口氣，苦笑道：「梅老弟，今日之事斷難善了，這一仗你支撐得了麼？」

梅尚清深知此時梅花教中，尚能勉强一戰的，就祇有自己了，此時他的內力已回復了三成，便暗嘆口氣，暗道：梅某若不接姓包的挑戰，他必定向其餘兄弟立施毒手，說不得便拿梅某這條命去搏一搏，拖延得一時算一時了！

梅尚清心念電轉，便霍然躍起，決然道：「好！梅某就接下包掌門這一戰吧了！」

羣豪眼見梅尚清臨危不懼，拚死應戰，心中對梅花教雖然仇恨，但也不能不佩服梅尚清這番勇氣。

羣豪中祇有達摩大師、徐正天、元眞子等，已聽出梅尚清中氣不繼，目下他不外是欲以自己生命，換取拖延一刻其他教衆的生命，心中均不禁歛然，但攻打梅花教是六大派一致的決定，目下已勢成水火，就連達摩大師，此時也不知如何善了。

包少峯見梅尚清居然毫不畏懼，心中亦不由一驚，暗道：莫非他已恢復功力了？但一想到他與教主比拚內力，雖然已受傷極重，一時片刻，功力豈能全復？此時不外是硬挺罷了！很好，這倒成就了玄天劍門的一戰揚名！

包少峯心念電轉，便冷笑一聲，先聲奪人，一招玄天點穴劍法推出，劍花抖出了三點，分別刺向梅尚清天柱、天容、天突等三大要穴，意欲出手便把梅尚清立斃劍下。

梅尚清勉强凝聚的三成功力，根本不足以抵禦包少峯八成功力的劍勢。他尚未及出手化解，便感天柱、天容、天突三大要穴被劍氣所封，登時便感頭暈耳鳴，眼花失控，幾乎搖晃倒地，心中不禁一陣悲愴，暗道：梅某今日竟要命喪此等下三流的小人角色！

梅尚清自知難逃一劫，但也絕不欲被包少峯佔了這個立威的便宜，便故意不加反擊，待劍尖射抵胸前，蓄勢以待，暗聚體內殘存的眞氣，拚着一劍穿胸，趁機在死前發掌把包少峯斃了。

這危機一瞬即至，羣豪中祇有達摩大師、大乞俠任願已瞧出不妙，深知這是一個同歸於盡的結局，但礙於情勢，又不便出手阻止，更不便出手相救，祇在心中嘆了口氣，暗道：梅尚清此舉，已是他保存自己英名的唯一法子了！

包少峯也不知危機將至，還沾沾自喜，暗忖：梅魔頭果然是虛張聲勢，其實不堪一擊，這天大便宜，包某人今日揀定了！

包少峯劍勢不停，疾如電閃，已抵梅尚清胸前不到三寸！

此時就算達摩大師、大乞俠任願出手，亦決計難於解救危機了。

梅花女先前被白額虎王故意踢封了穴道，救了她一命，但因此令她倒地不起，更不能言語，此時眼見梅尚清利劍抵胸，尚無力反抗，不由心膽俱震，情急之下，竟衝鬆了被封的穴道，便悲叫一聲：「爹爹！你滿身冤屈，怎能就此死了！」

梅花女的悲叫聲撕人心肺，羣豪中不少人一陣唏噓惻然，但誰也無法化解，更無法出手救助。

就在此時，一道白光電射而至，在千鈞一髮中，把包少峯的劍身攔腰射斷了！包少峯乍覺劍身折斷，大吃一驚，不敢傷人，先求自保，向後疾退一丈，隨手把祇剩半截的劍身一甩，尖嘯射向發來的光之處，快如電射。

與此同時，羣豪又見一位蒙面男子，越窗射入，身形奇妙之極，他的手上，正捏着包少峯射去的那半截斷劍。

隨即，又有一位中年婦人電掠而至，搶到梅尚清身邊，疾伸一掌，按在梅尚清的背上。

餘勢未停，大殿外又見兩位年輕男女，一位道士打扮，另一位却見臉如滿月的人間仙女，兩人併肩飄了進來，脚不沾地，猶如踏着雲彩。

梅花大殿，接連出現二男二女，個個神采飄然，如幻如仙，羣豪不由瞧得呆了。

中年美婦不少羣豪認識，均驚叫一聲道：「梅花教傲雪梅王蕭若蘭！她怎會在此時突然出現？」

摧心老魔一見那青年道士，也不顧他身邊尚有一位美女，便掠到他身前，喜得抓耳撓腮，大叫道：「喂！大道士！你把那顆帝王之珠弄到哪兒去了？帝王之珠老魔不要，但你可得替老魔再相一次，我那見鬼厄運是否已消退了？」

青年道士原來是徐茂公，那位美如仙子的却是袁紫衣。

包少峯也不理會徐茂公如何與摧心老魔答對糾纏，他的視線却緊盯住那位蒙面年輕人，就如瞧着妖魔鬼怪，剛才這一手白光斷劍，登時令他憶起玄天門一役，亦正是這一位白光斷劍人，在絕無可能的情形下，把梅尚清救走了！他的劍法和身法之神妙，簡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 * *

飄進梅花大殿的二男二女，除傲雪梅王蕭若蘭的身份已被羣豪知悉外，其餘的二男一女，也不知是友是敵。

傲雪梅王此時忙於向梅尚清輸送眞氣，助他療傷，對大殿中的肅煞景象渾然不理。而一位衣衫襤褸的老乞丐，正站在她身後，隱隱替她護法，羣豪雖然不知此人是誰，但此人精光爍爍，顯然身負絕頂神功，誰也不敢輕舉妄動。

蒙面男子露出的雙目藍光烱烱，顯然他的內力比那老乞丐尚更勝一籌，羣豪心中均惴惴不安，暗道：江湖中何時出了這等莫測高深的怪物？

蒙面男子目視大殿一周，隨即飄身到梅尚清身前，略一注視，便伸手疾點了梅尚清三處穴道。

傲雪梅王不明蒙面男子的用意，驚道：「你！你是誰？幹甚麼了！」

奇怪的是，她身後替她隱然護法的老乞丐却微笑不理，任由蒙面男子施爲。

蒙面男子低聲道：「放心！梅……大俠剛才天突、天柱、天容三穴被劍氣所傷，因此暫失知覺、不能發話而已！我以眞氣注入三穴，想必已無大礙。至於他失去的內力，決非一時片刻可復，蕭……女俠不必徒耗眞力了！」

蕭若蘭不禁又驚又奇，正欲說話，却已聞梅尚清低聲道：「梅王！這便是我說過的那位蒙面大俠！多謝大俠兩番出手相救，但梅某已時日無多，不敢說圖報二字，祇好牢記心中永誌不忘！」

梅尚清神智恢復，向蒙面青年拱手道。

蒙面青年神色頓感惶恐，這從他的目光可以看出，他連忙低聲道：「梅……大俠請多保重！這是我應盡的義務！」

蒙面男子說罷，隨即又掠到白額虎王凌霄、馳電風王微步生、飛虹雲王雲中子等人身邊，出手如電，分點各人身上五大要穴，三王被他一點，便感痛楚消減一半，全身的抖顫也大爲減輕。

蒙面男子目光突然觸及倒臥一旁的梅花女，目中的藍光登時一閃，他二話沒說，便飄身而上，出手向梅花女的委中穴一點，梅花女腿部被封的穴道登時被解，雖內傷仍重，但行動說話也無阻礙。

梅花女乍見此人的身影，不由一怔，似曾相熟，但想想又決計不像，便驚奇道：「你……你到底是誰？」

蒙面男子微微一笑，也不見他的嘴唇張合，一絲微音已鑽入梅花女耳內：「故人聚首，何必相問？」語帶喜悅，却不肯暴露身份。梅花女到底想不出此人是誰，急得直眨眼皮。

蒙面男子又飄到梅花教法刑幫幫主都剛正身邊，梅花女一見，連忙尖叫道：「此人與飛狐妖婦勾結爲奸，乃梅花教此番大禍的罪魁禍首之一，你！你助他療傷作甚？」

蒙面男子略一猶豫，微歎口氣，終於還是出手替都剛正封住了致命的血脈逆流穴道，都剛正原來已奄奄待斃，但被一點，血脈逆流立即中止，神智便緩緩清醒過來，生命也可暫保無礙。

蒙面男子最後掠到紅袍教主身前，紅袍教主的身軀依然盤坐於殿上，屹立不倒，他僅伸手一探紅袍教主的鼻息，便歎了口氣，再沒有出手了。

傲雪梅王一見，忍不住急道：「教主……他！如何了？」

蒙面男子搖了搖頭，抱歉的道：「全身經脈盡斷，神仙難救！」

蒙面男子此言朗朗而道，遠近清晰可聞，羣豪眼見紅袍教主一代梟雄，竟落到如此地步，倒有不少人一陣唏噓。

包少峯此時確信紅袍教主已逝，膽氣便不由大壯，他恨蒙面男子三番兩次破壞了他的好事，雖然他神功驚人，但當着達摩大師等羣豪面前，諒他亦不敢太過放肆，公然與武林六大派爲敵，便斜飄而出，擋在蒙面男子前面，冷哼一聲，道：「你到底是誰？藏頭露尾意欲何爲？難道敢公然維護魔教，與武林爲敵麼？」

蒙面男子的目光與包少峯乍然相觸，包少峯但感渾身一寒，因爲蒙面男子的目光，竟有一種怨恨的光芒直透他的心胸！

幸而蒙面男子目中的怨恨稍縱即逝，並不與包少峯糾纏，反而向達摩大師這面轉過身來，朗聲道：「請問大師，世俗是否皆道冤有頭、債有主，擒賊先擒王？」

達摩大師甫進梅花大殿，他的

目力奇佳，繞殿一掃，已明白一切，心中不由一陣歉惻。蒙面男子出現時，他不但不驚，反而暗地一陣驚喜。此時見他直接向他發話，便知其意，不由微微一笑道：「阿彌陀佛，這原是佛道戒妄殺生的法則！施主此言，與佛法殊途同歸，不謀而合！」

蒙面男子一聽，當即向達摩大師抱拳道：「多謝大師指點！」他一頓，隨即向羣豪朗聲道：「各位已目睹梅花教教主已仙逝歸天，教衆亦死傷殆盡，如此慘變，各位就算與梅花教有甚血海深仇，也大可暫時化解，彼此盡泯恩仇，各自修德，以圖重振武林正氣，未知各位以爲然否？」

羣豪中雖亦有人承認蒙面男子所言有道理，但誰也默不作聲，因爲羣豪均認定梅花教是殘殺武林人士的兇手，這筆血海深仇，豈會輕易化解？蒙面男子此言，顯見未免太過幼稚天真了。

峨嵋派掌門清光道人領先冷笑一聲，道：「你是誰？武林盟主麼？憑你一句話，便輕輕放過一干魔頭！」

蒙面男子並不生氣，反而天眞的向清光道人道：「請教道長，然則如何方可善了？」

清光道人呵呵一笑，道：「武林公敵，人人得而殲之！除惡務盡，豈能善了！這位兄弟欲善了麼？除非還我六大派弟子的命來，又或者……」

蒙面男子忙道：「如何？」

清光道人道：「或者梅花殿中的五大魔頭，一齊當衆自我了斷，其餘的教衆，或能網開一面！」

羣豪均知清光道人所指的「五大魔頭」，亦即指黑鬚龍王梅尚清等五大護教天王，五大天王一死，梅花教便即立刻瓦解毀滅，剩下的散兵游勇，根本就只有任由宰割的份兒，清光道人所說的「網開一面」，不過是故示大方的虛辭！

羣豪心中雖或有不忍，但六大派與梅花教已勢成水火，一旦梅花教傾覆，便萬不能令它東山再起，再向六大派尋仇，此乃人同此心，心同此意，因此誰也沒有表示，也就等於默認清光道人所言。

蒙面男子此時就算再天眞幼稚，亦知道單憑三言兩語，是決計不能善了的了，他歎了口氣，道：「那請教道長，如何可還各派弟子的生命？」

清光道人嘿嘿冷笑道：「血債血償，何必多問！」

蒙面男子目中精光一現，朗聲道：「然則請問道長，此後梅花教千百教衆的生命，又向誰討還了？況且道長一口咬定梅花教乃殺害六大派弟子的兇手，請問又何來眞憑實據！」

清光道人森然道：「梅花針乃梅花教的獨門暗器，各派弟子均中梅花針的劇毒而死，這便是眞憑實據！豈容你替其狡辯！」

傲雪梅王蕭若蘭一聽，不由怒道：「梅花教行事光明磊落，所有暗器，均嚴禁餵毒，此乃本教教旨！豈容你栽贓誣證！」

傲雪梅王此言原本甚有份量，但一來武林各派此刻與梅花教已勢成水火，就算要翻案也太遲了；二來她是梅花教護教天王，由她辯白，便顯得無力，因此羣豪誰也不會相信，也寧願不信。

蒙面男子見梅王道出眞相，但羣豪依然置諸不理，大有錯了便錯到底的「氣概」，心中不由惱怒，他略一沉吟，便道：「單憑一口梅花針，便一口咬定梅花教殘害武林各派弟子，不嫌過於武斷麼？」

羣豪誰也沒有作聲，蒙面男子一頓，決然地轉向丐幫這面，朗聲道：「請問徐幫主！當日金二丐被害，眉心處是否有一針孔，針孔旁邊是否殘留一絲烏黑瘀血？」

丐幫幫主徐正天心中微一怔，想起當日有人私闖靈堂之事，便有點明白蒙面男子是誰了，他自殺到梅花峯，眼見梅花教毀於內奸之手，心中便惴然不安，暗道：殺害各派弟子的事，當眞另有文章麼？他心存此念，便不揭穿蒙面男子的眞相，坦然道：「不錯！的確如此！」

蒙面男子隨即朗聲道：「當日在下偶爾路過丐幫，私闖金二丐的靈堂查看，因此知道其詳！各位，武林無論何種暗器，就算身餵劇毒乍然刺入，傷口流出的血必帶鮮紅，因爲世上任何毒物，毒性發作均須一定時間，豈會甫刺之下，毒性立刻融進血液？除非死者在身中毒針之前，便已身中劇毒！這是金二丐眉心傷口流出瘀血的唯一解釋！」

清光道人此時神色一凜，大概唯恐羣豪信了蒙面男子之言，替梅花教翻案，便嘿嘿冷笑道：「蒙面小子！你知道甚麼？見血封喉的毒物，便不可立見瘀血麼？」

蒙面男子微微揚目，道：「見血封喉的毒物不過是誇大其辭！就算如此，其毒性運行亦與先中劇毒截然不同！金二丐若是被梅花針致命，毒性必由眉心到陽白穴上行再抵頷厭穴，再由頷厭穴後斜行目窗、正營、率谷、腦空、風池諸穴，再由風池結聚，下行肩井、淵液、京門、正樞、維道，然後斜行環跳穴，環跳穴乃人四肢大穴，毒性抵達環跳，便會四肢抽搐而亡！」

蒙面男子一頓間，由於他精通

脈理，如數家珍，羣豪中有人大表贊同道：「是呵！不錯，但凡中毒器之人，均是四肢抽搐而亡的！」

蒙面男子目光又一揚，環視羣豪，朗聲道：「但丐幫金二丐身中的毒性，却以腹穴京門爲起點，上行淵液、肩井、風池、與眉心中毒運行路線截然不同，因此足證，金二丐必是先中食物之毒，垂死時再被人用梅花針刺入眉心……那麼請問，兇手這麼幹的目的是甚麼？」

羣豪中有人接口道：「那自然是存心栽贓嫁禍，這還用問麼！」發話的人，卻是丐幫的執法長老嚴林正。

嚴林正自那次有人私闖靈堂，又打了一架，過後他不由亦心生疑念，便走進靈堂，與徐正天一道，仔細檢視金二丐的遺體，當時已發現了不少疑點。但丐幫並無時間追查眞兇，很快就被捲入與梅花教的拚殺，嚴林正心中甚感窩囊。此時一聽蒙面男子朗朗直道，登時解開他心中的疑念，便不由叫道。

清光道人神色一凜，森然道：「嚴長老說得清楚點，是誰栽贓嫁禍了？難道魔教所作所爲已成武林公敵，嚴長老尚有疑問麼？」

嚴林正怒道：「是誰栽贓嫁禍，誰就心知肚明！金二丐的情形的確如此，這蒙面人並無半句虛言！丐幫若做錯了事，嚴某自然甘願叩頭服罪！」

嚴林正義正辭嚴，蒙面男子却目光不由一亮，暗道：丐幫在徐正天管轄下，果然未失正氣！他正欲發話，卻被玄天劍掌門包少峯搶先了一步。

包少峯道：「然則梅花教殺我門下弟子數人，也是有人栽贓嫁禍麼！豈有此理！」

此時梅花女忽然尖聲大叫道：「玄天劍門人當衆調戲良家婦女，如此不良之人，不該殺麼？」

包少峯冷笑道：「原來你這小妖女尚未死，當日殺我弟子，你亦在場，必定難逃罪責，待會我再跟你算這筆血賬！」

梅花女氣得大叫道：「梅花女幸而未死！算就算！怕你大掌門麼？」她重傷在身，此時拚命硬挺，模樣甚爲可笑。

羣豪眼見包少峯神色尷尬，料他必是不便當衆向一位女娃兒出手，不禁在肚內暗笑。

蒙面男子此時又朗聲道：「因此梅花教是否眞正兇手，尚未查實，各位貿然攻殺上來，雙方殘殺，已屬不該，就算彼此有甚仇怨，也該暫時了斷，又豈可再逼人太甚，務要趕盡殺絕？果眞如此，武林正派與邪魔外道，又有何區別？在下斗膽，向各位進言，望各位掌門持平定奪！」

清光道人一聽，不待羣豪有所表示，當即冷笑一聲道：「你小子也並無眞憑實據，證明此乃栽贓嫁禍，魔教並非殺人兇手，單憑你空口白話，便欲了斷各派與魔教的數十年仇怨，你也未免太狂了！」

蒙面男子歎了口氣，道：「然則何方可以了斷？」

清光道人嘿嘿一笑，道：「你是甚麼人？師承何處？」

蒙面男子一怔道：「武林公義，人人均可主持，又豈分門派之別？」

清光道人大笑道：「你連師門、名姓亦不敢示人，可知你的斤兩有多少了，這裡衆多武林名宿在此，豈容你這無名小輩在此胡言亂語，你欲主持武林正義，便先勝過我手中之劍，再說不遲！」

清光道人眼見蒙面小子三言兩語，竟把丐幫之人打動了，唯恐其他各派亦有所動搖，放過了梅花教五大魔頭，又見蒙面男子說話多時，並無人接應他，料他必定是瘋瘋癲癲的無名小輩，便心存立斃他於劍下之念，以免夜長夢多，破壞了他一番心血。

蒙面男子目帶迷惑，道：「武林中事，難道當眞强者方可說話麼？」

此時大龍潭老人忽然呵呵大笑，道：「你這小子當眞傻得可以極了，你若不能令他折服，他自恃强勝於你，又如何肯聽你說話了。」

蒙面男子向大龍潭老人這面瞟去一眼，目光便不由閃出一絲喜悅，但却沒作聲。

梅尚清這時苦笑一下，道：「好兄弟爲我梅花教已盡全力，梅某已深感不安矣，但江湖險詐，數十年仇怨，又豈是你獨力所能化解？勝者爲王，敗者爲寇，梅某認命了，你莫再插手梅花教中事，盡早離開，免枉送了生命。」

蒙面男子目中閃過一抹藍光，略一沉吟，便射向清光道人，決然道：「既然如此，在下就斗膽接道長數招便了。」

羣豪一聽，均一陣哄笑，暗道：你居然自負數招便可打敗清光道人，你就算是紅袍教主再生，亦未必有這副本事。

清光道人也被氣得臉色鐵青，沉聲道：「小子狂妄無知，貧道今日就代各位前輩名宿教訓於你。」

清光道人話音未落，手中寶劍一抖，乾坤劍的最厲害一招「斗轉星移」便向蒙面男子罩到，劍勢的凌厲，劍網的綿密，簡直可令星轉斗移。

梅尚清一見，怒道：「你這是存心置他於死地，豈是前輩所爲。」

清光道人獰笑道：「待會便輪到你嘗試了，你急甚麼？」

此時蒙面男子已被清光道人的劍網困住，根本無從反擊，幸而他的步法神妙，竟如禿龍行空，莫知其踪，片刻之間，便已從容脫困而出。

清光道人眼見最厲害的一招也難傷他分毫，狂怒之下，連前輩的身份也不顧了，竟疾衝而上，形如瘋虎，全然是一副死纏爛打之勢。

蒙面男子不再容他從容進招，他身形一迴，形如禿龍擺尾，繞到清光道人身後，在絕不可能的方位上，伸指一彈，一道白光似的氣勁便猛射而至，但聽「噹」的一聲，清光道人手中的寶劍竟被他在後面以氣勁彈斷了，清光道人寶劍折斷，收勢不住，盲目的向前衝了三步，才勉强穩住身形，其狀就如盲人摸象，甚爲可笑。

羣豪中有忍不住的，便嘻哈的笑出聲來。

清光道人持劍怒瞪雙目道：「是誰發笑？」

發笑的人見清光道人氣急敗壞，一副找人拚命的樣子，不敢惹他，便沒作聲。

在大龍潭老人身邊的摧心老魔，却忍不住冷笑道：「不笑你，不笑你，祇笑那蒙面小子過份謙虛，怎的不說半招取勝而已。」

清光道人冷芒直射摧心老魔，厲聲道：「你敢與貧道一拚麼？」

摧心老魔大笑道：「不敢！不敢！老魔平生不與和尚、道士交手，因爲這些人毫無油水可撈，老魔出手，豈非白費力氣？」

清光道人怒極，把斷了的寶劍一拋，猛吸口氣，把功力催發到八成境地，翻腕一掌，便向蒙面男子的胸前拍去，存心一掌斃他，以挽回慘失的面子。

羣豪中有人驚呼道：「乾坤一掌，無可抵禦。」

蒙面男子一見清光道人出掌，目中藍光乍閃，似乎憶起舊日的怨氣，便「嘿」的一聲，右掌上揚迎向乾坤一掌。

兩掌相交，祇聽「砰」的一聲，清光道人竟被撞得連退三尺，但餘勢不止，蒙面男子上揚的右掌忽地向清光道人一迴，清光道人便突感一股强大無匹的柔力吸扯，把他扯到蒙面男子的身前，蒙面男子的右掌剛要全力拍上清光道人的胸前大穴，但忽然一偏，掌力偏離了三寸，沉喝一聲，道：「你既不願聽人說話，便退到一角去吧！」

清光道人胸前挨了一掌，猶如撞上一股强烈的龍捲風，「呼」的一聲，他的身子竟撞向三丈遠的殿柱上，他連一聲也不及叫，便軟軟的倚殿柱萎頓坐在地上。

此時，羣豪中有識貨的，已瞧出剛才若非蒙面男子掌力稍偏胸前大穴，清光道人必已心脈盡斷而亡。

蒙面男子與清光道人的乾坤劍和乾坤掌較量，前後不到一招，便把堂堂的峨嵋派掌門擊至重傷倒地，如此內力，如此劍法，如此步法，如此神功，更有如此氣量，在當世武林中簡直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梅花大殿此時鴉雀無聲，均被蒙面男子的絕頂神功震懾。就連極爲自負的大龍潭老人，亦不禁暗暗點頭，心道：就算老子出手，八脈神劍齊施，雖然大可置清光雜毛於死地，但也決計不似這臭小子的從容之極，這當眞是有點青出於藍，那個勝於藍了。

蒙面男子此時雖然全勝，但目光中並無半點喜悅，實情非所願，祇歎了口氣，道：「在下出手，爲化解這一段仇怨，萬般無奈，勉强一試，務請各位前輩名宿見諒。」

蒙面男子一頓，又慨然道：「在下爲爭發言權，多有得罪，各位若不允的，便祇管向在下出手好了。」

羣豪默然。

誰也不敢貿然作聲示勇。

誰也沒有一招把清光道人擊傷的功力。

誰敢自負自己比清光道人强勝數倍？

勝者爲王，敗者爲寇；强者說話，弱者收聲，這似乎是武林的規條。

在羣豪的沉默中，丐幫幫主徐正天忽然大步而出，向蒙面男子拱手道：「徐某向閣下領教高招。」

蒙面男子微一怔，似稍露不安，但隨又泰然道：「徐幫主客氣，未知如何比試？」

徐正天亦微一怔道：「閣下有何高見？」

蒙面男子目露微笑道：「武林比試，並非生死之搏，可否用文鬥之法？」

徐正天亦微微一笑，道：「如何文鬥？」

蒙面男子疾退一步，道：「徐幫主請發招，不必客氣！」

徐正天會心一笑，隨即原地不動，突然雙掌一翻，緩緩向前推出，道：「小心了，我以龍虎掌之潛龍勿用攻你。」

蒙面男子作勢運氣於指，向徐正天一彈道：「來得好，在下便以氣劍擊你右掌合谷、左掌陽谷兩穴。」

蒙面男子這一下雖然是虛招，但羣豪眼見他隔空射出氣劍的神通，均心中一凜，暗道：陽谷、合

谷均腕脈要穴，被點輕則令人痲木失智，重則上肢立刻癱瘓，武功盡廢，若被氣劍射穿，則立有生命之虞。

蒙面男子這一招反擊，徐正天的「潛龍勿用」便非得變招先求自保，否則便必敗無疑。

徐正天坦然一笑，道：「好！以氣劍擊我合谷、陽谷兩穴，果然是破解潛龍勿用的高招，這一招徐某輸了。」

徐正天一頓，掌勢隨即一迴，向前連翻帶拍數掌，龍虎掌的掌勢已展了開來，雖然未帶內力，但威猛仍在，祇見掌風刮人臉面。

蒙面男子也不敢怠慢，當即身走禿龍步，身法神妙，又間爾揚指一彈，往往便逼得徐正天非迴掌自救不可，最後蒙面男子左掌四指上揚，右掌四指平伸，指向徐正天的胸前，凝立不動，姿勢奇妙之極。

徐正天微一怔，掌勢不由停住，略一沉吟，便坦然道：「是徐某輸了！」

羣豪中不明所以的人均大叫道：「徐幫主的龍虎掌無敵天下，怎會輸了，這一仗決計不算。」

發話的人，大有不拚個眞章、拚出你死我活，便不覺過癮的意思。

此時大乞俠任願忽然嘿嘿冷笑，突地伸出二指，循聲辨位，隔空向羣豪發話之人彈去。羣豪中說話的人突感嘴唇一痲，張開的嘴便合不攏來，嘴雖然大張，却不能說話，神色甚爲尷尬。

有識貨的暗驚道：「二郎神指！神通一彈，久絕江湖，今日重現。」

任願呵呵一笑，道：「老乞丐也不知甚麼是彈指神通，不過却知道那蒙面小子取勝一式的厲害，徐娃兒用的是龍虎掌飛龍在天、龍虎風雲、龍戰於野最厲害的三式，但却被蒙面小子的八指神劍所破，他右掌四指已把飛龍在天、龍戰於野二式破了，却寬容大量，不以左掌四指發出劍氣，徐娃兒內力不逮，豈容他全身而退，這不是輸了又是甚麼？」

任願一頓，又目注徐正天，道：「徐娃兒，你很好，勝就勝，輸就輸，並未死鷄脚硬挺，丟人現眼，光明磊落，這才是我的好徒侄孫兒，呵呵！老乞丐高興極了。」

衆人心料徐正天被這瘋癲乞丐任意嘲笑，必定動怒，祇怕又有一場火併，豈料徐正天却向任願俯首道：「是，師伯祖教訓得是。」衆人料不到此老竟是風塵八俠中人。

任願亦公然受落，呵呵一笑道：「既然輸了，却又如何？丐幫可莫言而無信啊！」

徐正天坦然一笑，道：「徐某有言在先，若這位蒙面大俠勝了，他便有發言權，丐幫宣佈退出梅花殿之事，若證實丐幫今日攻打梅花峯是誤中奸計，徐某必先誅奸邪，再向梅花教請罪！」

徐正天這一表示，羣豪中不禁一陣嘩然。

丐幫執法長老嚴林正怒道：「丐幫發覺殺人之事另有內幕，貿然攻人山頭，已錯了一半，若再向人趕盡殺絕，豈非奸邪狗盜不如麼，若有人不服丐幫決定，待此事了斷，丐幫隨時候教奉陪。」

大乞俠任願一聽，眉開眼笑道：「很好，你這執法長老之位，可以幹下去了。」

除惡務盡　衆望所歸

此時六大派中，峨嵋派掌門清光道人被傷，已不濟事，丐幫又公然宣佈再不插手梅花大殿內的事，剩下崆峒、玄天劍、全眞教、少林派，便顯得聲勢大減了。

少林派達摩大師此時與全眞教的元眞子交換了一下眼色，但見元眞子欣然點頭，達摩大師便含笑道：「阿彌陀佛！不管此事眞相如何，但佛道皆有好生之德，梅施主等已傷重在身，殺人血案一事，暫時已不宜追究，各位意下如何？」

全眞教掌門元眞子微微一笑，道：「大師剛才已稱佛道，自然也包括全眞教在內了。」

玄天劍掌門包少峯最善跟風鼓動，此時眼看勢頭不對，他絕不會硬充英雄，當即點頭道：「既丐幫、少林、全眞三派均無異議，玄天劍與武林正派同氣連枝，豈會反對？」

玄天劍的鍾師伯却怒道：「錯就錯，對就對！如此拖泥帶水，胡混了事，成何樣子！」

包少峯的夫人于小素低聲道：「鍾師兄！連達摩大師亦心願如此，玄天劍尚能獨撑下去麼？再僵持，不過是丟人現眼罷了！」

崆峒派掌門余空比包少峯更精滑，他也不待別人問及，便搶先向殿中各人抱拳道：「實不相瞞，崆峒派並無弟子被殺，梅花峯一役，崆峒派僅是跟隨大家罷了！」余空這話甚至已爲日後尋了退路，萬一梅花教重振聲威，向六大派尋仇，那崆峒派因已當衆表白誤信人言，梅花教或許便可網開一面。

達摩大師却向梅尚清夫婦合十道：「梅施主！老衲此番上山，乃爲追查眞兇而來，多有得罪，梅施主若不見諒，大可分清是非，老衲願意奉陪。」

梅尚清嘆了口氣，苦笑道：「此番浩劫，實非六大派之罪！若非敝教出了妖孽內亂，局面斷不致弄

成這般慘酷！是非恩怨一時也難分清，日後必向六大派有所交代！」

大龍潭老人呵呵一笑道：「好！雖敗而不餒，梅老弟，你很好！」

「不好！不好極了！」就在此時，大殿外面忽然飄入一個女人的尖嘯聲。

此時本已天色大明，但梅花大殿却忽然一暗，不知甚麼時候，大殿的裏面前後左右，已多了一百幾十位黑衣人。

大殿的正門，有四位黑衣人抬着一乘軟輦，軟輦上坐着一位王妃打扮的女子，悠悠的飄了進來。

羣豪中有識得的，不由驚呼一聲道：「梅花敎的飛狐夫人！」

軟輦上的飛狐夫人尖聲一笑，道：「不錯！果然是飛狐夫人我！但並非梅花敎！」

羣豪中又有人驚道：「不是梅花敎的飛狐夫人，却是誰？」

飛狐夫人妙目四顧，向發聲處微笑道：「急甚麼？很快便有答案了！」

羣豪中發聲的人又驚道：「你！你到底是何方神聖？」

「嘿嘿！她不說，貧道大概也清楚了！」

在羣豪驚愕中，那青年道士徐茂公忽然目注飛狐夫人，微微一笑道。

飛狐夫人不由一怔，隨又冷笑道：「你知道甚麼？臭雜毛！」

「不許出口傷他！」

徐茂公身邊的絕色美女忽然嬌咤一聲，雙目如電射向飛狐，她祇覺光寒如雪，不由渾身打了個冷顫。

羣豪這才留意，那青年道士身邊的絕色美女，竟是一位武功深不可測的神秘之士。

飛狐夫人亦不由心中一寒，道：「她是誰？龍山一役怎的不見她露面？」

青年道士徐茂公呵呵一笑道：「她是誰你管不着，但你的身份內幕關係武林安危，貧道却不得不大膽揭破！」

飛狐夫人又好笑又好氣道：「我的身份已隱瞞十多年，連我自己也幾乎忘記了！你這道士會知道麼？」

徐茂公微笑道：「龍山之巔，初次見面，已露兇兆！不想在劫難逃，果然被你的奸計得逞所願！」

飛狐夫人怒道：「牛鼻子胡說八道甚麼？」

徐茂公微笑道：「貧道自然是胡說八道，但貧道推算你飛狐夫人本姓耳東陳！不知是也不是？」

飛狐夫人暗吃一驚，不由失聲道：「你！你怎知我飛狐本姓陳？」

徐茂公自得「尋龍秘笈」絕學，久經歷練，其觀相尋龍的神術，比起龍山之會，已更爲精進，此時他目注飛狐，微笑道：「你左耳稍大，右耳朝東，分明是『耳、東』一個『陳』字，這根本不必費神，便可立判！」

飛狐夫人尚未及有所表示，摧心老魔已大叫道：「她一定是姓陳！決計不會改姓其他甚麼！」

大龍潭老人笑道：「你老魔又並非她夫郎，你就敢這般肯定麼？」

摧心老魔大笑道：「這道士小子神術驚人，連老子亦佩服得五體投地，她敢不信麼？老魔可不敢要她做老婆，不然老魔再配一位妖婦，豈非成了妖魔鬼怪麼！」

羣豪一聽，均忍不住哄堂大笑。

飛狐夫人被如此嘲辱，却仍微微一笑，道：「飛狐忍辱負重十多廿年，才等到今日這一個成功地步，你以爲憑你老魔頭一句話，便會把我的大計打亂麼？」

飛狐夫人如此隱忍，倒大出摧心老魔所料，他原以爲飛狐夫人沉不住氣，飛下軟輦，向他出手，他就趁勢把她斃了。

飛狐夫人却轉向徐茂公，微笑道：「道士大俠！那你還知道甚麼？」

徐茂公目注飛狐，嘆了口氣道：「事到如今，你還不肯放下你的復國美夢麼？」

飛狐不動聲色的一笑，道：「甚麼復國美夢？小女子可並不懂呵！」

徐茂公以爲飛狐當眞愚不可及，便忍不住一口揭破了她的眞正面目：「飛狐你本姓陳，桃花滿臉又流光，身擺頭搖腰軟細，雖然出自大貴之家，但福緣淺薄，不足成大氣候；又你命宮有破坑，眉重煞氣直透人中，當主你在二十年前慘逢驚變，其時必有父喪之危！再者你的父母宮曲紋甚盛，當主你的生父文彩橫溢，極善詩賦！因此線而推之，你父乃……」

飛狐咬牙道：「是誰？」

徐茂公微微一笑，忽然吟道：「手捲珠簾上玉鈎，衣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三重暮，雲外青鳥接天流……帝王夢醒，不外是一場春夢！陳公主，你至今仍未心死麼！」

飛狐夫人一聽，咬牙道：「很好！你還知道甚麼？」

徐茂公微一沉吟，便決然道：「既陳公主尚戀棧難捨帝王夢境，貧道也就代你說了吧！你父乃陳朝皇帝陳叔寶，你是陳叔寶的大公主陳玉仙！」

飛狐夫人恨恨的咬牙道：「你

很好！」

徐茂公嘆了口氣，苦笑道：「你一定奇怪，爲甚麼貧道連你的乳名也知道了？其實也很簡單，自龍山一會，貧道便懷疑你是帝王的後裔，因此便仔細調查，再幾經印證，翻查陳朝的宮譜，自然可以一目了然！而且，貧道尚知道陳公主的一個大秘密！」

飛狐夫人盯着徐茂公，緩緩道：「你祇管說下去！反正你已無生離梅花殿的機會了！」

徐茂公坦然一笑，道：「貧道爲保存武林精英，不得不挺身揭穿陳公主你的毒計，至於貧道是否可以生存，那是徐某本命中的事，倒也不必陳公主你操心了！」

徐茂公一頓，又朗聲道：「陳公主的娘家便是陳家莊，陳家莊老夫人便即陳後主的皇后張麗華，而三位少莊主陳霸業、陳霸先、陳霸佑，則是陳後主的後人！你尚有一位妹妹，但她在江湖中尚未有惡跡，貧道便不忍揭穿其名姓了！」

羣豪一聽，均聳然動容，暗道：若飛狐夫人是陳後主的女兒，那她不惜紆尊降貴，下嫁梅花敎主，必定有她不可告人的大秘密！

徐茂公又續道：「各位一定奇怪，爲甚陳大公主以千金之軀，竟肯下嫁梅花敎主？其實這是陳家莊定下的一着高招，目的是通過飛狐夫人控制梅花敎，制造內亂，又派出殺手，四出殺害武林人士，嫁禍梅花敎，待武林各派與梅花敎火併，陳家莊人便可以趁機混水摸魚，一舉控制整個武林，進而便可起兵推翻當今朝廷，達到復國的目的！這便是近年江湖如此多事的根源。」

徐正天、達摩大師、元眞子、甚至包少峯、余空等，均感心頭大震，怔怔的不知所以。

徐正天目注徐茂公，凜然道：「喂，道長！你所說的絕對準確麼？」

徐茂公點頭微笑，蒙面男子此時忽然接口道：「徐道長所言，絕對不虛！在下還知道，峨嵋派掌門清光道人，竟是陳後主的舊臣，他所以如此熱心挑起武林爭鬥，目的亦是從中配合陳家莊人復國的行動！」

徐正天一聽，不由嘆了口氣，道：「兄弟你爲何不早說？」他的口氣似乎早已知道蒙面男子的身份似的。

蒙面男子道：「時機未成熟，在下貿然說出，徐幫主必以爲在下是瘋了！」

「臭道士！臭小子！你們難道以爲，今日便時機成熟了麼？」

飛狐夫人——陳玉仙忽然嘿嘿冷笑道。

「原來一切均是你這妖婦所安排好的！幾令徐某成了斷送武林精英的罪人！」

飛狐夫人陳玉仙格格一笑，道：「徐幫主知道了又怎樣？」

徐正天怒道：「徐某豈能放過你這妖婦！」

飛狐夫人陳玉仙不由大笑道：「你目下自身難保，尚敢奢言報復？實不相瞞，本公主今日公然以王妃的打扮現身，便是有意把這求富貴榮華的妙法告知各位，姓徐的道士，不外是早一步代本公主傳話吧了！」

徐正天咬牙道：「你以爲你尚能生離梅花峯麼？」

飛狐夫人陳玉仙大笑道：「這話應該是你問自己，怎麼反而本末倒置了！」

飛狐夫人話音未落，徐正天「嘿」的一聲，身形已向上躍起，一掠三丈，凌空向飛狐夫人一掌拍去！徐正天含怒而發，這一掌的掌力自然非同小可。羣豪均預料，飛狐夫人必定命喪當場了。

却祇見抬着軟輦的四條黑衣人，神速的向後一躍，在大殿裏外前後的一百幾位黑衣人，其中的二人恰到好處的飛身迎上，不約而同，均以前胸迎接徐正天的左右兩掌！

徐正天沉喝一聲：「找死麼！」他這兩掌眼看就要拍上兩名黑衣人的前胸！

飛狐夫人在一丈之外，神色泰然，猶如瞧着一頭猴子相搏。

就在此時，在絕無可能化解的情形下，蒙面男子突然身化禿龍，直捲而上，又猛然一沉，向兩名黑衣人捲去！

祇見兩名黑衣人竟被平地捲飛，「砰」的摔倒大殿外面！隨即祇聽轟轟兩聲巨響，黑衣人竟從前胸着地時起爆，立刻炸得支離破碎，慘不忍睹！

剛才若徐正天的兩掌拍上去，粉身碎骨的，就必然是丐幫幫主了！

羣豪均驚駭得目瞪口呆，徐正天的臉色亦不由一陣發白，身子倒掠而回，向蒙面男子拱手道：「多謝兄弟相救……但你怎知妖婦這些黑衣殺手竟內藏炸藥？」

蒙面男子苦笑道：「在下曾吃過這些黑衣鋼鐵人的大虧，剛才見飛狐夫人指使彼等以身體接招，便知其中有機關所在了！」

徐正天神色一變，怒道：「這妖婦好毒辣的手段，竟在活人身上內藏炸藥！」

飛狐夫人陳玉仙大笑道：「誰教你有眼無珠，錯把鋼鐵人當活人了！炸你不死，算是僥倖一時！」

徐正天氣得咬牙不語，蒙面男

子歎了口氣，道：「她說的倒並非虛言，徐幫主只須看看地上炸飛的斷肢，便明白了！」

徐正天向地上飛到近處的一隻斷掌一瞧，不由目瞪口呆，作聲不得。原來這隻斷掌根本就沒有血肉，斷口處烏黑發亮，就如一塊斷裂了的鋼鐵板！

飛狐夫人見徐正天神色驚愕，不由開心快活的大笑道：「瞧清了麼？堂堂丐幫幫主竟被驚嚇成這副模樣！」

飛狐夫人見羣豪誰也沒有作聲，又森然的一笑道：「不錯，陳家莊爲了復國大計，早已秘密製造了一百零八位鋼鐵殺手，再加上本公主在梅花教法刑幫精製的超級鋼鐵殺手，總計共有一百三十八位，剛才不幸被這臭小子弄掉了兩位，但依然足夠一百三十六位武林絕頂高手享受！彼等每位身上均內藏炸藥，人人均視死如歸，誰自忖膽量、肉體硬過鋼鐵和炸藥的，只管上前試試吧！」

飛狐夫人此言一出，羣豪中包括達摩大師、大龍潭老人、大乞俠任願、摧心老魔等武林絕頂高手，均一陣沉默，因爲就連他們亦決無把握，憑肉身可以鬥贏這些不要命的鋼鐵人！

羣豪中一片沉默。

飛狐夫人陳玉仙見狀，又尖聲一笑，道：「本公主還可以告知各位，你們腳下的梅花大殿下面，已埋下足以把整座大殿翻轉的炸藥！至於那點燃炸藥的導火線麼，自然就掌握在本公主的手中了！因此各位可以想像，誰若敢貿然衝出去，或者敢於輕舉妄動的話，那將是一種甚麼樣的後果！」

羣豪一聽，心知憑飛狐的智計，她所說的必定絕非虛言恫嚇，因此誰都在心內開始思索，飛狐夫人安排下的這個驚天陷阱的目的是甚麼。

達摩大師不由嘆了口氣，道：「女施主處心積慮，精心安排，把武林精英困在此地，到底有何用意？」

飛狐夫人格格一笑，道：「大和尚！你喜歡榮華富貴麼？」

達摩大師合什道：「阿彌陀佛，所謂榮華富貴，不過是過眼雲煙罷了，老衲豈敢動此妄貪之念？」

飛狐夫人大笑道：「大和尚不想，本公主卻很想，簡直是夢寢以求，想之極了！大和尚既不想，何不去替本公主求來，爲本公主重復父皇失去的皇位！然後麼，然後自然就是向本公主三跪九叩，山呼我皇萬歲、萬歲、萬萬歲了！」

＊　＊　＊

飛狐夫人一頓，又格格一笑道：「大和尚不要榮華富貴，那不要緊，但名垂千古，卻是英雄豪傑夢寢所求，本公主登基爲皇之日，大可滿足你等武林英雄的心願，替你各人樹碑立傳，萬世流傳！」

達摩大師歎了口氣，道：「假如老衲不答應呢？」

飛狐夫人微微一笑，笑得甜蜜極了，「那很好，簡直好極了，本公主就把你等留在梅花大殿，斷水、斷糧，可讓你等不吃不喝，靜靜反思，直到答應爲止！至於想衝出解困，那人人粉身碎骨的後果，原非本公主所樂意見到的事！」

達摩大師也沒了主意，因爲他深知武林人士再厲害，也只是血肉之軀，肉體又怎可以與內藏炸藥的鋼鐵人相抗！梅花大殿中數百武林精英，能夠勉强一試的已不多，能夠安然脫身的，只怕更少之又少，更何況大殿下面埋有烈性炸藥，萬一飛狐夫人一怒之下，點燃導火索，那數百武林精英只怕無一可以僥倖！

飛狐夫人的智計驚人，她安排的一切，已令她立於不敗之地。

羣豪被門戶、仇怨、利慾遮眼，已陷絕境，此際進退兩難，已是必敗無疑。

此時摧心老魔忽然嘿嘿獰笑道：「大公主！我等假裝答應了，趁你不備，不怕老魔把你的心肝活抓出來麼？」

飛狐夫人尖聲大笑道：「本公主既有本事把梅花教法刑幫的一衆高手變成鋼鐵殺手，本主難道就不可以令你等歸入其類麼？只要你老魔頭表示答應，本公主就會先賜你一粒仙丹，你服下之後，就根本不想作任何的反抗了！」

摧心老魔一聽，不由一陣毛骨悚然，他咬牙道：「你！你竟打算把在場的所有武林高手，全部變成替你復國效勞的鋼鐵殺手？」

飛狐夫人大笑道：「是極！是極！那時全武林再無門戶之見，再無仇怨紛爭，也再無恩怨情仇，一心一意，同心同德爲本公主的復國大計效勞，豈非很好麼？簡直好之極了！」

飛狐夫人一頓，臉色轉而嚴厲，掃視殿中羣豪一眼，冷笑道：「本公主言盡於此，各位只管靜靜反思，若有人表示答應，只須向本公主的黑衣鋼鐵殺手示意，便可由其帶領，離開大殿，先登極樂境界！」

飛狐夫人說着，軟輦已然起動，向大殿外疾退。

「飛狐……你就連我也拋下不顧了麼？」嘶叫聲中，梅花教法刑幫幫主都剛正奮力跳起，向飛狐夫人撲過去。

飛狐夫人冷哼一聲，道：「你

這副樣子，本公主還要你作甚？你已享盡溫柔，便死也該無憾了！」

都剛正又羞又氣又愧，深感已無處容身，只好拚死最後一搏，便奮力撲向軟輦，他雖然傷重，但求生意念支撐，這一撲之下，亦異常快速。

飛狐夫人冷哼一聲，軟輦疾閃而出，渾然不顧，另有一名黑衣鋼鐵人卻迎身擋住都剛正的去路。

都剛正的身軀恰恰撞上黑衣鋼鐵人，只聽「轟」一聲巨响，都剛正的身軀與黑衣鋼鐵人一道粉碎。

飛狐夫人此時軟輦已出大殿，根本不屑一顧，已疾掠而去。

梅花教中羣豪不禁面面相覷，誰也不敢輕舉妄動了。

此時一切已眞相大白，羣豪均知一切禍端由飛狐夫人一手造成。梅花教固然幾成教毀人亡的慘局，武林各派的毀滅，眼看也只是遲早罷了。

包少峯心念電轉，忽地提劍向清光道人躍去，狠狠道：「都是這臭妖道，奸計誤人，陷玄天劍於萬劫不復……」

梅花女一見，連忙大叫道：「誰也不能殺他……」

包少峯不理，一劍便向癱坐地上的清光道人刺去，但忽然劍尖一偏，便撞到地上，幾乎把劍折斷了。

原來是蒙面男子運氣一指，一道氣勁把包少峯的劍尖擊偏。

「你！你爲甚麼阻我殺這妖道？你不是斷證他是飛狐妖婦的同黨麼！」包少峯狠狠瞪了蒙面男子一眼道。

蒙面男子苦笑道：「梅花女幾乎被他一掌打死，因此不能殺他，其中必有緣故！」

包少峯此時已再無信心與梅花教糾纏下去，便停劍道：「梅姑娘，是甚緣故？」

梅花女道：「包掌門聽說過峨嵋派老掌門古陰陽的事麼？」

包少峯微吃一驚，忙道：「包某怎知道？只是聽聞一代劍聖古陰陽忽然失了踪跡，峨嵋派便由大弟子清光道人接任掌門。」

梅花女冷笑道：「清光道人的掌門之位，是他害師篡奪得來的！古陰陽老前輩被他害得內力盡失，流落江湖，受了整整二十年的苦楚！幸而古老前輩命不該絕，現下不但內力盡復，而且劍術更爲精湛，清理門戶的事，是否應該留給古老前輩。」

達摩大師馬上點頭道：「既古施主尚在人世，清理門戶一事，原該留給他去了結，別人不便插手。」

包少峯仍半信半疑，盯着梅花女道：「古老前輩是你甚麼人？你知道這般清楚？」

梅花女嘿嘿一笑，道：「我自然知道了，因爲古老前輩是我的師傅！」

包少峯一聽，這才不再作聲，默默退了開去。

大龍潭老人卻怪笑道：「你這丫頭，伶牙利齒，甚麼時候拜了古老兄爲師？你學了他那見鬼末日劍法，我那寶貝徒弟豈非任你欺負？」

梅花女笑道：「龍老爺子怎知師傅教的是末日劍法？」

大龍潭老人臉上一紅，咬牙道：「古老兄劍出，對手便到末日，這不是末日劍是甚麼？眼下好了，你這丫頭學了他那見鬼的末日劍法，末日也當眞果然來臨了！你這是不幸而學中！」

梅花女格格笑道：「不對哩！龍老爺子，你錯了哩！」

龍潭老人道：「老爺子如何不對又如何錯了？」

梅花女道：「第一這劍法不叫末日，而改爲反末日劍法，因此你所說不對！第二，眼下也並非末日，老爺子太悲觀，因此你也錯了！這豈非不對加錯了麼？」

龍潭老人怪笑道：「莫非憑你那反末日劍法，可以把一百幾十位帶炸藥的鋼鐵人制服，而當眞把末日反掉？」

梅花女目光斜向蒙面男子一瞟，道：「小女子自然不能，但有一位小子或有辦法！」

龍潭老人一怔道：「這小子是誰？」

梅花女格格一笑道：「這小子就是你的寶貝徒弟呵！」

龍潭老人一聽，不由向蒙面男子瞥了一眼，他已知梅花女亦窺破蒙面男子的身份了，便怪笑道：「可惜我那寶貝徒弟不願露面啊！」

梅花女格格一笑道：「祇要有辦法，便可以令他露面了。」

梅花女一頓，忽然向蒙面男子大叫一聲道：「不仁不義，不忠不孝的蒙面小子，你把我害得好苦。」

蒙面男子一聽，登時嚇了一跳，驚道：「我如何不仁不義、不忠不孝了？」

梅花女道：「你目睹滿殿傷危，不施援手，坐視不理，是爲不仁，你下落不明，我爹娘爲你不惜千里奔走，致被妖婦乘虛而入，慘受磨折，你不加拯救，痲木處之，是爲不義，你的兄弟朋友前輩此刻大難臨頭，你不思破解，是爲不忠，你本姓李名靖，堂堂李家大姓，却藏頭露尾，不肯以李家子弟示人，有辱李家門戶，是爲不孝；不仁不義、不忠不孝，我難道說錯了嗎？」

蒙面男子情知梅花女伶牙俐齒，胡說八道，目的不過是逼他露出眞面目，便歎了口氣，苦笑道：「那爲甚又說我把你害苦了？」

梅花女咬牙道：「當日龍山一役，你替我挨了清光牛鼻子一掌，以生命護我，我……我很感激，但你自此踪跡全無，把我急得要生要死，長達三年，這是不是把我害苦了。」

羣豪中有參與龍山之會的，一聽梅花女之言，均大奇道：「難道這武功高絕的蒙面男子，便是當日那不知死活、捨身救美的傻小子麼？」

到此時，蒙面男子感到再也無必要掩飾自己的身份，便伸手撕下面罩，微微一笑道：「梅姑娘，三年來李靖所受的苦楚，大概並不比你小啊！」

蒙面男子便是已名震武林的「蒙面大俠」李靖。

李靖向四周抱拳謝道：「先前有諸多不便，請恕在下不以眞面目相見。」

達摩大師微笑道：「阿彌陀佛，李施主仁心仁術，老衲不必見容貌，就看你的施爲，也早就知道了。」

丐幫執法長老嚴林正大叫道：「我早就懷疑，私闖丐幫靈堂，玄天門救人，到此梅花殿義服羣雄，均是你這小子所爲了。」

徐正天却向李靖抱拳道：「徐某先前有所誤會，致令李兄弟受委屈，請勿見怪！」

李靖連忙還禮道：「徐大哥義勇雙全，光明磊落，小弟豈敢怪罪？」

大龍潭老人乍見李靖終於露出眞面目，樂得連身處末日也忘記了，閃身掠到李靖身前，道：「你這小子，自扶魚島一戰，又在江湖着實幹了幾起快事，很好，但見了師父，尙不拜見麼？」

羣豪一聽，均又奇道：「李靖明明是玄天劍的弟子，怎的却拜了龍潭老怪爲師？」有人忍不住便發聲問道。

玄天劍掌門包少峯、鍾師伯二人，此時均不由臉上一紅，暗道：若玄天劍能調教出這麼一位門人，那還用得着拚了命去求取聲威麼？包少峯又暗道：此事必須向羣豪有所交代，便無奈道：「李靖李少俠已非玄天劍弟子，因此他所做的一切已與本門無涉。其中的因由牽涉甚多，一時也說不清楚，總之玄天劍同受奸人所害，望各位見諒！」

羣豪一聽，均暗道：你玄天劍最初把李靖視作逆徒，逐出門戶，如今見李靖名震江湖，自然是心中有愧，無地自容了，雖然沒有說出來，但仍有人忍不住報以一陣「哼聲。

這一陣哼聲，可就把鍾師伯氣得半死了，不過包少峯却渾然不覺，就似此事已成過眼雲煙。

李靖想起當日鍾、包兩人對自己的殘酷手段，心中不由一陣惱怒，便向包少峯、鍾師伯抱拳道：「鍾師伯、包掌門，李靖有一句話相勸，日後對門下弟子，不可做得太絕，凡事留有餘地，方不失爲名門正派的風度。」李靖說過這句，與玄天劍的恩怨也就從此一筆勾銷了。

李靖一頓，却向包少峯夫人俯身一拜，以弟子之禮相見，道：「師母身子可好？」

于小素見身陷絕境的李靖，今日竟成了名震江湖的大俠，心中又感動又慚愧，她雙手扶起李靖，眼圈一紅道：「靖兒已非玄天劍弟子，不必行此大禮了，這是玄天劍沒此福份，我……也無話可說！」

李靖却誠懇的道：「師母言重了，此一時彼一時，師母待李靖的一番心意，已足令李靖永遠視你爲師母了。」

李靖此言，羣豪均明白，他已向玄天劍作了完滿交代，不念舊惡，但也恩怨分明，大有俠者之風。

＊　＊　＊

李靖了結了與玄天劍的昔日恩怨，這才與大龍潭老人相見，眞心實意行弟子之禮。

喜得龍潭老人抓耳撓腮，但忽然又悲道：「龍潭老怪雖然得了一位上佳徒弟，但此地已成地獄，我師徒二人祇怕也決難生離半步，龍潭老人的衣缽，祇怕是決計不能留傳的了。」

梅花女見李靖並沒有忘記她，心中大喜，身上的傷痛也忘了大半，她格格一笑，道：「龍老爺子，你悲歎甚麼？怎的不開口求我教你一個脫困的妙法子？」

大龍潭老人盯着梅花女怪笑道：「你這鬼女娃兒，可莫哄老子空歡喜，不然，我就教我寶貝徒弟射你幾個窟窿。」

梅花女格格大笑道：「怕你麼？你師徒倆聯手又怎樣？本姑娘身負反末日劍法，又有一位劍聖做師父，更有八位舅父姨母，人多勢衆，令你老少倆大大頭痛呢。」

大龍潭老人一怔道：「妳怎的有八位舅父姨母？我老爺子怎的沒聽說過？」

梅花女道：「我問你，龍老爺子，水先生是否我梅花女的舅父？」

大龍潭老人點點頭道：「這倒不假，水先生原姓蕭，乃傲雪梅王的兄長，自然是妳梅花女的舅父。」

梅花女微笑道：「水先生是否是風塵八俠的老三？風塵八俠是否是結義的兄妹？」

大龍潭老人驚道：「這不錯啊！」

梅花女大笑道：「水先生是我的舅父，那他的結義兄妹，又是否都是我的舅父、姨母。」

大龍潭老人大驚道：「風塵八俠再加一代劍聖古陰陽師父，鬼丫頭果人多勢衆，我這寶貝徒弟豈非被你欺負定了麼，很不妙！」

梅花女把頭一側道：「有甚不妙？」

大龍潭老人怪笑道：「我這寶貝徒弟若娶了妳這鬼丫頭做老婆，妳那大師父加八位舅父姨母，每一位均是令人皺眉的老怪物，我這徒弟豈非被欺負得動彈不得，連我這師父也忘掉了，這決計行不得也，哥哥妹妹！」

梅花女歎了口氣，忽然却幽幽的道：「其實他若待我好，我怎捨得欺負他？」

大龍潭老人更驚道：「又好又不好，又愛又恨，又疼惜又欺負，天，這是怎的了？」

梅花女登時羞紅了臉，再不敢作聲。

大乞俠任願這時忽然接口道：「龍老哥敢欺負我的乖外甥女麼？」

大龍潭老人大笑道：「我早就知道任老兄已駕臨此地，可惜堂堂風塵八俠之首，竟不敢以眞面目示人，反而藏頭露尾，成何體統！」

＊　＊　＊

殿上衆人一聽，這才知道這衣衫襤褸的老乞丐，竟是傳聞中的風塵八俠之首大乞俠任願，均不敢聳然動容，有人更忍不住驚呼道：「二郎指神功、蘭陵飛刀、雪浪化神曲……八俠齊出，天下震動，無與爭鋒！」

任願呵呵一笑道：「風塵八俠有甚麼了不起？比起這位李少俠，八俠畢竟老了，任某的二郎神指，也決計不敢攖其指發飛劍的絕頂神通！」任願一頓，又對大龍潭老人道：「你調教出來的徒弟，果然驚天動地，也不枉你大龍潭老人的稱號了。」

大龍潭老人歎了口氣，苦笑道：「老不死雖然是他的師父，但如今他身法之妙，八脈神劍之精，心胸的寬宏大度，你就把老不死殺了也決計辦不到，這小子得天獨厚，集古今奇人的內力招式於一身，更能舉一反三，自創驚世禿龍步法，當今武林，祇怕已無人可以比擬了。」

李靖慌道：「李靖初涉江湖，尚望師父和各位老前輩提點，豈敢自負天下無敵乎！」

任願點頭道：「很好，梅花女能結交你這位伴侶，算是她天大的福氣。」

大龍潭老人得意道：「梅丫頭，你聽清了麼？你的舅父伯伯亦說是你的福氣，可知我這寶貝徒弟神通極了。」

梅花女却忽然笑道：「他尚有一種驚天本事，你龍老爺子不知道呢。」

龍潭老人一怔道：「我有甚麼不知道？」

梅花女微笑道：「大聖手大國手，藥到病除，手到患除，目下的絕境，也唯有他方可解救！」

大龍潭老人一聽，連與梅花女鬥嘴的樂趣也忘了，忙轉向李靖，一本正經道：「靖兒！梅花女此話當眞麼？你眞有解救的辦法？此地羣集武林精英，說甚麼也不能教飛狐鬼妖婦的毒計得逞！」

李靖果然正沉吟間，見大龍潭老人非常認眞，便苦笑道：「我果然正在苦思破解之法，但一時間，哪來這許多破解的藥物？」

大龍潭老人一聽，登時洩了氣，喃喃道：「這算甚麼解救之法？此地人人自危，誰也不敢貿然出殿，出了殿，也不見得再能回返，欲尋藥物，豈非作夢麼？」

殿中羣豪原來大有希望，這時一聽，果然藥物難尋，登時又垂頭喪氣。

梅花女忽然朗聲道：「我有辦法尋到藥物。」

梅尚清、蕭若蘭一聽，均吃了一驚道：「梅兒，此事關乎整個武林的生死存亡，你說話可要小心。」

梅花女此時已斂去笑容，決然的點點頭道：「梅兒並非說空話，請問李大俠需用何藥物，祇管列出，梅花女自會召人送來。」

李靖驚道：「你出不去，如何可召人來，你就是召了人來，也必定不可以重出，所需藥物如何送來？」

梅花女一聽，也不答話，忽然撮嘴長嘯一聲，聲音直飄殿外，又向四週迴盪。

片刻後，突見一團白雪似的東西，電射而進，其身法之快，竟比武林高手不遑多讓。奇怪的是，守在大殿的黑衣鋼鐵人，竟沒有出手阻攔。

雪白的東西原來是雪豹，牠一直隱在梅花峯上不肯離去，此時一聽梅花女的呼喚，便立刻不顧一切，電射而入，直向梅花女撲來，然後在她身前蹲下，搖頭擺尾，狀甚親熱。

梅花女格格一笑道：「李大俠！如何？這跑腿的人選，合適了吧？」

李靖略一沉吟，暗道：「黑衣鋼鐵殺手已成殭屍一類的邪物，炮製牠們的主人，必定早已讓彼等聞慣生人的氣息，因此對畜牲一類便失功效，若然如此，所需的藥物倒可以試試由這頭豹子送進來！

李靖這般思忖，便邀達摩大師、任願、大龍潭老人、徐正天、梅尚清等首領人物，圍攏過來，以傳音入密的功夫道：「破解之法，萬不可被飛狐夫人知悉，否則，她惱羞成怒，不顧一切點燃殿中炸藥，那就無可挽救了！」

在李靖身邊的，均是江湖名宿精英，豈有不明白之理？當下各人以傳音入密的功夫，交議了一會，達摩大師感慨道：「如今整個武林的生死存亡，便全擊李施主你身上矣！」

李靖默默的點點頭，隨即拾起一塊石板，運氣於指，隔空向石板連點，石板上便接連的現出了數行文字，但衆人均不明白所寫的到底是甚麼妙方。

李靖把石板交給梅花女，梅花女隨即把石板藏於雪豹的腹下，用絲帶繫緊，才輕輕一拍雪豹的頭，道：「去吧！見了萬伯伯，早去早回！」

雪豹低吼一聲，電射而出。在大殿內外守着的黑衣鋼鐵殺手，果然未加阻攔。

梅花女低聲道：「你這辦法果眞有效麼？」

李靖道：「我曾與這類鋼鐵殺手相遇，因此已知其炮製之法，祇要所需藥物齊備，此法便或可奏效！」

此時殿中羣豪坐的坐、站的站，垂頭喪氣，誰也不敢貿然接近那些黑衣鋼鐵殺手。

約莫二個時辰後，雪豹又電射而入，掠到梅花女身邊，便軟軟的伏下，呼呼喘氣。

梅花女伸手往雪豹的腹下一探，便摸出一隻葫蘆，葫蘆上有一行小字，道：「驚聞有變，擔心死人！刻字之人，高於老夫，藥丸製成，免思之苦，日後相見，必與比試，欲罷不能！」

梅花女一見，登時格格一笑道：「這是萬人毒老前輩的口氣，他承認李大俠比他高明，他的藥丸，大可一試！」

萬毒谷萬人毒的名頭，江湖中人見人怕，此時知這葫蘆是萬人毒之物，便誰也不敢貿然接着，連大龍潭老人亦皺眉道：「這老毒物之物，老不死遠遠見了，便溜之大吉，還敢接麼？」

李靖却坦然接了過來，他擰開蓋子，倒了一粒藥丸出來，湊近鼻孔一聞，便微微一笑，道：「好極了！在下的見解，竟與萬老前輩不約而同！這便大可一試！」

李靖一頓，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向達摩大師等傳話道：「待會在下一發嘯聲，便請率衆速離大殿，越遠越好！梅花教諸俠行動不便，務請各位援手接應！」

達摩大師等連忙答應了，各自凝神戒備，梅花教受傷的諸王、大龍潭老人、摧心老魔、大乞俠任願等高手凝立身邊，隨時準備挾帶而走。梅花女有雪豹相護，李靖倒也放心得很。

李靖見各人已準備妥當，便把葫蘆的藥丸全數倒在掌心之中，凝神運氣。

大龍潭老人一見驚道：「靖兒，你打算怎樣化解這些鬼人？」

李靖微嘆口氣道：「雖知兇險，但若非靖兒出手，便連最後一線希望也沒有了！」

話音未落，李靖身形一晃，身如禿龍，已旋上大殿上空，忽然向一名黑衣鋼鐵人頭上飛降而下，左掌中指一點，鋼鐵人的口腮便裂了開來，李靖的右掌隨手塞入一粒藥丸，然後向腮部一拍，藥丸便立刻掉下鋼鐵人的體內去了！

黑衣鋼鐵人剛剛有所反應，伸掌欲拍李靖之際，李靖已旋到另一名黑衣鋼鐵人那邊去了。

他連拍連點連塞，在任何人均以爲絕不可能的情形下，竟以無比神妙的身手，奇勇的氣魄，一連塞餵了一百三十五粒藥丸，換言之，一百三十六名黑衣鋼鐵人，便祇剩下最後一名沒有餵服藥丸了。

此時李靖已繞到最後一名黑衣鋼鐵人的頭上，他忽然在半空突尖嘯一聲。

殿上羣豪一聽，當即縱身躍起，齊向大殿門口衝去。

大殿門口此時恰恰是那名沒餵藥丸的黑衣鋼鐵人，擋住去路，羣豪驚愕間，祇聽李靖「嘿」的一聲長嘯，運八成「后羿乾陽神功」，向這名黑衣鋼鐵人拍去！

黑衣鋼鐵人立刻如風箏般的飛射而去！

羣豪趁此機會，立刻蜂湧而出，沒命的向大殿外面跑去，此時衆人當眞是跑得越遠越好了！

李靖見所有人均安然離開大殿，這才轉身一掠，飛出大殿。

就在此時，祇聽「轟」然一聲巨響，似乎是最後那名沒餵藥丸的鋼鐵人，被李靖的掌力推送，撞上另一名黑衣鋼鐵人的身上，被撞的鋼鐵人又立刻被撞得飛向另一名鋼鐵人身上，就這樣撞一個爆炸一個，梅花大殿內外轟聲震耳，竟如一百三十六位黑衣鋼鐵人在慘酷的大火併！

羣豪此時已遠在十里之外，就在此時，祇聽一聲「轟隆」巨響，整

座梅花大殿竟被埋在下面的炸藥掀去了大半邊！大概是黑衣鋼鐵殺手的慘酷大火併，引燃了埋在暗處的導火線，埋在大殿下面的炸藥便終於爆炸了。

在巨大的爆炸氣浪中，李靖的身形猶如一條禿龍，飛掠而出，向羣豪所聚的山腰平台電射而至，身形驀地一沉，便穩穩的降在大龍潭老人等武林名宿的身旁。

衆人向山峯上的梅花大殿望去，「轟隆」一聲，整座梅花大殿也恰在此時坍塌下來。

達摩大師不禁合十道：「阿彌陀佛！舊一代的梅花教從此去了！」

黑鬚龍王梅尚清微微一笑，道：「新的一代也將崛起！除舊迎新，梅花殿之毀，因而也不値得哀傷！是麼？大師！」

達摩大師會心的一笑，道：「善哉！善哉！梅施主有此氣度，便足證新的梅花教已站起來了，武林從此可暫免干戈，當眞可喜可賀！」

大龍潭老人怪笑道：「甚麼善哉，善哉？我說奇哉！怪哉！」

達摩大師微笑道：「龍老施主有甚奇怪？」

大龍潭老人道：「我這寶貝徒弟用了甚麼法術，竟把一百三十六名鋼鐵殺手大亂心性，不但不出手阻攔我等出殿，反而視死如歸，殘酷火併？」

這疑問其實是羣豪均欲知道的，眼見大龍潭老人搶先問及，便樂得側耳細聽。

李靖微笑道：「其實也很簡單，因爲在下發覺鋼鐵人乃被陽剛甚烈的藥物炮製而成，因此便尋思，何不來個以毒攻毒，再加重每名鋼鐵人的陽剛之氣？萬老前輩送來的藥丸，正是這種陽剛性甚烈的藥物，加諸鋼鐵人身上後，果然令其陽剛之氣接近爆炸。於是在下便以一名未服藥丸的黑衣鋼鐵人作導火線，誘發彼等的自相殘殺！」

說到此處，李靖忽然嘆了口氣，苦笑道：「雖然此乃解救武林浩劫的唯一辦法，但因此令一百多位無辜死者的屍身粉身碎骨，還累及梅花大殿整座坍塌，在下也不知此舉是對還是錯了！」

「李兄弟！此雖人爲，實屬天意，你又何必內疚？」此時忽然有人微笑接口道。

李靖轉身一看，原來却是徐茂公身邊的絕色女子，李靖却不認識。

「這位便是李靖麼？」絕色女子忽然道。

徐茂公連忙向李靖引介道：「這位是袁紫衣姑娘，她豪氣驚人，發誓要手斬隋煬帝的人頭！」

李靖向袁紫衣點頭微笑道：「袁姑娘神功蓋世，膽色過人，心懷壯志激揚，在下佩服之致。」

袁紫衣冷若冰霜的俏臉忽然露出微笑，道：「你很好！果然是幹大業的人才，不枉徐兄他千里尋踪！」

李靖苦笑道：「在下豈敢奢談大業之舉，但能令武林干戈盡息，李靖便心滿意足了！」

大龍潭老人插話過來道：「大道長！你剛才說雖乃人爲，實屬天意，到底是甚意思？」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紅袍教主之『紅』字，一邊是如繩的導火線，另一面是個『工』字，『工』字稍一出格，便是一個『土』字，合而推之，貧道當日在龍山之上，乍見紅袍教主時便有兇兆感覺，其後詳加推算，也便一目了然！」

徐茂公一頓，又道：「紅袍教主不幸寵信飛狐夫人，垂老之年，納了一位妙齡少女，正是人倫出格之事，他稍一出格，『工』字便即變成『土』字，另一邊的『糸』如導火線，一旦點燃，紅袍教主也便『入土爲安』了！如今紅袍教主已葬身在他親手興建的梅花大殿中，這還不是半是天意麼！」

徐茂公話音剛落，摧心老魔和大乞俠任願亦一掠而至。摧心老魔搶先一步，忙道：「大道長！你快看看，老魔的衰運是否有改變的希望？」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摧心老前輩自龍山一會，兇性頓斂，不再以殺人爲樂，此次梅花峯浩劫，更勇而救出不少武林人士，所謂運亦根基，根基已改，則運亦變之！恭喜摧心老前輩，你的不祥惡運已大爲削減了！」

摧心老魔怪笑道：「削減了有甚好處？」

徐茂公呵呵一笑，道：「也沒甚麼，不過從此貧道保你安渡晚年，決不致橫加災劫！」

摧心老魔大笑道：「很好！江湖中不少人嘴咒老魔不得好死，但能晚年舒服，這便足矣！老魔發誓以後決不再幹殺人賺錢的生意了！」

此時大乞俠任願才有機會，趕緊向徐茂公開口道：「徐茂公！我老乞丐又如何了？」

* * *

徐茂公見是大怪人任願，想起他爲一隻「麝香雀」竟不惜苦苦哀求，暗道：別看他表面放蕩不羈，其實內心却極重親情！

徐茂公仔細向任願的眉間一瞧，便微微一笑，悄聲道：「任老前輩子嗣宮喜星已動，正中黃而帶紫，直抵命宮，當主兒女團聚，以敘天倫！」

任願一聽，先是狂喜欲舞，但突然喜色一斂，狐疑的盯着徐茂公道：「你這人鬼神莫測高深，所說的眞的如此應驗麼？」

徐茂公仔細再一瞧，但見子嗣宮位不但現出黃紫，且微微躍動，顯然已急不及待，便不由呵呵一笑，向任願拱手道：「恭喜任老前輩！若貧道所推算不差，你的子女已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了！」

任願咧嘴道：「遠在天邊倒是眞的，但近在眼前只怕未必……」

就在此時，山腰平台上，忽地掠來六男三女，人人輕功卓絕，其中六男一女均已上年紀，二位女子卻是妙齡的少女。

任願遠遠一瞧，嚇得連忙轉身就逃。

「老大！任大哥……你逃得了麼！」六男一女突然各以氣勁御音，直鑽任願的耳朵。

任願一聽，知已被他們發現，再不能逃了，便咧嘴苦笑道：「一班老不死，也來梅花峯湊甚麼熱鬧麼？可惜已經遲了！」

六男一女又道：「我等驚聞老大哥欲上梅花教救人，唯怕老大哥千年道行一朝喪，因此便立刻趕來了！半路已見梅花峯上轟聲隆隆，火光衝天，任大哥你無恙麼？」六男一女七種聲音七種口氣，一齊鑽入任願的耳朵，把他弄得直皺眉頭，也不知回答誰好。

說話間，六男一女而飛掠而至，二位妙齡少女亦隨後跟上。

此時，山腰平台上的羣豪大多不識六男三女的身份，因此大多暗感驚疑。

丐幫幫主徐正天仔細一瞧九人的身法，便聳然動容，低聲對執法長老嚴林正道：「是風塵八俠駕臨梅花峯了！」

原來徐正天已認出六男一女的身份來了。

其中老大任願不消說，因爲按輩份，他應該是他的師伯祖。

老二是以禿龍旋內力驚世的蘭陵老人。

老三不消說，自然是身負絕頂雪浪神功的水先生了。

老四卻人見人懼，因爲他就是傳聞已練成「御劍術」絕頂境界的李勝大俠。

老五空空兒不以武功見長，但他那一手「妙手空空」的本領，卻教天下的捕頭大皺眉頭。

老六青丘子則以「鑄劍術」著名，在他的手上，一般利器亦僅是下三流的製品。

老七絕少在江湖露面，但不幸見過他的人，就算不死也嚇傻了，因爲他的「蟹爪神功」簡直有如鬼魅，不可思議！他人如其名，名叫彭郎。

老八年輕時必定是一位絕色美女，因爲她直到今日依然風韻猶存，江湖中很多人均聽說風塵八俠有一位八妹，她自然便是聶隱娘。

此時風塵八俠已紛紛掠到任願面前，不約而同，齊聲詢慰，狀甚關切，風塵八俠的兄弟情誼，竟然到老亦如此。

兩位妙齡少女隨後掠到，其中一位尚未落地，任願嚇得疾退一丈，豈料那少女凌空轉了個彎，驀地一沉落了下來，恰恰抱住了任願的脖子，隨即格格一聲嬌笑道：「太師伯！你再逃走，紅拂兒揪你的鬍子……」

八妹聶隱娘忙笑喝道：「拂兒！不得無禮！小心大師伯打你屁股！」

任願板起面孔，故作怒意道：「很好！你師傅有令，大師伯便代她執行家法了！」

紅拂兒一聽，連忙跳了下來，咬着指頭道：「你……你敢？」

任願大笑道：「我不敢！但我會記下打屁股的數目，待你嫁了夫婿，大師伯就要他狠狠的代勞了！」

此時另一位少女道：「任老爺子！你再欺負拂兒姐姐，小心我要請哥哥莫炮製麝香雀給你嚼！」

任願一見小蘭，不知怎地，便感心頭一喜，登時眉開眼笑道：「小蘭姑娘！你怎會上來此地？」

老三水先生大笑道：「這女娃兒獨個兒在江湖流浪，說要尋一位搶了她一塊家傳玉佩的小賊李靖，小弟知李靖已抵此地，便把她帶來了！」

水先生一頓，又轉向李靖，道：「你！你不會眞是搶姑娘家玉佩的賊頭吧？」

李靖乍見小蘭，心中一陣歉然，但感自己委實欠了她許多，也不知如何圖報，不由便歎了口氣，苦笑道：「她這塊宮中玉佩，果然是李靖失去的！因爲當時李靖窮途末路，她爲了替我籌集活命的銀兩，竟把那塊玉佩給當了，我欠她的債務，也不知何日何方可奉還！」

水先生瞟了妙手空空兒一眼，忽然大笑道：「你是風塵八俠老大，老三的兄弟，亦即風塵八俠的五弟，放着普天下最大的妙手空空在此，你爲甚不去求求他！」

空空兒銀鬚一動，欣喜地對李靖道：「很好！你快開口求我！你一開口，我就立刻答應，替你去把當了的玉佩索回，就當是給你的見面禮！」

小蘭瞪了水先生一眼，道：「我……我又沒說要靖哥哥交還玉佩，水老前輩多事！」

大乞俠任願一聽，心中忽然一

動，突地凝視小蘭，異常認眞的道：「小蘭姑娘！那塊玉佩是否皇宮中物？」

小蘭坦然的點點頭道：「這是娘親留下給我的，上面有陳朝宮記，我想，這大概是皇宮中物了！」

任願一聽，臉上神色更見凝重，道：「玉佩上是否有『相聚一刻，勝過白頭』八個刻小字？」

小蘭不由一怔，奇道：「是呵！但任老爺子怎的知道？」

任願一聽，目中精光大熾，緩緩道：「你娘親的乳名是否叫『賽鳳仙』？」

這時輪到小蘭驚疑了，她知道娘親自代陳朝皇后張麗華受死後，她的乳名便再沒第三者知道了！小蘭不由驚道：「任老爺子原來是陳朝宮中的人麼？」

任願皺眉道：「陳叔寶還沒這份本事，要任某人爲他效勞！但當時我與一位宮女有過一段……往事，因此知道宮中之事！」

小蘭大奇道：「任老爺子結識的那位宮女是誰？」

任願歎了口氣，道：「當時任某步入中年，不幸動了春心，與那宮女有了……那事，後來我與她快樂了三年的日子，因爲不肯替陳叔寶賣力，只好逃了，臨走親手刻了一塊陳叔寶賜給我的玉佩，上寫：『相聚一刻，勝過白頭』八個字，留給她作傳家之寶……」

小蘭越聽越激動，她盯着任願，目光中已有淚花閃動，顫聲道：「那宮女的乳名就叫賽鳳仙！是麼？」

任願歎了口氣，道：「果然是她！後來任某得知她已產下一女，趕去相見時，陳朝皇宮已被人攻陷了！從此，就再沒有她母女二人的下落了！」

此時，小蘭的身份已呼之欲出了，但小蘭依然不肯相信世上竟有這等奇遇，她盯着任願，顫聲道：「任……老爺子！你……你還知道甚麼？」

任願心中不由一痛，道：「我當時記得我的女兒背部有三粒紅痣！而且，是我親口替女兒起了個名字，叫……」

小蘭咬唇道：「叫甚麼？」

任願道：「叫任素蘭！」

小蘭一聽，不禁喃喃道：「我背上是否有三粒紅痣，我不知道，但……他知道！」

任願一聽，大吃一驚，忙道：「他是誰？莫非有人欺辱了你麼！」

小蘭幽幽的歎了口氣，道：「他並非欺負我，而是拚了命用內力救我！以他的后羿眞氣在背部替我療傷！我……當時沒穿衣服，他……他自然知道了！」

任願一聽，便立刻知此人是誰了！他倏地轉向李靖，沉聲道：「李兄弟！只有你才能證實她的身份！你如實說出，任某人誠心求你了！」

李靖一聽，忙道：「任大哥言重了！當日小弟替小蘭運氣療傷，偶然發覺，她背部果然有紅痣三粒，非常顯目……」

任願一聽，不由老淚縱橫，喃喃道：「如此說來，她眞是任某的女兒了！」

小蘭大哭道：「你眞是小蘭的生父麼？」

徐茂公這時走過來，微笑着向任願、小蘭恭喜道：「千眞萬確，半點不假！天意註定你父女今日相逢，當眞可喜可賀！」

小蘭終於哭道：「爹……爹！你可知道娘親已代人受死了？」

任願怒道：「鳳仙她代誰死了？」

小蘭──任素蘭道：「娘親替她死的，便是陳朝皇后張麗華！如今的陳家老夫人呵！」

任願大怒道：「我去把張麗華殺了，替你娘親報仇！」

任素蘭收住淚，幽幽的道：「替死的事，乃娘親心甘情願，爹爹豈怪得了陳老夫人？天註定小蘭要做二十多年無父無母的孤兒，這又能怪誰？」

任願心神激蕩，一把抱住任素蘭，喃喃道：「爲補爹爹之過，爹爹必定把一身功夫傳授於你，而且……而且必定替你尋一位你合意的好夫婿！」

任素蘭一聽，含羞帶笑道：「你辦得到麼？爹爹！」

任願大笑道：「爹爹有甚辦不到？你快說！相中了誰了？爹爹這就馬上把他捉來，逼他立刻娶你拜堂！」

任願說得一本正經，羣豪倒也不敢發笑，但心內均樂道：哪有丈人逼女婿拜堂的道理？

任素蘭斜瞟李靖一眼，幽幽的歎了口氣，道：「我……我甚麼都給他看到了！今生今世也只好跟定他了！」

任願順着小蘭的目光一瞧，不由咬牙道：「是他……」

任素蘭道：「蘭兒早知你不敢逼他了！」

任願咧嘴一笑，道：「他果然是上佳人選！但任何人均可逼，但他麼，無奈只好慢慢做功夫了，此事爹爹果然不便插手，一切但看女兒的本事了！」

李靖也知道任願父女在說他，但只詐作不聞，誠意的向任願恭喜道：「恭喜任大哥父女相逢！小蘭姑娘從此有人相護了！」

任願瞪了李靖一眼，道：「你這小子，欠了她許多，難道便不思圖報麼？」

李靖訕訕的不知如何回答，梅花女一見，再也忍耐不住，插口道：「不是那玉佩麼？我立刻去偷了回來還給她就是了！這不是圖報了麼！」

羣豪一聽，見梅花女如此坦率，均不由開心大笑。

梅花女却不笑，瞪了衆人一眼，又轉向水先生道：「你……你是我的親舅父？」

水先生一怔道：「我是妳娘親的兄長，不是妳的舅父是甚麼？」

梅花女咬牙道：「人家做爹爹的，便替女兒出面爭……甚麼，你是我舅父，便不替甥女出頭麼？」

水先生不由苦笑搖頭，道：「老天，任老哥，你看，這事夠我等老不死痲煩的了。」

任願大笑道：「心煩甚麼？便任由他們公平競爭便了，我等做長輩的，祇須站穩中間立場，也就泰然心安了。」

此時羣豪中，已有不少人下山去了。

徐茂公與袁紫衣走到李靖面前，道：「李兄弟日後有甚打算？」

李靖沉吟道：「梅花教多人受傷，我打算先把各人的傷患治好了，然後再想想我可以做點甚麼。」

徐茂公點點頭，道：「梅花教所受創傷，委實應助之復原，但愚兄有一事相求，不知李兄弟是否肯答應？」

李靖一怔道：「徐大哥已有紫衣姑娘相助，她的武功足以馳騁江湖有餘，徐大哥還有甚麼做不來？」

徐茂公肅然道：「徐某爲救蒼生，拯救萬民於水深火熱，已發誓把隋煬帝這暴君除去，目下眞龍已現，行將橫空出世，領袖反隋大業，李兄弟目下已是武林人士衆望所歸，若李兄弟肯投身反隋大業，則比百個徐大哥强多了。」

李靖沉吟不答，似甚感爲難。

達摩大師忽然道：「李施主仁心仁術，甚合佛心，但我佛亦主普渡衆生、濟世爲懷，當今朝廷昏敗，百姓流離失所，慘不堪言，若能尋機除去，於國於民，倒是一大功勛！」

大龍潭老人道：「師父原不想你捲入江湖恩怨，免招殺身之禍，但如今看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不惹人，人來殺你，江湖中事，的確逃避不了，靖兒，但你認爲該做的，便不必患得患失，勇敢去做便是了。」

梅花女忽然亦向梅尚清、蕭若蘭道：「你們傷勢好了，梅兒打算隨他出去闖闖，好麼？」

梅尚清、蕭若蘭微笑道：「很好，所幹的是正經事，爹娘怎會阻妳，但不知李兄弟是否答應了？」

李靖尚未及有所表示，紅拂兒忽然亦格格一笑，向聶隱娘道：「拂兒亦決計隨李靖這小子去。」

聶隱娘微笑道：「爲甚麼？」

紅拂兒咬唇道：「徒兒與他有一戰之約，發誓要與他的八脈神劍較量，況且，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甚本事，把衆多女娃兒均哄得暈頭轉向。」

風塵八俠中的老四李勝、老五空空兒等一聽，均大笑道：「八妹，你遇上痲煩事了。」

聶隱娘一怔道：「我有甚痲煩？」

李勝、空空兒大笑道：「紅拂兒拿別人充擋箭牌，其實說的正是她自己的心事，倒是連她也被李兄弟哄得昏頭轉向了，你做師父的，碰見徒兒這等男女情怨，豈非痲煩死了？」

聶隱娘一聽，登時想起老二、老三數十年來對她的痴心苦纏，不由臉上一紅，怔怔的再也說不出話來。

大乞俠任願見狀亦嘆了口氣，對任素蘭道：「李兄弟已成武林衆望所歸，對他動心的女娃兒不知還有多少，你的勝算委實不大，趁早收起這條心吧了。」

任素蘭却決然道：「我也隨他去。」

任願道：「爲甚麼？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麼？」

任素蘭咬牙道：「不爲甚麼，因爲女兒已發誓，今生今世跟定他了。」

李靖的功力奇高，衆女的說話，他自然聽得一清二楚，他也沒了主意，無奈向徐茂公道：「既然徐大哥盛意相邀，三個月後，再在太原李府見面便了。」

徐茂公微笑點頭，與袁紫衣一道欲離去。

李靖忽然又把他喊住，臉紅道：「徐……大哥，你神算驚人，可否指點一二？小弟該如何應付這等兒女私情呢？」

徐茂公一聽，與袁紫衣相視一笑。徐茂公意味深長的道：「李兄弟欲算甚麼均不難，但這等兒女私情，却最是鬼神莫測，如何應對？看來一切祇能由你自己去回答了。」

徐茂公說罷，也不再理會李靖的臉紅耳熱，與袁紫衣攜手並肩，脚下如生白雲，飄然下山去了。

（全文完）

湖海爭霸錄／雲中雁・文
可飛・圖

千秋戰袍

上文提要：「雙龍劍」翟重樓是邪魔道的大煞星，然而他居然戰敗在好友的手下，無他，祇因爲是情敵……翟重樓酒醒，發現自己竟然睡在七坡十三府的香妃府中，他身邊的女人是七坡十三府的得力手下雷二娘；而除了香妃府，最有實力的是刀王府的葛玉霜與吃素府的老和尚，老和尚要脅翟重樓說出謝人心的下落，此際又出現鴛鴦大盜……

陰謀篡奪　野心難逞

歸去也忽然拍了拍翟重樓肩膊，沉聲說道：「據我的推測，葛玉霜要對付的人，除了謝人心和你之外，還要對付阿石。」

「阿石？」翟重樓的眼睛掠過一陣痛苦的神色。

阿石是他的朋友。

但現在，朋友已變成了情敵，歸去也爲甚麼偏偏要在這個時候提起阿石呢？

* * *

邪狠阿石！

他擊敗了翟重樓，搶走了琳玲。琳玲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可是她的戀愛史，却同時發生在兩個異性的身上。

翟重樓對她很痴。

阿石對她也是一樣。

每當夜闌人靜的時候，她常常問問自己應該如何的取捨？

可惜她拿不定一個肯定的主意，她並不是一個有決斷力的人。

最後，他們居然爲了她而決鬥。結果，翟重樓敗了，他敗在阿石的邪狠劍下。

* * *

晨。

漫長的古道上，一匹快馬在奔馳着。

馬鞍上的人，是個滿面病容的中年漢子——宋笑歡。

他策馬狂奔，已連續了兩日一夜。

從外表看來，他絕不像一個武林人物。

他的身上看來也沒有攜帶武器。

他姍姍望東而去，目的是狠市。

* * *

風漸急，陽光也漸猛烈。

在正午之前，宋笑歡終於來到了狠市了。

狠市雖以狠爲名，但這裡方圓百里之內，從未發現過豺狼的踪跡。

這個地方被稱爲狠市，完全因爲這裏有一座堡壘，它的名字叫做「狠堡」。

狠堡現在已不像一座堡壘，而是像一個廢墟了。

近百年來，狠堡連番遭遇到不幸的災害，它昔日輝煌燦爛的歷史，只能留在狠市老百姓的心中。

現在的狠堡，雖已不成堡壘，但仍然沒有完全滅亡。

在狠堡原址不遠，有幾座古屋，住着七八戶人家，他們都是狠堡的人。

狠堡仍然有堡主。

這一代的堡主，是被人稱爲「流浪之狠」的邪狠阿石。

* * *

宋笑歡來到狠市的時候，天狠

酒家的掌櫃小和尚正在打瞌睡。

天氣翳熱，生意又清淡得教人發慌。一向以懶惰馳名於狠市的小和尚不打瞌睡那才怪了。

小和尚當然不是一個眞的和尚。

他不但不是和尚，而且年紀也不算少，還有八天，他就是四十出頭了。

他被人稱爲和尚，是因爲他的腦袋不爭氣，自出娘胎至今，連一根頭髮都沒有長出來。

今天，小和尚的「午睡」只睡了一半，就給一陣馬蹄聲弄醒。

小和尚睜開眼睛一看，差點沒「媽啊」的叫了出來。

因爲他睜開眼的時候，立刻就看見一張臉，距離自己的鼻尖還不到三寸。

小和尚的吃驚，是有理由的。

因爲這一張臉並不是人臉，而是馬的臉。

馬是棕色的，但它的鼻子，却是漆黑如墨。

馬鼻孔噴出來的氣味，眞教小和尚無法的忍受。

小和尚立刻跳了起來，急從櫃枱裏走了出來。

他又看見另一張臉。

這一張是人的臉。

這張臉不算蒼白，但却「臉無光采」，臉色灰黯有如垂死的人。

看見了這張臉，小和尚的火氣可就大了。

「你這個病鬼，竟然敢把馬拉到店堂中，你……」

但他罵人的話，僅能到此爲止。

因爲他的嘴巴，忽然就被一張冰冷的刀插了進去。

小和尚的火氣立刻完全消失，連一雙腿都軟了。

他沒有受傷。

因爲他的口腔內，雖有一把刀。

刀鋒在他的嘴裏，而刀柄却在他的鼻尖下。

握着刀柄的，是一隻穩定的手。

常言有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

小和尚雖然不是武學上的大行家，但他也曾練過十幾年的武功。

他練的也是刀。

但他就算再練三輩子，恐怕也沒有本事刺出這樣快、準，而且又恰到好處的一刀。

出手快，方位準，光是這兩件事就已不容易辦到。

而且，對方刺出一刀，並不是要小和尚流血，而是要他乖乖的聽話，這一份巧勁之妙，就更令小和尚感到心寒。

小和尚想說幾句討饒的話，但他的舌頭正舐在刀鋒之下，他的嘴唇若是一動，舌根可難保得住了。

所以，他不但不敢動，也不敢說半句話。

「小禿子，你聽着，我是宋笑歡。」

小和尚輕輕的點着頭。

他連點頭都不敢太用力，他怕流血。

宋笑歡露出了一種奇特的笑容，淡淡的道：「你的老闆在甚麼地方？」

小和尚儘量把嘴巴張大，一雙眼睛直盯在宋笑歡的右手。

宋笑歡終於緩緩的把刀子從小和尚的口腔裏拔了出來。

小和尚鬆了一口氣，訥訥的道：「這位宋大爺，想找老闆嗎？」

宋笑歡冷冷的道：「別拖延時間，他在哪裏，快說！」

小和尚遲疑了片刻，宋笑歡的刀子又再指着他的鼻子。

小和尚臉都青了，連忙伸手向上指一指。

天狠酒家閣樓，小和尚指的正是閣樓的樓梯。

宋笑歡滿意地一笑。

但在這一陣滿意的笑容後，他手中的短刀忽然就向小和尚咽喉狠狠的插去。

* * *

宋笑歡擅用刀。

不是一把刀，而是兩把刀。

他殺小和尚的這種小角色，一把刀已嫌太隆重其事。

就算他用一根指頭，也可以把小和尚的咽喉戳破或粉碎。

這一次，小和尚可說是死定了。

然而，小和尚居然沒有死。

因爲宋笑歡的刀子雖然刺得又快又狠，但小和尚突然被人重重的踢了一脚，整個人像元寶般倒在地上。

宋笑歡這一刀竟然因此而刺空。

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小和尚捱了這一脚，一點也沒有埋怨踢他的人。

若不是這一脚，他現在已經是個死人了。

* * *

把小和尚踢倒的，是個穿着黃布衣裳的年輕人。

他的身材頗高大，但却一副懶洋洋的樣子。

他的腰間繫着一根棕色的皮帶，帶上插着一把長劍。

劍柄是用青銅鑄造的，上面鐫刻着一隻狠。

宋笑歡凝視着這把劍。

黃衣年輕人也凝視他手裏的刀。

小和尚躺在兩人的中間，他忽然覺得有兩股逼人的壓力，分別從這兩個人的身上散發出來。

他臉上的血色早已褪得乾乾淨淨。

他並不是個獃子，他已看出今天實在是一個很不吉利的日子。

如果不是他的老闆踢了他一脚，此刻小和尚又焉有命在。

這個黃衣年輕人，就是小和尚的老闆，也是宋笑歡要找的人。

流浪之狠。

邪狠阿石。

* * *

阿石腰間的劍，就是在不久之前，把翟重樓擊敗的邪狠劍。

邪狠劍不能算是一把寶劍。

但這把劍在江湖上却很有名氣。

它救過無數人，也殺過無數人。

劍是殺人的利器，但也能挽救許多無辜者的性命。

宋笑歡盯着這把劍，忽然脫口讚道：「果然是一把好劍。」

阿石冷冷一笑。

「劍還未出鞘，你就已肯定它是把好劍？」

宋笑歡道：「這把劍若出鞘，咱們兩人之間必會有一個倒下去。」

邪狠阿石道：「宋香主好像與在下有仇？」

宋笑歡搖搖頭。

「咱們之間，根本就毫無仇怨，今天宋某來到此地，也絕無與你動手之意。」

「哦？」阿石似是感到有點意外：「但看閣下的來意，倒是毫不友善？」

宋笑歡淡淡道：「我是來問你一件事情的。」

阿石道：「有何指教？」

宋笑歡道：「謝人心的下落，相信閣下一定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阿石的臉色立刻變得比水還冷。

宋笑歡淡淡一笑，忽然從懷中取出一叠銀票。

「這裏是吳郎錢莊的銀票，總共是五萬兩。」

「五萬兩？」

阿石的眸子發出了光。

宋笑歡道：「這一筆數目雖然不能算大，但已是足夠讓你重建狠堡。」

阿石沉默了很久，才緩緩的說道：「你的說話很坦白，出手也很闊綽。」

宋笑歡瞪視着他，道：「祇要你把謝人心的下落說出，這十張銀票就是狠堡的了。」

阿石道：「這是一個很大的誘惑。」

宋笑歡笑道：「你可以慢慢的考慮清楚。」

阿石搖搖頭。

他忽然微微一笑，然後道：「狠堡的確很需要這筆錢，重建狠堡一直都是我最大的願望。」

宋笑歡道：「其實，憑你的本領，要賺取三幾萬兩銀子，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宋香主所說的『賺』字，是指偸盜還是指搶劫？」阿石的臉突地沉下。

宋笑歡聳聳肩：「現在並不是討論這種事的時候，你考慮清楚沒有？」

阿石道：「在下考慮過了，這五萬兩銀子，我決定把它收下。」

宋笑歡展顏道：「閣下果然是個聰明人，狠堡很快就會回復到昔日輝煌的日子了。」

阿石道：「把銀票拿來。」

宋笑歡道：「但你仍然未把謝人心的下落說出來。」

阿石冷冷的笑道：「在下祇對你手中的銀票有興趣，可沒有說過要出賣朋友。」

宋笑歡就好像忽然被人踩了一脚。

「好小子，你竟敢消遣我？」

阿石不再說話。

他用行動代表語言，邪狠劍突然「鏗」的一聲出鞘。

劍影森寒，果然是一把殺人如麻的利器。

宋笑歡臉上的肌肉跳了跳。那叠銀票又回到了他的懷中。

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謝人心，而非邪狠阿石。

利誘不成，唯有施用硬功。

他要把阿石擒下，然後嚴刑逼供。

* * *

天狠酒家之內的形勢，是緊張的。

宋笑歡是個來自連環寨刀王府的殺人魔王，他的武功絕不會在邪狠阿石之下。

他這裏並不是連環寨，而是狠市。

狠堡的勢力雖已江河日下，但這裏畢竟是他們的地方，宋笑歡單騎直闖狠市，形勢也不見得怎樣有利。

宋笑歡已看見在酒家之外，出現了七八個精壯的灰衣漢子。

但他仍然非常的鎮靜，因爲他知道葛玉霜絕不會讓他單騎來到狠市。

在途中，他已發覺有人在跟踪着自己，那並不是敵人，而是連環寨刀王府的精英高手。

* * *

葛玉霜是條老狐狸，他的確不放心宋笑歡獨闖狠市。

宋笑歡說是要獨自去辦這件事，但却暗中調派高手，緊緊隨着宋笑歡。

狠市雖然是阿石的家鄉，也是狠堡的地方，但宋笑歡却有絕對的信心，可以把阿石擒下。

阿石的談判既然破裂，當然就祇有動手一途。

宋笑歡再作最後的試探。

「狠市雖然是你的勢力所在，但連環寨的大批高手，也即將趕到，倘若你堅持要與咱們作對，恐怕後果會變得極爲可怕了。」

阿石目光閃動：「你休想唬嚇狠堡的戰士，他們絕不怕死。」

「絕不怕死？」宋笑歡的臉上，突然露出魔鬼的獰笑：「世間上眞有不怕死的人麼？」

他的話剛說完，立刻就有兩個灰衣漢子，掄起大刀，一面怒喝，一面直向宋笑歡直衝了過來。

阿石突然大聲叫道：「退下！」

兩個灰衣漢子彷彿完全沒有聽見阿石的命令，依然瘋狂地向宋笑歡衝去。

宋笑歡冷哼着，雙手一翻，同時亮出了一把精光湛湛的短刀，雙刀一出，這兩個灰衣漢子的臉色就變了。

因爲這兩把短刀剛亮出，就已不偏不倚指在兩人的咽喉上。

他們來勢洶洶的兩個刀手，立刻就被宋笑歡的雙刀威脅着。

他們不但落了下風，而且，還動彈不得。

原來宋笑歡竟用刀柄把他們的穴道制住。

宋笑歡的刀法固然疾如流星，他這一手刀柄點穴手法，更令人有所匪夷所思之感。

兩個灰衣漢子不能動，邪狠阿石也不敢動。

宋笑歡嘿嘿一笑，對兩人道：「你們兩人怕不怕死？」

兩個灰衣漢子同時大聲叫道：「不怕！」

宋笑歡淡淡的道：「你們若說一聲怕死，本香主就放你們一條生路，倘若還再硬嘴硬舌的，那麼你們就會立刻變成了斷頭公鷄。」

兩個灰衣漢子毫不考慮，同時大聲再說道：「不怕。」

宋笑歡的臉色「刷」地一變。

「好，本香主就先拿你們兩人來祭刀！」

刀字還未出口，兩把短刀同時向前一送。

「颯」！「颯」！

邪狠阿石額上的青筋登時突了起來，邪狠劍立刻向宋笑歡的刀上擋去。

但他還是遲了半步！

兩個灰衣漢子倒眞是硬漢，他們的咽喉被截斷了，居然連悶哼都沒發出一聲。

兩人同時捱了一刀。

這一刀絕對致命。

兩人同時倒下，掙扎了片刻之後，就全身僵硬下來。

宋笑歡殺人之後，阿石的劍立刻向他展開激烈的攻擊。

他不能讓這兩個灰衣漢子白白的喪失了性命。

他一劍在手，殺氣嚴霜，劍法出招絕不容情。

但宋笑歡不愧是高手之高手，阿石的劍雖然攻得極是兇狠，但他還是雙腿紋風不動，並未被邪狠劍所嚇退。

阿石奮力使勁送劍。

他的眼睛裏，發出了一種難以形容的光采鋒芒，他的人與劍都一併豁了出去。

沒有任何人能漠視阿石的劍。

宋笑歡雖然充滿了信心可以擊敗阿石，但他仍然保持極高的警覺。

他沒有大意。

絲毫的疏忽，都可能自己導致萬劫不復的境地。

* * *

就在天狠酒家殺氣騰騰，弄得天翻地覆的時候，狠市突然又來了一羣神秘的黑衣武士。

五十八騎快馬，五十八個武士。

除了這五十八騎人馬之外，還有一輛寬大華麗的馬車，一起來到了狠市。

馬車上的人，赫然竟是連環寨刀王府的葛老大。

葛玉霜竟然親自出動，這一點就連宋笑歡也是萬萬意想不到的。

五十八騎快馬像衝鋒陷陣般，刹那間來到了天狠酒家的門外。

他們剛抵達，立刻就與狠堡的刀劍手發生了激戰。

阿石冷冷一笑道：「宋笑歡，難怪你如此猖狂，原來早已有備而來。」

宋笑歡「呸」了一聲，道：「這是你自尋死路，與人何關？」

兩人在這幾句說話之間，又已攻了數十招。

宋笑歡雖然刀法比阿石的劍法勝一籌，但他並不想殺死阿石。

他主要的目標，最希望能在阿石的口中，逼出謝人心的下落。

兩人激戰正也酣，忽然傳來了一個冰冷的笑聲。

「宋香主，這個人是連環寨心腹之患，你不必再手下留情，儘管送他到西方極樂世界去吧！」

這是葛玉霜的聲音。

宋笑歡的刀法，果然立刻就狠辣了不少，不過他仍然有所疑慮，道：「殺了這個小子不是難事，但謝人心……」

葛玉霜冷冷一笑道：「謝人心即將來到這個市鎮之上。」

宋笑歡發出一聲獰笑，雙刀的招式不再留情。

雖然他想不到謝人心何以將會來到狠市，但葛玉霜既能說得如此肯定，他的心中也就再無任何的顧慮。

葛玉霜是他未來的岳丈，岳丈大人的命令，他當然是絕對的服從。

這一來，阿石的情況，就變得更加危險，狠堡雖然還有若干精忠份子，但這些人的武功，絕不足以抵抗連環寨刀王府的侵犯。

可以說，這是實力懸殊的一戰。

葛玉霜居然親自出師，顯見他對於這一戰的勝負十分重視。

但阿石仍然不相信，謝人心將會在狠市出現。

他刻已無暇去想及其他的問題，因爲宋笑歡的一對短刀已把他逼得險象環生。

* * *

阿石的劍法在江湖上極負名氣。

但他現在遭遇到的對手，却給他的劍法有一籌莫展之感。

阿石的劍法越鬥越急。

但無論他刺出的劍如何急動，總是無法把宋笑歡傷在劍下。

反而宋笑歡的一雙短刀更具威脅。

劍網重重。

但刀火却從劍網中穿了過去，刀鋒處處不離指向阿石的上三路要害。

咽喉、心臟、胸腹都是他進攻的主要目標。

阿石開始有點急了。

他的臉並不因急劇運劍而變成漲紅，反而變成一片煞白之色。

葛玉霜突然冷冷的道：「宋香主，老夫限你十招之內，把他斃於刀下。」

宋笑歡微微一凜。

只聽得葛玉霜又接道：「因爲謝人心已來到了狠市，你將會面臨另一批的勁敵。」

* * *

謝人心眞的已來到了狠市？

不錯。

葛玉霜並非故作驚人之語，謝人心的確來了。

他並不是單獨一人來到狠市。

可以說，他只是一支雄師的一份子。

這一支雄師，從另一條路趕到狠市，但途中却被連環寨分舵的人發現。

連環寨有一種特別聯絡的方法，能夠在最短時間之內，把消息傳遞到葛老大的手上。

這一次的消息，非常之準確。

葛玉霜雖然從另一條路趕到狠市，但他已知道狠市將會變得十分熱鬧。

因爲率領這一支雄師的人，是名震江湖的鴛鴦大盜。

鴛鴦大盜顯然已和謝人心聯手，向連環寨展開反擊的行動。

但這一次鴛鴦大盜最大的目的，是救人！

他們知道邪狠阿石的境況，相當危險，因爲他知道謝人心的下落。

謝人心來了。

除了謝人心之外，還有鴛鴦大盜、翟重樓、丁老夫子、莫中庭和勾魂七煞。

他們的人數雖然不多，但誰也不敢小覷這一批高手的力量。

翟重樓雖然視阿石爲情敵，但也沒有眞正痛恨阿石。

他們畢竟是情深義重的老朋友，他從來就不希望阿石被人殺死，使自己可以得到琳玲。

翟重樓也許不夠冷靜，做事往往有幾分盲目的衝動。

但他絕不是那種卑鄙無恥的小人。

當他知道阿石有危險的時候，他的心情比任何人都更焦躁。

他不願意失去琳玲。

但他更不願意失去阿石，他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翟重樓的感情很豐富，也很矛盾。

平時，他是個很樂觀的人。

但今天，他的心情却很紊亂。

他只希望能夠快一點見到阿石……

* * *

十招之下，立斃阿石！

葛玉霜的命令，似乎有點不近人情，又有誰能保證在十招之內，一定能夠殺得了邪狠阿石呢？

別人也許不能，但宋笑歡能。

他本來就已操縱了整個的戰局。

阿石竭力掙扎。

他就像一條可憐的魚兒。

魚已上釣，魚已在網。

魚已放在砧板之上。

宋笑歡獰笑，他的表情就像個唬人的殭屍。

十招，並不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刹那之間，五招已過。

阿石的右腿捱了一刀，左肩也被刺穿了一個血洞。

這點創傷雖然並不是致命，但却嚴重影響了他的身手。

宋笑歡突地一聲笑喝道：「撤劍。」

「颯」！

刀鋒狠狠的插在阿石的右腕

上。

阿石果然撤劍。

他也無法不撤劍，因爲他的右手已被廢掉。

然而，他仍有一條左手。

邪狠劍雖已撤掉，但剎那之間又落在他的左手之上。

阿石的右手能使劍，他的左手也能。

不但能，而且絕不比右手使出來的劍法稍遜半分。

宋笑歡嘿嘿一笑，突然雙刀脫手飛出，擊向阿石的臉。

阿石奮力揮劍。

「叮」!「叮」!

兩把短刀同時被擊落。

但宋笑歡眞正的殺着並不是這兩把短刀，而是緊隨而來的一爪。

* * *

宋笑歡以一雙短刀馳名於天下。

但他這一爪，却比他的雙刀更兇暴百倍。

阿石的臉突然扭曲，嘴角溢出大量的鮮血。

宋笑歡却在同時大笑。

他的右手，已深深地插進阿石的小腹，而且還用力的一扭。

這是穿腸搜命爪。

就算是練過金剛罩，鐵布衫這一類武功的人，亦無法抵禦這一爪。

阿石再撤下手中的劍。

就在這一劍間，他忽然看見遠遠有一個人狂奔衝至。

阿石雖已垂死，但他的眼睛却在此刻發射出一種奇異的光采。

他也想衝上去，和那人聚在一起，他是要向那人告別，永遠的告別！

但他的腿才向前踏出一步，整個人就已向前仆下。

阿石死的時候，眼睛裡的異采仍然沒有消失，因爲他又再見到了自己的老朋友——翟重樓。

* * *

雖然他們曾經一度變成情敵，但他們都知道自己永遠都不會眞正的憎恨對方。

自從阿石擊敗翟重樓，帶着琳玲回到狠市之後，阿石一直感到內疚。

雖然他知道自己的做法沒有錯，但他却又偏偏覺得自己眞的錯了。

但眞正的錯在哪裏，錯在誰人？

眞正的錯在甚麼地方？

他不知道。

永遠都不知道。

* * *

翟重樓的雙龍劍沒有丟掉。

原來鴛鴦大盜早就已從香妃府中把雙龍劍取回。

現在，雙龍劍又已在翟重樓的手中。

雙龍劍是好劍。

翟重樓也是使劍的好手。

但他的劍還未出鞘，就已看見阿石慘死在宋笑歡的魔爪之下。

那是翟重樓永遠無法忘懷的一剎那。

雙龍劍突地雙雙出鞘。

三個黑衣武士攔住翟重樓的去路。

但憑這三個人的本事，還遠遠不是他的對手。

「刷」!「刷」!

一連三式，總共六劍，似狂風捲落葉似的向三人狂發而捲去。

三個黑衣武士同時响起了三聲慘叫！

血激飛，六條手臂一齊給卸了下來。還有七八個黑衣武士想衝過來，但却給眼前的景況嚇呆了。

宋笑歡陡地一聲冷喝，越衆而出。

「閣下就是龍公子翟重樓麼?」

翟重樓眼睛射出兩道電般的光芒，口中却一言不發。

他緩緩的向宗笑歡走去。

他每走一步，眼角的肌肉便彷彿跳動了一下。

宗笑歡桀桀一笑道:「聽說你是邪狠阿石的劍下敗將。」

翟重樓仍然默不作聲。

宗笑歡臉上露出了殘酷的笑容:「現在邪狠阿石已變成了死狠，而你居然敢向本香主挑戰?」

翟重樓與宗笑歡的距離已越來越近。

他知道，憑自己的劍法，絕對沒有把握可以對付宗笑歡。

但他仍然要與宗笑歡決一死戰。

* * *

翟重樓與宗笑歡還未動手，天狠酒家門外已展開了另一幕血戰。

葛玉霜是乘坐一輛馬車而來的。

車把式是一個頭髮和鬍子都很疏落的老人。

看他的樣子，老得連牙齒都祇剩下幾枚，但他却能把這輛馬車御得又快又穩定，相當難得。

他的眞正身份，是個趕車的老僕?

不!

他並不是普通的車把式，而是連環寨刀王府兩大香主中的另一位——鬼錘叟杜谷。

* * *

杜谷是葛玉霜的師叔。

他成名遠比葛玉霜更早，但運氣却比葛玉霜差得多了。

他在江湖上混了好幾十年，娶妻遇人不淑，賭博逢賭必輸，苦練內功却走火入魔，險些成全身癱

瘓。

幸而他還有一個師侄葛玉霜花盡心血把他的內傷治好。

葛玉霜爲人雖然心術不正，但對杜谷却是蠻不錯的。

杜谷在刀王府中的地位，僅次於葛玉霜，即使宗笑歡，他在杜谷面前，也是以晚輩自居。

事實上，杜谷的輩份比宗笑歡是高得多的。

此刻，他雖然是以車把式的裝扮出現，但謝人心一眼就已認出他就是鬼錘叟杜谷。

杜谷當然也認識謝人心。

因爲昔年謝人心刺殺單源之後，杜谷曾率領一羣刀斧手，追殺謝人心。

但謝人心終於還是脫逃。

今次狹路相逢，謝人心就算拚了一條性命，也要和杜谷算算帳的。

* * *

翟重樓雖然是阿石的劍下敗將，但宗笑歡仍然不敢輕視這個年輕人的力量。

蘇州「飛龍劍法」畢竟是江湖一絕，倒在雙龍劍下的綠林好漢，爲數並不少。

不過，宗笑歡仍然有絕對足夠的信心，可以把眼前的龍公子殺死。

宗笑歡的一雙短刀已不在他的手上。

但宗笑歡一點也不在乎。

他還有很多種方法，可以把翟重樓殺死。

別忘記宗笑歡的暗器，同樣是天下一絕。

* * *

翟重樓也沒有忘記。

雖然他從來都未有與宗笑歡交過手，也沒有見識過他的眞實本領，但他早就知道這個人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的暗器。

蜂尾針、奪命砂、透骨釘、離魂七絕彈、裂頭鏢等等暗器，都是宗笑歡擅長使用的。

宗笑歡的短刀不在手中，但他的一雙手就已經是極爲厲害的武器。

宗笑歡盯着翟重樓的表情，就像狐狸看見了兔子，餓獅看見了羚羊。

對峙的時間越久，他的信心似乎越來越大。

翟重樓的一雙劍已出鞘。

突然間，雙劍直攻宗笑歡。

宗笑歡冷笑。

他的身形突地暴退，轉過另一個方向，襲擊翟重樓。

祇聽得指風嘶嘶作响，宗笑歡的指法居然也極爲不弱。

翟重樓翻身，凌空一跳，雙劍如飛魚出水般，剎那間連刺十六劍。

宗笑歡冷喝，突然一蓬奪命砂撒出。

原來他的右手，早已戴上一隻軟皮手套。

毒砂一出，翟重樓的劍勢不得不收斂了下來。

宋笑歡右手再進三尺，抓向翟重樓的胸膛。

翟重樓立刻跟蹌的後退。

但他後退的時候，突然右劍向前掃出，直插宗笑歡的左腰。

他的人向後退，而劍却是全力向前擊出。

宗笑歡冷冷一笑，居然伸手向劍柄之上抓去。

他這一抓異常準確。

翟重樓的劍不但沒有擊中宗笑歡，反而落在宗笑歡的手中。

然而，翟重樓剛退後的身子，又再瘋狂地衝了過來。

他祇剩下了一把劍，但他仍然還有兩隻手。

他用右劍掩護左手，「呼」的一聲拍出一掌。

宗笑歡嘿嘿一笑，揮動劍鋒向翟重樓的右掌切去。

這一劍來勢洶洶，他深信翟重樓的右掌非縮回不可。

可是他這一次料錯了。

翟重樓早就存有拚個同歸於盡的決心，他無論如何都要爲阿石報仇。

他不但不縮回去，反而趁勢揮動右劍，藉着宗笑歡劍勢已弱的時候，向他小腹之上狠狠的刺去。

這種不要命的打法，宗笑歡今天總算是大開眼界。

他可不想拚個同歸於盡，既然對方拚着斷腕，也要刺殺自己，倒不能不加意提防。

他突然撤手。

不但撤手，連劍也棄在地上。

那本來就不是他自己的劍。

宗笑歡的暗器又再出手，這次他出動的是裂頭鏢。

* * *

裂頭鏢是一種份量極爲沉重的暗器。

宗笑歡一出手就是五枚裂頭鏢，分成五個不同的方向，怒射翟重樓的胸腹。

接着還有第六枚，是射向翟重樓鼻尖上的。

這六枚裂頭鏢威力驚人，就算用劍把其中五枚擊落，還有第六枚依然可以致命。

但就在此刻，突然又有另一把劍殺出，把射向翟重樓的鼻尖的一枚裂頭鏢擊落。

而先前的五枚裂頭鏢，翟重樓總算閃避得快，恰恰避過。

宗笑歡陡地眼前一亮。

用劍把第六枚裂頭鏢擊落的

人，是一個嬌艷欲滴，但却滿臉悲憤之色的紅衣少女。

翟重樓的身更是爲之一震。

「琳玲！」

＊　＊　＊

琳玲！

那是一個令翟重樓畢生難忘的女孩子。

阿石死了，翟重樓感到無限悲憤。

琳玲亦然。

無論他們是否將會結成夫婦，無論她是否已愛上阿石，他畢竟是她的摯友。

琳玲的右手忽然緊緊的捏着翟重樓的左手。

琳玲左手握劍。

他們的左右手緊緊的捏在一起，並不是表示親密，而是準備施展一招古怪的劍法。

這一招劍法，他倆早已練得非常之純熟，兩人聯手合力擊出，威力强大無比。

宗笑歡雖然武功高强，比他們二人高得多，但一時之間却沒有防到對方突然有此一着。

祇見琳玲彷彿在拉動翟重樓的身子，風車也似的從左轉到右方，然後「嗤」的一聲刺出一劍。

這一劍來勢非常之詭異，宗笑歡不清楚對方打的是甚麼主意，不敢硬拚，連忙抽身向右暴退盈丈。

他退得很快，而且還趁勢撒出一蓬毒針。

但翟重樓的影子忽然又告消失了，原來他已被琳玲借着去勢一推，輕輕的送到宗笑歡的背後。

宗笑歡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他做夢也想不到對方竟然會有這種怪異莫測的身法招數。

翟重樓就在他的背後，他甚至已聽到劍鋒刺進自己背心的聲响。

他想向前俯衝，但胸前竟又有一把劍把他的退路封死。

那是琳玲的劍。

宗笑歡一陣錯愕。

就在這一陣錯愕之間，翟重樓的劍已從他的背心貫穿直過前胸。

同時，琳玲的劍也同時在他的胸前用力插入，直貫過背後。

雙劍穿胸，誰還能活？

誰都不能。

宗笑歡亦絕不例外。

＊　＊　＊

正當宗笑歡帶着絕不相信的表情，倒了下來的時候，謝人心與杜谷的決戰也進入了決定勝負的階段了。

杜谷的魔鬼錘，長達四尺八寸，重量八十三斤。

這不是小錘子，而是大錘子。

這種大錘子使動起來，威猛無儔，體魄再壯健的人，也絕對無法捱得住杜谷的任何一錘一擊。

杜谷雙臂的氣力極爲驚人，如此沉重的一柄魔鬼大錘，在他的手中彷彿就變成了一把輕盈的長劍。

但謝人心赤手空拳，居然與杜谷戰成平手。

杜谷連發數十錘，都無功而退。

雖然謝人心暫時並沒佔到上風，但再戰下去，杜谷的敗象已漸漸呈露。

杜谷吃驚不已。

他想不到謝人心的武功，竟然遠在自己估計之上。

他已知道自己的魔鬼錘雖然厲害，但對付謝人心却並無多大的用途。

謝人心突然大喝一聲：「看指！」

杜谷一凛。

他看見對方的招式突變，向自己的心窩直插過來，那不是棒，而是指。

穿心指。

＊　＊　＊

穿心指，一指穿心。

「篤」！

杜谷的眼睛倏地瞪大，在此同時，他的魔鬼錘也撞向謝人心的右膝。

謝人心登時有一種痛徹心脾的感覺！

但他沒有流露出痛苦的表情。

他祇是嘿嘿一笑，笑得痛快，笑得殘酷。

雖然他的右腿已廢掉，但也仍然有一種「值得」的感覺。

一條右腿就把鬼錘叟的性命換掉，總不能算是賠本的生意。

＊　＊　＊

葛玉霜的目光剎那間，變得一片灰暗。

難道天狼酒家就是刀王府全軍覆沒的地方？

他對自己的信心已開始搖動了。

激戰仍然繼續。

但刀王府的高手，已損折得七七八八，兩大香主也分別死在敵人的手下。

鴛鴦大盜解決了幾個刀王府的高手之後，分從左右，把葛玉霜夾在中央。

葛玉霜的臉在發青。

他知道自己唯一的能倚靠的，就是腰間的一把紫鐵刀！

＊　＊　＊

歸去也一直都緊盯着葛玉霜。

葛玉霜的每一個動作，都逃不過他的目光。

葛玉霜忽然嘿嘿一笑，問歸去也：「你想要多少報酬，才肯與老夫合作？」

歸去也淡淡的道：「不是報酬的問題，歸某從不重視金錢。」

葛玉霜冷冷一笑：「大盜居然也不重視金錢？」

歸去也道：「歸某雖然生平偸盜極多，但絕大部份的財物，都全轉送給別人了。」

「別人？他們是誰？」

「窮人，老弱病殘的窮人。」

「想不到鴛鴦大盜居然也是個俠盜。」

「不錯。」歸去也坦白承認，臉上竟無愧色：「歸某的確亦俠亦盜。」

葛玉霜道：「你一定要逼着老夫出刀麽？」

歸去也道：「歸某一定要你死。」

葛玉霜道：「咱們有仇？」

歸去也道：「這並非仇恨的問題，而是另一個因素！」

「說出來聽聽。」

「因爲你若不死，就會有更多的無辜人死在你的手下。」

葛玉霜不再說話了。

他知道這一戰已無可避免。

但他有把握敵得過鴛鴦大盜嗎？

答案是：「沒有。」

他沒有任何把握可以擊敗鴛鴦大盜。

但他仍然要試一試！

＊　＊　＊

紫鐵刀是一把好刀。

葛玉霜的刀法，也是極霸道的，是一套極兇狠的刀法。

可是，歸去也的箭，遠比他的刀還更快疾。

雖然他們的距離並不遠，但歸去也仍然用箭來對付這一個刀王府的主人。

「颯」！

第一支箭從葛玉霜的身邊掠過！

箭急如流星，「篤」的一聲射進一條木柱上。

葛玉霜反手連劈八刀，分別向歸去也及皇甫水仙的腰間掃去。

皇甫水仙的身形閃動，比丈夫更見靈活幾分。

葛玉霜無法把對手傷在刀下。

倏然，皇甫水仙也射出一箭。

那是一支很短小的小羽箭。

葛玉霜揮刀，把小羽箭擊落。

但歸去也却乘勢而進，「呼」的拍出了一掌。

「喔」！

葛玉霜的身軀猛然被撞開，小腹上重重的捱了一掌。

皇甫水仙冷笑，再接再勵，又射出第二箭。

「颯」！

這一箭，不偏不倚，正中葛玉霜的前額。

葛玉霜渾身都在發抖，終於僵斃，倒在血泊之中。

＊　＊　＊

連環寨七坡十三府中權勢，最大的刀王府，就在這一天全死在狼市天狼酒家之中。

這是一件轟動天下的大事。

葛玉霜死後，他的陰謀也逐漸被鴛鴦大盜所揭發。

千秋戰袍的確是在他的手中。

連環寨仍然是連環寨，並沒有因爲這一次的挫折而被毀滅。

但它的本質又逐漸有了重大的改變了。

可以說連環寨曾經由正道趨向邪道，但現在又再逐漸改向正道上走去。

因爲千秋戰袍最後落在翟重樓的手上，並且成爲了連環寨的寨主。

這是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誰也不知道翟重樓怎麽樣得到千秋戰袍，他又何以會有興趣去做連環寨寨主。

祇有翟重樓才知道，他成爲連環寨寨主，完全是鴛鴦大盜的主意。

他兩夫婦在天狼酒家中殺了葛玉霜之後，就趕到刀王府，把千秋戰袍盜去。

鴛鴦大盜要盜走千秋戰袍，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但他們要說服翟重樓做寨主，却是困難得多。

然而，無論如何，翟重樓到底還是答應了下來。

他成爲了連環寨寨主，鴛鴦大盜却變成了連環寨的兩大護法。

他們的宗旨，是盡量把連環寨從邪的方向改移到正道之上。

他們幹得很成功。

三年之後，翟重樓娶妻。

他的新婚妻子，當然是琳玲。

有情人終成眷屬。

但他們仍然沒有忘記阿石。

阿石永遠活在他們的心中……

（完）

江湖踩雲生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九手抓鬼

上文提要：「九手抓鬼踩雲生」沈形雲來開封的目的是替大伯父追查聚寶盆失竊的事……秋菊、牡丹、芍藥三女表面受僱於大家樂賭坊，實則負有使命……沈形雲跟蹤慧空和尚，發現了天雷幫總壇的所在地，他以為慧空與天雷幫勾結，不知慧空乃是……沈形雲去吊唁，杜懷仁想留下他，未能攔住，沈形雲應約回賭坊，錢神通一聽他說不會賭便欲拆夥……



希望豪賭有發現　詐不識牌大贏家

錢通神道：「我不打沒把握的仗！」

沈形雲道：「也罷，拆伙也好，祇是我也不想佔你甚麼便宜，有關在此吃住與花費，以及芍藥姑娘，我自會有補償！」

錢通神木然的道：「那些並不重要，你的不會賭才叫我痛苦，你知道我這幾天抱多大的希望呀！」

沈形雲道：「希望越大失望越痛苦，錢老闆，你有別的好方法應付今夜這場賭局？」

錢通神道：「我祇有用我的伍曼天了！」

「誰是伍曼天？」

「當然是我賭坊坐鎮的人物，人稱『五手遮天』的！」

哈哈一笑，沈形雲心中在笑，好一個「五手遮天」，比之他的「九手抓鬼」，幾乎這姓伍的矮他一半！

錢通神把手一讓，道：「沈老弟，這邊走！」

沈形雲與錢通神二人由二道院轉入一座偏院中，祇見芍藥與秋菊、牡丹三女正併肩站在一座大客廂前面門下，大冷的天，三女均着紅衫褲，打扮得十分俐落。

那芍藥一見沈形雲，立刻笑迎上前，她大方的伸手拉住沈形雲道：「看你，這麼冷的天，怎麼一出去便是一天多，叫人家擔心死了！」

一笑，沈形雲道：「別為我擔心，我不是按時趕回來了嗎？」

芍藥道：「吃過了嗎？」

沈形雲尚未回答，錢通神已接道：「今晚你們備下甚麼可口的佳餚？」

牡丹道：「爺放心，十道佳餚已備好了，擺在蒸籠裏就等上桌了！」

沈形雲已覺出客房中有熱氣冒出屋外來了，想是這大客廂中早已安排得十分舒適了！

錢通神一笑對沈形雲道：「進來吧，另外幾位也應該來了！」

沈形雲當先往大客廂走進去，果然，這兒的一切被人叨拾得叫人無話可說！

祇見，屋內正面一排大椅子全是紫檀木製的，從橫樑上垂下大燈共四盞，照得滿屋子亮閃閃，正中央一張大圓桌，桌上面放的是兩副天九牌！

今夜在此賭的是天九牌了！

沈形雲眞的不會賭，他向錢通神道：「這是甚麼賭哇，怎麼不是骰子與大瓷碗！」

錢通神祇一聽就搖頭，道：「你是眞不會呀！」

沈形雲道：「沒關係呀，你說了我就會！」

錢通神冷冷對芍藥道：「他不會賭呀！」

芍藥道：「不會賭呀，他怎麼贏了石大丹的？」

沈形雲道：「芍藥，妳祇教我就行了，妳說，這是甚麼賭？」

芍藥道：「這叫天九牌，一共是三十二張牌！」

她拉着沈形雲走過去，把一副天九牌攤開來，眞仔細，她把牌湊起來，道：「官人呀，你記住了！」

沈形雲很用心的點點頭。

芍藥道：「天九牌共分兩種玩法，那便是大天九與小天九，大天九每次一人四張牌，前一道後三道，大家比大小，小天九每人每次兩張牌，這種玩法最乾脆，一翻兩瞪眼！」

沈形雲仔細聽，他雙目盯在三十二張牌上面。

芍藥又道：「天九牌中最大的是猴王一對，吶，就是這兩張！」

她取出丁三與六點猴身擱一邊，再取第二對，道：「吶，這是第二大牌叫大天，你記住了！」

沈形雲這裏仔細聽，那邊站在火盆邊的錢通神直冷笑，今天你當冤大頭吧，我的兒！

錢通神心中想着，忍不住的道：「惡補呀，兄弟，你來不及了吔！」

沈形雲祇是不開口，他很用心，光景表現出他眞的是不會賭！

芍藥又取出一對地牌一共四個紅點，道：「這是第三大牌，這條大的，你瞧，從天地人鵝長文雜，順序的便是比點數了！」

沈形雲點着頭，道：「我祇要拿到猴王就成了！」

一笑，芍藥道：「你想得美唷，多不容易呀！」

「我容易！」

他頓了一下，又道：「也好，如果拿不到猴王對，拿了天王牌或地王牌也可以呀！」

他這麼一說，錢通神也冷笑了！

沈形雲取過桌上的六張牌，正是猴王、大天與地牌，他舉在手上撫弄着，口中喃喃的道：「今夜看你們的了，我不想丢人丢在中原！」

於是，他又取過另外一副天九牌，同樣的也是看了六張他欲要的牌。

錢通神道：「好了，我再問你老弟，你如果此刻退出，我不勉强！」

沈形雲道：「我們拆伙可以，叫我退出可不行，我怎麼會錯過這麼好的機會呀！」

錢通神道：「對會賭的人也許是好機會，對你老弟這不會賭的人就不一樣了！」

「怎麼說？」

「你會連褲子也輸掉的！」

「哈……」沈形雲笑了！

他這麼一聲笑，錢通神道：「老弟，你亮一亮，你身邊有多少銀子呀？」

沈形雲道：「你是說我的賭本呀？」

「不錯！」

沈形雲隨手自口袋中摸，一把大銀票亮在手中，道：「這是南京聚寶銀號的票子，沒有一萬也有八千！」

錢通神驚喜的道：「沈百萬開的大銀號，流通中原的也不少，夠了，祇不過……」

沈形雲道：「不過怎樣？」

錢通神道：「你老弟一次少押點，輸嘛，也得慢慢的輸，別一次就完蛋！」

沈形雲道：「我沒有打算輸，我也不打算輸，錢老闆，你會知道我是個大贏家的！」

「哈……」錢通神笑了。

芍藥看看牡丹，再看看秋菊。

祇見秋菊走到沈形雲面前，道：「沈官人呀，你怎麼盡是聚寶銀號的票子呀？」

沈形雲一笑，道：「我從南京來的呀！」

秋菊立刻又問：「那你也是聚寶銀號的朋友了？」

沈形雲道：「很熟。」

「眞的？」

「我從不騙人的。」

秋菊喜道：「江湖傳言，南京沈百萬就有一個聚寶盆，這事你沈官人知道嗎？」

沈形雲道：「住在南京的人都知道。」

秋菊道：「又有傳言，沈百萬的聚寶盆失竊了，這件事你知道嗎？」

沈形雲一瞪眼，道：「聽過。」

秋菊不問了，再問就露出馬脚了。

便在這時候，有個四十出頭的瘦漢掀帘走了進來，這人走近錢通神，道：「老板，不是今夜用不到我了？」

錢通神道：「原是用不到你的，可是我又不想同一個剛剛學賭的人合伙，輸了多寃。」

他看向沈形雲，發現沈形雲微微的笑。

錢通神以為，如是他就笑不出來了。

沈形雲笑呵呵，他拍拍錢通神，笑道：「錢老板，我忽然想起一個人來了。」

「想起甚麼人？你還認識誰？」

沈形雲道：「桂浩然的二徒弟石大丹。」

錢通神指着外面，道：「就是剛才那小子呀！」

「不錯，就是他。」

「想到他又怎樣？」

沈形雲道：「姓石的對於輸在我手中他不服氣。」

錢通神道：「是我也會不服氣。」

沈形雲道：「我在想，他想報仇，何不此刻，又何需等到明晚呀！」

錢通神一怔，道：「叫那小子也來參加一份？」

「是呀！」

錢通神道：「他不配！」

「怎麼不配，一樣的銀子呀！」

錢通神忿然的道：「那個孬種沒出息，桂浩然一死他六親不認人了，他連桂竹園也不再去了，天天泡在賭場混日子，他還是個人呀！」

沈形雲道：「那是他的事，咱們管得了嗎？」

錢通神道：「咱們是管不着，祇是江湖有句話，路不平人來踩。」

他頓了一下，又道：「再說今晚的賭局不一樣，來的均是有頭有臉人物，其中腰纏萬貫的財神也有兩三位，那小子甚麼東西，他配嗎？」

沈形雲道：「如果我堅持他參加呢？」

一楞，錢通神道：「兄弟呀，我勸你少同這種沒骨氣的人打交道。」

沈形雲道：「我不同他打交道，我是找機會教訓他，你明白嗎？」

錢通神一聽，道：「既然你是想教訓這種人，我當然高興看他慘兮兮，我這就派人去叫他。」

果然，他派牡丹去找石大丹了。

* * *

有個伙計穿戴得夠闊氣，兔毛帽子圍巾白，長袍天藍纏腰帶，一邊還墜着一塊玉墜子，紮綁腿厚棉鞋，未開口就先笑。

似這樣的伙計有三位，如今來了一位他叫王大元。

這王大元走到門口先報告：「老板，東大街寶和錢莊的歐陽東家來了。」

錢通神立刻高聲哈哈笑，兩三步便到門下面，他手掀門帘大聲道：「太斗兄嗎，快請進來呀，屋裡暖和呀！」

「哈……」這笑聲粗重帶鋼音，祇一聽就知道是有權威的人物。

是的，江湖上有名有姓有頭有臉的人物便是出口氣也與衆不同，總得把他們的身份顯現出來。

這位歐陽太斗長得一副好福相，腦袋瓜子圓得宛如人工搓揉過似的，他戴了一頂狐皮小帽蓋了大半個溜圓的頭，那一身皮掛長袍還發出亮閃閃的光，進得門來抖雙袖，長長的吁了一口氣，把外罩往後猛一掀。

立刻，自門外跨進一個大個子，這人一身短紮，看上去乾淨俐落，却也是個孔武有力的人物。

這大漢一把接過歐陽太斗的披風，恭敬的站在一邊，再細看，他手上提了個包袱，也許裡面是銀子，也許裡面放的是傢伙。

錢通神就往那包包看了幾眼。

沈形雲不看，沈形雲祇看着一邊爲他斟酒的芍藥。

現在，錢通神開口了。

他拉着歐陽太斗走近沈形雲，笑瞇瞇的道：「容我做個介紹，這位是南京來的沈公子。」

沈形雲祇得站起來點個頭。

那歐陽太斗雙目一亮，道：「啊，南京來的呀！」

笑笑，沈形雲道：「不敢，小地方。」

歐陽太斗道：「大地方，大地方呀！」

賭徒見面必先虛情假意一番，打個哈哈再搜你的錢。

錢通神再對沈形雲道：「這位歐陽東家，咱們東大街開了一家最大錢莊的財神爺。」

他這麼介紹，沈形雲笑笑，但歐陽太斗仍以目芒盯着沈形雲瞧。

他有些喃喃的道：「南京的沈家，那才叫財神爺呀，你你……你是……」

沈形雲却對錢老板道：「時辰到了，怎麼才祇來了一位？」

他話一半，門外又有伙計來報：「老板，老鳳翔銀號的周大爺駕到。」

錢通神立刻奔過去掀門帘，大笑着道：「周老板快快請進，哈！」

進來的是個虬髯壯漢，這人後面跟了個金睛火眼似的漢子，手上也提了個袋子。

祇聽這人哈哈笑道：「下雪天賭博天，日子過得賽神仙，哈！」

他一串大笑祇一半，忽然眼光落在沈形雲身上，他口中「噫」了一聲，又道：「這位小哥是？」

錢通神走上前，道：「這位小兄弟姓沈，南京來的。」

周老板周大年「啊」的一聲叫，道：「南京沈家呀！」

沈形雲一笑，道：「南京有許多姓沈的，哈！」

眞快，說來都來了。

祇見院中又有報。

「老板，龍家堡堡主駕到。」

錢老板剛掀門帘子，又有報告，道：「大少爺司徒文正駕到。」

屋子裡面除了沈形雲，別的人全迎上門下了。

果然，一位狐裘長袍年輕人滿

面微笑的走進來，他進門看看每個人，當他看到未迎他的沈形雲，臉皮一緊走上去，道：「這位是……」

錢通神忙介紹：「大少爺，此乃南京沈公子。」

司徒文正雙目一亮，旋即哈哈笑了。

錢通神對沈形雲道：「沈兄弟，這位司徒大少爺乃天雷幫幫主的大公子，大家認識一下。」

沈形雲微微一笑：「久仰！」

錢通神道：「各位，咱們先吃點喝點再上場。」

司徒文正道：「咱們不缺吃缺喝，賭吧！」

他出口乾脆，引得大伙都點頭。

新鄉龍家堡堡主龍升天笑道：「上了賭桌不飽不飢，骰子一出手白水是燒酒，開桌吧！」

錢通神見司徒文正帶來的跟班人，他認識此人乃「八卦刀」皮不邪，天雷幫四大護法之一。

再看龍升天帶來的人乃龍家堡大掌鞭龍剛，都是武功一流之人，心中不由一緊。

這時候，祇見那「五手遮天」伍曼天已把桌子端正一下，恭敬的站在一邊。

忽聽一聲女子呼叫：「來了，來了……」

她是牡丹，她去叫石大丹了，她在門外叫，手一掀便把門帘掀起來，笑笑道：「姓石的，進去吧！」

這房廳中當然溫暖，大火盆一共三盆炭火在燒着，有一桌擺的盡是吃的喝的，窮人們沒見過。

石大丹也怔了一下，他雙手搓着，口中已道：「這兒比大院暖和多了。」

石大丹剛進來，就見司徒文正迎上去，叱道：「誰叫你來的？」

石大丹還算有那麼一點骨氣，他淡淡的道：「我自己叫我來的。」

司徒文正叱道：「你這沒骨頭的傢伙，你配嗎？」

石大丹臉色也氣灰了，他咬牙。

於是，沈形雲過來了。

「他是我邀請來的。」

司徒文正道：「你不怕有失身份？」

「我祇注意贏銀子，就如同我也打算贏光你的銀子是一樣。」

司徒文正臉色一寒，道：「你癩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氣呀！」

沈形雲道：「上了桌就會知道。」

司徒文正指着石大丹道：「我仍然不屑於同這種無義小人同桌賭銀子。」

「我也不與這傢伙賭。」

沈形雲看去，竟是龍升天，一邊的龍剛鼻孔直哼哼。

寶和錢莊的鏢客認得石大丹，他走上去拍拍石大丹，道：「走吧，這樣賭是無趣的。」

石大丹看向沈形雲道：「聽你一句。」

沈形雲道：「賭，他們可以稍等，他們可以先吃酒，咱二人先賭。」

眞給面子，石大丹就以爲沈形雲很夠意思，他立刻點點頭，道：「好，咱們一把見分曉。」

他往賭桌走去，沈形雲也走到賭桌前，微微一笑，道：「一把見輸贏。」

他此言一出，屋子裡的人都楞了。

這光景另一桌上再是好吃的酒菜也沒興趣了，大家都回到賭桌前。

沈形雲指着桌上一副天九牌，笑笑道：「石朋友，咱們一把牌見輸贏，你幹不幹？」

石大丹道：「幹，誰怕誰呀！」

他自袋中猛一掏，兩錠銀元寶砸在桌面上，又道：「我祇有這一百兩銀子，在各位面前不值一笑，但在前院中可是大戶，全下了。」

他還作解釋，便聽到幾聲「哼哼」，哼得石大丹心中着實的不自在。

他問沈形雲道：「咱們誰推莊？」

沈形雲道：「此地錢老板知道我不會賭，天九牌才學了不過半個時辰。」

他此言一出，大伙的臉上有了笑意，江湖上出了個大傻瓜，明擺着前來送銀子，大伙當然笑。

石大丹也笑了。

沈形雲又道：「天九牌也是比大小，咱們一把見輸贏，何必推莊呀，你取兩張牌，我跟着也取兩張牌，咱們誰的點子大誰贏，如何？」

石大丹道：「牌子不洗不疊？」

「不必，你取牌吧！」

石大丹的手法怪，他看起來是取牌，但他的中指動手腳好似摸了一下底牌點數。

那一邊站的伍曼天就看出來了。

但伍曼天不說穿，他此刻何必得罪人，又不是輸了他的銀子，還是一邊看熱鬧的好。

「彭」的一聲響，石大丹把兩張牌砸在桌面上，大伙低頭祇一看，嚄，地牌一對四個紅點。

「哎呀，這無義之人有天助。」

「娘的，他怎麼撿的，撿了一對地王牌。」

沈形雲道：「你好像運氣不錯嘛！」

一邊的司徒文正冷冷道：「別說了，你多糟蹋這一百兩銀子了，

輸給一個小人。」

石大丹雙目已赤，他咬牙嚥下這種汚辱，可也全身在打哆嗦。

半晌未取牌，沈彤雲想在石大丹的身上看出些甚麽。

錢通神道：「算了，送他一百兩銀子叫他走吧！」

沈彤雲道：「你給？」

錢通神一怔，道：「我給不着，是你要同他賭呀！」

沈彤雲這時才低頭看看平放在桌上的天九牌，他伸出手，却祇以兩個指頭去取牌。

這正是表明他乾淨不作假，大家看得也清楚。

大家就要同沈彤雲賭上了，當然要看他是怎麽個取牌手法了。

沈彤雲第一張牌取手上，他自己瞧，而且也笑了。

然後他又去取第二張牌，也是自己先瞧瞧，然後……

然後他對錢通神道：「錢老板，我好像是輸了。」

「輸了給他銀子。」

沈彤雲道：「我這兩張牌不成對，是……甚麽呀！」

錢老板道：「我先瞧瞧。」

石大丹正等着沈彤雲亮牌，他好取了銀子走人呐。

祇見錢老板扭頭看向沈彤雲的手掌中，忍不住的大聲道：「嚄，猴子王呀！」

大伙也怔住了。

沈彤雲笑道：「喲，這就是至尊呀，我忘了。」

他重重的把一對猴王往桌上砸，笑道：「猴王！」

石大丹一看之下，臉色由紅變青，他怒哼一聲，道：「你……你是怎麽弄的？」

沈彤雲道：「我祇能說我的運氣好。」

他取銀子，又道：「至少比你的運氣好。」

石大丹咬咬唇，司徒文正已叱道：「輸了你還想賴嗎？滾！」

石大丹怒極，他全身在哆嗦，但當他發現司徒文正身後的大漢「八卦刀」皮不邪的時候，他冷哼一聲便走了。

他幾乎走地有聲，一去好像不再回頭似的。

「轟！」大客房的門關上了。

沈彤雲取着兩個元寶在手中，笑道：「這是銀元寶，一個淨重五十兩，兩個就是一百兩。」

說着，他把兩隻銀元寶往芍藥手中一塞，道：「這是送妳們三人的，拿着！」

芍藥笑道：「唷，沈官人眞大方呀，這……」

司徒文正雙目一亮，道：「拿着它，只要細心侍候，這些銀子算甚麽！」

他的話令屋內三女齊點頭，只差沒說「是」了！

他們之間有關係，當然也只有錢通神心中明白！

＊　＊　＊

現在，錢通神開了口：「無來由的被這石小子攪和一陣，可也算夠刺激的了！」

司徒文正道：「好了，咱們下場吧！」

其實大伙早已圍在桌邊了！

那錢通神笑道：「老規矩嗎？」

龍升天道：「老規矩是公平的！」

沈彤雲道：「甚麽叫老規矩？」

錢通神道：「是這樣的，咱們這是一共六大家，每一家推莊兩副牌，也就是推莊八把牌，推完了換一家，誰也不吃虧！」

沈彤雲一笑，道：「好呀，咱們誰先推？」

錢通神道：「由我的伙計先推莊，依次的輪下去！」

於是，那位「五手遮天」，伍曼天洗牌了！

錢通神臉上有笑意，他對大伙道：「開場嘛，大伙小小的下！」

其實他歡迎多多的下注，只見押上桌的盡是百兩銀票。

只有沈彤雲，他押了十兩銀子，引起幾聲冷笑！

錢老板就看着沈彤雲心中不自在！

八張牌尚未推出來，司徒文正冷沉的對沈彤雲道：「沈朋友，你下在我的末門呀！」

沈彤雲一笑，道：「你看牌！」

司徒文正道：「當然我看牌，我下的注比你多十倍！」

一笑，沈彤雲道：「希望沾沾你的光！」

那出門乃是龍家堡獨佔，天門乃是周大年與歐陽太斗這兩位開封人叫他們財神爺的合佔！

「嘩」的一聲，骰子擲出來了。

骰子的點數是個六、六出門，龍升天已見莊家把兩張牌送到他門前！

龍升天拾牌仔細看，臉上在微微笑。

那推莊的又把第二副牌送到天門，天門的周大年取一張，另一張由歐陽太斗取手中。

別看他二人是財神，越是財神越愛錢！

這二人就每人一張牌叫起來了。

歐陽太斗呼叫人似的：「千萬別來老九呀，來九就摟住九姑娘了吔！」

那周大年一聲笑，道：「一隻蠟籤插蠟燭，六七送你過八點了，哈！」

他重重的把一隻牌放桌上，果

然七個點，歐陽太斗手上是個十一點，加起來就是八個點，二人相視一聲笑！

司徒文正不用仔細瞧，他立刻把牌翻開來，嚄！長三帶猴頭，是個九點！

沈彤雲笑笑，道：「好！」

司徒文正連瞧也未瞧他！

於是，大伙就看莊家的牌了！

那伍曼天取牌手中慢慢瞧，他邊瞧邊笑了。

當他把牌攤開來，好一個天罡迷人眼，錢通神哈哈一笑，他立刻在桌上來個一馬掃。

於是，第二副牌出來了。

只不過這一回莊家又是通吃。

司徒文正火來了，他對沈彤雲道：「都是你，去，押別家去，末門不歡迎你！」

沈彤雲淡淡一笑，道：「何不等着推莊呀！」

他坐在另一桌上吃酒了。

那芍藥也走過去，她爲沈彤雲斟酒，她二人幾乎忘了另一桌上賭得狠。

因爲賭是越賭越大了，仔細看去，每一門下的注已近五百兩銀子了！

忽聽司徒文正大笑，道：「看，倒霉的人不在、老子連贏三把，太好了！」

沈彤雲裝做未聽見，直到！錢通神呼叫：「沈公子，輪到你推莊了！」

沈彤雲推杯而起，輕鬆的走到桌前來。

沈彤雲去洗牌，又見司徒文正找他麻煩。

司徒文正道：「沈朋友，你推多少銀子呀？」

「無限制！」

「嚄，口氣蠻大的！」

沈彤雲自袋中猛一掏，唷，大銀票千兩一張的就有近十張，另外的就不用算了！

他冲着司徒文正一晃，道：「下吧，你可千萬別小兒科呀，少幫主！」

一邊的大護法皮不邪沉哼一聲，幾乎要罵人了！

沈彤雲裝做未看到，他把牌推出去了！

他擲骰子，也擲得妙，然後手指滾動的骰子，等骰子靜止下來，他叫了：「六出門，自己取牌啦！」

不料錢通神道：「莊家送牌，咱們有規定！」

一笑，沈彤雲立刻送牌分送到家。

大伙見這沈彤雲初次賭牌九，這第一把就是上千兩銀子押門前。

只不過當三門的牌掀開來，三門的大豪全楞了，怎麽三門都是對子。

大伙等着看龍家的牌，沈彤雲並不仔細看，他大方的立刻把牌掀開來。

大伙低頭看，又是一聲驚呼：「猴王呀！」

哈哈一笑，沈彤雲道：「我的運氣太好了，哈哈！」

他對芍藥道：「姑娘，妳替我收銀子！」

芍藥笑了！

只不過當她看到司徒文正的臉色時候，她立刻不笑了，她還似乎打了個哆嗦。

於是，沈彤雲的第二把牌又推出來了。

沈彤雲微微笑，道：「各位，下呀，撈本就多下，下得少了不過癮呀！」

出門的果然加了倍，天門的千兩銀票有兩張，這末門的司徒文正火來了，他一把銀票砸上桌，狠狠的看着沈彤雲猶似想殺人。

那錢通神也下注，他原是下了五百兩在出門，但一邊的伍曼天却把四百兩銀票又抽回來，改下一百兩。

這光景錢通神就不以爲然。

他以爲，一個人的好運也有限，不信這一把沈彤雲仍然通吃。

但他見伍曼天對他使眼色，他不吭聲了。

沈彤雲淡淡一笑，道：「離手，骰子出手了！」

「嘩」的一聲，沈彤雲手指滾動的骰子叫：「三對門了！」

三對門，天門先送牌，沈彤雲把第一把牌送至天門，依次的又把牌送到末門，最後一把牌送到了出門。

沈彤雲並不去取桌上的牌，他等。

他等着大伙把牌攤開來，嚄，這一回三家的牌都是八九點子，那是夠大的點數。

然而，沈彤雲把他的牌慢吞吞的掀開來，不由得大伙又是一瞪眼。

錢通神就驚叫：「天牌一對呀！」

沈彤雲哈哈笑了。

「今天運氣眞不錯，我又贏了！」

司徒文正戟指錢通神叱道：「你說他初學賭牌九，你怎可相信他的話？」

錢通神楞然，道：「會賭與運氣好是不相干的呀！」

沈彤雲的第三把推出來了。

「下，下呀，常言道得好，不怕輸怕不賭，不賭永遠也撈不回本來的！」

他愉快的把骰子在手上晃，雙目看着每個人往門前的地方放銀票。

有人說，只有在賭桌上才知道人性的貪婪，有人說，只有下賭注的時候錢好像糞土一般！

別管怎麼的，沈形雲的骰子又擲出去了。

「嘩！」

「五、五自己了！」

沈形雲先把牌取放在自己門前，他一把一把的把別人的牌送過去。

只見天門的先放牌，叫道：「虎頭一對！」

出門的也叫道：「梅花大十一對呀！」

末門的也叫了：「我的最大，一對鵝呀！」

沈形雲一瞧，他自言自語：「我的怕是不妙了！」

大伙却對他直瞪眼，且看他把贏的銀子吐出來了！

這眞是緊張的時刻呀！

沈形雲似乎也緊張，他也發覺桌邊的芍藥也緊張，大伙摒住呼吸了！

沈形雲的心中在好笑，你們這羣不長眼睛的東西！

誰都知道，人在心中罵人別人永遠不知道，沈形雲心中罵人，別人更不知道，因爲他在苦笑。

「開你的牌呀，怎麼了，不敢開呀！」

這是司徒文正在吼叫。

沈形雲叫道：「天靈靈、地靈靈，神仙老虎狗，只要通吃都是神！」

他手一出，牌翻開，嚄，一對地牌現出來。

「哇呀呀，這怎麼可能呀！」

司徒文正欲掀桌了，錢通神道：「我見過有人連贏二十一把呀！」

沈形雲衝着錢通神一笑，道：「我不會贏那麼多的，我頂多只贏八把牌！」

每人推兩副牌，一副牌四把，他當然只有八把可贏！

沈形雲推出第四把牌，只聽歐陽太斗，道：「歪嘴屁眼，眞邪門呀！」

周大年道：「怎麼大牌子全由他拿呀！」

龍升天早就直瞪眼了！

他同身邊的大掌鞭道：「龍剛，咱們這一回你以為下多少？」

龍剛道：「堡主，咱們趨吉避凶，下得越少越好！」

隨之，就聽「彭」的一聲響，兩錠銀子砸在桌面上，看得一邊錢通神也一怔：「十兩呀！」

龍升天道：「十兩！」

大伙一瞧他下十兩，另外兩門也變了樣，每一門加起來不超過十幾兩銀子。

沈形雲搖搖頭，道：「這點銀子想撈本呀！」

「嘩」的骰子又出手，骰子乃是五魁首。

沈形雲把牌分到各門前，他取牌在手猛一掀。

「哇呀呀！」

大伙全叫起來了，只見沈形雲的這副牌板櫈一根加長三，一個長三是六點，正是個大癟十。

另外三家點子大，都是八個點。

那司徒文正一聲咒罵，道：「奶奶的，怪呀！」

沈形雲苦兮兮的道：「完了，我的運氣沒有了！」

他收回八張牌，好像對另外一副天九牌沒興趣推了！

錢通神就覺得沈形雲不想再推了，他笑道：「兄弟，你還有一副牌未推吶！」

另外站在外圍保鏢的人，一個個正張大了眼睛看，只要發現沈形雲動甚麼手脚，他們必出刀。

這種賭叫鴻門賭，想耍老千，那得有一套，否則這人就別想活着走出去。

沈形雲就是動過手脚，只是沒人看得出來！

沈形雲也冷冷笑，他對錢老板點點頭。

於是，他把第二副牌移到面前來了。

沈形雲看看芍藥手中一大把贏的銀票，苦笑的摸摸，道：「難不成是過路財神呀！」

過路財神，只不過銀票經過他的手而已，却也引得幾人的冷笑。

沈形雲道：「輸就輸吧，下了！」

他這麼一吆唬，又見上千兩的銀票砸下來，桌面上成叠的銀票，數一數怕有五六千之譜。

「嘩」的一聲，骰子出手，沈形雲隔着一尺多遠，他手指在點動，立刻間，骰子出現個三點來。

「三對門，吹，這是天門的！」

牌送出，沈形雲才取回第三把自己的牌，於是他呵呵的笑了。

大伙見他得意，楞了，司徒文正把一對文十放下來，道：「大十一對，看你的！」

天門的也放下牌，長三一對呀！

出門的也不賴，小五子一對放下了！

沈形雲一笑攤開牌，道：「對不起，又是猴子王，哈！」

大伙更傻眼了。

錢通神急忙看向身邊的伍曼天，伍曼天衝他直搖頭，連大家樂賭坊的坐台老大也搖頭，沈形雲的手段高呀！

沈形雲又是一馬掃，芍藥已取來個布袋裝她的銀票了，太多了吔！

沈形雲又把牌推出去了，只不過這一回司徒文正動了手。

司徒文正道：「可以叨牌嗎？」

沈形雲道：「請便！」

只見司徒文正把最後一副牌取了一張放到最前面，如果發牌，莊家就得錯開了送牌。

這一招叫顚倒乾坤，全憑各人的運氣了！

憑運氣如何贏銀子，沈形雲就不相信運氣這碼子事，沈形雲只相信手法！

別以爲只兩副天九牌，在未賭之前他已動了手脚。

他只認出三對牌就夠了。

他認的三對牌分開來安排，這三副牌正是猴王天地六張，骰子他更隨心所欲了！

此刻，那司徒文正把他推出的牌叨了個大翻身，沈形雲只是笑笑，他把骰子擲出了。

「七、七對門了！」

眞快，快逾閃電還加三分，沈形雲雙手齊動，雙掌似乎交差了一下，便把三門的牌送出去了。

現在，桌上只有一前一後兩張牌，那是他的牌。

誰都以爲那是他的牌，前面的是下邊，下邊的又是後邊，就等他取牌了。

於是，大伙都把牌放出來，果然，又是三門三個對，其中兩副是雜牌七與九兩個對，另一對是一對大銅錘。

沈形雲一笑，道：「這兩張牌我的了！」

芍藥道：「掀開呀！」

沈形雲道：「芍藥姑娘，我想借重妳的一雙玉手替我把牌攤開來，怎麼樣？」

芍藥笑道：「我怕弄出癟十來！」

沈形雲道：「沒關係，我有的是銀子呀！」

芍藥道：「掀了小點數你別生氣呀！」

「我快樂！」

芍藥伸出嫩手掀那桌上兩張牌，「叭嗒」一聲牌掀開，立刻間，滿屋子裏一聲驚呼！

「大天一對呀！」

「是大天，怎麼可能呀！」

司徒文正也楞住了，這是有鬼了，五鬼搬財就會出現這樣的光景來！

其實他們怎知沈形雲在江南乃江南第一奇人，他的「九手抓鬼」神技，祇一施展出來，就不知他有幾隻手了！

如果他有九隻手，那麼他就會有四十五根手指頭！

一個人如果有四十五根手指頭，想也知道他動起手脚來誰會看得見？

＊　＊　＊

沈形雲最精的就是賭牌九，說不會，那是他逗人的。

他在江南甚麼賭沒碰過，他精呀！

沈形雲就是要在這種地方去發覺那個弄走大伯家聚寶盆的傢伙，他是負有任務才來的！

沈形雲托起芍藥下巴，哈哈笑道：「想不到妳的手氣也不錯呀，好極了！」

芍藥看向司徒文正，她發覺少幫主正在氣得哆嗦！

沈形雲可不管，他又把牌推出來了。

他還有兩把牌就不再推莊了！

「下，下呀！」

當然下，祇不過這一回沈形雲問道：「還有誰要叨牌的呀！」

司徒文正道：「朋友，咱們別把牌叠出來，擲了骰子以後，亂七八糟的你發牌，如何？」

沈形雲一笑，道：「新鮮！」

他立刻把八張牌在桌面上攪和着，隨之把骰子擲出去了，立刻他叫道：「天上莊呀！」

他把牌撥了兩張給出門，再撥兩張送到天門，然後是末門，桌上祇有兩張在他的手掌下。

忽聽司徒文正厲叱道：「娘的，你的一副牌必是地牌一對，咱們的再大也比你不過！」

沈形雲道：「沒看牌你怎麼知道？」

司徒文正道：「絕對錯不了，你怎麼說？」

沈形雲看看大伙，道：「各位，他說我玩術呀！」

別人未出聲，司徒文正道：「差不多！」

沈形雲道：「如果不是呢？」

司徒文正道：「別人不提，如果這一把你不是地牌一對，你吃掉我台面的銀子！」

「叭」，沈形雲的牌攤開來了，嚄，正是一個老癟十……

甚麼叫老癟十？梅花大十配上個紅頭大十是也！

再看司徒文正的，嚄，他的才是地牌一對吶！

大伙又是一聲驚呼！

沈形雲把司徒文正門前的幾張銀票取過來，他笑道：「對不起，在下貪財了！」

司徒文正也怔住了！

這光景是怎麼發生的？

太明顯了，當司徒文正要沈形雲把牌弄亂了發牌，他就知道這小子有怪點子。

沈形雲以爲，大不了這一把不贏，也不叫這個楞頭青小子得意！

他果然把一對地牌送到了末門！

司徒文正上當了，他是啞巴吃

黃蓮，有苦難言了。

於是，沈形雲把最後一把牌推出來了！

「各位，下，下吧，在下推這最後一把了，如想撈本，快下大！」

他轉而對司徒文正道：「老兄，隨便叨牌！」

司徒文正冷哼一聲，一把銀票砸下來，道：「你出骰子吧，出了骰子再叨你的牌。」

一怔，沈形雲對錢通神道：「有這樣的規矩嗎？出了骰子還可以叨牌呀！」

原是沒這規矩，但錢通神道：「你推的最後一把牌，又是別人叨牌，不就是看各人運氣嗎？」

沈形雲一笑，道：「強龍不壓地頭蛇，這是你的一畝三分地內，我同意！」

他把骰子擲出去，是個八，這是末門先取牌！

司徒文正立刻把中間第二副牌取在手中，然後放在桌上擺在第一副牌前面。

沈形雲一笑，他把那副牌送到了司徒文正面前。

於是，沈形雲取第三把牌。

他又把第三第四副牌各分送到出門與天門，也不多看，立刻把他的牌攤開來。

他太走運了，翻出一對大人牌，而那副牌應該是末門司徒文正的！

「彭！」司徒文正憤怒的把牌砸在桌面上，大怒吼：「他奶奶的，見你娘的大頭鬼了！」

沈形雲一笑，這把牌他一馬掃，可不少，三家就是上萬兩銀子！

再看司徒文正的牌，嗨，祇不過三個雜點而已，四副牌中最小的一副了。

未曾多言的歐陽太斗與龍升天二人對望着，可也不知這是怎麼一回事！

周大年也看他的保鏢毛玉，那毛玉也直搖頭！

錢通神幾乎氣結，原是與沈形雲合伙的，就因爲沈形雲說他不會賭牌九，才中途拆伙！

如今看着芍藥手中的袋子脹鼓鼓的，至少也有三萬兩銀票在裏面，他幾乎發昏！

他示意一邊的伍曼天，低聲道：「怎麼回事？」

「不知道，他……」

伍曼天看看微笑的沈形雲，又道：「他如果不是運氣太好，就是此道的鼻祖人物！」

＊　＊　＊

現在，輪到由司徒文正推莊了！

也是兩副天九牌，當然，他也要推八次莊！

司徒文正一邊站定了大護法「八卦刀」皮不邪，那姓皮的沉聲吼道：「下，多下！」

沈形雲加入錢通神這一門，他下了十兩銀子，這光景氣得司徒文正道：「怎麼突然小兒科了！」

沈形雲道：「甚麼小兒科？十兩銀子足夠窮人吃上一個月的了！」

「咱們這兒沒窮人！」

「下多下少是我的自由，也許下一把我下一萬兩！」

他此言一出，大多數的人在點頭。

於是，司徒文正出牌了，他擲骰子有一套，他要甚麼點子差不多就是那個點子。

祇不過他遇上了沈形雲！

沈形雲不叫司徒文正得意，他總是暗中併指撥弄那一對骰子。

骰子不聽話，便是在牌上動手腳也是徒勞無功了！

才祇不過推了三把牌，司徒文正已是滿頭大汗了！

別以爲沈形雲祇下了十兩銀子，他一直下十兩銀子，在司徒文正的大輸下，反而對沈形雲有了好意的眼光。

不錯，如果沈形雲下上幾千兩銀子，他就會多輸幾千兩銀子。

司徒文正不再譏諷沈形雲了，他正在用心的推莊，而沈形雲便在這時對芍藥道：「芍藥姑娘，我想喝兩杯，喝過酒再來！」

芍藥笑道：「好呀！」

她果然陪沈形雲走向另一桌了。

錢通神想叫住沈形雲，但他沒有，他要問問伍曼天，沈形雲到底用的甚麼手段！

祇不過大老千伍曼天也不知道。

伍曼天的武功差遠了，他怎麼會看得出來？

祇不過伍曼天心中有打算，他等着找機會細細的審視這兩副牌九了。

＊　＊　＊

大家樂賭坊的這座小客房中，一場豪賭花去兩個時辰，除了沈形雲之外，其餘的人均是輸家。

而且輸得還眞不少，除了沈形雲，別的誰也笑不出來，錢通神早命人送上一桌好酒菜，在芍藥、牡丹與秋菊三女的侍候中，大家圍在桌邊吃喝起來！

這是餘興節目，酒酣耳熱之餘，新鄉龍家堡堡主龍升天對沈形雲道：「我看沈公子不是不會賭牌九，而是精於此道！」

沈形雲哈哈一笑，他不開口。

不開口就不會說漏了嘴而引來無謂麻煩。

（未完・四）

香車夫人

新派俠義倫理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方丈居然有艷遇　香車夫人是知己

上文提要・風小月恢復功力後，便與雲飄等去朱府，不料却人去樓空，遇到岳震天，爾後端木鵬也找來，便分兩組搜索，風小月在地窖入口處被人襲擊，但也救了如花與似玉……端木鵬與雲飄則找到被困在另一地窖裏的朱府婦孺，却不見那些青壯年，詢問老僕人，他們老爺說有強敵來犯，待敵去後放他們上去，老僕在朱府二十七年尚是頭遭知有地窖……

「你眞聰明，正是如此！」

四妹取笑他一番，雲飄連忙岔開話題：「丫頭，咱們還是商量正事吧！老弟，你準備在此住多久？」

「如今怎說得準？樹欲靜而風不止，咱們祇好隨遇而安了！」風小月稍頓道：「何況今夜也許就有變化！說不定如今外面就有人在暗中監視！」

「既然如此，今晚咱們如何去朱府？」

如花失望道：「甚麼？大哥要去朱府？你不是開玩笑吧？」

風小月低聲道：「別嚷，小心隔牆有耳！我認爲朱府的人一定尚在府內，祇是咱們找不到而已，是故……」

蘭心截口問道：「大哥，你是否認爲中院那棵大樹最值得思疑？他們躲在下面？」

「樹幹可能有部份是中空的，是故樹傾倒了，才要用石柱將它撐住，祇是就算咱們能將入口打開，最大的危險便同時產生……」

似玉道：「大哥，你這句話太過高深，小妹想不通！」

「朱英雄在地窖裏必定有埋伏，不是人便是機關，憑咱們幾個人，根本無濟於事，何況愚兄已受傷……」

似玉又截口道：「今晚大哥的傷也同樣未痊癒，這有何分別？」

風小月微微笑道：「分別很大，今早如果下去必須硬闖，今晚因爲咱們日間便已離開，他們便會自己爬出來！」

「若祇是爲了求證，便由小妹和雲大哥走一趟便行。你仍留在此養傷才是上策！」

「就因爲要求證，我更加非去不可！放心，咱們祇是去求證，不是去打架！趕快準備吧！」

如花問道：「你們到底要去求證甚麼？」

「到了朱府，也許你便能知道！」

＊　＊　＊

尚未二更，風小月等人早已埋伏在朱府的中院，就在那棵巨大的病樹四周，蘭心和如花緊緊地伏在他兩旁，提防生意外。

他們六人剛埋伏不到兩盞茶工夫，屋頂上突然現出一道高大的人影，夜風吹來，衣袂飄飛，意態十分蕭灑，可惜他正站在風小月伏地之屋頂，看不到他，祇聽到刺耳的颯颯衣袂飄飛聲。

病樹樹幹上突然發出「篤篤篤」三聲，風小月臉色變了，因爲病樹發出聲音是：那人用指風撞擊樹幹！病樹距離屋頂，少說也有兩三丈遠，這份功力，武林中數不出超過十個人來！

來者是何人？風小月心念電閃，恨不得跑出去看個究竟，可是他如今不但不敢妄動，甚至不敢大聲呼吸。

忽然病樹的樹幹有部份推開出來，現出一道門來，首先走出來的是位女子，一位祇有十四五歲的小姑娘！

風小月不由一怔，小姑娘在中院跑了一圈，然後又跑回去，對着「門」叫道：「爹、娘，快出來吧，外面沒有半個人！」

話音剛落，樹內便魚貫走出一大串人來，其中當然有身材肥胖的朱英雄。他出來之後，立即下令：「你們到各院察看一下有否敵人埋伏！」那些家丁家將應了一聲，便快步跑去。

屋頂那人哈哈笑道：「我已看過，府上沒有敵人！」

朱英雄抬頭望上去，笑道：「原來你來了，如今我就安心了！」

「哼，若不是有點小事阻碍，昨晨便該到了，也不用讓你蹲在地窖裏受悶氣！」

朱英雄態度十分恭謹。「那裏那裏，我乘機好好地睡了一覺！」

「夫人呢？」

「她還在下面，正在等你呢！」

「好！」屋頂那人像一陣風地飄下來，就像一片葉子般，足不觸地飛進樹門，接着門便合上，自外表看不出半點縫隙！

朱英雄道：「你們照平常般巡邏！」言畢他率先向內堂走去。

蘭心低聲問道：「大哥，你看清楚那人是誰麼？」

風小月閉着眼，輕輕地搖搖頭。如花道：「此處不安全，咱們回去吧。」風小月搖搖頭，如花忍不住再問：「你在等甚麼？」

「等他出來……我有好幾個疑團尚未解開，不能不再等下去，外面好像有人走過來了，小心！」

他們三人是躲在西廂一間下人臥室內的，此時進退兩難，祇好躲在床底下去，巡邏的家丁家將舉着火把，進房看了幾眼便走了，朱府部份老弱婢僕，今早被風小月自地窖裏解放出來，後來風小月離開，他們心裏害怕，也紛紛離開，投到親戚那裏去了，因此空房極多。

巡邏的家丁走後，三人又再伏在窗後監視着對面那棵病樹。約莫過了兩頓飯工夫，樹門再度打開，這次首先出來的却是「香車夫人」，祇見她鬢髮凌亂，神態有異尋常，但風小月的一對眼睛却瞪着她背後那個人。

那人頭上戴着一頂帽子，年紀看來約莫五十上下，身材高大，蓄着三綹長髯，臉如滿月，一副慈祥相。風小月心頭如遭電殛，幾乎忍不住發出驚叫，幸好他自制力極强，關鍵時刻還能忍住。

「香車夫人」輕倚在他肩上，嬌慵的問道：「郎君，你何時再來？今番爲何來去匆匆？」

那人愛憐地在她香肩上輕撫幾下。「愚兄有空便會來看你，寺裡近日有事，我非回去不可。」稍頓又壓低聲音問：「此處安全麼？風小月那斷不簡單，我看你還是換個地方！」

「香車夫人」冷哼一聲：「賤妾恨不得生啖其肉！見到他非將他千刀萬剮不可！」

「朱英雄家裡無甚高手，雖有地窖可藏身，但終不是萬全之策，還是到萬竹山莊去吧！」

「哼，他已受了重傷，今夜便派人去萬方客棧做了他！」

「手脚必須乾淨，上次你們放火只殺死他的姘頭！」那人對她之安全顯然十分關心。「還有，你出入不要再乘那輛馬車了！」

「香車夫人」格格地笑個不停。「賤妾一共造了五輛一模一樣的馬車，他找得到麼？你放心，他身受重傷，難道我還會怕他不成？」

那人沉吟一下，忽然問道：「你說他住在萬方客棧？帶愚兄去。走！」餘音未了，兩人已飛上屋頂去了。

風小月出了一身汗，他倆走後，他却似大病初癒般，靠在牆上喘着氣，如花關懷地問：「大哥，你覺得如何？」

「快通知雲大哥他們，咱們立刻離開此處。那斷武功超絕，絕對不能惹他！」

*　*　*

六個人悄悄溜出城去，雲飄道：「咱們去何處？」

風小月一眼望去，只見山坡上有幾堆墳墓，忙道：「先到墳後匿一下，那斷到客棧找不到咱們，一定會到處搜查！」

雲飄從未見他如此驚慌，忍不住問：「那斷到底是誰？愚兄只看到其後背……」他話未說畢，風小月已率先向山坡走去。

蘭心立即上前扶他，其他人見狀只好尾隨他上山，分別匿在三堆墳墓後面，風小月不斷探頭望着下面。雲飄暗覺他小題大做，正想出言笑他幾句，突見一條人影，拖影而至，勢疾逾奔馬，在山下馳過！倏地，又見他一個轉身，射進斜對面那座樹林。

俄頃，又見他出林，沿官途飛馳，此刻風小月方長長噓了一口氣。雲飄再也忍不住，低頭彎腰跑過來，問道：「老弟，那斷到底是甚麼通天人物，教你如此驚怕？」

風小月又吐了一口氣，方道：「少林寺方丈！」

「啊！」雲飄驚呼一聲：「他是少林派的一休禪師？你，你有否看錯？」

「小弟也希望是看錯，但經驗告訴我，我從無認錯人的紀錄，何況當年他曾經指點過小弟的武功，小弟對其印象極深，怎會認錯人！」

如花道：「少林寺的大和尚也有老婆？眞教人想不到！」

雲飄冷冷地道：「他們不是夫婦，只是姘頭！老弟，此事非同小可，千萬不能傳出去，否則武林大亂！」

「何止武林大亂，只怕咱們今後寸步難行。」

雲飄又問：「既然當年一休指點你武功，按說對你有恩，換而言之，你給他之印象不差，則如今爲何要殺你？」

「小弟正因此點而百思不得其解！」

雲飄冷冷地道：「其實問題很簡單，那斷根本不是一休！光線太暗，你未曾看清楚而已！」

「大哥，小弟問你，今夜光線如何？」

雲飄抬頭望一望天，不由氣餒，蓋今夜眉月有光，雖然不明亮，但對一位練武的人來說，已經足夠了！何況當時一休所站之方向，正好對着月亮！「那你解釋一下原因！」

風小月輕輕一嘆，這正是他解決不了的問題！如花忽道：「他要殺你的原因，可能是你知道他的秘密！和尚養老婆已不得了，何況是少林派的掌門！傳出去他之處境如何，可想而知！」

「但今夜之前，愚兄並不知道他的秘密啊！香車夫人已多番設計殺我了！」

似玉忽然道：「小妹猜到原因了！你早已知道香車夫人之身份了，只是你自己本身還不知道而已，可是人家却認定你已了解一切！」

風小月低頭思索，無論如何也猜不出香車夫人之眞實身份，遑論了解其一切了。雲飄則道：「老弟，這次你比上一次還痲煩！上次『殺死』布天星，强姦朱小鳳，關心的人還不多，這次一休只要下張武林閻羅帖，便是有十個風小月也不夠死！」

蘭心擔心地道：「雲大哥，那咱們該怎辦？」

「所以從如今起，咱們便得在武林中『消失』，第一等他養好傷；第二以另一種面目暗中調查……」

風小月道：「第一點小弟明白，第二點却不明白！調查到眞相又如何？迫死一休？恐怕少林寺許多大和尚還不會放過我！」

如花道：「小妹記起了，剛才那斷對香車夫人說寺內有事，他必須趕回去，更證明他是和尚，否則何必回寺？只要咱們證實一下，少林派最近有甚麼重要的活動，便可證明其身份！」

雲飄道：「愚兄建議你把九大門派掌門人引到某地，讓他們親眼見到一休之『德行』，則你之危機便可減輕了！」

蕙質道：「雲大哥說這麼多話，只有這一句最有用！」

風小月忽然問道：「萬竹山莊在何處你們知道麼？」四姝一齊搖頭表示不知。

雲飄抬頭望一望天色，道：「咱們趁天未亮趕路吧！」

風小月又道：「他們知道你們跟我一道，是故我固然處境危險，其實諸位又何嘗不是呢？」

*　*　*

風小月無處可去，臨急只好重返淮安七梟在城外的秘密巢穴，他們在小村裏住了五六天，雲飄決定獨自去求証少林寺是否有活動，風小月他們却搬去「香車夫人」的秘密巢穴。

朱府的金創藥果然十分有效，才七天，風小月的傷口已開始結痂，而身子經四位美人之悉心調養，亦逐漸恢復。五個人閑來無事，風小月便指點她們臨敵應對之道。因日夕相處，感情進展極快，尤其四姝，均視他爲丈夫。

風小月身子稍好，又有美人在側，一顆心又活動起來了，趁其他三人不在，他悄悄對蘭心道：「四妹，愚兄又想你替我解毒……」

「解甚麼毒？你幾時又中毒？」

蘭心一時不解的驚詫地問。

風小月一笑將她摟在懷內，在她耳邊輕輕說了幾句話，蘭心登時羞紅了粉臉，在他大腿上擂了幾記，「你壞死了！」

「哈，咱們已是夫妻，夫妻親熱乃天經地義的事，你不讓我親熱才壞哩！」

「你爲何不找大姐她們？」

「她們又不是我妻子，愚兄怎可以求她們？」

不料蘭心一本正經的道：「誰說她們不是妻子？如果她們不是我也不是！小妹已僭先了，你該先跟大姐她們……好！我是最小的，最後才輪到我！」

風小月不由嘆了一口氣，最後只得捧着她的臉親了幾口，這次蘭心倒沒有拒絕。

兩人正在陶醉間，忽然外面傳來蕙質的聲音：「有人潛入山莊！」

風小月一口將燈吹熄，接着拉開房門，只聽蕙質笑嘻嘻地道：「驚散你倆的鴛鴦夢了！」

風小月故意道：「你敢作弄

我，便先拿你祭旗！」

蕙質忽然斂容地道：「不是小妹有心偷聽你們，實是大姐有事喚你去商量！」

「哦？她有甚麼事要跟我商量？」

「你害怕甚麼？大姐又不吃人！」蕙質言畢扭頭走了，風小月只好尾隨她到另一間臥室，只見如花衣衫整齊坐在桌前，桌上還放着茶壺茶杯，見風小月進來，便長身斟茶，似玉和蕙質也坐在一旁。

風小月故作輕鬆地道：「聽說大姐有事找在下……」

「你說甚麼？奴年紀比你大麼？以後只能喚我大妹！坐下。」如花自己坐下，風小月只好坐在她對面，不知爲何他對她沒法不正經。「大哥，咱們住在此處，終非長久之計……」

「這個當然，愚兄也不想在此長居，只求好好養傷。」

「只怕你傷未痊癒她已找來此處，她在暗，我在明，形勢對咱們十分不利，未知大哥有何妙策防範？」

風小月微微一笑。「此處表面上雖然危險，但實則十分安全，香車夫人料咱們未必有此膽量，來其老巢安居，只要再過十天八天，愚兄傷口進一步合口，便不怕她了！」

如花淡淡地道：「小妹却很擔心，咱們每天在此燒水煮飯，炊煙不斷，而附近又沒有別戶，只要她派人來此看幾眼，必然料到！」

風小月心頭一沉，道：「大妹顧慮周全，非我能及！愚兄實未想到此點，依你之見又如何？」

「明天咱們重回淮安七梟那裡，再作打算！」

「好計！只是不要等明日，咱們今夜便立即離開！」風小月立即長身道：「此時便走，君子不立危牆之下！」

如花想了一下，也站了起來，道：「大家立即收拾一下，趁天黑離開！」

其實她們也沒有甚麼東西，只有衣衫和兵刃，不過兩三盞茶工夫，便已收拾妥當，五人開了邊門，魚貫而出。剛走出樹林不遠，另一端便出現幾條黑影，蛇行鼠伏潛入莊內，只是相隔一座樹林，風小月等人並未發現。

風小月一旦決定了的事，便雷厲風行，低頭疾行，不發一言，一夜間，便走了二三十里路，似玉道：「你走得這般急作甚？」

「天亮之前，必須找到棲身之所，否則行踪容易洩漏！」風小月借着微弱之星光道：「愚兄記得前行五六里路，有一條小村，背靠一座小山，咱們到那山上去躲一躲。」

「爲何要上山躲藏？」

「咱們人多，斷無白天向人借宿之理，躲在那山上，有兩個好處，一是居高臨下，附近情況全在眼底下；二是可解決吃喝的問題！」

如花道：「你們不要多問，還是照大哥的話辦吧！」

天亮之前，他們果然已登上那座小山。山坡向陽處有不少墳墓，向陰那面，却有一座小山洞，只容十來個人席地而坐。蘭心打開一個包袱，「小妹把晚上吃剩的饅頭都帶來了！」當下五人吃了個饅頭，天已亮了。

他們在山上躲了一天，未發現甚麼異狀，晚上又疾行，終於在四更左右趕到淮安七梟在岳陽城郊的老巢。時烏雲遮月，夜風習習，四周不見一個人影，可是風小月憑他敏銳之感覺，却嗅了一股濃烈之殺氣！

他立即伸手抓住如花，在她耳畔輕語一番，然後又悄悄退回樹林裡，平安進入樹林，風小月心頭稍爲放鬆，又低聲對如花道：「大妹，此處仍不安全，咱們進城去。」

如花傳達了他的命令，五個人立即轉身向另一端馳去。就在此刻，她們已聽到一陣急促的步履聲傳來，四姝之輕功不錯，風小月就更不用說了，他受傷的祇是肩膊，對展開輕功提縱術影响不大，是以仿如五支離弦之矢般，出了樹林，去勢更快。

馳出半里，風小月回頭望去，果見七八個黑衣蒙面人剛好射出樹林，緊追過來，蘭心擔心地問：「大哥，咱們如何應付？」

「入城之後，立即奔去朱英雄家，由前面翻進去，再由左側翻牆離開，躲在附近民宅。」此刻風小月之江湖經驗大派用場。

雙方之距離慢慢拉近，但當他們入城之後，仍然有二十多丈之距離，城內街道小巷星羅棋佈，風小月更加放心，左轉右拐，直向朱府馳去，他首先翻身進內，附近無人，便往牆外抛了一枚銅錢，如花四姝也忙躍進去。

風小月在前，四姝在後，沿過道前進，忽聞一道尖銳的嘯聲响起，朱府之內立即有反應，幾處地方都點起燈來，左前方又傳來步履聲，看來是巡邏隊聽到嘯聲趕過來。

原計劃不能實施，千鈞一髮之際，風小月毅然改變主意，向中院竄去，他藝高膽大，趁此方未見燈光，動作迅速，直插進廂房，閃進上次藏身偷窺一休禪師之臥室，如花等四姝配合極佳，尾隨而進，此

刻中院才有响聲。

風小月輕輕將門掩上，然後指揮她們有的躍上橫樑，有人匿在床底下。外面已傳來一個粗暴的响聲：「你們有沒有看見刺客？」

一個老的聲音反問：「是甚麼樣子的刺客？」

「飯桶！是一男四女，都很年輕。」

「沒有，俺們剛聽到聲音才醒來。」

「別說廢話，快分頭到各房搜查一下！」

風小月反應極快，輕輕躍落地，推開後窗，探頭向外望了幾眼，未見有人，乃輕輕躍出去，走到第三間臥室後窗外，將窗子撬開，探頭內望，房門打開，房內却沒有人，看來一定是老蒼頭的住所，而他此刻可能在第二間廂房搜查。

風小月重返第一間廂房窗外，祇見如花也在那裡探頭探腦，他向她打了個手勢，五個人便潛進老蒼頭的臥室。風小月叫她們匿起來，他自己則躲在房門後面。

中院的下人紛紛下床，一片吵鬧，屋瓦格格地响着，看來有人上屋頂監視，不時傳來搜不搜到人的問話聲，忽又傳來一個陰陽怪調的聲音：「你們吵甚麼？派人守住牆頭就行，天亮之後，再慢慢搜索，除非他們能插翅高飛。」

風小月認得這是香車夫人的聲音，心頭不由一沉，暗自忖道：「這婆娘心機狡詐，不能輕敵。」香車夫人聲音一落，庭院裡便陷於一片沉寂。

那老蒼頭悄悄走回自己的住所，一見風小月，忙拉着風小月的手往前走了幾步，到牆前的一隻大木櫃前，做了一個搬動的手勢。風小月心裡明白，乃與如花一人一邊，輕輕將木櫃搬開五六尺，老蒼頭立即伏地指指紅磚，做了一個撬動的手勢，風小月借了如花的長劍，輕輕將紅磚撬開。

這一撬，四塊方磚同時升高，他左手一落，將方磚拿開，下面便露出一個洞口來，老蒼頭立即自洞口「走」下去，原來有一具鐵梯，直通洞底，風小月隨後而下，半空晃亮火摺子一照，祇見洞深二丈五六，俄頃已至洞底，老蒼頭道：「恩公，你們可在此避避風頭。」

風小月舉起火摺子向前照了一照，反問：「此地道通往何處？」

「老奴也不清楚，這個地道還是當年我在無意中發現的，祇走下來看了幾眼，還未全走遍哩！」老蒼頭言畢又向上打手勢，叫如花她們下去。

待四姝都到洞底，老蒼頭又道：「老奴得上去了，明天再想辦法替恩公找點食物。」

似玉一把將他拉住，沉聲問道：「老丈爲何要救咱們？你貴姓？在朱府多久了？」

老蒼頭嘆了一口氣：「老奴在朱府十多年了，一向覺得主人做人刻薄，前幾天更把咱們困在地道裡，若不是你們相救，說不定咱們都要餓死在地道裡，嗯，老奴本姓梁，孑然一身，故此投身在朱府渡餘生。」

風小月又問：「梁大叔上去時要小心，你一個人搬得動那幾大木櫃麼？」

「慢慢來，應該可以，再不行可把櫃裡的東西先拿出來，相信可搬得動了。」

似玉冷冷地道：「大哥放心，他練過武，一定搬得動。」

「莊稼人，年輕時練過幾天拳腳防身，算得了甚麼。」

風小月也覺得他有異尋常奴才，忍不住道：「大叔不如稍坐一會再上去如何？小可有幾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請教不敢當，你有話便問吧！」姓梁的老蒼頭索性坐在梯級上。

「你可知道香車夫人跟朱英雄是甚麼關係？」

老蒼頭反問：「香車夫人是誰？」

蘭心快口道：「便是剛才叫護院不用緊張，派人守住牆頭四角的那個人。」

老蒼頭沉吟道：「她經常來，但到底是甚麼身份，老奴眞的不知道，不過，有一點老奴也想不通的便是，平日那些護院如狼似虎，但見到她，便似老鼠遇到貓一樣，對她的命令千依百順，不敢稍違。」

四姝跟風小月交換了一下眼色，他又問：「是不是經常有個和尚來找她？」老蒼頭想了一下搖搖頭。

如花加上一句：「是一個五十多歲，戴着帽冠的男人，就在咱們救你們出地道的那天晚上，他來找香車夫人。」

「這個老奴眞的不知道。」

「她是不是有好幾輛相同的馬車？裝璜十分華麗？」風小月一口氣問了幾個問題：「朱英雄平日對她之態度如何？岳陽城有一位名人，叫做岳震天的，你見過沒有？他常來麼？」

「老奴才祇見過一輛豪華馬車，主人十分寶貝它，不許一般奴婢碰他一下，那輛馬車有專人服侍，偶爾主人出去也會乘它。」姓梁的老蒼頭倒是答得十分痛快。「岳震天的大名，岳陽人幾乎無人不識，不過老奴祇見過他一面，那是四年前老主人過世時，他來拜祭，

平日倒未曾見他來過。」

「香車夫人叫甚麼名字，你可知道？」

老蒼頭搖搖頭，風小月揮揮手：「你上去吧，一切拜託了。」老蒼頭俐落地爬上去，不久洞口便被封上。

蘭心忽道：「菩薩保祐！」

蕙質抿嘴笑道：「四妹怎會唸起菩薩來了？」

「如果他封住出口，就算無人殺咱們，最終咱們也會餓死在地道裡。」

風小月吸了一口氣道：「不要想得太多，咱們向前走走看。」他手擧火摺子走在前面，四妹連忙尾隨其後。不料這地方彎彎曲曲，岔道又多，似一座迷宮。風小月驚嘆一聲道：「奇怪，朱府為何會建這麼一座地下迷宮？目的何在？」

如花道：「大哥，咱們還是在壁上做點記號，否則怕回頭走錯路了，咦！莫非那姓梁的老蒼頭故意要將咱們困在此處？」

蘭心道：「小妹看他不像是個壞心腸的人。」

如花輕哼道：「四妹最容易相信人家，也最容易上當受騙。」蘭心不敢吭聲，如花却用劍尖不斷在壁上留下記號。

風小月問道：「你們身上有否帶火摺子？」

似玉道：「每人都有一管，省點用應該夠用。」話雖如此，但地道依然不見盡頭，風小月忽然駐足，似玉忍不住問道：「大哥，你有何發現？」

風小月搖搖頭，像是自言自語地道：「把地下建成這個規模，不可能祇有通道，而無其他設施，如愚兄沒有料錯，此處必有暗室及機關，否則作用不大。」

如花忙道：「大哥說得有理，咱們可得小心一點。」

衆人在地道裡足足走了一個時辰，仍不見盡頭，忽然似玉道：「大哥，咱們似是在走回頭路。」

風小月咬咬牙道：「不管了，有路就走。」可是他手上的火摺子熄滅，仍未走到盡頭，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五個人心頭不由自主均是一沉。

如花將她的火摺子晃亮，仔細一看，壁上竟有劍痕，証明所走的路，都已走過，換而言之，他們祇在一個範圍裡打圈。她輕叫一聲：「不好，咱們中了那老奴才的毒計了，如今要找回原路也不容易。」

蘭心更是花容失色：「大哥，你看咱們該怎辦？」

風小月把耳朵貼在壁上聽了一陣，低聲道：「把火熄掉，到有必要時再點燃。」如花吹熄火，也學他貼在壁上凝神靜聽。

其他三妹見狀亦依樣劃葫蘆，可是却甚麼也聽不到，忽然耳際傳來嗡嗡的響聲，原來風小月兵器輕輕敲打洞壁，引起回音，風小月邊敲邊走，如花和似玉立即走到後面去，也以劍柄敲打。

衆人恨不得立即離開地下迷宮，把飢渴全忘記了。也不知過了多久，忽聞風小月道：「點火！」這次蘭心比如花更快，把她的火摺子點亮：「此處空心，洞壁不是有夾層，便是另有暗室，諸位妹子仔細搜索一下，應有開啓的機關。」

如花聞言也亮了火摺子走過來，風小月伸手在附近洞壁上撫摸，他摸了一遍，毫無所獲，至第二遍時方道了聲：「有了！」祇見他以指挖出一塊小石頭，洞壁上現出一個小小的洞來，裡面有個小鐵環，他伸手進去，道：「妳們退後一點！」言畢動用力扭動起來。

起初那小鐵環十分緊，但轉到後來，反而鬆了許多，他越轉越快，俄頃，一陣震耳的響聲傳來，洞壁突然打開，現出一道門來，借着火光望過去，突聞蘭心一聲尖叫，聲音充滿了驚懼。

原來門後是一間臥室，有一張石床，但床上床下却有四具骷髏骨，並未完全腐爛掉，骷髏頭上仍有頭髮，骨架上亦仍有肉屑，一股中人欲嘔之腐屍臭氣迎面撲來，教人幾乎暈厥。

風小月早已閉住呼吸，他過了一陣才移步走進，那臥室是長方形，約為丈餘寬，五六尺深，除了石床及兩張石椅外，尚有一張書桌。

蘭心掩着櫻桃小嘴道：「這幾個是甚麼人？」

風小月閉住呼吸走進石室，發現那幾具屍體的頭髮特徵居然有異常人：微微鬈曲、顴骨高聳，身形高大，祇是屍體已幾乎腐化，看不出他們是因何致死的，故仍在石室內觀察。

這才發現其中一具屍體的手抓住一個鐵環，鐵環繫着半截鐵鍊，他目光一掃，見到石壁上也垂着半截鐵鍊，鐵鍊的另一端伸進壁裡，看不到通往何處。風小月十分聰明，略為思索一下，已知端倪，忙跑回甬道，換了一口氣才道：「地下迷宮的機關已被他們破壞掉。」

蘭心反問：「你如何知道？」

風小月指着鐵鍊道：「若愚兄沒有猜錯者，那鐵鍊便是通往機關的樞鈕，這三個人大概跟主人鬧翻了，一怒之下，便將之扯掉，而主人則將他們關住，活活將其餓斃！」

似玉道：「也許這三個人便是替他們設計這座地下迷宮的，朱家

恐他們將秘密外洩，是以殺之滅口！」

風小月接道：「他們三人是外族人！」

如花道：「但朱英雄為何不將他們的屍體處理掉？」這果然是個難解的謎，衆人都想不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風小月聳聳肩道：「咱們還是繼續搜索吧，也許還有其他發現！」於是五個人重又貼耳於石壁上，繼續用兵器敲打，終於又找到第二間石室。

這間石室比剛才那一間巨大得多，而且佈置豪華，祇是床褥布料已有些腐爛，看來許久已無人更換打理。而觀其佈置，也許是主人之密室。

風小月道：「這張床好大，足可讓咱們在此好好睡一覺！」

如花白了他一眼：「你想一箭四鵰？在此等環境中，姑奶奶才不會答應！」

風小月吐吐舌頭，向她扮了個鬼臉。

蕙質道：「大姐太敏感了，誰都要睡覺，小妹一看到這張大床，也想躺上去歇一歇……」她話未說畢，便已一屁股坐上去！冷不防「噗嗤」一聲，床板居然斷裂，她整個人都陷了下去！

驚叫聲中，風小月一把抓不到，祇好探頭向下望，原來床底下的石板同時滑開，露出一個洞口來，蕙質跌在一個深約兩丈的洞中，她在下面哭叫，他忙問：「三妹，下面有甚麼東西？」

「許多……有很多骨頭……」

「甚麼骨頭？」

「死人的骨頭……快拉我上去！」

如花和似玉連忙解下腰帶，風小月却道：「我下去看看！」他縱身輕輕躍下去，下面那個石洞足有二十來丈見方，橫七豎八地躺着幾十副人骨，皮肉都已化掉，祇餘白森森的骨頭，空氣中仍飄着幾絲異味，風小月雖然見過不少風浪，但此刻亦心驚肉跳，他一把拉着蕙質，在石洞裏仔細觀察，石室上下四面全用靑麻石鋪砌，非常堅固，果然他又有所發現！

透過人骨，他看到一角木板，心頭一動，風小月乃以如意棒挑開人骨。人骨一經挑動，立即散開，向四周滾動，下面果然有塊長方形的木板，木板之下尚有一截木柱。他驚叫道：「這本是一張長桌，因被屍體壓住，長期抵受不了，便被壓斷了！」

蕙質驚魂未定地問：「奇怪，這些人怎會死在此處？」

風小月道：「也許是挖地宮的工人被滅口……噫，果如斯，則屍體則應不止此數！」

蕙質道：「小妹也不想知道，祇要能早點離開這個鬼地方！」

風小月見如花已垂下腰帶，便輕輕托着她的小蠻腰，蕙質躍起，抓住腰帶，微微用力，便飛了上去。風小月也不要人協助，雙脚用力一頓，提氣拔身，如一頭大鳥般射了上去。

如花急問：「下面到底是甚麼地方？」風小月乃將其看法告訴她。

如花道：「看來朱府絕對不是一戶尋常的財主，這其中一定隱藏着一個大秘密！」

風小月抓抓頭，「秘密謎團太多了，如今覺也沒得睡，咱們再找一找！」

似玉忽道：「這裏有一截蠟燭，咱們以它來照明吧！」

蘭心嘆了一口氣：「你們却不擔心會否餓死在此處！」

風小月微微一笑：「包你餓不死，咱們再找找！」衆人走了一程，突見一條岔道，他又道：「走這條路試試！」

當下沿着那條通道前進，左彎右拐的，忽然見到那道梯子，他笑道：「吆，這不是到了出口？」

似玉道：「要否上去看看？」

風小月估計此時大概天剛亮不久，乃道：「不忙，咱們先在附近歇一歇，也許那老蒼頭會下來！」

於是衆人便退到通道口上席地而坐，風小月天生樂觀，盤膝運起功來，不一會兒，便已進入忘我境界。他眞氣運行了七個大周天，然後散功，已是精神奕奕。

他睜開雙眼，便見到如花那對多情的眸子。「大哥，你該換藥了。」不待他回答，她已溫柔地替他寬衣，再解開紗布。「嗯，好多了，想不到你恢復得這麼快！」她換了藥，然後再緊緊紮好。「這藥剛好用罄，看情況以後你已不用再上藥了！」

風小月道：「事實上已不用了，這兩天傷口癢得不得了，再過十天八天料已完全無碍！」

如花道：「處此危境，隨時會動武，小妹恨不得你如今就完全康復！」

風小月見她說得疼人，忍不住歪頭在她頰上香了一口，她粉臉通紅，却不吱一聲，其他三妹都把這個動作看在眼內，也不作聲，芳心却希望風小月也會親自己一口。

地道之內有點沉悶，忽然風小月想到一個問題：地下迷宮的通風問題如何解決，在此躭了兩個時辰，仍無氣悶之感，說明通風設備非常優良，他不由站了起來，抬頭望去，一片漆黑，又毫無所獲，不由讚嘆道：「設計此座地下迷宮的

人，眞是個天才！」

話音剛落，上面突然傳來響聲，風小月一招手，四姝立即隨他匿在地道暗處。過了盞茶工夫，上面射進一道白光，接着梯級響起步履聲，又聞有人低聲叫道：「恩公，恩公！」

風小月認得是那姓梁的老蒼頭的聲音，但恐其背後有人，是以不敢應他，果見老蒼頭走下來，放下一隻竹籃，又見他返身上去，俄頃，又拿下一盞風燈，將燈放在地上，再上去將入口拉好。

風小月這才現身問道：「大叔，上面情況如何？」

老蒼頭道：「他們看得很緊，你們還須在此再躭一兩天，來來，這些食物還熱，你們一定餓了，快吃吧！」竹籃內除了一隻烤雞，還有一碟醬牛肉，然後是十個又大又白的饅頭，最令人欣喜的是那一大壺茶！

如花道：「讓小妹先來吃！」她先抓了一個饅頭，狠吞虎嚥，又喝了幾口茶，衆人見她沒有中毒，這才開始取食。風小月再三謝他。

老蒼頭道：「老奴也不想再在此躭下去了，諸位出去時，最好把老奴也帶上！」

似玉問道：「此處有吃有住的，何事要離開？」

「這不是正經人家，老奴怕有朝一日，災難從天而降，屆時悔之莫及！」

「大叔憑甚麼認定這不是正經人家？」

老蒼頭嘆了一口氣，反問：「若是正經人家，誰會在自己家裏，建造這麼大的地窖？」

風小月微微一笑：「原來大叔對此處瞭如指掌！」

老蒼頭老臉微微發熱，訕訕地道：「老奴曾經下來走過幾次……不過，找不到出口！」

風小月道：「大叔，你應該相信咱們對你沒有惡意，不如打開天窗說亮話吧！你到底是甚麼人？若小可沒有料錯者，你棲身朱府必定有不可告人之目的！」

老蒼頭低頭沉思，過了一陣慢慢抬起頭來，祇見他一對眸子在黑暗中閃閃生亮，好似換了一個人般。「不錯，老朽是進來找人的！」

風小月訝然問道：「大叔來此找誰？」

「找舍弟！」老蒼頭說話速度忽然暢快起來：「令弟來朱府做短工，但至今生死未卜，是故老朽在此暗中調查，最後發現這裏地窖，可惜至今仍未有頭緒！」

風小月對此十分感興趣。「令弟來朱府當短工，是爲了建此座地下迷宮？」

「地下迷宮？恩公用此名稱眞絕，此處的確像一座迷宮！」老蒼頭嘆了一口氣。「舍弟祇在第二年的新春回家過年，說是偷偷跑回來的，因爲當時老朽不在家裏，是以並不太清楚！」

風小月又問：「你憑甚麼斷定令弟一直在朱府內？」

「不，老朽早料到他已遭殺害了！」老蒼頭的聲音忽然悲愴起來：「那次他回家，恰好老朽出外未歸，待我回家後，他已走了兩三天。老朽回家當晚半夜，家裏便失火，我一家七口除了老朽之外，全被燒死！」

蘭心忍不住問道：「那大叔當時是如何逃出火場？這火是有人故意放的麼？」

老蒼頭老臉無端端一紅。「不瞞諸位，老朽除了家中的髮妻之外，還有一位紅粉知己，奈何老妻生性妒悍，因此祇好將她秘密安置在外面……小嬌困難捨老朽，居然悄悄跟我回家，在家門外徘徊。當時老朽吃了一驚，祇好在安慰了老妻後，趁她倦極而睏時，半夜出去，送她回去……就在那一夜寒舍發生慘劇！」

老梁說至此已深深陷入悔恨之中，垂首長嘆，衆人不知他有此段秘辛，不由面面相覷。

風小月輕咳一聲，問道：「大叔又有何憑證認爲此乃朱府幹的好事？」

老梁緩緩抬起頭來，雙眼隱見淚光。「起初老朽也祇是懷疑而已，後來一直不見舍弟回家，便下決心隱瞞身份，賣身到朱府暗中調查，也是老朽在無意中發現的！」

風小月再問：「爲何出口會在下人的臥室中？」

老梁道：「朱老爺子是患急病而歿的，故老朽推斷朱英雄對地下迷宮亦不是十分了解！當然此處仍有許多出口，不過老朽至今祇找到兩個而已！」

似玉插口問道：「你拿了這許多食物，不怕主人懷疑？」

「老朽在朱府是灶房的管事，拿點食物十分方便，不虞被人思疑有任何不軌！」老梁道：「如今是大白天，老朽不能下來太久，今晚再下來。」言畢長身欲起。

風小月忙道：「今夜下來時，大叔可否帶咱們去那兩個出口看看！」

老梁沉吟了一下方點頭答應。

老梁大約在二更時分便又下來了，這次帶來的食物更多，祇不過已冰冷了，不過肚子餓了，四姝亦照吃不談。衆人飽餐之後，方隨老梁往甬道裏走去。（未完・五）

上文提要： 南振岳剛依龍學文之要求替黑風婆守在石筍外，便聽到有人暗地議論信符，連忙施展道家地聽之術聆聽，此際武當玉眞子、玉靈子、少林百非大師、闖尊者等出現，闖尊者認得他，但玉靈子抱懷疑態度，當南振岳擺出師門「抑濁揚清」架式時，玉靈子不信邪……師父忽然出現，南振岳急將經過詳述，他師父剛走，不料傳來黑風婆的慘叫……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古桃源傳奇

易容改名稱兄弟　投靠幫會好追兇

左夫人接過短箭，身軀似乎微微一震，兩道寒電似的目光從黑紗中迸射而出，吃驚的道：「天絕箭，會是天絕箭！唉！難怪連老身也會絲毫不覺……」

「桀桀桀！」

突然一陣刺耳尖笑，打斷了左夫人的話聲！

南振岳心頭一凜，他聽出這發笑的人內功已達上乘境界，一時不知又來了甚麼强敵，立即凝神戒備！

笑聲一歇，接着祇聽一個破竹似的尖嗓說道：「師妹，妳請南相公一起裏面來吧！」

南振岳這回聽清楚了，這話聲，竟然是從北首石壁裏傳出來的，心中不禁又是一怔！

龍學文突然喜得跳了起來，叫道：「好了，師傅功行圓滿了！」

南振岳方在驚疑之間，石壁上已經起了一陣隆隆輕震，石壁中間裂開一道門戶，緩緩向兩邊推去！

原來裏面還有一間石室，因爲地形比外面要高，壁下石榻，正好當作石階一般，供人踏脚。

石壁開處，從裏面射出柔和光綫，照得如同白晝！

左夫人朝南振岳微微頷首，說道：「師姐已經啓關了，南相公請到裏面奉茶。」

說完，當前朝榻上跨去，南振岳跟着跨上石榻，龍學文一手挾起黑衣老嫗的屍體，跟在身後，朝裏洞走來。

南振岳擧目打量，祇見這間石室略呈方形，四壁色呈淡黃，四角嵌了四顆明珠，鐘乳纓絡，掩映生輝！

石室北首，放着一張晶瑩如玉的淡黃石榻，兩邊陳設了四把椅几！

石榻上，赫然趺坐着一個滿頭白髮，身形瘦小的黑衣老嫗！

這人生得圓臉尖頦，皮色白嫩，一雙夜貓眼，開闔之間，閃着綠陰陰的光芒，這臉型，看去活像一隻貓頭鷹！

南振岳瞧得心頭驀然一凜，這老嫗和前洞中箭的老嫗竟然一模一樣，分毫不差！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左夫人走近榻前，含笑道：「恭喜師姐，功行圓滿。」

黑風婆尖聲笑道：「多謝師妹趕來護法。」

龍學文隨手把黑衣老嫗的屍體向地上一扔，縱身朝榻上撲去，口中叫道：「恭喜妳老人家。」

這一扔，黑衣老嫗的屍體落到地上，發出噗的一聲輕響，南振岳不禁恍然大悟，這原來祇是一個皮人，裝成黑風婆模樣，用來誘敵，其實並非眞人！

黑風婆摟着龍學文肩頭，尖笑道：「癡兒，眞難爲你，快坐到邊上去，別叫南相公瞧了笑話。」

說話之時，一雙綠眼祇是朝南振岳不住的打量，一邊含笑點頭：「南相公天王高弟，果然不凡，今晚多承賜助，老婆子感激不盡。」

南振岳連忙跨前一步，拱手道：「前輩過奬，在下實無微勞可言。」

黑風婆桀桀尖笑道：「老婆子雖有令師留賜信符，今晚若非南相公挺身而出，少林武當的和尚道士，豈肯輕易退去？南相公師徒兩代，都是我老婆子的恩人。」

龍學文又插口道：「師父，南兄的令師托塔天王老前輩，方才也趕來了呢。」

黑風婆雙目圓睜，吃驚道：「甚麼，你說王大俠今晚也在咱們龍峒峯現身？」

左夫人淡淡的道：「不錯，王大俠方才確實在百日朝天現過身，但很快就走了。」

龍學文搶着又道：「師父，王大俠那面信符，被三眼老妖取走了。」

黑風婆坐着的身子陡然一震，回頭朝左夫人道：「三眼老妖？這老妖精還沒有死？老婆子自問和他並無過節，他幹麼要取走王大俠的信符？」

左夫人平靜的道：「他好像是衝着王大俠來的，唔，師姐可認識此箭？」

龍學文把箭送到他師父面前，黑風婆才一接到手中，鳩臉倏變，驚道：「天絕箭！這是昔年人稱『萬劫不復』的天絕箭，師妹從那裏弄來的？」

左夫人微笑道：「不錯，天絕一箭，萬劫不復，師姐要不是早有準備，今晚當眞難逃穿心之厄！」

黑風婆聞言點頭道：「師妹可曾見過發箭之人？」

左夫人道：「此事確實是我疏忽之處！」

她轉過頭來，瞧了南振岳一眼，才道：「南相公不可急，令師今晚無端在「日朝天現身，不容老身無疑。」

南振岳心頭一震，暗想：原來她對師父也起了懷疑！

祇聽左夫人繼續說道：「我就因爲分神注意到令師，才忽略了這支天絕箭的來處，唉！其實縱使發現，誰也阻擋不了這種無堅不摧，不傷人不止的利器。

「不過據我推測，此箭可能……就在王大俠離去的同時，有人躲在暗處發射，從它穿透三支石筍，又射中師姐預設的皮人胸口，不談天絕箭本身威力，此人功力之深，計算之確，也足以驚世駭俗了！」

龍學文不信道：「姨媽，妳老人家好像把天絕箭說得天下無敵了？」

黑風婆道：「孩子，你知道甚麼，這天絕箭，據說出於百年前鑄劍名家公治子長之手，他花了數十年心力，採煉西方精鐵，一生祇鑄了一劍一刀，和三支短箭，但這幾件兵器，都成了江湖上無人能擋的絕代兇物……

「這三支天絕箭，祇見七十年前，武當派紫陽眞人，以本身無上神功運用太極慧劍，削斷了一支，武林中無人能破，遂有『天絕一箭，萬劫不復』之言。」

龍學文抬頭道：「師父，還有那一劍一刀呢？」

黑風婆道：「劍名天演，刀名天刑，江湖上祇有傳說，不知流落何處。」

龍學文低聲道：「眞可惜！」

南振岳聽她們提起刀劍，忽然想到左夫人贈劍之事，連忙從身邊解下巨闕劍，雙手送到左夫人面前，說道：「在下今午不及告辭，匆匆離谷，夫人不見責，反而命人惠賜寶劍，這等神兵利器，古代名劍，夫人縱然見賜，在下如何能受……」

左夫人端坐不動，抬目道：「老身因南相公精擅劍術，遂以此劍相贈，南相公不肯收受，莫非對老身慢客之處，還耿耿於懷嗎？」

南振岳給她說得一時答不上話來，俊臉一紅，忙道：「夫人言重，在下絕無此心，祇是夫人這等厚賜，在下如何能受？」

左夫人冷冷說道：「老身不擅劍術，留着不但無用，而且也辱沒了此劍，才把此劍奉賜相公，並不因爲南相公是托塔天王的高足，有甚高攀之意。」

南振岳聽到「高攀」兩字，想起早晨自己拒婚之事，不禁臉上更紅，囁嚅的道：「夫人這般說法，在下……」

黑風婆桀桀尖笑道：「南相公快別推辭了，我師妹是個爽快的人，既然拿出來了，那有再收回之理？」

龍學文接口道：「是啊，以南兄這等身手，才不致辱沒了巨闕劍，南兄不可再客氣了。」

南振岳雙手托着寶劍，尷尬的道：「夫人厚賜，那麼在下祇好拜領了。」

左夫人臉垂黑紗，看不到她臉色，但聲音顯然溫和下來，徐徐說道：「南相公毋須道謝，神兵利器，惟有德者居之，南相公名門高足，祇要好自爲之，毋負此劍就好。」

南振岳肅然道：「敬謝夫人指教，在下自當謹記。」

說着就把巨闕佩到腰間，重行坐下。

龍學文嘴角含笑，偷偷的瞧了左夫人一眼。

黑風婆看在眼裏，也微微一笑接着問道：「南相公離此後，行止如何？」

南振岳道：「在下目前並無一定去處，家師囑在下一月之後，前去岳陽，也許另有差遣。」

黑風婆點點頭道：「老婆子有一不情之托，不知相公可肯答應？」

南振岳聽得暗暗皺眉，心想：又來了，這魔頭不知又有甚麼難題動到了自己頭上？一面說道：「前輩有何見教，但請明說，在下如果能力所及，當效棉薄……」

黑風婆沒待他說完，鳥爪似的手掌連搖幾搖，呷呷怪笑道：「南相公今晚幫了老婆子一個大忙，老婆子已經感激不盡，本身也沒有再痲煩南相公之處了，老婆子祇是爲了這個孩子……」

她用手指指龍學文，接着又道：「老婆子走火入魔之軀，雖已勉強修復，但仍須有一段時間，閉關靜修，這孩子隨我多年，一身所學，也小有成就，年輕人總不能老跟着師父一輩子，也該到江湖上去歷練歷練。

「南相公的人品武功，足可做他師父，若以年齡來說，也足可做他兄長，南相公如不嫌棄他出身旁門，老婆子頗想拜托南相公，今後多加照顧，也替老婆子管教管教。」

南振岳還當她有甚請托，原來只是爲了龍學文之事，連忙抱拳道：「前輩好說，龍兄文武兼備，一身所學已得前輩眞傳，江湖患難相扶持，乃是朋友應盡之義，怎敢當得管教兩字？」

黑風婆喜形於色，道：「南相公這是答應了，哈哈，龍兒，你去收拾收拾，和南相公一起下山去！」

南振岳聽得一愕，道：「前輩要龍兄和在下一起下山？」

黑風婆尖笑道：「老婆子閉關在即，就是以此子相托，你不是已經答應了嗎？」

南振岳臉有難色，道：「在下和龍兄一見如故，何況再有前輩吩咐，結伴同行，江湖上有個照應，自是再好不過，只是……在下不敢隱瞞，實因身懷血仇，前途難料……」

黑風婆接口道：「江湖上到處都有風險，老婆子就是要他前去歷練歷練，不怕見怪的話，南相公初走江湖經驗不足，這方面，咱們龍兒，還懂得一點，對南相公多少有些幫助。」

左夫人點頭道：「師姐說得不錯，龍兒早該到江湖上歷練去了，有南相公這樣的人照顧，師姐可放心了。」

南振岳見她們這般說法，不好再推，只好拱拱手道：「在下初走江湖，其實還要龍兄多指教。」

龍學文輕笑道：「南兄肯聽小弟的話嗎？」

黑風婆尖聲叱道：「你就是爲師把你驕縱慣了，記着，南相公比你大兩三歲，你要以兄長事之！」

龍學文吐吐舌頭，笑道：「弟子遵命。」

左夫人緩緩轉過頭來，朝南振岳道：「南相公岳陽樓之行，諸宜小心！」

南振岳因方才三眼老妖現身之時，左夫人曾兩次以「傳音入密」提出警告，只當她指此而釋，忙道：「在下自當謹記。」

左夫人瞧了他一眼，欲言又止，接着說道：「令師精擅易容之術，江湖上見過令師眞面目的，據說寥若晨星，南相公自然也精於此道，只是江湖險惡，南相公如能處處留神，仔細觀察，鬼蜮伎倆也就不難發現，總之，行走江湖，只要做到四個字——膽大心細，天下雖大，都可去得了！」

＊　＊　＊

渡過烏江，一青一黃兩匹馬，又在並轡馳騁了，得得馬蹄，踢起滾滾黃塵！

快到新場附近！

突然，道旁一片樹林中，傳出一聲低弱的呻吟！

黃驃馬倏地一停，青鬃馬也同時勒停了！

馬上，白衣少年抬目問道：「大哥，你可是發現了甚麼呢？」

黃驃馬上的藍衣少年點點頭道：「樹林裡面，好像有人受了重傷。」

白衣少年似乎有些不信，目光一掠，道：「就在這林子裡？我們快去瞧瞧！」

說着一躍下馬，藍衣少年跟着躍落地上！

林中人又響起低弱的呻吟！

白衣少年道：「大哥，眞有人負了傷！」

急步掠入林中，果見不遠處，有一個人仆在上，一動不動！

藍衣少年俯身察看了一下，立即默運內功，伸出手去按在那人背心之上，徐徐度入眞氣！

那人得到藍衣少年眞氣催動心脈，身子蠕動了一下，緩緩睜開眼來，當他一眼瞧到藍衣少年，目中流露出一絲希冀之色，似想張口說話。

藍衣少年忙道：「兄台快提聚眞氣，此時不宜說話。」

那人只微微點了點頭，依然啟動口齒，微弱的道：「你是托塔天王王大俠的高足南……南少俠……」

話聲未落，突然起了一陣急喘，無法說得下去。

白衣少年訝異的俯身去，問道：「你如何認識大哥的？」

那人喘息道：「在下曾在龍峒峯看到過少俠……」

白衣少年臉色微變，瞧了藍衣少年一眼。

藍衣少年道：「兄弟正是南振岳，兄台可有甚麼事嗎？」

那人點點頭道：「在下傷勢只怕不行了，能遇上南少俠就好……」

他轉臉噴出一口鮮血，喘着氣續道：「在下有一件重要之事，但望南少俠……」

原來白衣少年正是龍學文，眼看此人已然無望，連忙問道：「你有甚麼事，快說吧！」

那人目光只是盯着南振岳，說道：「務懇南少俠……面告……幫主，身邊……有……」

雙眼一凸，張了兩下口，用手指指胸口，突然死去！

南振岳緩緩放下按在他後心的手掌，嘆息道：「他傷勢雖重，本來還不至於死，只是爲了要我傳話給他幫主，以致最後一口元氣也因此耗散，但他要說的話，依然沒有說出來。」

龍學文道：「他不是已經說出來了呢？」

南振岳奇道：「他說了甚麼？」

龍學文道：「他不是托你去面告幫主，『身邊……有』這三個字。」

南振岳道：「這三個字，有甚麼用？」

龍學文道：「他寧可不顧生命，說出這三個字，顯見這三個字重過他的生死，我們雖然不知道這三個字的意義，也許是他們幫中機密，幫主聽了，就會明白。」

南振岳道：「龍兄弟，你說的極是，不知他說的幫主，是不是龍門幫公孫幫主？」

他想起那晚曾聽石筍後面，兩人說話，一個聲音蒼老，一個年紀較輕，他們會提到幫主要他們來看看老妖婆動向之言，此人可能就是年輕聲音的那個。

龍學文道：「大哥，他方才不是手指胸口，也許他懷中放着甚麼重要東西？」

南振岳暗暗叫了聲慚愧，自己怎會沒有想到？

當下伸手一掏，果然從那人胸口摸出一面黃色三角小旗，中間綉着一隻背生雙翅的猛獸，口中噴着火焰！

龍學文道：「是了，龍門幫正副幫主之下，共分東南西北中五壇，這面旗令用黃綢做的，想必是他們中央壇壇主之物了。」

南振岳沉吟道：「莫非他方才說的『身邊有』，是指他身邊有這面令旗？」

龍學文笑着問道：「大哥是否要替他送這個信去？」

南振岳想起舅父曾經說過，龍門幫臥虎藏龍，甚麼樣的人都有，江湖上風吹草動，都瞞不過他們，他自己不妨投效到龍門幫去，也許能夠查探出仇人蹤迹。想到這裡，也許不由抬頭道：「此人不惜生命，以此相托，自然要替他把話傳到。」

龍學文笑道：「小弟早就猜到大哥非去不可！」

南振岳道：「咱們原也順路。」

龍學文道：「那麼大哥快把令旗收好，沒有這面令旗，只怕難以見到公孫敖的面，同時大哥也只要把他說的這三個字，親口告訴公孫敖就好了。」

南振岳收起令旗，吁了口氣，道：「咱們把他埋了！」

說着，抽出長劍，在樹下挖了個大坑，把屍體埋好，走出樹林！

龍學文叫道：「大哥，且慢！」

南振岳回頭道：「還有甚麼事嗎？」

龍學文道：「小弟在想，此人既然認出大哥，旁人自然也會認識，大哥的師傅，在江湖上名頭甚響，行走江湖，可能會給咱們引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這就是令師從來不以眞面目示人的道理了。

「小弟聽姨媽說，大哥也精於易容之術，小弟之意，咱們不如易了容再走。」

南振岳道：「龍兄此話不錯，家師精於易容，倒是事實，我從小蒙他老人家扶養，每天除了督促讀書、練功，但並沒傳我易容之術。

「直到臨行那天，才交給我三張人皮面具，曾說僅此三張，已經夠我用了，而且用法十分方便，龍兄弟，咱們這就戴起來好了。」

從懷中取出三張薄如蟬翼的人皮面具，說道：「龍兄弟，你挑一張吧！」

龍學文見他取出的三張面罩，一張白中透青，一張黝黑如墨，一張色呈紫紅，他生性愛俏，取了一張白中透青，同時也替南振岳挑了一張紫紅的，一面笑道：「小弟就要這一張好了，大哥，你用紫紅的好不？戴起來就更顯得英雄氣概呢！」

南振岳笑了笑，把另外一張收好，然後戴上紫紅的一張，龍學文也把面罩戴到臉上。

這一瞬間，兩人都好像換了一

個人，南振岳變成紫紅臉的中年漢子，龍學文成了瘦削臉，白中透青，略帶病容，兩人不覺相視而笑！

龍學文喜得不迭稱好，說這面罩戴在臉上，不但沒有絲毫不舒服的感覺，而且一點也看不出來。

正待上馬，突聽「颯」「颯」兩聲，從樹上飛落兩個黑衣勁裝漢子。

這兩人手上各執一柄鋼叉，看去身手甚是矯健，他們才一落地，其中一個目光電轉，朝兩人問道：「你們看到一個受傷漢子，打這裡逃走嗎？」

龍學文瞧他們一副盛氣凌人模樣，不禁心中有氣，仰臉道：「你在問誰？」

那子兇睛一轉，粗聲道：「老子自然問你了……」

龍學文聽得大怒，叱道：「瞎了眼的東西！」

一抖手，繮繩劈面朝他打去。

那漢子要待躲避，已是不及，啪的一聲，擊中右肩，一個身子直向斜裏撞出！

他脚下踉蹌的才一站停，怒吼道：「好小……」

「子」字還沒出，龍學文怒叱道：「你還敢出口傷人？」

廻手繮繩一揮，呼的一聲，抽在他膝蓋上，只聽那人殺猪似的大叫一聲，噗的跌坐下去！

另外一個漢子知道遇上了硬點子，不自禁後退一步，道：「朋友怎可出手傷人？」

龍學文冷笑道：「誰叫他不長眼睛，口出穢言？」

南振岳勸道：「龍兄，算了，告訴他們沒有看到甚麼負傷的人，也就是了。」

先前那個漢子從地上爬起，橫眉瞪眼，瞧着龍學文，色厲內荏，兀自不敢開口，過了半晌，才忿忿地嘿道：「好朋友，咱們前面路上再見，郝老五，走！」說完，回身急奔而去！

龍學文大笑道：「很好，咱們正嫌路上寂寞呢！」

兩人躍上馬匹，繼續前行，剛過烏雞司，只見沿山脚黃泥路上，盤踞着一條赤黑相間大蛇！

那蛇盤在地上，好大一堆，昂起一顆三角形的蛇頭，紅信吞吐，正好擋住去路，兩隻蛇眼緊盯在兩匹馬上，閃鑠着惡毒、妖異的光芒！

南振岳勒住馬頭，皺皺眉道：「這蛇定然極毒，咱們把它除去了吧！」

話聲未落，突然微風輕嘶，一點黑影從路旁一棵大樹幹上垂直落下，迎面飛來！

南振岳目光何等靈敏，聽到風聲，身子向後一仰，座下馬匹立即後退一尺，擧目瞧去！

只見一隻拳頭的大蜘蛛，毛爪如鈎，從樹幹上直掛下來，那條蛛絲粗如鐵線，在夕陽斜照之下，閃着五彩顏色！

龍學文冷笑一聲，道：「大哥，咱們不用走了！」

南振岳奇道：「爲甚麼？」

龍學文道：「他們已經來了！」

南振岳擧目四顧，奇道：「你說誰已經來了？」

龍學文伸手一指，道：「瑤山五毒呀，你沒見到五毒已經到了二毒啦！」

南振岳從沒聽說過瑤山五毒，心頭方自一怔！

驀聽一聲厲笑，兩條人影宛如浮矢掠空，從七八丈外踏着樹枝，疾飛而來，瞬息已到眼前！

南振岳瞧他們身法，看出來人武功大非弱手，暗想：這大概就是瑤山五毒的二毒了！

這兩人才一落到地上，接連颯颯……躍落四個黑衣勁裝漢子。

後來四人，行動慓悍，手上也各自執一柄鋼叉，比前面兩人要長大得多。

但他們的地位，却敢情比兩人要低，落地之後，立即四散開去，把南振岳、龍學文兩人遠遠圍了起來。

南振岳認出方才吃了虧退走的兩個大漢也在其中。

龍學文紋風不動坐在馬上，回頭朝南振岳輕笑道：「大哥，你不認識瑤山五毒使者吧？」

馬鞭一指，接着說道：「左首這位是獨角赤練任長苗，右首這位是飛天蜘蛛常得功。」

瑤山二毒見龍學文一口叫出自己兩人來歷，居然還敢坐在馬上，馬鞭指指點點的，似是絲毫沒把瑤山五毒放在眼裡，一時倒也吃不準對方路數。

兩人對望了一眼，獨角赤練任長苗開口道：「朋友的眼力倒是不錯，認得出瑤山五毒使者，想必也有些來路，你們從那裏來，到那裏去？只要和咱們的事無關，今天就網開一面，放你們過去。」

龍學文冷冷一笑，仰臉道：「這個你管不着，我只想問你們攔着我們去路，意欲何爲？」

飛天蜘蛛滿臉橫肉的臉上飛過一絲獰笑，陰聲道：「不知死活的東西，瑤山五毒，見者喪生，看來眞還沒有漏網之人！」

龍學文坐在馬上，格格笑道：「你說得對極了，我們兄弟平日裏除惡務盡，今天正好心腸軟了些，只想問問清楚，就此放過，沒想到惡貫滿盈的人，你就是饒他不死，他也非死不可！」

獨角赤練突然從肩頭撤下鋼叉，厲聲喝道：「小輩，你是找死！」

龍學文冷冷說道：「找死的不知是誰呢？」

雙肩一晃，不知他使了一個甚麼身法，人已飄然從馬背上飛起，落在馬前！

南振岳還沒見過他的武功，看得暗暗喝采，心想：憑他這式身法，果然已得了黑風婆的眞傳！

嗆郎！飛天蜘蛛也從肩頭撤出兵器！

南振岳正待跟着下馬，龍學文忽然回過頭來，揮手道：「大哥，你用不着下來，憑他這些不成氣候的東西，小弟一人已足夠打發了……」

話聲未了，只聽嗆郎一響，兩柄鋼叉業已到了他胸口！

南振岳暫得大吃一驚，因爲龍學文腰間雖然佩着一柄單刀，但此刻還未出鞘！

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間，突聽龍學文朗笑一聲：「來得好！」

銀光一閃，他手上登時多了一柄狹長銀刀！

不！銀刀出鞘，一片刀光隨即暴漲，好像一桶清水，閃電般向瑤山二毒身前潑去！

南振岳瞧得一凜，幾乎失聲叫出：「龍兄弟好快的刀法！」

那瑤山二毒只覺眼前大亮，寒鋒逼人，連瞧都沒有瞧淸，驚呼一聲，各自暴退七八尺遠！

「叮，叮，叮！」

人影乍分之際，突然響起一陣急驟的金鐵交鳴！

瑤山二毒手上兩柄黝黑鋼叉，突然脫手斜刺裡飛起！

「啊！」龍學文同時尖叫一聲，狹長銀刀化作一道銀虹，同樣斜飛出去！

好個龍學文，雙腳一頓，頭先腳後，施展「流星追月」身法，一條白影，跟在刀光之後，急起直追，在半空中一把撈住刀柄，翻了一個觔斗，飄落地上！

這情形，連坐在馬上的南振岳都瞧得莫名奇妙！

三個人一招交手，明明已經分開，三人的兵器怎會同時脫手？

當然，瑤山二毒更是驚駭，先前他們還只當是龍學文刀上的後勁，但瞧對方的刀也脫了手，那麼莫非是馬上的紫面漢子出手阻止？

正當雙方各自驚愕之際，只聽頭頂上飄下一聲銀鈴的聲音，叫着：「住手！」

這聲音有如出谷黃鶯，嬌脆之極！

在場之人，莫不聞聲一驚，同時舉目瞧去！

這一瞧，大家頓覺眼前一亮！

原來臨近的一株大樹枝幹上，俏生生站着個年約十八歲的黃衣少女！

這少女長髮披肩，眉目如畫，在夕陽斜照，流霞襯托之下，簡直美麗得如瑤池玉女，洛水神仙般，令人不可逼視！

瑤山二毒先前還當來了甚麼絕世高手，人還未見，就把自己兩人兵刃震飛，如今看到只是一個年輕小妞，不覺心中大怒！

這時，他們手下的黑衣大漢已把兩柄鋼叉檢起，恭恭敬敬的送了過去，獨角赤練接過兵器，雙目兇光暴射，盯着黃衣少女，厲聲喝道：「小丫頭，你敢暗算太爺，是妳的死期到了！」

黃衣少女粉臉一沉，輕哼道：「你們瑤山五毒，好大的膽子，敢在這裏逞兇……」

飛天蜘蛛吹着口哨，陰笑道：「小丫頭，妳乖乖替太爺下來！」

他吹口哨敢情就是指揮蜘蛛的暗號？這一瞬之間，那隻黑毛蜘蛛，突然口吐蛛絲，飛快的凌空一盪，朝黃衣少女撲了過去！

南振岳瞧得清楚，不禁心頭一急，脫口叫道：「姑娘小心……」

喊聲未落，黃衣少女已經回過頭去，纖纖玉手屈指輕彈。

只聽「颯」的一聲，那隻黑毛蜘蛛應指飛出，直向地上跌落，縮做一團，一動不動，敢情已經死了！

飛天蜘蛛常得功這下兇性怒發，厲聲喝道：「丫頭拿命來！」

人影倏然飛起，手中鋼叉嗆郎有聲，猛向黃衣少女直撲過去！

黃衣少女嬌喝一聲：「下去！」

飛天蜘蛛只覺得自己在半空中被人家推了一把，不由自主的直跌下去，「砰」的一聲，屁股着地，跌坐地上！

他整個人竟像是被鐵釘釘在地上一般，一時連想要打個虎跳，跳起身來都辦不到！

獨角赤練雖是殺人如蔴的兇人，這下也看得呆了，翻着兇睛，問道：「老五，你怎麼了？」

飛天蜘蛛嘶聲道：「我……我岔了氣……那……丫頭……」

黃衣少女這一手，連南振岳也沒看得清楚，心頭不禁大感凜駭！

只聽黃衣少女冷冷笑道：「誰叫你自己發橫找死，像你這樣的兇人，我不要你的命，已經很客氣了，回去休養百日，自可無事。」

飛天蜘蛛咬牙切齒的道：「小丫頭，你叫甚麼名字？」

黃衣少女咬着下唇，輕嗤道：「回去問問你們師父，這是甚麼地方，豈能容你們撒野逞兇！」

獨角赤練似乎突然想到了甚麼，他橫肉的臉上一陣扭曲，驚呼道：「梵淨山，梵淨山百里之內，

禁止江湖上人殘殺……」

黃衣少女哼道：「你知道就好，還不快走？」

獨角赤練沒有作聲，一揮手，兩個黑衣大漢慌忙架起飛天蜘蛛，幾個人飛也似的奔去！

黃衣少女朝南振岳、龍學文兩人嫣然一笑，道：「兩位也可以去了！」

語音才了，嬌軀騰空掠起，瞬息之間，已在山林間消失不見。

南振岳被她絕世容貌和一身武功，驚奇得楞在當地。

他不知梵淨山百里之內，何以禁止江湖上人殘殺？何以獨角赤練一提到梵淨山，會如此害怕？

這黃衣少女一身功夫，似乎還遠在自己之上，不知是何來歷？

龍學文早已收刀入鞘，一躍上馬，回頭道：「大哥，我們走吧！」

南振岳帶動繮繩，一面說道：「龍兄弟，方才你出手刀法，快得無以復加，祇此一招，已可看出賢弟刀上造詣，不同凡俗。」

龍學文道：「你還說呢，我連刀都給人家震飛脫手了。」

南振岳知他被黃衣少女震飛單刀，心中不無快快，這就改變話題，問道：「哦，龍兄弟，你可知道梵淨山百里之內，爲甚麼禁止江湖上人殘殺嗎？」

龍學文負氣道：「人家師父名氣大咯，說出來的話，誰敢不遵？」

南振岳奇道：「她師父是誰？」

龍學文忽然笑道：「大哥可是想知道她的來歷？她叫黃衫玉女，她師父就是神尼伽因。」

「神尼伽因！」

南振岳自然聽師父說過，神尼伽因是當今空門中第一高手，她的武功，據說全從佛經上參悟來的……

得，得，得，一陣蹄聲，打斷他的思維，抬頭一看，龍學文已經獨自馳出去老遠。

南振岳心想這位龍兄弟，敢情對黃衫玉女震飛單刀之事餘忿未消，不由微微一笑，一夾馬腹，追了上去。

趕到孟溪，已是上燈時候，龍學文繼續策馬前行，南振岳不由叫道：「龍兄弟，今晚我們要在那裏打尖？」

他因這一路上，龍學文較爲熟悉，是以行止都由龍學文安排的。

龍學文回頭笑道：「這裏祇是黔湘交界的一個小集，沒有宿頭，前面不遠，有一所山神廟，我們不如到那裏權宿一宵了。」

走了七八里路，果然在一處山坳間找到山神廟，那是一所孤廟，總共祇有一個神龕。

龍學文跳下馬背，歉然笑道：「大哥，今晚祇好委屈你了，都是瑤山二毒害人，不然，我們還來得及趕到松桃。」

南振岳笑道：「我們練武的人，趕不上宿頭，露宿一宵，都不在乎，龍兄弟何必介意。」

龍學文輕笑道：「好，那麼大哥請在這裡歇息，小弟去弄點吃的東西來。」

南振岳道：「你到那裏去買？」

龍學文道：「自然是小鎭上呀！」

南振岳道：「早知道如此，方才何不順便就買了來？」

龍學文俏皮的道：「現在去買也不遲呀！」

說着縱身上馬，疾馳而去。

南振岳瞧着他背影，搖搖頭，把馬匹拴在廟前，跨進廟門，等了一會，還不見龍學文回來，心中不覺動疑。

正在眺望之際，祇見龍學文一人一騎急馳而來，奔近廟前，跳下馬背，雙手捧着一包熱騰騰的饅頭，口中說道：「累大哥久等了。」

南振岳瞧他騎去的青鬃馬，回來時忽然換了一匹普通的黃驃馬，正想詢問。

龍學文已經開口道：「不瞞大哥說，小弟這匹青鬃馬，江湖上也許有人認得出來，明日一進湖南，就是龍門幫的勢力範圍，正好孟溪住着一個昔年家師手下之人，此人已有多年不在江湖走動，不願人知，小弟把青鬃馬寄在他那裡，順便換了一匹坐騎回來，免得引起路人注意。」

南振岳道：「原來如此。」

進入廟中，龍學文打開紙包，裡面是兩斤乾切牛肉，和十幾個饅頭，兩人就在拜台上坐下，吃了起來。

南振岳道：「龍兄弟，今天咱們無意之中，遇上龍門幫的人，托我去傳話，如若見到公孫幫主，我倒有意投效他們幫中……」

龍學文驀地一怔，目光左右轉動了一下，輕哦道：「那天小弟聽大哥說過身懷血仇，莫非大哥的仇人就是公孫敖嗎？」

南振岳瞧他左右盼顧，聲音忽然低了下來，不由暗暗點頭，這位龍兄弟爲人果然機警，一面搖頭道：「不是。」

龍學文雙目凝注，道：「這多天來，大哥想必已知小弟爲人，不知大哥認爲和小弟還能交嗎？」

南振岳道：「龍兄弟天資聰明，爲人爽直，得友如此，已是難能可貴了。」

龍學文臉上飛過一絲喜色，說道：「大哥說得我太好了，小弟早就想問，祇怕交淺言深，大哥既然把小弟當作朋友，大哥的仇人，自

然也是小弟的仇人，大哥可否把身世見告？」

南振岳見他一臉誠摯，心頭甚是感動，但却臉露難色，帶着愧歉，期期的道：「龍兄弟，你對我推心置腹，小兄極是感激，祇是我……實有難言之隱，甚至連仇人是誰，目前都一無所知……」

龍學文淡淡一笑道：「大哥既有難言之隱，那就不用說了。」

南振岳道：「不，我可以告訴龍兄弟的祇有一點，那就是我……並不叫南振岳……」

龍學文睜大眼睛道：「那麼大哥是誰？」

南振岳突然心頭一凜，立即改口道：「不瞞龍兄弟說，我從小由恩師扶養長大，一直不知自身來歷，直到臨行之時，家師祇告訴我南振岳並不是我的姓名，先父是遭仇家害死的，但對我身世，依然不肯明說，祇吩咐我多在江湖歷練，日後自知。」

龍學文眼珠一轉，問道：「那麼大哥幹麼要投到龍門幫去？」

南振岳見他深信不疑，心中暗叫慚愧，一面回答道：「龍門幫是江湖第一大幫，幫中臥虎藏龍，各方的人都有，方才那人托我傳信，我才想到如果投到龍門幫去，也許會聽到一些昔年江湖恩怨的蛛絲馬跡。」

龍學文偏頭想了想，道：「這樣也好，小弟和大哥一起投到龍門幫去，祇是江湖上最忌臥底……」

「哦，對了，大哥這次雲南之行，已經和不少人照過面，譬如少林、武當、峨嵋等派，也都已知道大哥來歷。

「咱們雖然帶着面具，人家認不出來，如果投到龍門幫去，大哥的名字，可不能用了，最好也得換上一個。」

說到這裏，忽然拍手道：「有了，大哥，我們就說是同胞兄弟，你叫龍振南，我叫龍振文，你看可好？」

南振岳見他替自己改了名字，心中暗想：「這倒好，自己原叫岳振南，他這麼一改，除了姓龍，倒反而用了眞名。」

一面點頭道：「龍兄弟，你改得好極了，就這樣吧！」

龍學文聽得更是高興，接着又皺皺眉，沉吟道：「那麼武功呢，我們如何報得出師承來呢？」

南振岳道：「這個不要緊，家師原來不准我輕易施展他老人家的武功，曾教了我一套武當『太極劍法』，我就說是武當派旁支俗家弟子，家傳的武功。」

龍學文道：「對了，少林、武當，門徒遍天下，你說武當旁支，誰也查不來，哦，那麼我呢，我可不會『太極劍法』咯！」

南振岳笑道：「這個容易，以你的天資，武功本來就好，一學就會了。」

龍學文喜得直跳起來，叫道：「好哥哥，你肯敎給我？這太好了，那麼今晚就開始敎吧！」

於是南振岳就開始把「太極劍法」傳給了他。

一連三天，曉行夜宿，他們都沒有在鎭上落店，祇是找無人的破廟落脚，以便龍學文練劍。

「太極劍法」原是武當派正宗劍術，龍學文武功本來極高，人又聰明，一點就透，三天工夫，已經把一套繁複的劍法練熟了。

第四天中午，他們趕到岳陽，在一家酒館吃午餐，龍學文買了一口上好精鋼寶劍，把自己那柄銀刀收在包裹之中，就往碼頭上走去，那知一連碰到幾個船家，一提要上君山，全都搖頭退走，無船敢於應僱。

最後一個，才說出：「客官要上總堂去，必須到迎賓碼頭，才能搭到交通船。」

南振岳問他迎賓碼頭在那裡？那船家說就是城陵磯。

兩人謝過船家，趕到城陵磯，祇見帆檣林立，埠頭兩邊，擺着許多攤販，來往的人很多，船隻此進彼出，忙如穿梭，不知如何方能找到龍門幫的交通船？心中正感爲難。

忽見一名身穿青羅長衫的壯漢，迎着兩人過來，左掌搭着右拳，拱手笑道：「兩位賓客，可是上香去的？」

南振岳聽得一怔，還沒開口，龍學文連忙抱抱拳搶着說道：「在下兄弟正是上香去的。」

青衫漢子瞧了兩人身邊長劍一眼，笑道：「不知貴客是那一座山頭的朋友？」

龍學文道：「在下兄弟，忝屬武當門下。」

青衫漢子聽說兩人是武當門下，方即正容道：「原來貴客是武當高足，兄弟太失敬了，快請到船上去。」

說着一招手，走過一個短靠漢子，接過兩人馬匹，青衫漢子陪着兩人走下埠頭，果見有一艘梭形快艇停在下面。

那人拱拱手道：「兩位請下船吧，前面自有專人接待，恕兄弟告退。」

南振岳、龍學文謝過漢子，跨下小艇，方一對面坐下，祇見青衫漢子擧手一抬，祇聽颼的一聲，從岸上飛出一支響箭，直向江心一堆木排上飛射過去，那箭聲音尖銳，餘音搖曳，响徹水雲。

（未完・七）

現代奇俠偵探故事／魏力・文　可飛・圖

巧奪死光錶

上文提要：高翔從黧黑的中年人手上拿下死光錶後，便在船艙搜尋圖樣，他聽到「的嗒的嗒」的聲音，腦際便閃過：定時炸彈……木蘭花與穆秀珍被高翔的六個手下圍困着，她用粉盒放出催淚彈，脫身後二人決定去偸陳嘉利探長的錄像軟片，因爲女黑俠對賀天雄之死有懷疑……高翔帶着死光錶去見陳嘉利探長，一個十分矮小的人拿出四疊英鎊……

寧失獎金除禍患　心懷正義女黑俠

「我們都被他愚弄了！」穆秀珍叫道。

木蘭花微微一笑：「在五分鐘之前，我們是被他愚弄了，但是現在，我們已在這段影片之中，弄明白了他的詭計！」

「好，這回看看是誰勝誰敗！」穆秀珍豪意凜然，兩人又一齊離開了住所，上了她們自己的車子，向賀天雄的別墅疾馳而去。

＊　＊　＊

在那間華麗的書房中，高翔輕輕地擺動着那隻「死光錶」。

「兩位，看清楚了麼？」

陳嘉利和那瘦子的眼珠隨着「死光錶」的左右擺動而左右轉動着，樣子十分有趣。

「兩萬鎊，兩位。」

「我們答應給你，當然給你的，可是，死光武器的製作圖樣呢？」陳嘉利問。

「這個……」高翔有一些尷尬，「圖樣既然已不存在世上了，我們還何必去討論它呢？」

「那麼，閣下以應得的兩萬鎊這個數字……」

「不能減！」高翔不等那瘦子講完，便大聲叫道。

「好，不減。」陳嘉利踏前一步，可是眼睛在高翔手中的「死光錶」上，又不自由主地後退了兩步：「我們怎樣才能證明你手中的是死光錶呢？」

「是啊，」那瘦子也說：「我們所見到的，祇不過是一隻普通錶而已，世界上再貴的手錶，也不會値兩萬英鎊的吧！」

「我當然可以證明給你們看！」高翔洋洋得意：「但是死光武器是十分危險的武器，兩位總不致於要我拿兩位來作試驗吧！」

「不！自然不！」陳嘉利和那瘦子兩人臉上變色，又向後退出幾步！

「哈哈！」高翔笑了起來：「我當然不會拿兩位來做試驗，因爲我還得向警方拿兩萬英鎊我應得的報酬啦！」

「是！是！」兩人臉上顯出駭然之色，眼睛仍望着高翔手中的那隻「死光錶」。

那其實是看來和普通的手錶並沒有多大分別的一隻手錶，祇不過體積略爲大些而已。

「吩咐你的手下，去取一隻有老鼠的鐵籠來，我們以老鼠來做試驗。」高翔一手插在腰間，神氣活現地下着命令。

陳嘉利立即按下傳話器的按鈕，向他的部下轉達着高翔的話。

「我不知道如今在我手中的死光武器，威力强到那種程度，但是它體積十分小，可能不會令鋼鐵熔化，不會令房屋成灰！」高翔一本

正經地說着。

「陳探長，」那瘦子有些膽怯，「我們還是不要試了吧，就這樣轉呈給上級好了！」

「這個……」陳嘉利顯然也有着同樣的意思，祇不過不便說出口來。

這時，如果高翔也說不必試驗的話，陳嘉利一定會同意的。

但是，高翔卻不。

「不！」他莊嚴地搖着手，說：「我堅持要試，這是我的……我的……商業信用！陳探長，是不是？」

陳嘉利和那瘦子又點着頭。

不一會，有人敲門。

陳嘉利到了門口，將門打了開來，一個漢子提着一隻內有一隻白鼠的鐵籠，站在門口。

陳嘉利探長伸手接過了那鐵籠。

他向那大漢眨了眨眼，說：「一切都準備好了麼？」

「祇等命令。」

陳嘉利探長點了點頭，「啪」地關上了門。

剛才在門口的對話十分輕，高翔並沒有注意。

陳嘉利提着鐵籠向前走來，放在桌上。

高翔向籠子望了一眼，像是在朗誦着新詩：「可愛的小白鼠啊，你立刻便要成爲人類殘酷發明的犧牲品了！」

他站到了鐵籠面前的十尺處，抬起頭來：「你們看仔細了，這死光錶上，一共有兩個『把的』，我按動其中的一個，另一個之中，便會射出一道光線來，那就是殺人的死光了！」

他講完之後，又大聲道：「看！」

接着，他便伸手在一個「把的」之上，輕輕地按了一按。

果然，在另一個「把的」之上，有一股光線射了出來。

那股光線十分黯淡，若不是小心看，幾乎看不出來。

「將大燈關掉！」

陳嘉利將大燈關去，祇剩下屋角的一盞座地燈，室內的光線黯淡了許多，那股自手中射出的光線，也明顯許多了，三個人都看得很清楚，那光線正射在籠中的一頭白鼠身上。

三個人都在想：那頭白鼠一定會慘叫一聲，滾地便死了。

但是卻不，那頭小白鼠，眨着紅色的眼睛，以十分新奇的眼光望着那股光線。

「高先生！」陳嘉利的臉色由緊張而變成詫異，大聲叫了一聲。

「嗯，這……可能是距離太遠了。」高翔的臉色，則由得意而變成尷尬。

他踏前了兩步。

那股光線仍然射在小白鼠的身上，但是小白鼠抖了抖身上的白毛，仍然一點也沒有死亡的跡象！

「高先生！」陳嘉利的臉色變得憤怒。

「還是……還是太遠！」高翔一手伸入袋，取出手帕來，抹拭着額上的汗珠。

他一直來到了鐵籠之前，將「死光錶」湊在鐵籠之前，可是那小白鼠卻仍然一點懼怕的意思也沒有，反倒伸出爪來，抓弄那隻「死光錶」！

陳嘉利和那瘦子兩人站在高翔的身後，兩人互望了一眼，臉上已充滿了怒意。

那瘦子取出了手槍來，對準了高翔的背心。

但是陳嘉利手一推，推在瘦子的手腕上，將瘦子的手推開。

「高先生，不要再玩魔術了！你手中的並不是甚麼死光錶！」陳嘉利厲色道。

「應該是的，爲甚麼會不是？可能是機件出了一點毛病……」

高翔轉過身來，滿頭大汗，一面抹拭，一面汗珠又冒了出來。

「毛病？祇怕是你的腦子有了毛病。」那瘦子陰森森地道。

「高先生，想不到你和警方開了這樣大的一個玩笑！」

高翔瞪着眼，也心中自然惱怒，用力一摔，將那隻「死光錶」摔在地上。

「啪」地一聲，「死光錶」被摔了開來。

三人一齊向地上跌開了的「死光錶」看去，高翔更是啼笑皆非！那隻「死光錶」的內部，非常簡單，除了一對小型的電池之外，便是一隻極小的燈膽。

不錯，一按「把的」，便有光線射出，但是射出來的卻祇是普通的電燈光，絕對不是甚麼能在十分之一秒鐘內殺人的死光！

現在，連三歲小孩也可以知道，那隻「死光錶」是假的了！

高翔頹然地後退了幾步，坐倒在沙發上。

五分鐘之前，他以爲他已經鬥贏了木蘭花，可是如今，他卻知道自己是失敗了，失敗得那麼可憐，那麼滑稽！

他猛地跳了起來。

「高先生，這件事怎麼解決？」陳嘉利冷冷地望着他。

「你們準備下兩萬英鎊等着我，我，我一定帶着死光錶來。木蘭花是愚弄不了我的！」

「木蘭花！」陳嘉利和那瘦子兩人，相顧失色。

「和木蘭花有甚麼關係？」陳嘉利連忙問。

「木蘭花是我的對頭，她也想得到死光武器，她給我假情報，愚弄了我……」高翔講到這裏，又得意地笑了起來：「但是，我卻不怕她，她如今還在我的手中，我不怕她不將眞的情報告訴我！」

「你還想再欺騙我們一次麼？」那瘦子指着高翔，大聲喝問。

「先生，我欺騙你們，對我自己來說，是毫無好處的！」

瘦子望了陳嘉利一眼：「怎麼樣？」

「讓他走。」

高翔一伸手，拉開了門。「兩位，你們可以在這裏等我，我很快就會回來的！」

他大踏步地向前走去，出了那扇邊門，站在那小巷子中。

一陣風吹來，使他的頭腦清醒了許多。

但是他心中的怒意，卻更加旺盛。

他第一次見到大名鼎鼎的木蘭花的眞面目時，他的心頭便起着一陣十分異樣的感覺。

以後，爲了死光武器的爭奪，他和木蘭花作着正面而尖銳的衝突、鬥爭。但是他心中那種奇妙的感覺，卻是有增無減。

高翔是一個浪子，他一生不知有多少美麗動人的女伴，但是他卻從來也沒有對那一個女伴產生過這樣奇妙的感覺的。

他曾經自己問自己：「愛情？這就是愛情？」

可是此際，他心中憤怒，卻代替了他心中那種奇妙的感情，他以爲自己對木蘭花已是處處手下留情，但木蘭花卻戲弄他，這是令他絕對無法忍受的事情！

「愛情，哼，愛情！」他在心中冷着笑，走出巷子，上了車子，直駛山頂。

高翔以爲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還在山頂他的別墅中，在他的部下的監視之下！

他的車子以違法的速度，駛上了山頂。可是，當他在他的別墅旁經過的時候，他卻並沒有停下車來，而祇是繞了一個彎，便又駛下山去！

因爲當他經過他的別墅之際，他看到他的別墅之旁，停着兩輛警車，大放光明，至少有三五十個警員，正在出入！

高翔自然不是傻子，他當然可以明白，已經出了變故！

而且，他立即可以相信，木蘭花已經不在了，木蘭花一定是用了甚麼巧計，逃出了他三個部下的指嚇！木蘭花究竟是用了甚麼樣的妙計而逃脫的呢？高翔一時之間卻想不出來。

他六名部下的忠心，是絕對沒有疑問的，但木蘭花卻走脫了。

「這女人！」高翔一面駕車疾駛，駛向木蘭花的家中，一面喃喃地道：「這女人！」

他祇是說「這女人」，「這女人」，並沒有置任何評語，但是從他的語氣中聽來，他顯然對木蘭花十分欽佩，有自嘆不如之感。

高翔的車子在距離木蘭花的住宅外一條街處停了下來。高翔一躍下車，到了木蘭花在住處的牆外，站了片刻。

他聽不到甚麼聲音，便輕巧地躍過了那道圍牆，以極快的步法穿過了小花園，來到了正門前。他以百合鑰匙，很快地，而且無聲地打開了門，身子一閃，走了進去。

靜，屋子中靜到了極點。

高翔取出小電筒，緩緩地照射着。

客廳中沒有人。

他上上下下地搜索着，整幢屋子中，一個人也沒有。高翔來到了書房中，坐了下來，等待着木蘭花和穆秀珍回來。

但是，坐下不到一分鐘，他便跳了起來，他開亮了燈，望着那具小型的電影放映機。

穆秀珍和木蘭花兩人，在看出了那卷紅外線攝影的影片中的秘密之後，立即離去。她們未曾想到高翔會來，所以並沒有收起影片和放映機。

剛才，高翔的電筒，也已經照到過那具放映機一次，但是他卻未曾在意。這時，他突然想到，這具放映機十分蹊蹺。

他開着了燈之後，伸手在放映機上一摸，放映機上還有微熱。

那證明這具放映機被使用過，而且不會超過半個小時。

使用放映機的是誰呢？當然是木蘭花了。這是甚麼影片呢？

高翔立即開動了放映機。

同時，他常常自詡爲勝過普通人十倍的腦細胞，也開始急速地活動起來。

牆上一出現了影片，他便不禁一呆。

這段影片他是看過的。

那是紅外線攝影，是陳嘉利探長放給他看的。

這時，高翔的腦中，絕不去想這段影片是如何到達木蘭花手中的，他祇是苦苦地思索：木蘭花爲甚麼要看這段影片！這段影片之中，究竟有甚麼值得可疑的地方？

他看了一遍，將影片倒轉，再看一遍，然後，他看第三遍。

當第三遍影片放映到一半時，高翔伸手按下了「停」掣。

放映機停了下來，停下的時候，牆上的畫面，是一片空白。

高翔盯着那片空白。

「賀天雄！」他陡地叫了起來。

他也想到了，他也想到賀天雄是將他愚弄了。

他「啪」地關掉了放映機，衝出了大門，跳上車子，也向賀天雄的別墅疾駛而去！

* * *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在向賀天雄別墅駛去之際，兩人都默不着聲。

在將要到達的時候，穆秀珍打破了沉默：「蘭花姐，賀天雄會在麼？」

「我想不在。」

「爲甚麼？」

「賀天雄給了我們假情報，使我們以爲他已不在人世，這一切，當然是爲了要轉移人們的目標，使他自己的活動在神不知鬼不覺中進行，高翔此去，一定撲一個空，說不定還有生命危險……」

她講到這裏，忽然嘆了一口氣。

「這傢伙，死了活該！」穆秀珍卻是一點也不知道木蘭花的心意。

木蘭花苦笑了一下，她的心頭掠過了一絲惘然的情緒。

「所以，假情報約定的時間，並不和眞的死光武器轉手的時間，並不會相去太遠，祇不過是地點不同而已，那樣，賀天雄才能順利得手！」

「那麼說來，」穆秀珍的聲音，十分沮喪：「賀天雄已經得手了？」

「極可能，此時死光武器，已到了賀天雄的手上。」

「那我們不是失敗了麼？」

「我們已失敗一大半了。」

「蘭花姐，那麼我們還到賀天雄的別墅去作甚麼？」

「秀珍，」木蘭花的聲音十分沉着：「到如今爲止，我們祇不過失敗了一大半，還未曾徹底地失敗，在未曾徹底失敗之前，是仍然可以反敗爲勝的！」

「唔，你說來倒容易！」穆秀珍的神情沮喪到了極點。

「秀珍，要爭取最後勝利，非得對勝利有信心才行，我們雖然一開始便失敗，但是如今我們已識破了賀天雄的詭計，那對我們有極度有利的，我們到他的別墅中去，祇要有所發現，那便可以反敗爲勝了。」

穆秀珍臉上的神情開朗了一些。「蘭花姐，賀天雄不見得死光武器一到手，便立即轉運出去的，我們仍有機可趁的！」

「當然是，祇有你這儍丫頭，才那麼垂頭喪氣，幾乎想回去蒙頭大睡的！」

穆秀珍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木蘭花將車子停在離賀天雄別墅不遠處，兩人一齊下了車。

「賀天雄進行這件事，因爲利益十分大，因之一定非常秘密，參與的人不會多，」木蘭花在向前走去之時，低聲分析：「如果他自己不在別墅中的話，那麼別墅之中，可能根本一個人也沒有，這倒可以給我們行事方便不少！」

兩人到了別墅前，繞着牆走着，來到了一扇窗前。

「這扇窗，就是那天晚上高翔跳進去見賀天雄的那扇了。」穆秀珍低聲說。

木蘭花點了點頭，表示同意她的說法。

窗內一片漆黑，甚麼動靜也沒有。

木蘭花在地上拾起一枚石子，用力一丟，「啪」地一聲，石子打破了玻璃，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身子連忙向旁一閃。

她們又聽得石子落在地上的聲音。

接着，屋中又恢復了寂靜。

她們兩人互望了一眼。

「沒有人。」木蘭花說。

穆秀珍已踏前一步，手在被石子打破的破洞中伸了進去，拔開了窗栓，將窗子打了開來，兩人一齊躍了進去，木蘭花立即打亮了電筒。

電筒的光芒照在地板上。

「賀天雄的屍首就在躺在這裏的。」穆秀珍說。

木蘭花俯下身來，仔細地察看着地板，那地板看來和其它的地方是一點也沒有兩樣的，但是，不到兩分鐘，木蘭花終於看到，有一道縫，比其他的地板縫，來得寬些。

她取出一柄十分扁薄的刀子來，插入那道可疑的縫中。

她的刀子才插了進去，突然之間，地上一鬆，她的身子已向下跌了下去！

「蘭花姐！」穆秀珍大驚，不自由主地尖叫了起來。

「噓，噤聲！」地板下面，卻傳來了木蘭花的聲音，顯然她未曾受傷。

穆秀珍定了定神。

這時，地板上已出現了一個六尺長，兩尺寬的狹長形的洞。

木蘭花因爲剛好是蹲在那一塊可以活動的地板上面，所以才會突然跌下去的。

這樣的一個洞，自然是足夠可以使一個活人跌下去和換上一個死人來的了。

「蘭花姐，你沒事麼？」穆秀珍對着那個洞，低聲問着。

「我沒有甚麼，你快下來。」

穆秀珍從那地洞處跳下了去。

木蘭花電筒轉動着，她找到了一排按掣，開着了燈，四面一看，那地洞下面，並不是凌亂的地窖，而是一間佈置得十分華麗的書房！

「將地板關上。」木蘭花命令着。

穆秀珍按動了幾個掣，終於按到了機關，「啪」地一聲，地板又闔上了。

木蘭花來到了書桌旁邊，她以百合鑰匙迅速地打開了所有的抽屜。

「秀珍，我們快搜一搜，看看可有甚麼值得注意的文件。」

穆秀珍和木蘭花兩人，在每一個抽屜中搜尋着，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她們兩人顯然是一點收穫也沒有。

穆秀珍嘆了一口氣，直起腰來。

她忽然看到在桌上的案頭日曆上夾着一張紙，她順手抽出一看，忽然笑了起來。

「你笑甚麼？」木蘭花問。

「想不到賀天雄居然還是詩人！」

「詩人？」木蘭花莫名其妙地問。

「是，他寫印象派新詩，你看，這不是麼？」

「秀珍，」木蘭花瞪了秀珍一眼，繼續在抽屜中尋找。

穆秀珍苦笑了一下，將那張紙抛了開去。

「秀珍，快，我們的時間不會太多！」

穆秀珍道：「蘭花姐，我失望了！」

木蘭花抬起頭來，突然之間，她的眼光停在那張穆秀珍抛去正好飄落在她腳前的那張紙上。那紙上許多字，就是給穆秀珍當作「印象派新詩」來讀，可是木蘭花却不以爲那是「印象派新詩」！

她呆了一呆，拾起了那張紙來。

「蘭花姐，你看這個做甚麼？」

「我看有些意思！」

「有甚麼意思！」穆秀珍走了過去，不屑地瞥了那張紙一眼。的確，那紙上雖然寫着不少字，但是看來，實在不像有甚麼意思。

那紙上的字是：貝化交上號卒羽羽非面母人水二十二韋絲北一一往木日山山日辰日青水。

沒有標點符號，也沒有分段，更是一點意義也沒有，看來和時下的所謂「印象派新詩」的確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木蘭花的雙目之中，却射出了智慧的光輝，望着那張紙。

「秀珍，」半晌，木蘭花才道：「我們找到我們要找的東西了。」

「就是這個？」

「是，那當然不是印象派新詩，而是密碼，可是我現在却還解不開它！」

「密碼？我來解！」穆秀珍一把將那張紙搶了過來，瞪大着眼睛望着，好一會，才苦笑道：「我解不開來。」

木蘭花苦笑了一下，又將紙拿了回來，放在書桌面上。

這時候，在賀天雄的別墅之外，又有一輛車子，疾馳而至。

那輛車子，在離賀天雄別墅約莫三十碼處停了下來，一個人自車中跨出，他正是高翔。

高翔疾步向前走着。

他立即發現了木蘭花的車子。

他在車子旁，呆了不到十秒鐘，便繼續向前走去。他看到那扇窗子打開着，他探頭一看，又看到地上，有一線光線射上來。

那光線是從地板縫射上來的。

高翔得意地笑了一笑，點了點頭，他輕輕地躍進了窗子，到了那塊地板前面，他右足提起，待用力蹬了下去。但是片刻之間，他却改變了主意。

他從懷中取出了一樣東西來。那東西一面是一隻耳機，另一面則像是醫生聽診器上的按聽器。他將耳機塞在耳上，將另一端按在地上。

那是一具性能極高，利用吸收聲音在傳播之際的輕微震蕩，而使聲音還原的偷聽器。

那種偷聽器，可以隔着一尺厚的水泥牆，而聽到牆內的聲音。這時，那地板並不很厚，高翔自然可以聽清地下室之中，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的交談。

「蘭花姐，你有頭緒了麼？」

他首先聽到穆秀珍的聲音。

「有一點了，但是我還不能肯定。」

「唉，那怎麼辦了，快清晨了！」穆秀珍又開始焦急了。

「清晨？」

「是，天快亮了。」

「別吵，秀珍，別吵，我已經有一些眉目了，這張紙上所記載的，正是賀天雄接受死光武器的時間地點，你別吵，我已有頭緒了……」

高翔站了起來，他雙眉緊皺，突然之間，他轉身從窗口躍了出來。

他奔到了自己的車子旁，打開了車門，甚至來不及將車門關上，便駛着車子，到了屋後，然後他又跳下車來，奔回木蘭花的車子之旁。

他臉上的神情緊張到了極點，顯然他正準備從事一項十分重要的行動。

他費了極短的時間，便打開了

木蘭花車子的車門，他跨了進去，身子伏在前座椅背的後面，屏住了氣息，一動也不動。

他才伏着，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也已經從窗口躍了出來。

兩人迅速地奔向車子，一人一邊，打開了車門，由木蘭花駕車，穆秀珍坐在她的旁邊，兩人全然不知道背後躲着高翔。

車子向前疾馳而出。

「蘭花姐，你究竟發現了甚麼？」

「我已經知道了死光武器轉遞的時間和地點，我們立即趕去，還可以來得及。」

「就在那張紙上？」

「是的。」

「蘭花姐，你講給我聽，是你怎麼看出來，紙上的那些字，一點意義也沒有。」

「有的，你要將可以拼成一個字的，全都拼起來，而不能拼湊成一個字的，則照原字去讀，就行了。」

「眞的？」

穆秀珍拿起了那張紙，一字一頓唸着：「貝化——嗯，貝化拼起來是貨字，貨——交——上——號——翠——翡——面——海——唉，蘭花姐，仍是沒有意義的字眼！」

「你將它們倒過來唸。」

穆秀珍靜了一會，突然高呼：「我唸通了，蘭花姐，紙上說：清晨日出，東經一一四北緯二十二海面翡翠號上交貨！」

木蘭花笑了一笑道：「不錯，就是那樣。」

穆秀珍沉聲道：「蘭花姐，你肯定就是即將來臨的清晨？」

「當然是，我已經說過，時間和假情報不會相隔太遠。高翔要白走了一次了，不知他……他是不是會有甚麼危險？」

「他死了！也活該！」穆秀珍仍未曾聽出木蘭花的心意。

但是，躲在椅背後的高翔，心中却起了一陣異樣的感覺。

祇不過也是一閃即逝的感覺，他立即開始思索！自己要怎樣行動才能出奇制勝！

車子在向前疾馳，高翔每隔上大半分鐘，才慢慢地透上一口氣。因爲車子在開動時的聲音，將他的呼吸聲遮蓋了下去，所以他躲在車子後面，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竟一直未曾發覺。

半個小時之後，汽車已在海邊停了下來，穆秀珍和木蘭花兩人下了車，高翔略抬起頭來，從車窗中向外面看去。

他看到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以迅速的手法解下了一艘摩托艇。那艘摩托艇十分小，祇有七呎長，兩呎半寬。可是在尾部却裝着兩具引擎。高翔是這方面的專家，他知道這樣的一具小摩托艇，在兩具引擎一起發動的情形之下，可以達到極高的速度。

而當這樣的摩托艇在全速前進的時候，也祇有船尾部份是沾到水的！

高翔看着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上了快艇，又聽到了一陣馬達聲，摩托艇像一支箭也似向前激射了出去，揚了揚手，哈哈一笑，道：「木蘭花，祝你成功！」

木蘭花當然聽不到高翔的聲音，因爲她早已在海中消失了，她和穆秀珍兩人是經常駕着這艘摩托艇出遊的，她們有自己繪製的海圖，穆秀珍正將地圖打開，她們發現，東經一一四度和北緯二十二度處，有一個小島，那是一個沒有人的荒島。

時間是六點鐘，距離天明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她們必需開足馬力趕到那小島上去！

而正當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緊張地在海面上飛馳，讓冰冷的海水，濺得她們一身之際，高翔却舒服地躺在車子中，點着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徐徐地噴了出來，讓烟霧在車中飄蕩。

他似乎已在自己所噴出的烟霧之中看到了當木蘭花取得了死光武器後，回到了車中，自己突然以手槍指住她們後頸時的情形。

高翔哈哈地笑了起來。

他認爲賀天雄是鬥不過木蘭花的。木蘭花可以得到死光武器，木蘭花得到死光武器，那就等於是他得到了，螳螂捕蟬，黃雀伺其後，賀天雄是蟬，木蘭花是螳螂，而他則是黃雀！

高翔想到得意處，忍不住笑了起來。

他知道木蘭花沒有那麼快回來的，他甚至可以安然地睡上一覺！

他眞的閤上了眼睛，當然，他不會睡着的，他要留神傾聽木蘭花回來時的聲音，好作準備。

在漆黑的海面上，摩托艇飛馳着，如同脫韁的野馬一樣，而艇首濺起的水花，也恰如野馬口中噴出來的白沫！

木蘭花掌着舵，穆秀珍則不斷地察看着海圖。

如果在夏天，這個時候早已天明了，但這是時是冬天，天上還有星星在眨眼。

「蘭花姐，快到目的地了。」

「秀珍，你先準備好武器！」木蘭花熄了引擎，機器聲立即靜止，摩托艇在慣性地向前滑行了一陣之後，速度便慢了下來。

這時候，木蘭花便取出兩柄船槳，迅速地搖動起來，摩托艇在海

面之上，無聲地滑過，在黑暗之中，出現了一個小島。

同時，在小島邊上，有一點燈光在閃爍。

穆秀珍舉起了望遠鏡。

在望遠鏡中可以看得出，有一艘遊艇，正泊在那荒島的岩石旁。

望遠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艇首漆着三個字：「巨鷹號」。

「巨鷹號」正是賀天雄的遊艇。

「蘭花姐，你猜得不錯，賀天雄那斯眞是在這裏。」

「看得見翡翠號麼？」

「沒有，大約還沒有來。」

「秀珍，我們要小心些，必需在翡翠號未曾到達之前，解決賀天雄。」

穆秀珍嚴肅地點了點頭。

快艇在木蘭花的划動下，無聲無息地向那艘遊艇接近，漸漸地，離那艘「巨鷹號」遊艇越來越接近了。

木蘭花祇是用木槳輕輕地撥着水。

小艇向前滑進，五十碼……二十碼……不到幾分鐘，小艇已到了離遊艇祇有十碼的近距離中，而遊艇上仍是一點動靜也沒有。

穆秀珍喜上眉梢：「蘭花姐，我們成……」

她一句話未曾講完，「砰」，「砰」兩下槍响，打破了凌晨海面上的寂靜。隨着槍聲，木蘭花手中的兩柄木槳齊柄斷折！

木蘭花吃了一驚，穆秀珍更是目瞪口呆。

「哈哈哈……」

遊艇的甲板上，响起了一陣夜梟也似的怪笑聲，在一幅油布下面，站起一個人來，手中提着一柄湯姆生槍。

那人是賀天雄。

「兩位小姐，你們送死來了！」賀天雄奸笑着，「快舉起手來！」

穆秀珍想要不服從，但是木蘭花已道：「舉起手來，立即跳下水去！」

穆秀珍和木蘭花兩人一齊舉起手來。

但也就在此際，她們兩人身子一側，濺起兩股水花，一齊躍進了水中！

「砰砰砰……」，賀天雄手中的湯姆生槍，立時發出了一陣驚心動魄，急驟之極的怒吼，子彈打在海面上，濺起一連串的水花，子彈打在摩托艇的油箱上，更竄起了老高的火焰。

在那股火焰高竄之際，照得海面通明，可以看得出，在碧綠的海面上，升起了兩股鮮紅色的液體來。

賀天雄哈哈地大笑了起來，他又解決了兩個敵人，心中怎能不得

意？

他放下了槍，拿起了望遠鏡，向前面看去。

遠處，似乎有一個極小的黑點，在向前移來。

他用心地注視着，要看清那是不是他等待的「翡翠號」。

他並不知道，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全是潛泳的能手，她們一跳了海，便立即潛入了水中，然後，她們每人取出一管用塑膠管裝着的粉末來，那是十分普通的一種顏料，一見到水，便化爲紅色，那兩股紅色的水升上海面，賀天雄以爲那便是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中了槍後的血水了！

但實際上，兩人却絲毫無損！

她們在水中無聲地潛泳着，在遊艇的底下游過，然後在遊艇的另一面浮上水面，木蘭花小心地，慢慢地攀上了遊艇。

賀天雄還在用心地用望遠鏡觀看着。

木蘭花俯伏着，慢慢地接近賀天雄。賀天雄的身子，略動了一動，木蘭花連忙躲在艙門口。

木蘭花掠了掠濕髮，當賀天雄又全神貫注地用望遠鏡觀察遠處時，她又偷偷地向前掩去！

她已到了賀天雄的身後。

她伸手去取賀天雄放在甲板上的湯姆生槍！

也就在這個時候，攀在船舷上的穆秀珍，突然打了一個噴嚏！

乞嗤！

那一聲響，令得賀天雄倏地轉過身來！

但是木蘭花也在這時，取得了那柄湯姆生槍，她猛地直起身來，一槍柄向賀天雄的下顎擊去，賀天雄悶哼了一聲，身子向後便倒。

然而，在那一瞬間，賀天雄還來得及拔出手槍來。

「砰，砰！」

他一連放了兩槍。

但是由於他身子被木蘭花重重的一擊，尚未站穩，這兩槍都失去了準繩。木蘭花不等他再發第三槍，槍柄又向他的手腕擊出。

賀天雄怪叫一聲，五指一鬆，槍跌到了甲板上，木蘭花手臂一振，「叭」地一聲，槍柄又重重地擊在賀天雄的太陽穴上。

賀天雄的身子軟倒在甲板上，昏了過去。

木蘭花鬆了一口氣。

穆秀珍爬上了甲板，苦笑着：「蘭花姐，我着涼了……乞嗤……剛才忍不住……乞嗤！」

「快將賀天雄拉進艙去！」

穆秀珍和木蘭花兩人一人拉一條手臂，將賀天雄拉進了艙中，找到了繩子，將他細個結實，再以破布塞住了口。

這時，賀天雄已經醒了過來，但是他除了睜着眼睛看着兩人之外，甚麼也不能做。

木蘭花拉過一隻布袋，將賀天雄裝了進去，她探首向窗外，一艘全綠色的遊艇已在駛近。

「蘭花姐，看這許多鈔票！」穆秀珍打開了一隻皮包，裏面全是大面額的英鎊！

「那是二十萬鎊，交換死光武器和製作圖樣的錢，快收起來，等一會我們就要用到它了。你快找一找，有沒有水手的衣服，我們快換上！」

等到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穿上了水手的衣服之際，「翡翠號」已經來得更近了。木蘭花提着那一皮包鈔票，和穆秀珍一齊到了甲板上。

她們揮着手，在「翡翠號」的甲板上也有人揮着手。

這時，正好是日出時分，萬道霞光，照耀得海面如同閃耀着無數金蛇一樣。

翡翠號越駛越近，終於在巨鷹號的旁邊停了下來。

在翡翠號的甲板上，是一個頭髮花白的老者！他以懷疑的眼光望着兩人。

「我以爲來接貨的是賀先生。」

「賀先生到別的地方去吸引人家的注意力，我們是他的助手，我們是女人，更不容引起人家的懷疑，」木蘭花從容不迫地說着：「你看，二十萬鎊，全部在這裏了！」

那老者點了點頭，向後面一招手。

立即又有三個人，從艙中走了出來。

一個人走在前面，手中像是握着些甚麼，另外兩個人的手中，却提着手提機槍！

穆秀珍大吃了一驚，忍不住又打起噴嚏來。木蘭花則保持着鎮定，祇不過她的臉色也十分蒼白。

「爲甚麼有人携帶武器？」她沉聲問。

「噢！」那老者歉意地笑了笑，「武器當然不是爲了對付你們的，我們和賀先生交易，已不止一次了，以後還繼續有交易，豈能這樣沒有信用？」

那兩人垂下了槍口。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同時鬆了一口氣。

那手中握着東西的人走到船舷，木蘭花也走到了船舷。

那人伸出手來：「死光武器被製成一隻手錶，女裝手錶，賀先生正有先見之明，所以才派兩位來。」那人打開了手心，在朝陽之下，一隻和普通手錶幾乎沒有分別的女裝手錶，在那人的手心上的一隻盒中閃着光，所不同的，是有着兩個「把的」，而且都很長，約有半

公分。

「製作圖樣呢？」

「縮成最小的菲林，藏在第七節錶帶中。」

「好，這裏是二十萬鎊。」另一隻手接過了「死光錶」，另一隻手接過了那隻皮包，「翡翠號」立即以全速向前面疾駛了開去，轉眼之間便已不見了。

「蘭花姐，讓我看看死光錶。」

木蘭花將手中的「死光錶」交給了穆秀珍，道：「小心些。」

「原來那麼小！我懷疑那麼小的武器，有甚麼威力，蘭花姐，我來試一試。」

「不可以！」

但是穆秀珍已經動了手！

她一手按在一個鑄有極細小的「PONER」字樣的「把的」上。

突然之間，從另一個「把的」中，射出了一股强烈的强光來，射在海面上，海水被那股强光激起了一股水柱！

「快鬆手！」

穆秀珍已經嚇得呆了，她連忙鬆手。

木蘭花一把搶過了死光錶。海面已經恢復了平靜，但是，却浮起了大大小小許多死魚來。

兩人呆了好半晌，穆秀珍驚呼：「這眞是一具有不可思議威力强大的武器！」

木蘭花並不出聲，祇是望着海面上的死魚，靜靜地思索着。

又過了好一會，她才道：「秀珍，我們該回去了。」

穆秀珍發動了「巨鷹號」的引擎，木蘭花則在甲板上踱着步。「巨鷹號」在朝陽的陽光之下破浪前進。

木蘭花一直沉思着，穆秀珍則快樂地，唱着歌。

在岸上，她們汽車中的高翔，却等得有些不耐煩了。

他已經吸完了香烟，頻頻望着海面。

終於，他看見「巨鷹號」了，他臉上露着詫異的神色，他取出了手槍。

巨鷹號駛到岸邊，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擱好了跳板，一齊走了下來。

高翔鬆了一口氣，重又伏了下來，他知道賀天雄完了，木蘭花勝利了。

但是木蘭花的勝利却是暫時的，眞正勝利的將是他！

高翔蟄伏着，他聽到有人走進車子，有人打開車門，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上了車。

「蘭花姐，眞想不到那死光武器有那麼大的威力！却又小得祇有一隻女裝手錶那麼小。」

木蘭花並不出聲，她用鼻子嗅了兩下，臉上忽然現出了懷疑的神色。

但是已經遲了，當她聞到了車中有着烟味，而已經知道有人伏在車中的時候，高翔的手槍已經抵在她的後頸上了！

「蘭花小姐，別以爲我不會開槍！」

「你這壞蛋！」穆秀珍回過頭來怒罵。

「穆小姐，如果你不閉上你美麗的小嘴的話，我便打得你昏過去，讓你不能開口。」

「秀珍，別開口。」木蘭花沉聲說。

「哼，蘭花姐，你還躭心他哩，看他現在是怎樣對付你！」

「我並沒有損傷兩位絲毫啊，但是，死光錶，製作圖樣，請你交出來。」

「高先生，」木蘭花說：「陳嘉利是另一個國際特務集團的頭子，他們假借警方的名義，你受愚了。」

高翔呆了一呆：「我可以相信你的話，但是我已答應他將東西送去，而且接受他的兩萬英鎊，這是我工作的報酬！」

「高先生，你非但得不到兩萬英鎊，而且他們將會殺你滅口。」

「那是我的事情。至於你的事，蘭花小姐，就是將死光錶給我！」

「好，給你。」木蘭花伸過手，她手中握着一隻黑色的盒子。

穆秀珍忽然哭了起來：「蘭花姐，我們終於失敗了，失敗得多麼不值！我們……」

她哭得十分鎮靜。

「我要試一試死光武器的威力，我已經上過一次當，不能上第二次了。」

「高先生，你不能試。」

「噢，你不要我試，我非試不可呢！」

「那是你的事了。」

高翔已打開了盒子，望着裏面的「死光錶」，說：「爲甚麼我不能試？」

「你已講了非試不可，何必多問？」

木蘭花越是不說，高翔越是想問個明白：「你不妨說說。」

「這件死光武器，爲了轉運方便，製成了手錶的形式，它上面少了一個零件，那零件的作用，是防止使用者受到死光輻射性能傷害的。」

「噢，那麼就是說，試用的人，會因爲强烈的輻射而慢慢地死亡？」

「對了，你要是不信，祇管試一試，至於圖樣，是在錶帶的第七節中。」

高翔找到了第七節錶帶，輕輕地按了一下，「啪」地一聲，錶帶彈了開來，裏面藏着兩卷極小的菲林，高翔表示了滿意。

「好，我可以不試。從秀珍小姐的傷心上，我可以知道這是眞的死光武器了，秀珍小姐，你是絕不會掩飾自己感情的，是不是？」

的確，穆秀珍是爽直之極的人，她雖然知道木蘭花所說的「輻射性」的話是胡說，但是這時，她却因爲死光錶落入了高翔的手中而傷心，這時，她那裏還講得出甚麼話來。

「好，請兩位下車，我要借用一下兩位的車子，兩位祇要步行半小時，離開了這荒僻的海灘，便一定可以找到車子回市區了！」

在高翔手槍的指嚇下，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下了汽車，高翔也出了車子，但是他迅速地上了車頭，一踏油門，車子飛駛而去。

高翔一去，木蘭花轉頭向遊艇上便跑。

「蘭花姐！蘭花姐！」穆秀珍大叫着，追了上去。

「秀珍，遊艇上有無線電通訊儀，你設法和方局長聯絡，要他立即派人到陳嘉利的總部去！」

「死光錶還搶得回來麼？」

「不是去奪死光錶，是去救人，救高翔！」

「救高翔，這該死的東西……」

「你快點照我的吩咐去做！」木蘭花奔上了遊艇，在甲板的一角上，找到了一輛可以摺疊起來的自行車，她提着奔上了岸，打開了自行車，便跨了上去。

「蘭花姐，你到哪兒去？」

「我先去，遲到一刻，祇怕高翔就要遭陳嘉利的毒手了！」

「蘭花姐！蘭花姐！」穆秀珍急叫着，但是木蘭花已踏車去了。穆秀珍一頓足，回到艙中開始和警方接觸。

＊　＊　＊

在陳嘉利的總部之外，高翔輕鬆地下了車。

這一次，他是眞正的輕鬆，因爲不管陳嘉利代表哪一方面，在五分鐘之內，他便可以袋着兩萬英鎊離開這裏了！

他吹着口哨，拍了幾下門，便走了進去。

陳嘉利和那瘦子兩人立刻開了房門，探出頭來。

「得手了麼？」陳嘉利問。

「我有失過手麼？」高翔得意地跨進了房間。

「在哪裏？」

「我也要這樣問。」

「你的錢在這裏。」那瘦子拿着兩疊鈔票，在手心上拍了拍。

「你的死光錶和圖樣在這裏。」高翔從上衣袋中取出了那隻盒子，打了開來。「圖樣是微型菲林，藏在第七節錶帶內。」

陳嘉利接過了盒子，打開了錶帶，看了一看，交給了那瘦子。

「我們要試一試。」

「不能試，那死光武器上爲了轉運方便，沒有防止輻射性的零件，試驗將會使持有人受致命的毒害，有菲林，你們還不信麼？」

「好。」瘦子一伸手，說：「這裏是你的兩萬英鎊。」

高翔伸手接過鈔票，但是，他握住了鈔票的手才縮到一半，便立即僵住了，那瘦子在鈔票下面，藏着一柄小型手槍，手槍正對準了高翔！

電光石火間，木蘭花的話在高翔的腦際閃過，他呆了不到十分之一秒，用力一抖手，兩疊鈔票已向那瘦子的臉上拋去。

而在拋出鈔票的一刹那，他身子向後躍了出去，躲到了一張沙發的後面，拔槍發射，瘦子肩部中槍，向門外疾退而出。

高翔向旁移動了一步，陳嘉利一槍射來，高翔怪叫了一聲，在地上滾了一滾，滾到了另一張沙發的後面，他左臂有鮮血流出，手已握不住槍。

「高翔，你是沒有希望和我們抵抗的，」他舉槍向沙發之後瞄準。突然槍聲一響，一顆子彈從窗外飛入，恰好打在他持槍的右手，陳嘉利陡地一愕，陳嘉利的槍也落到了地上。一個人已破窗而入，立即伏在沙發之旁，陳嘉利一個翻滾出了門。

那人轉頭向高翔望去，高翔用左手拾起了槍，向那人望去。

「蘭花小姐！」當他看清那人是木蘭花之際，他不禁苦笑：「想不到你救了我的命。」

「別廢話，我們快設法！」

「死光錶已落入他們手中了。」高翔仍然苦笑着。

木蘭花跳了起來，用力推倒那張大型的鋼寫字枱，一拉高翔，兩人躲到了鋼枱後面。他們才一躲下，一排子彈，射在鋼桌之上，桌面上出現了一排子彈孔！

木蘭花呼吸急促，緊抿着嘴：「我們沒有機會逃出去的了，四面全是他們的人。」

又是一陣槍聲，子彈呼嘯，兩人連忙低下了頭躲避。

「衝進去！」門外有陳嘉利的聲音。

而窗口也有人探出頭來。

「砰！」高翔左手發槍，窗口的人應聲而倒。

「砰！」木蘭花發槍，門則打開，一個手中提着湯姆生槍的人還未曾跨進來，便中了槍，身子打了好幾個轉，跌倒在門口。

「我已經叫秀珍設法通知警方，」木蘭花喘着氣：「希望他們能快些趕到。」

窗口，門外，不斷地有人出現，但是一有人出現，便立即倒下，陳嘉利的聲音在怒叫着，但是，警車的號叫聲已傳過來了，淹沒了陳嘉利的怒叫聲！

槍聲陡地停止，顯然警車號叫聲一響起，所有的人都是顧逃命了。木蘭花和高翔仍然伏着。

「蘭花姐！蘭花姐！」門外突然傳來了穆秀珍的聲音：「陳嘉利已被捉住！所有人都投降了！」

木蘭花站起身來，高翔拋去了手中的槍，也站了起來。

穆秀珍衝進了門，她的身後跟着方局長。

「那瘦子逃走了沒有？」高翔急切地問。

「瘦子？在被捕的人中，沒有一個瘦子。」方局長代答。

「蘭花小姐，」高翔道：「很抱歉，那瘦子逃走了，死光武器和圖樣終於落入了他們的手中。」

方局長和穆秀珍兩人大驚失色。

木蘭花的臉色却十分鎭定，微微一笑：「沒有死光武器，也沒有它的製作圖樣。」

「沒有？」穆秀珍首先叫道：「我們曾經試過它的威力！」

「是的，在海上駛向岸的時候，我已將死光錶的內部機件拆了下來，同時將菲林劃花了，那瘦子將甚麼也得不到！」

「唉，」方局長十分可惜，「穆小姐，那麼你也得不到一筆鉅額的獎金了。」

「我試過這武器，」木蘭花的臉色十分莊嚴：「我也認識了它的威力，威力如此驚人，而使用如此方便的武器，存在於世，對人類來說，是極大的禍害，我能夠親手將之毀去，雖然拿不到鉅額獎金，但是我仍然十分高興！」

「噢，原來你早已毀去了死光武器，還害得我傷心了一場！」穆秀珍埋怨着。

「蘭花小姐。」高翔來到了木蘭花的前面，臉上現出慚愧的神色來。

「甚麼事，高先生？」

「比起你來，我眞是差得太遠了！」

「別那麼說，你幾乎已經勝利了！」

「但是我終於失敗了！」

「哼，」穆秀珍插口道：「敗在我蘭花姐的手下，你難道不服麼？」

「當然服，口服，心服，但是穆秀珍小姐，對於你麼？可就不怎麼服。」

「哼，不是我去通知警方，你們兩人早就死在一起了，還說不服！」

高翔笑了笑，轉向木蘭花：「蘭花小姐，希望我們能在和平的氣氛下再見一次面，我還想知道你是怎麼從我部下的監視下走脫的。」

木蘭花微笑着：「當然可以！」

他們兩人四目交投，但是穆秀珍却在這時拉了木蘭花就走。

兩人走出了巷口，上了她們自己的車子。

「蘭花姐，」車子在行進中，穆秀珍忽然道：「我總覺得你毀去了死光錶是沒有用的，難道不會有第二個科學家，再發明同樣的武器麼？」

「唉，」木蘭花嘆了一口氣：「人類不停止製造武器，人類的禍患便不消除，說來人還是萬物之靈，但是却在毀滅自己這一點上，下那麼大的功夫，我們祇要盡一分力，眞的人類有自我毀滅的一天，我們也是無可奈何的了！」

穆秀珍不出聲。

車子向前馳着，車輪急速地滾動着。

在不斷滾動着的人類歷史巨輪，究竟是不是有一天會滾進人類徹底自我毀滅的深坑中，那祇怕是誰也不能回答的問題了！（全文完）

彎月刀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沙成山找到欲搶丘蘭兒的二公子，原來乃「龍騰山莊」的二少莊主，沙成山好言相勸不聽……沙成山欲去方家集，見戈二成脫力傷重，沙成山不爲已甚反助他一把……伍大浪又找沙成山，叫他先放下尋寶之事，先查明是誰殺了二公子……方寬厚的兩個師弟等他會面，小雲代赴約，因爲她爹不舒服，沙成山追小雲追丢了，熊霸天以爲小雲投水……

跨馬山莊欲救人　詎料被困山洞室

沙成山不怒反笑的道：「罵聲不絕於口，表示你心中急躁與不安，那可是比鬥大忌，大個子，我說的對吧？」

左長庚橫身一攔，道：「姓沙的，你在以退爲進，故意撩撥，這種鬼域伎倆瞞不了左某！」

沙成山道：「你們不配！」

突然間，暗中傳來一聲沉喝，道：「配與不配，過招之後便知，老衲以爲他們配！」

沙成山望向發聲地方，祇見斷牆下轉出個灰髯飄胸的和尚。

這人一襲黃色袈裟，足踏芒鞋與白布長筒襪子，右手拄着一根禪杖，着地有聲的到了井邊！

這老和尚一經出現，熊霸天與左長庚二人立刻笑迎上前，左長庚道：「是師叔駕到，大師兄一家有救了！」

灰髯老僧望着左長庚與熊霸天二人，笑笑，道：「見到你二人也在方家集，我也放心不少，你們大師兄呢？」

左長庚搖搖頭，道：「大師兄一家多難，連方剛二師兄也完了，師叔來得正是時候，大師兄暫躲起來了，連我們也不知道他躲在甚麼地方！」

一怔，灰髯和尚重重的道：「你二人眞的不知道？」

熊霸天點着頭，道：「怎好騙師叔？」

本來，若論年齡，方寬厚比這個和尚的年紀還大幾歲。

但方寬厚等四個師兄弟却是少林俗家弟子，江湖上甚少有人知道方氏兄弟出身少林，便沙成山也是最近才知道！

灰髯老僧走近沙成山，他仔細的逼視向沙成山，道：「你就是這兩年江湖上傳言的『二閻王』沙成山？」

臉無表情，沙成山的雙臂下垂，淡淡的道：「我叫沙成山！」

笑笑，灰髯老僧道：「老衲智上，當今少林掌門智善師弟！」

沙成山冷淡的道：「沙某無意同佛門中人攀扯關係，更不想知道你是誰，大師何必自報法號？」

笑笑，智上大師道：「人與人之間交往，總得有個稱謂吧？」

沙成山笑容一現的道：「我不想與佛門中人交往，所以我沒必要知道大師的法號，你多包涵！」

灰蒼蒼的濃眉緊皺，智上大師道：「沙施主既驕且傲，是老衲此生僅見，請問你爲何不與我佛門中人打交道？你的理由是甚麼？」

沙成山嘴角一撇，道：「人之遁入空門，便是看破紅塵，當然也就與世無爭，六根清淨，沙成山祇在心中寄於同情與尊敬！」

他重重的看了智上大師一眼，

又道：「沙成山江湖小卒，六根既未清淨，更未看破紅塵，不少人稱我兩手血腥，殺人如蔴，試問我怎能再同你們佛門中的人來往？」

他笑了一下，又道：「當然，如果有人打着僞善的佛門招牌找上沙某，那就另當別論了！」

智上大師當然明白沙成山的話中含義——尖酸刻薄，罵人不帶髒字，敢情正是指着禿驢罵和尚，可惡至極！

冷冷的挑起雙眉，智上大師道：「沙成山，你的刀利，想不到你的嘴巴也利，今夜既然遇上，老衲願做個見證，由我這兩位俗家徒兒領教一番你的絕學，如何？」

沙成山冷冷的道：「沙某一向不與人決鬥，除了有人妨礙到沙某的行動，大師，殺戮並不是一種令人賞心悅目的事，大師，我以為能免則免！」

智上大師往後退三步，笑笑道：「撇開身份不談，武者總是見獵心喜，沙大俠，你就露一手絕活，令老衲瞻仰一下又有何不可？」

不等沙成山的反應，熊霸天橫身站在沙成山面前，道：「沙成山，你眞的不想比試？」

點頭，沙成山道：「我們沒理由互拚！」

嘿嘿一聲怪笑，熊霸天道：「爬地上，你給熊大爺磕三個響頭，你走！」

笑笑，沙成山道：「我磕三個響頭，能表示些甚麼？」

熊霸天咧着毛嘴道：「認輸與求饒，如此而已！」

沙成山的臉孔浮現着特有的殘酷！

他不再多言的道：「敢在沙某面前說出此言之人，你是第一個，然而你却也將是最後一個。大個子，像你這麼雄壯的身材，一旦倒臥在血泊裡，一定十分難看！」

熊霸天咧着大毛嘴嘿嘿笑道：「小子，就怕你看不到那種模樣！」

左長庚側面戒備，牆邊的智上大師也怒目逼視着！

沙成山雙手下垂，默然挺立，雙目開始在散發出他殺人之前特有的眸芒——一種令人看了不自在的眼神！

熊霸天站在沙成山五步之前，大毛臉上沒有表情，他的一雙銅鈴眼有一半幾乎彎出眼眶外，有些散亂的頭髮反而表示出他的孤傲來！

空氣中帶着一份冷森，冷森裡宛似已聞到了血腥，大概這就是扣人心弦的一刻吧！

「黑天剛」熊霸天的動作並不快，但却像是一座山般的撞來——宛似一座會移動的大山！

掣掠宛似閃電，沙成山不見有任何徵候，他已到了敵人的左側，牛皮鋼盾尚未橫阻過來，沙成山的廻旋右足已踹了上去，「彭」聲宛似擂鼓，熊霸天已往右後方撞去！

熊霸天的左臂一痲，人雖未倒，却已體會出敵人那一足的力量足有五百斤！

身子晃了晃又挺起來，熊霸天反倒哈哈的笑笑，伸出粗壯的右臂，攔住欲撲擊的左長庚，嘿嘿嘿的道：「好傢伙，力氣不小嘛！」

他那寬大厚實的肩膀不停的一陣聳動，雙刃斧便瘋也似的配合着左手的牛皮鋼盾，再次撲擊，只見斧刃成層，挾着窒人的「咻」聲不絕於耳。

照上面便是五十一斧劈向五十一個不同的方向，一時間方圓三丈之內盡是刮臉裂膚的刃芒閃爍着！

沙成山「嗯」了一聲，道：「你並非是個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驢，不過你却是個吃虧上當而不自知的蠢豬！」

當然，沙成山的話中含義，指的是熊霸天與左長庚二人被方寬厚所欺騙之事！

話在沙成山口中甫出，沙成山的身子已似帶着無數彈簧一般時左時右，忽上忽下。

敵人的斧刃再强，却永遠祇在他的身前半尺之地閃過，就如同他早已測量好敵人出招的輕重遠近！

月光下，左長庚咬着牙，道：「沙成山，你爲何還不拔刀？」

沙成山冷冷的道：「有必要嗎？」

虎吼一聲，熊霸天怪叫如雷，雙刃斧幻化出千百條奔雷電芒，口中發出怒虎般的聲音，道：「老子倒要看看你擋得熊大爺幾斧劈！」

簡直難以分出沙成山是動還是未動，他的人已到了熊霸天的右側，那麼巧妙的一把扣住敵人的右腕，口中冷冷的叱道：「撒手！」

有一股無法抗拒的力量，令熊霸天的右臂失去力道！

然而熊霸天似乎卯上了，他不但不撒手抛斧，全身力量集中右肩頭上，橫着往敵人懷中撞去，口中厲吼：「去你娘的！」

就在熊霸天的右腕被扣同時，一把雙刃長刀似西極冷電般的怒殺過來！

是的，左長庚出手了！

沙成山對於熊霸天的撞來，心中有氣，但他仍然不存殺機，順着來勢往右送去，熊霸天拿樁不穩，幾乎一頭栽到井裡面！

平飛在兩丈外，沙成山冷冷的道：「你們早該二人合擊，甚至……」他望向牆邊的智上大師，又道：「甚至三人一齊上才是！」

大步跨過井邊，熊霸天忿怒的吼道：「王八蛋，你也配？」

沙成山臉上露出一副殘酷之色，道：「我很不喜歡這句罵人的話，朋友，你將因爲這句罵而遺恨！」

牆邊，智上大師猛地一頓手中禪杖，邁着大步走來，道：「沙施主，你既叫陣，老衲如若不出手，便顯得老衲小家子氣了！」

沙成山苦澀一笑，道：「我拒絕比鬥，却甘願迎接你們三人合擊，大師，你該比我淸楚吧？」

智上大師雙手端着禪杖沉聲道：「老衲淸楚甚麼？」

沙成山淡淡的一笑，道：「比鬥祇是你們一個幌子，圍殺才是你們的目的，很多次，當我遇上這種情形的時候，便差不多是相似的發展，而結果却形成了血腥哀號的掙扎，以及彼此間的裂肌透骨痛楚！」

智上大師冷冷的道：「沙成山，人都免不了黃土三尺蓋臉，一口薄棺陪葬，重要的是端看死的價值了！」

哈哈一聲笑，沙成山道：「這話出自一位有道高僧之口，我感到驚訝，大師，你仍未看破紅塵！」

「沙成山，我未看破紅塵，所以我來了！」智上大師跨前一步，又道：「沙成山，如果這個世界上人人看破紅塵，個個與世無爭，那又將成個甚麼世界？」

笑笑，沙成山道：「領教，領教，三位今夜似乎下定決心要一拚了！」

熊霸天粗厲的道：「沙成山，我們決心不容你張狂下去，你死吧，兒！」

沙成山冷淡的道：「我是個總不會感覺自己會被擊殺的人，三位也應該明白一件事情，殺人洩恨本是容易的事，難的是有沒有能力把想要殺的人擺平……」

智上大師頓着手中禪杖，道：「沙成山，老衲就是風聞你殺人如蔴，心狠手辣，這才迢迢自遠方趕來。

「能夠在江湖之上博得『二閻王』稱號，想也知道你必然是强者，我從少林來，就是慕名而來。老衲不敢說一定有制服你的把握，反倒希望你能點化點化我這方外之人吧！」

沙成山慨慨的道：「應該說是秦百年的『百竅神功秘笈』把你這位有道高僧誘來方家集了！」

笑笑，智上大師在緩緩的移動身形。

智上大師移動，熊霸天與左長庚也在移動。

沙成山反倒挺立着不動了。

此刻，再一次感到空氣中有着窒息與血腥感！

左面是左長庚的雙刄長刀，右邊是齜牙咧嘴的熊霸天，智上大師托着禪杖晃着雙肩，光景在覷準下手的機會了！

猛古丁，熊霸天左手鋼盾筆直的往沙成山頂過去，高舉的雙刄斧不即劈下——因爲他要一擊而中！

左長庚雙手抱刀，刀尖在半尺之地盤旋疾閃，不論敵人的動向如何，都能及時追殺！

正面，原是一根禪杖，便在兩邊的出擊中忽然變成一團杖影，那傘狀的禪杖挾着呼轟之聲，那麼淩厲沉猛的堵在敵人的前面——像一堵閃動的杖牆！

沙成山悠然身子飄起，宛似狂風刮起一塊輕飄飄的棉絮，在敵人激盪不已的狂風中閃躍着他不即落下的身子。

而在他的飄搖騰翻裡，青瑩的「銀鍊彎月」，便那麼淩厲的散射而出——至少空中出現九十九條芒彩冷焰！

智上大師的灰髯抖顫，禪杖一陣抖閃，杖尾倒飛，似一股巨杵般的力阻對方刀芒！

雙刄長刀便一連狂劈暴殺，由於左長庚用足了力，使足了勁，空氣中發出裂帛似的聲音——刺耳，嚇人！

熊霸天更凶殘，雙刄斧摟頭往上暴砍，那種凶猛，便是一座山怕也被他砍倒下來！

沙成山在空中縮身扭腰，以怪異的身法連番暴閃，那麼巧妙的躲過三人的圍攻！

此刻，由於沙成山的閃躍，逼使敵人站在一起。

他却及時右足點地，「銀鍊彎月」猛然一陣伸縮，宛若灑出千百條掣映交錯的蛇電，縱橫交織成一片銀河，快不可言的罩上對面三人！

「寒江月刄」！

智上大師在叫出此招之後，雙手緊握禪杖猛擋疾揮，暴閃不迭！

左面的左長庚揮刀力殺，祇那麼「叮噹」一聲，他已「嗷」的一聲彈滾三丈外，左臂上鮮血狂濺，差一點沒有中在脖子上——因爲沙成山知道他們也受了方寬厚的欺騙，才沒有下重手法！

那大片的寒電穿射，並未嚇退熊霸天，他左手舉盾，右手雙刄斧生往上殺，沙成山淩空而起的刹那間，熊霸天的左手業已連着那隻牛皮鋼盾飛上了半天，且帶着一副怪異的樣子「呼通」一聲落在草地裡！

「啊！嗷……」悠長凄厲的狂叫，猝然自夜空中傳送，傳送向遠方……

也傳送到飛撲而來的柳仙兒耳朶裡！

左長庚强忍着傷痛，立刻取出布巾紮住熊霸天左肘處，熊霸天祇

是狂嗥一聲，便立刻咬緊牙關，怒視着仍然站在對面的沙成山，從他的臉上看，似乎對他自己剛才的慘叫有着不夠面子的悔意！

便在這時候，斷垣頹牆上面，一條人影如燕子般的落在上面，那影子祇在牆頭上打量了一下，便高聲歡叫道：「沙成山，我終於又找到你了，你這個冤家呀！」

是的，柳仙兒來了！

當然，她沒有遇上剛才的搏殺！

智上大師已重重的對沙成山道：「沙施主，今夜一戰，令老衲心折，希望他日我們有幸再戰！」

沙成山淡淡的道：「你們不再繼續下去了？」

智上大師並不激怒，雖然熊霸天仍然欲撲，却被智上大師叱喝住！

智上大師果然「有道高僧」，這點窩囊氣他受之若喝凉水，不激怒，更不衝動，僅僅吸了一口冷氣，道：「一擧重傷我兩個師姪，我能不承認失敗？不論這次失敗是否損及少林名聲，甚至老衲聲譽與自尊，但却不能否認是一次有力的教訓。至少我知道久已失傳的『寒江月刄』絕刀，又在沙施主的手上發揮出來了！」

沙成山疲乏的道：「抱歉，大師，我在一開始就言明，我們雙方並沒有搏殺的必要，可惜你們並不給我第二條路可循！」

熊霸天突然怒吼道：「沙成山，你仍然沒有第二條路可走，直到……直到你把熊大爺撂倒！」

沙成山乾乾的一笑，道：「也許等到有一天，你明白了事情的眞相以後，便知道自己有多蠢，有多麼可憐！」

這句話連智上大師也沒有聽懂，他們又怎麼會知道方寬厚已得到秦百年的寶物了？

柳仙兒眨着眼睛到了沙成山的身邊，她深深的望了沙成山一眼，道：「沙大哥，你沒有受傷吧？」

笑笑，沙成山道：「我很幸運，所以未曾受傷！」

冷然的望了智上大師一眼，柳仙兒道：「他們如果傷了你，我非取他三人性命不可！」

智上大師冷視了柳仙兒一瞥，立刻扶着熊霸天，三人利時隱沒在夜色裡！

柳仙兒拉着沙成山，道：「這幾天你去甚麼地方了？害得我到處找你！」

沙成山如今已經知道方寬厚與他的兩個師弟相約的時間，是在每個月的初一與十五！

是的，今夜正是圓月夜！

沙成山不會把這件事告訴柳仙兒，因爲他也要找方寬厚的人，報却一掌之仇，尚要找回秦百年的東西。

他更不會忘記十萬兩銀子足以讓他與丘蘭兒過上半輩子好日子！

笑笑，沙成山道：「方家集又來了不少江湖人物，行動上除了小心之外，更要摸淸來人的企圖，所以我……」

柳仙兒急急的道：「所以我們一定要快下手！」

她一頓又道：「今夜你遇見這幾人，他們是何門派，我好像聽那老和尚說是少林門下的，你怎麼會惹上那禿驢？」

笑笑，沙成山道：「老和尚是方寬厚師叔輩，另外二人就是方寬厚的師弟，今夜我還遇上了方寬厚的女兒方小雲……」

柳仙兒急又問道：「人呢？方小雲呢？」

沙成山也是怔怔的道：「我追到這兒不見了，還以爲方小雲投井自盡了。可是熊霸天那個大個子下井去看，並沒有找到方小雲……然而她眞的就在這附近失踪了！」

柳仙兒四下環視，半晌才又問道：「沙成山，方小雲該不會從甚麼秘道遁走吧？」

沙成山搖搖頭，道：「連地都被掘翻了身，那裡會有秘道？」

柳仙兒望望天色，道：「我看今夜是白來了，我們回去吧！」

沙成山搖搖頭，道：「妳回小村去，我住客棧裡，我們『外甥打燈籠』照舊夜裡來此地！」

柳仙兒眨着大眼，道：「沙成山，我知道你救了戈二成，你該知道，是他要佔我便宜，他是活該，你爲甚麼要救他？」

沙成山臉皮一緊，道：「妳到過我住的客棧了？」

點點頭，柳仙兒道：「是呀！我這幾天每晚都去找你！」

沙成山雙眉打結的道：「妳又殺了戈二成？柳仙兒，是不是妳又殺了他？」

一笑，媚得令沙成山一哆嗦——丘蘭兒就沒有這一套。

緩緩的，也是嬌柔的，柳仙兒道：「戈二成很幸運，他沒有死，沙成山，你知道當我發覺他睡在你床上之後，我爲甚麼不殺他？」

沙成山笑笑，道：「我怎麼會知道？妳還是直說吧！」

「格格格」一聲俏媚的笑，柳仙兒道：「那是因爲他是你救的，沙成山，我不想惹你生氣！」

沙成山拍拍柳仙兒肩頭。

不料柳仙兒嚶嚀一聲便順水推舟的投入沙成山懷裡！

沙成山無動於衷，古井不波，輕聲的道：「沒有殺父之仇，奪妻之恨，何必一定要人命？柳仙兒，今晚天色不早，妳我暫時分手，我

得回去歇着了！」

柳仙兒仰臉嬌聲道：「不跟我回小村去了？在我那兒睡不也是一樣？」

搖搖頭，沙成山道：「柳仙兒，不要忘了，我們都得歇着，夜裡還有正事要辦，妳不想爭奪秦百年的兩件寶物了？」

柳仙兒心不甘情不願的道：「好吧，今晚我們回去，明夜你可要早早來喲！」

沙成山猛點着頭，道：「放心，如無意外，我一定來得比妳早！」

於是，柳仙兒看着沙成山從她的身邊走掉，她心中是怒是喜，便她自己也不清楚，不過她却自言自語的道：「沙成山，如果有一天我眞的得不到你，哼！你可別怪我柳仙兒心狠手辣！」

邊摸摸腰上挽的一個絲袋！

當然，絲袋裡面裝着一隻巨大的長毛黑蜘蛛，比她胸前紋的那個毒蜘蛛還要大得多！

柳仙兒匆匆的回轉小村去了！

沙成山也返回平安客棧。

不過他並未在平安客棧住下來，因爲，他既然知道方寬厚與他兩個師弟約會的日子，方家集就沒有必要再住下去！

推開門，沙成山到了戈二成的床前面，灰濛濛的屋子裡，戈二成乾乾的一聲笑，道：「沙成山，你終於回來了！」

沙成山拍拍戈二成，笑問：「好些了嗎？感覺如何？」

戈二成嘆口氣，道：「到今天，我才明白人的骨髓油是那麼重要，柳仙兒這個狐狸精，他幾乎把我吸乾……」

笑笑，沙成山道：「過去的事就別提了，好好養身子要緊！」

戈二成咬咬牙，道：「沙成山，柳仙兒那個騷狐狸來過這兒，她本來舉刀要殺我，可是她聽說是你救了我，便罷手了，沙成山，你跟她還有交情？」

沙成山坦然的道：「談不上交情，利害關係罷了，也許……也許…… 有一天我們會捨命相搏……」

戈二成乾澀的笑道：「沙成山，我看得出來，柳仙兒似乎對你玩眞的，這種女人最可怕，奉勸你一句眞心話，防着點！」

沙成山嘿嘿笑起來，道：「眞的可怕嗎？」

戈二成重重的道：「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她就是這種女人！」

於是，沙成山怔住了！沙成山像個老朋友似的對床上躺的戈二成道：「戈兄，你祇管住在此屋養息，伙計們會按時爲你送來補品，一應開銷我包下了！」

戈二成眨着大眼，道：「沙成山，你要離開了？」

沙成山搖搖頭，道：「事情未辦成怎能離開？」

喘口大氣，戈二成道：「不離開就好，我眞怕再遇見柳仙兒！」

沙成山在桌上倒了一杯茶，喝了一口，道：「如果柳仙兒再來，你就告訴她，想要得到秦百年的寶物，唯有你的協助，她一聽就不會再害你了！」

戈二成怔了一下，道：「她眞會聽我的？」

沙成山重重的點頭，笑道：「當然，你若誠意助她一臂之力，她也許在感激之餘會跟你一輩子！」

戈二成臉上綻現出笑意，但看起來比哭差不了多少，至少沙成山是這麼感覺！

於是，沙成山走了！天色尚未明，他便拉馬離開了方家集！

沙成山心中懷念着二百里外沙河上的丘蘭兒！

他在走的時候就交代丘蘭兒，把小船往下游放五十里，也不知道現在丘蘭兒是否已把船放往下游！

沙成山拍馬疾奔，這條路對他相當熟悉，過午不久便趕到沙河，就在那排柳樹下面，沙成山怔住了！小船仍在，丘蘭兒並未把小船往下游放五十里！

緩緩下得馬，沙成山把馬拴在柳樹下，他有些不高興的往小船走去，且高聲叫道：「蘭妹，蘭妹！」

小船上面沒有聲音，平靜的河面上却見小船微微晃動着，沙成山知道，那絕不是風吹浪掀，那麼，蘭妹爲甚麼不走出來迎接自己？

血腥裡翻滾，刀口上舐血的累積經驗，令沙成山站在岸上不即登船！

「蘭妹，妳怎麼不走出來？」

就在一陣僵持中，那個矮艙內有了異聲，艙門推開，便見兩個虬髯大漢嘿嘿沉笑着走出來！

沙成山雙目殘酷的怒視着躍上岸來的兩個大漢，他們一色的穿着黑皮軟甲，一樣的黑皮護腕，便是兵刃也是一樣的特號大砍刀！

兩人躍上岸，沙成山已冷沉的道：「二位怎會藏身在小船上？」

咧着大嘴巴，一個大漢冷沉的怒道：「朋友，那個害人精是你甚麼人？」

沙成山冷冷的道：「說她是我妻子，並不爲過！」

另一大漢雙目似在噴火的吼道：「娘的，正主兒露臉了！」

沙成山挫着牙，厲聲道：「她人呢？你們把她怎樣了？」

那大漢對一旁的虬髯黑漢，道：「洪兄，你問他，二公子是不是他幹的？」

姓洪的未開口，沙成山又怒吼起來：「告訴我，你們把丘姑娘怎麼樣了！快說！」

姓洪的偏頭對同伴道：「向兒，『玫瑰毒刺』丘蘭兒可惡，她害死我們二公子，這件事情八成就是他幹的！」

沙成山沉聲厲喝，道：「快告訴我，丘蘭兒她人呢？」

姓向的嘿嘿冷笑，道：「告訴你也無妨，丘蘭兒被我們捉回『龍騰山莊』去了，要找她嗎？到鳳凰嶺上去找！」

沙成山咬牙「咯崩」響，道：「不用說，一定是你們下的手了？」

姓洪的大漢橫着雙肩沉聲道：「倒要問問你閣下，是不是你下手殺了我們二公子同他的隨從弟兄們？」

沙成山未開口，姓向的在搖頭，道：「洪兄，我看這傢伙不像，看他這副瘦骨嶙峋模樣，會是身具絕世武功的人？」

沙成山的沉聲道：「帶我去鳳凰嶺，倒要領教江厚生的『幽靈七幻術』絕學！」

兩個大漢齊都一楞！

沙成山已接道：「不錯，江少强是我殺的，因爲他該死！」

兩個大漢對望一眼！

姓洪的錯步側身，忿怒的吼道：「娘的，就算他該死，也不會輪到你來操刀，甚麼東西！」

姓向的更是臉上肌肉顫抖，大嘴巴咧到耳根下，罵道：「操，也不打聽打聽，龍騰山莊的人是任人宰割的？」

沙成山臉色寒寒的道：「可是我已經把人殺了！」

姓洪的大怒，咆哮的道：「所以你必須付出殺人的代價，就是死！」

沙成山重重的道：「二位，別逼我，祇要帶我去龍騰山莊！」

姓向的狂怒如虎，吼道：「我仍然不相信你能一舉搏殺二公子他們八人。」

「小子，你應該在我們二人面前先露一手，且讓我們掂一掂你夠不夠上龍騰山莊的資格！」

兩個人刹時分站在沙成山的左右兩側，大砍刀已高高揚起半空中！

沙成山的雙肩無奈的垂下來，他淡淡的道：「在交手之前，我相當關心丘姑娘，二位告訴我，是誰擄走丘姑娘的？」

姓洪的怒道：「三匹龍騰山莊的馬，馱回三個龍騰山莊的人，二公子與金、申二兄的屍體被發現之後，莊上立刻就有人知道是與丘蘭兒有關。因爲事先派到此地的弟兄全死了，二公子方才親自趕來，不料竟連二公子與兩位武師也喪命於此。小子啊！如果此事是你所爲，江湖祇怕已無你立錐之地，你死定了！」

沙成山冷然一哂，道：「龍騰虎躍名滿武林，兩大世家均有不少高手，但憑藉的威望而非惡名，如果二公子不企圖霸佔丘姑娘，自然沒有人動手殺他，二位，我說的夠清楚了吧？」

姓向的忿怒的道：「二公子想要娶誰，那是此人造化，你是甚麼東西，要你多管閒事？」

沙成山懨懨的搖着頭，對於面前二人，他實在不願多說，淡淡的道：「二位，話不投機半句多，我等着二位出招了！」

說完這句話，沙成山的臉上又浮現出那股蒼白與寂寞的神色，宛似大病初癒！

姓洪的怪叫道：「可惡的東西，你竟然不賣龍騰山莊的帳，你既不畏懼又不含糊，娘的皮，這兒不是鳳凰嶺是嗎？你惹下這場滔天大禍，開罪了『龍騰山莊』的人，你尚敢在此楞充好漢，當人熊，是嗎？」

乾乾的一聲冷哼，沙成山道：「你們說的龍騰山莊，我承認在江湖上深具勢力，江厚生的絕學『幽靈七幻術』獨步武林，不少黑道梟霸與他深交。

「二位，我是不能與姓江的相提並論，我祇是一個浪跡天涯的人物，自然無法與『龍騰山莊』的龐大勢力相抗衡。

「然而，我有我的作風與人格，誰要想折辱我的尊嚴，他便得付出一定的代價，皇帝老子也是一樣！」

姓向的大聲叱道：「你是瘋子，你是混球，你不是要去鳳凰嶺嗎？好，且先由我二人侍候你小子一頓生活，挫一挫你小子的自大狂吧！兒！」

兩把砍刀幾乎同時到了沙成山的頭上。

沙成山祇是漫不經心的半側上身——十分怪異的一個閃晃，兩把砍刀已自他的頭頂稍差半寸處劈空。

二人的砍刀幾乎左右的斜劈在沙地上面！

沒有等二人回身反刀劈，沙成山的雙手各併起食中二指，雙臂力張，平伸疾點，手法之快，宛似他根本未動一般，刹時傳來「吭叱」之聲！

兩個大漢絕對想不到他們遇上的是「二閻王」沙成山，當然，他二人也不相信敵人在指上的功夫硬若鋼錐，等到發覺已是晚了！

兩個血洞分別在兩個大漢的太陽穴上出現！

沙成山把雙手指上的鮮血在沙

河的河水中洗乾淨，淡淡的看着兩個大漢斜臥在沙灘上！

他毫無表情的從二人中間走過去，冷酷的臉上更見寒意濃了！

沙成山看看河岸邊拴的小船，怔了一下，他心中懊惱着，爲甚麼不幫着蘭妹把小船往下游放？

甚至可以把蘭妹帶到別的地方，啊！她是個懷有身孕的女人呀！

一念及此，沙成山立刻跨上黃驃馬向北馳去！

怒馬疾馳在官道上，沙成山漸漸發覺不少武林人物往鳳凰嶺走去，這些人中沒有人臉帶笑容，忿怒之色形諸於臉，其中尚有幾個八大門派的長者！

遠處羣山叠嶂，綠蒼蒼的高山綿延亘橫。

那靈秀的鳳凰嶺上，在一片翠綠蓊鬱的蒼松翠柏掩映下，展現出一片連綿有半里的亭台樓閣。

那飛簷重閣與雕樑畫棟，襯托出這裡的金碧輝煌與古趣雅緻，不錯，清幽中有着豪奢，淡雅中顯出富貴。

在這樣的華厦連雲中住的人，當然祇有武林豪門的「龍騰山莊」。

修整得十分寬敞齊整的大道，從谷口蜿蜒着延伸到鳳凰嶺下的一片翠竹林子裡！

此刻，在這翠竹林子裡面，設了個接待站，「龍騰山莊」的武士們足有近五十名坐守在一棟屋子裡面！

不論任何門派的人走來，都會有一名武士陪同此人走入「龍騰山莊」——相當恭敬的小心侍候着！

沒有人知道殺死二公子江少强的人就是沙成山，因爲知道的人全死了！

當然，祇有一個人知道，她就是丘蘭兒，如今丘蘭兒却被擄到「龍騰山莊」來了。

與沙成山一起趕來「龍騰山莊」的人尚有那玩世不恭的「醉仙」柴松與華山派的「笑彌勒」鐵秀！

一片蒼海似的竹林外，沙成山剛剛下馬，便立刻跑過來個莊丁把馬牽走，隨之走過來一個身穿黑色勁裝大漢，衝着沙成山等三人重重的抱拳施禮，道：「各位遠道而來，『龍騰山莊』蓬蓽生輝，在下帶路，各位請！」

他話聲落，便當先往莊上走去！

「醉仙」柴松粗啞着聲音叫道：「喂，不見武林帖，我們是憑的一句傳言而來，請問江莊主可會備下好酒？」

走在前面的大漢猛回頭，道：「有，當然有你老喝不完的酒，但却得先麻煩跟在下去個地方，完了之後，免不了請各位大喝一頓，且還要奉送程儀以表謝意！」

哈哈一聲笑，柴松擰了一把紅嘟嘟的酒糟鼻子，道：「祇要有酒喝，我老人家便滿意了！」

後面走的「笑彌勒」鐵秀白胖嘟嘟的臉上抖了一下，他左手捧腹，右手提起大衫前襬，笑容可掬的道：「江厚生怎的故弄玄虛起來了，他到底要道上朋友趕來此地幹甚麼？總不會閒着沒事幹找我們來串門子吧？」

「二閻王」沙成山並未開口，他心中明白，江厚生絕對不會找人上門串門子，他在找兇手，找那個殺死他家老二的兇手！

臉無表情的跟着前面大漢走，沙成山一直未開口，四個人繞過高大的莊院外牆，從一條小道繞上了一個山洞口。

祇見這兒刁斗森嚴，二十名黑皮軟甲勁裝大漢，個個抱刀守在洞口，長明燈從山洞一直往洞中伸延着，誰也看不出山洞有多深，裡面又是些甚麼光景！

大漢領着三人往裡面走，祇見洞中十分清爽乾淨，每三丈一支長明燈，燈下必定站着個大漢肅穆而立，滿臉悲痛之色！

那山洞極深，不過有些地方被裝飾得相當豪華，宛似洞天福地一般！

大約深入六十餘丈遠，眼前突然燈火通明，洞也展現得十分寬敞！

然而，就在這寬敞的山腹洞內，四週燈火照射之下，却併排的放着八張矮木床，淨白的被單蓋着八個人——當然是已經斷氣死了的人！

怪的是這些人差不多都是傷在脖子的要害之處，其中一具屍體覆着錦緞被子，當然他就是江少强！

沙成山臉無表情的環視着這寬敞的大洞，猛然間，他撲向右面的一個小洞！

然而，沙成山尚未開口，小洞內已傳來叫罵聲，道：「滾！你是誰？我不認識你，快走開！」

沙成山猛的一怔，道：「蘭……」

小洞中的女子敢情正是丘蘭兒，她不等沙成山說出「妹」字，便立刻大罵，道：「誰不知道我叫丘蘭兒，你再走近來我可要咒罵你了，還不快滾開？」

沙成山怔住了，他目瞪口呆的未開口，後面，祇見一個身穿錦袍中年大漢走來，沉聲道：「丘蘭兒，妳別再叫罵了，此生妳再也休想走出此洞！」

丘蘭兒雙手抓住鐵門柵，叫道：「我的生死並不重要，相信我的丈夫會爲我報仇，雖然你們設下這個大圈套，四週又設了機關，可是

我丈夫絕不會上當，他會爲我報仇，一定會！」

沙成山心中立刻恍然大悟，原來這座山洞中尚有機關，他冷冷的走近小洞，沉聲問道：「丘蘭兒，妳的丈夫是誰？」

二人各自用心良苦，血淚往肚內吞！

小洞中，丘蘭兒尖聲笑道：「你們去猜吧，哈……我不是傻子，我怎麼會向你們這些人面獸心的傢伙說出來？哈……」

錦袍中年大漢沉聲道：「妳不說沒有關係，我們早晚會找到他的！」

他伸手一讓，對沙成山三人道：「三位且請過來瞧瞧，江湖上有誰出手專招呼在脖子上的？」

沙成山與鐵秀、柴松三人跟着走到停屍的地方！

祇見錦袍中年大漢一個個的撩起覆臉被單來，果然，大部份都是脖子上面一刀——要命的一刀！

祇聽錦袍中年大漢問道：「三位，可曾見過這種殺手？」

他一頓又道：「專門往人脖子上抹刀子的人物，如果有誰知道，馬上先奉送白銀一千両。如果因此抓到此人，我們莊主說了，一萬両銀子之外，更奉送他一座山莊！」

「笑彌勒」鐵秀與「醉仙」柴松二人相對驚異！

「二閻王」沙成山却淡淡的道：「這是一項相當誘人的條件，相信不久就會抓到兇手！」

錦袍中年大漢冷冷笑笑，道：「各位好生仔細想想，我們仰賴各位的協助了！」

鐵秀點點頭，道：「離開此地之後，我便立刻四處打探，相信一定可以探聽出此人來！」

錦袍中年大漢淡然一笑，道：「各位這邊請！」

沙成山見是走向另一條山洞，便十分留意的看着走過的地方，一連繞了三個彎，錦袍中年大漢指着一間石室，道：「三位且請稍坐，先在此地用些酒菜！」

那是一間三丈方圓的小石室，地上鋪着厚厚的毛氈，如果不是四週石壁的襯托，還以爲是一間十分雅緻的客房！

三個人走進去，中間的圓桌是玉石面，四張石櫈，沙成山三人剛剛坐下去，錦袍中年大漢的雙手一拍，道：「上酒菜了！」

不料就在他的叫聲甫落，猛古丁一聲大震，「轟隆」一聲響中，三個人便隨着那些桌櫈墜入洞下面，未等三人躍起，一層鐵板，「嘩」的一聲又把上層掩住！

於是，上面傳來錦袍中年大漢的聲音，道：「各位，對不起了，如果抓不到兇手，便祇好由各位陪葬了！」

到了這時候，沙成山方才明白，龍騰山莊爲甚麼不發武林帖的原因，他們祇要傳出話去，必然會有不少武林人物趕來，當然，能找到兇手更好，否則，江厚生的一股怨氣便全出在道上朋友的身上。

如果被囚的這些門派中有人找來，他可以一推六二五的不承認見過這些人，反而咬上一口，要這些門派幫他們找兇手！

沙成山墜落在下面，祇見是一堆枯草鋪地。

他並不擔心自己，但却心懸丘蘭兒，眞怕江厚生對她用刑，而蘭妹尚懷着他的孩子，這就令沙成山坐立不安了！

「笑彌勒」鐵秀一把拉住「醉仙」柴松，道：「老酒鬼，盛譽滿江湖的『龍騰山莊』，怎會如此待客？江厚生這老小子怎會變得如此不講理？」

「醉仙」柴松擰了一下紅鼻尖，道：「我怎麼會知道？爲了跑來吃頓酒，沒得倒把老骨頭埋在山腹中，倒楣呀！」

「笑彌勒」鐵秀鬆開抓着「醉仙」柴松的手，指着沙成山道：「喂，你怎麼不說話呀？」

「二閻王」沙成山雙手一攤，道：「我說甚麼？這時候還有甚麼好說的？」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梅娘謊說是易天行害死姹姹，此際易天行帶隊進入紅門，宮裝美婦欲殺易天行，徐元平不願他人代受過，與宮裝美婦相搏二十餘合……徐元平聽了樵養乳虎故事，決定不縱虎歸山，定欲先殺易天行……查子清、楊文堯暗裏想幫易天行，但丁高以爲逼使徐元平倒向南海門愚不可及……紫衣女醒來看到娘親便傷心哭泣，引得衆豪亦相和而哭……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約法三章比武功　駭人聽聞大秘辛

楊文堯暗道：「這小子舉止光明，他這相救衆人之事，定使羣豪心折，看來我這番聯手除他之心，算是白費了。」

徐元平拍活羣豪穴道，大步走回場中，朗聲對易天行道：「易天行，你神志完全清醒了麼？」

易天行笑道：「清醒了，徐世兄的英雄行徑，當眞使人心折。」

徐元平大義凜然的說道：「大丈夫爲人行事，正當如是。」微微一頓，接道：「在下有一事，想和你約法三章，不知能否見允？」

易天行道：「願聞高論。」

徐元平肅容說道：「今日之局，已難兩立，不論咱們誰勝誰敗，總要有一個人流血五步，伏屍當場，有這多武林高手在場見證，死亦無憾了。」

易天行道：「能得一個武功相若的敵對之人，痛痛快快拚個生死，那也是咱們習武之人的一件樂事，祇不知你的臂是否已成殘廢？」

徐元平揮動了兩下左臂說道：「傷雖及骨，幸得未殘。」

易天行道：「在下爲徐世兄慶幸，唉！動手相搏，各逞奇招，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徐元平道：「在下要和易前輩約法，咱們動手之後，我如倖勝一招，就請易老前輩答覆在下一個問題？」

易天行略一沉吟，道：「如是在下倖勝一招呢？」

徐元平道：「任憑吩咐。」

易天行道：「據在下推想，咱們這一場生死之搏中，彼此都有倖勝一招一式之機，祇不過終極生死，難以預料罷了。」

徐元平道：「在下亦自知沒有勝你的把握，何況我左臂重傷，實力減去不少……」

易天行道：「如依你約法施爲，咱們這一場相搏不知要打到幾時才能分出勝敗，須知咱們彼此之間能搶得一分先機，是何等困難之事，但在勝一招一式後，又必須停下手來，談論一件往事……」他微微一頓之後，突然放聲大笑，道：「這約法你未免太吃虧了，你祇不過想瞭然你的父母是否死在我的手中，這賭注下得太大了，不是我易某誇口，中原武林道上數十年來的風雲變幻，人人事事，我易某人縱未參與，亦無不瞭然內情，如若談將起來，三日三夜，也未必能夠談完。」

徐元平道：「我雖未親眼看到你殺死了我恩師，亦知道你是殺害我父母的兇手，但詳細經過之情，却是懵無所知，我要明白你爲甚麼要殺害我的父母，用甚麼方法殺害了他們。」

易天行淡淡一笑，默然不答。

徐元平突然放下手中「戮情劍」，道：「在下手中之劍太過鋒利，中人不死亦將重傷，在我心中有疑未得瞭然之前，我不願讓你傷亡在我的劍下。」

易天行解下腰間淬毒的飛刀，和手中的七星劍，一齊丟在地上。

「神丐」宗濤冷笑一聲，喝道：「易天行，你身上尚有三把短劍，爲甚麼不取出來？」

易天行笑道：「不勞費心。」伸手入懷取出三把短劍，一併棄置地上，略一猶豫，又從懷裏摸出一道尺許長的，烏黑生光，形如鐵尺之物，笑道：「諸位可有人識得這件兵刃的麼？」

羣豪凝目望去，竟是無人辨識是何兵刃，祇好都默然不言。

徐元平右手一拱，道：「易老前輩當心，在下要出手了。」欺身而上，拍出一掌。

易天行右手一揮，笑道：「不知徐世兄的掌力如何？」

雙掌相觸，響起了一聲砰然輕震，徐元平被震退三步，易天行也向後退了一步。

徐元平一退即上，飛起一脚，踢向易天行小腹。

易天行側身避過，說道：「徐世兄的掌力不弱，這一掌在下已用出八成眞力。」

徐元平却一語不發，全神迎戰，他左臂傷得甚重，運用不便，是以右脚連連飛踢，配合右掌攻拒，以補不足。

雙方的攻拒之勢，逐漸的轉趨激烈凌厲，拳來脚往，變化萬端。

徐元平打了一陣，傷口受到了震動，鮮血淋漓而下，滴在地上，但他仍是揮掌飛脚，一味搶攻，神態豪壯，勇不可當。

不大工夫，兩人已相搏了二十餘合，易天行突然一側，避開了徐元平的右掌，斜斜欺上，立掌如刀，急切而下，疾向徐元平左臂上斬去。

徐元平左臂受傷，運轉不靈，眼看掌勢劈來，却是無法閃避。

紫衣少女冷哼一聲，正待開口相罵，忽見徐元平右手一轉，劈出的掌勢突然折了回來，掃在易天行右手臂彎處，易天行右臂突然垂了下來。

徐元平微一仰身，陡然向後退了三尺，一拱手，道：「承讓，承讓，在下倖勝一招。」一面運氣止住傷口的鮮血。

易天行淡然一笑，道：「你問吧，但祇限於一人一事。」

徐元平道：「可是你殺了我的父母麼？」

易天行答非所問的說道：「我已經說過，祇限於一人一事，令尊、令堂二人兩事，豈可混爲一談。」

徐元平道：「好吧！依你就是。家父是你殺害的麼？」

易天行道：「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徐元平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咱們立有信約，滿室皆是證人，難道你還要賴？」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在下之言字字眞實，令尊之死，雖由在下傳諭緝殺，但並非我親手所殺。」

徐元平道：「縱非你親自動手，但令諭由你傳下，也算是罪魁禍首。」

易天行道：「在下並無推脫之意。」

徐元平道：「執行的兇手是誰？」

易天行笑道：「你找我算賬就是，不用牽扯別人。」

忽聽金老二大聲叫道：「平兒，平兒，是我，易天行要生擒你的父親，五馬分屍，我怕他忍受不住痛楚，一刀把他殺死……」話未說完，猛然一頭直向石壁之上撞去。

徐元平萬沒料到，最受自己敬愛，視作茫茫人世間的唯一親人，竟然是親手殺死父親的兇手，一時間悲痛交集，楞在當地。

祇聽蓬然一聲，鮮血迸射，金老二已撞壁碎頭而亡，屍體倒在地上。

徐元平如夢初醒般，大聲叫道：「叔父，叔父……」急奔了過去，一把抓起金老二，眼看大半個腦袋撞碎，已然無救，忍不住淚如湧泉而下。緩緩放下了金老二的屍體，長嘯一聲，道：「易天行，咱們的血債上又加一筆。」一招「神龍出雲」直劈過去。

易天行右手一揮，拍出一股潛力，逼住了徐元平的掌勢，左手一招「迴風拂柳」，還擊過去。

兩人這番動上手，打得更是猛烈，拳脚的變化也愈見凶險猛惡，當眞是生死存亡之搏，脚指襲擊之處，無一不是足以置人死地的要害，旁觀之人大有目不暇給之感。

忽聽易天行冷厲的喝道：「小心了！」一把扣上了徐元平右腕脈穴。

徐元平道：「祇怕未必見得。」五指一轉，劃在易天行右腕之上。

易天行祇覺腕脈一痲，去勢頓時一緩，徐元平接着飛起一脚，踢向小腹，迫得易天行疾快的向後退了兩步。

徐元平收掌立胸，肅然說道：「易天行，這一招算是不算？」

易天行左手托着右胸，說道：「自然是算了，你再問一件事

吧！」

徐元平道：「我母親可是你殺的麼？」

易天行搖頭說道：「不是。」

徐元平望了金老二的屍體一眼，道：「那是我金叔叔殺的？哼！反正他已經死了，你可以把諸般罪惡，盡都推加到他的身上。」

易天行冷笑一聲，道：「徐世兄把我易天行看成甚麼人了……」

他仰臉長嘯一聲，吐出胸中一口積忿之氣，接道：「至於令堂，倒非金老二所殺。」

徐元平道：「那是誰殺的？」

易天行道：「她在令尊的墳墓之前自絕而死。」

徐元平黯然一歎，道：「此言當眞麼？」

易天行道：「事關令堂的貞德節烈，在下怎能隨口胡言。」

徐元平道：「我父母的屍體，現葬何處？」

易天行道：「南嶽衡山，事隔十餘年，詳細的地方，我也記不起了。」

徐元平道：「好！這次該你先行出手。」

易天行欺身而進，一指點去。

徐元平側身避開，一連劈擊三掌。

兩人三度交手，都已不敢稍存輕視對方之心，全力爭取先機，掌勢的變化愈見奇幻。

羣豪冷眼旁觀，發覺徐元平的武功有如江河潮來，節節上升，每一次休息動手，必有新奇招術用出，但他傷口迸裂，休息時運氣把血止下，一動手立時重又迸裂，失血愈來愈多，內力已見不繼。

易天行雖然連連為徐元平突出的奇招所制，但他一直保持鎮靜之容，心神不亂，從從容容，不為惱羞激怒。

激戰之中，徐元平突然使出了一招「西來梵音」，迎胸拍了過去。

易天行急施一招「閉窗推月」，幻起一片掌影，封住了門戶。

哪知徐元平掌勢突然一轉，竟從他幻起的一片掌影中，直攻而入——掌勢直逼易天行的前胸。

易天行眼看徐元平掌勢直切而入，封架已然不及，半途改變心意，想以深厚的內力反震對方。

原來他早已發現徐元平因失血過多，體力早已不支，這一掌縱然被他打中，也不致身受重傷，心念一轉，運氣右臂，不避反迎，右肩疾快的向前一送，正好擊在徐元平推來的右掌之上。

徐元平原無傷人之心，是以掌勢逼近易天行前胸時，突然一緩，却不料易天行運肩反擊過來，肩掌相觸，祇覺一股强大的反彈之力直衝過來，身不由己的向後退了兩步。

易天行明敗暗勝，淡淡一笑，道：「徐世兄的掌法精奇，在下又敗一招。」心中却大感歡喜，暗道：原來他已成强弩之末，看來再過一陣工夫，不難取他性命。

徐元平暗中調息兩口眞氣，說道：「這一招，咱們該是互無勝負，你內力强我……」

易天行接道：「徐世兄手下留情，在下才得未傷。」

徐元平暗道：如從比武規矩而言，我倒是已勝了他，當下說道：「既是如此，在下還有一事請教。」

易天行道：「但請吩咐。」

徐元平道：「有一位慧空大師，不知你是否相識？」

易天行道：「久聞其名，未見其人！」

徐元平道：「你可知道他生平的事蹟麼？」

易天行笑道：「當今武林之世，除了在下之外，祇怕再也無人知道了……」他目光一轉，掃掠了金老二一眼，又道：「如若其人未死，他該知道得更多一點，可惜……」

忽聽那宮裝美婦叫道：「你是慧空大師的甚麼人？」

徐元平聽得微微一愕，回頭望去。

祇見那宮裝美婦莊肅的神色中微現激動，清澈的雙目中隱見淚光，心中大感奇怪，暗暗忖道：此人不知何以識得慧空大師……還未來及答話，易天行接口說道：「慧空其人，一代奇傑，出道江湖不足三年，已然盛名傾天下，震撼武林，可惜如曇花一現，很快就銷聲匿跡，風聞他被師長囚於少林寺中，此後不知所終……」他微微一頓，又道：「在他行走江湖之間，另有一段動人的愛情傳說，因為雙方當事人，都是那時代武林中一時俊傑，慧空又是跳出軟紅十丈的空門中人，故而極為哄動……」

祇聽那宮裝美婦冷笑一聲，說道：「須知這石室之中，還有兩個知道慧空大師的生平事蹟之人，說錯一句，你就別想再活……」

祇聽那青衣老叟冷哼一聲，緩緩閉上雙目。

宮裝美婦怒道：「你哼甚麼？我姐姐已死了數十寒暑，你還吃的甚麼乾醋？」

青衣老叟雙目未睜，冷冷接道：「可是你和慧空老僧，還沒有死啊！」

宮裝美婦怒道：「你為甚麼不去殺了他？哼！可是你自知武功打他不過麼？」

徐元平長歎一聲，說道：「兩位不要吵了，慧空大師已然西歸靈

山了。」

那宮裝美婦似餘怒未息，還待出言相罵，紫衣少女長歎一聲，說道：「娘啊！看在女兒份上，你就少說兩句好麼？」緩緩走了上來，偎在她的懷中。

徐元平回顧了易天行一眼，說道：「請說下去吧！」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在下得先行說明，我並未見過慧空其人，有關他的傳說，也是道聽途說而來，在下絕不增減一句，就我所知，原盤端出，至於其人事蹟是功是過，在下……」

徐元平肅然說道：「慧空大師一代高僧，才學品格豈是常人能及，間有訛傳，定然是別人的流言中傷。」

易天行笑道：「在下姑妄言之，徐世兄姑妄聽之就是……」

他輕輕咳了兩聲，說道：「當慧空出道江湖之前，中原武林道上，已然出現了一位神出鬼沒，行蹤飄忽的妖女……」

那宮裝美婦怒道：「甚麼妖女？女英雄！」

易天行淡淡一笑，道：「算她是位女英雄吧。那位女英雄以黑紗蒙面，醜怪無比，據說是因情場受挫，因而滿懷怨恨……」

那宮裝美婦尖聲喝道：「且慢說下去！」

易天行一拱手，道：「女英雄有何指教？」

宮裝美婦道：「我姐姐容色絕世，祇不過，她不願被俗凡的目光所見，才製了那副人皮面具戴上。」

易天行笑道：「容或可信。如說她眞的傳言中那樣醜怪，也不會使那位遁身空門，跳出紅塵的和尚動心了。」

徐元平凜然說道：「慧空大師志行高潔，受誣被囚，你在口舌之間切莫傷到了他。」

易天行目光一掠那青衣老叟，大笑了一陣，接道：「就算他志行高潔吧。當他出道江湖之時，那位黑紗蒙面的女英雄，已然是名傾四海，威震武林了。中原道上高手，大都已被她收服，大江南北，已無人敢再答應她的挑戰……」

忽聽那青衣老叟冷哼一聲，雙目中暴射出兩道懾人的神光，冷冷接道：「老夫得要聲明一事，就是慧空尚未和那女英雄相遇動手時，她已經受到了一次挫敗。」

易天行淡淡一笑，道：「那挫敗蒙面女英雄的人，可是閣下麼？」微微一頓，不待那青衣老叟接口，又道：「不錯，這件事在江湖上尚未聽人說過。大江南北，黑白兩道，無人不知道那縱橫武林，名動四海的女英雄，是敗在慧空大師手中，對於在慧空之前，仍受到一次挫敗的事，却是從未聞及。」

青衣老叟道：「孤陋寡聞！」

易天行也不放在心上，目注徐元平身側「戮情劍」道：「那位女英雄用的兵刃，就是徐世兄現在的『戮情劍』了，不過這柄並非自她所始，在她以前，『戮情劍』已然出現於江湖之上，用劍之人亦是一位女子，那位姑娘，不知遇到了甚麼樣的傷心事，內心中充滿着怨毒，不論何人，祇要一對她動了惜愛之情，她就用這柄鋒利絕世的寶刃，刺入他心中，『戮情劍』由是得名……」他縱聲一陣大笑後，接道：「可是色膽包天，在那女人絕世的容色誘惑之下，仍然有很多自負才貌，不畏死亡的武林同道，前仆後繼，勇往直前，企望一親芳澤，雖死無憾。是故不過數年光陰，死在『戮情劍』下之人，不下百名之多。於是，江湖上替那女人取了一個綽號叫『無情妃子』，一時流傳，武林中無處不談『無情妃子』與『戮情劍』其人其事。正當她的事跡傳誦江湖之時，『無情妃子』，却突然失蹤不見。她來得就像一股狂飆，吹亂了武林人心之後又飄然遠揚。數十年後，江湖上又出現了一個蒙面女郎，仍然是用那一把『戮情劍』，手段之狠，較那『無情妃子』猶有過之，而無不及，一時間盛名大著，黑白道上人物聞名喪膽。正當她聲譽大盛之時，江湖上出現了慧空大師，追蹤千里，决鬥於金陵郊外，慧空技勝一着，半夕苦戰，奪下她手中寶刃。這一戰使慧空在一夜間威震武林，少林寺在武林中的地位也隨着水漲船高。以後的事，大概是兩情相悅，慧空忘記自己已經是三寶弟子，鬧出了一段纏綿情愛，少林寺出動高手，由掌門方丈親自率領，生擒慧空回寺。據說那蒙面女子一往情深，曾經三探少林寺……」微微一頓，接道：「這就是在下所知的慧空大師，一代豪俠，斷腸英雄。如不是少林寺生擒他回寺治罪，當今武林可能又是一番形勢。」

徐元平肅然說道：「在下是親眼看到慧空大師西歸靈山，聽他的話，似是和閣下之言中有些出入。」

易天行道：「我祇知這些，而且又事先說過，是道聽途說而已，未必盡然……」

祇聽宮裝美婦接道：「慧空當眞是死了麼？」

徐元平道：「死了，在下在他遺體前哭拜甚久，豈能有錯。」

宮裝美婦茫然的凝視着眼前的空白，緩緩的說道：「死了麼？死了就死了，你們還等甚麼？再打……吧！」

她緩緩說出「再打」兩字，話聲未了，易天行已欺身而進。

他既不抬手，亦不動足，祇是身軀逼近了徐元平的身前，彷彿送上去挨打一般。

徐元平微微一怔，輕叱一聲，旋身錯步，斜斜一掌拍向易天行左肩。

易天行肩頭突然一沉，恰恰避過了徐元平的掌鋒，使得徐元平那一掌縱能觸及他的肩頭，却已眞力消竭，力不能穿魯縞。

便在這刹那之間，易天行雙腿突地連環踢出，祇聽風聲響動，他已閃電般踢出九脚。

「神州一君」易天行自恃身份，與人動手之間，從不動足，但此刻乍一施展脚法，却是精妙絕倫，江湖少見，當眞有如驚濤駭浪，衝擊不絕。

徐元平一掌落空，先機已失，不求有功，但求自保，雙掌翻飛，幻起一片掌影，護住全身。

羣豪眼見他新招奇式，層出不窮，武功刻刻激升，都祇道已失了三招的易天行，這一番必定又要敗在徐元平手中。

哪知人影閃動間，突聽徐元平大喝一聲，急退三步，沉聲道：「敗了一招！」

易天行微微笑道：「誰敗了一招？」

徐元平肅然道：「在下敗了一招！」

易天行朗聲一笑，道：「在下雖未失敗，却也未獲全勝，祇是稍佔先機而已。徐世兄既然如此謙讓，就算在下勝了一招好了。」

徐元平沉聲道：「勝即是勝，敗即是敗，誰和你謙讓？」

易天行緩緩道：「既是在下勝了，徐世兄此刻是否便要聽命於在下？」

徐元平朗聲道：「自然！」

他挺胸而立，神色間全無半分畏縮憂恐之態，旁觀羣豪，却不禁暗暗爲他擔心，都祇道易天行這番勝了，怎會再將徐元平放過？數十道詢問的目光，不禁一齊望向易天行。

祇見易天行悠然一笑，道：「你先砍下自己的雙手……」

羣豪心頭不禁齊地一驚，俱都聳然變色。

哪知易天行已自悠悠接口道：「這幾字在下實在不願，也無顏說出口來。」

徐元平大喝一聲，怒道：「徐元平不要你得乖賣好，你便是砍下徐元平的腦袋，徐元平也不會皺一皺眉頭。」

易天行微微笑道：「徐世兄果然不愧是在下生平敵手，在下此刻祇願問徐元平一言。」

徐元平言朗然道：「問甚麼？」

徐元平道：「你的武功精奇博奧，在下生平僅見，可是從慧空大師學到的麼？」

徐元平沉吟了一陣，道：「不錯，他對我雖有傳藝之情，但我們之間，並無師徒名份。」

易天行道：「既無師徒名份，他如何肯傳你武功？須知私授武功，乃諸大門派中大忌之事。」

徐元平道：「他是賭輸給我。」

易天行道：「這倒是個很好的辦法，借口賭技，相授武功……」微微一頓，又道：「夠了，你現在可以再行出手。但有一事，在下要先行奉告，你如再被我勝了這一招，咱們這一場比武就算結束了。」

徐元平道：「如果在下倖勝呢？」

易天行道：「如若我料斷不錯，你心中尚有甚多不解之事要問……」他突然縱聲長笑，雙目中神光閃閃的接道：「當初比武時立法有錯，你實在太吃虧了。」

徐元平仔細想來，實是不錯，除非在動手時一口氣把他殺死外，自己將坐失甚多制敵良機。

沉吟良久，突然抬頭說道：「下手輕重不同，如若在下還有勝你的機會，下手祇怕是很重的了。」

易天行目光環掃了全室一眼，道：「咱們動手相搏，別人袖手觀火，還白白讓別人聽到了甚多武林秘辛……」

徐元平道：「事無不可對人言，在下倒未覺有何不對之處。」

易天行眼看徐元平經此一陣調息，臂上的創口已逐漸收合起來，流血漸止，立時大喝一聲，道：「徐世兄，當心了。」「呼」的一拳「直搗黃龍」，當胸襲去。

徐元平身子一側，避過一拳，駢右手食、中二指，點向肋間。

易天行竟然也不用掌封架，輕輕一閃，讓避開去。

這次動手，兩人都顯得小心翼翼，不願用掌指硬封對方的攻勢，也不願硬拚內功，似是雙方都生出了極嚴謹的戒懼之心。

祇見雙方的掌指攻出即收，祇要一發現對方擺出破解之勢，不待招術變老，即時收回，轉瞬之間，已相搏五六十合。突然徐元平一聲大喝，兩條人影，直撞一起。

漫天的掌影指風，同時收斂不見，兩人相搏由迅快的招數變化，變爲純以內力相搏，由動入靜。

凝目望去，祇見兩人各出一掌，相抵在一起，靜立不動。

相持了片刻工夫，兩人的臉色都開始泛現出輕微的艷紅，慢慢的閉上了雙目，似是每人都想把全身所有的氣力，都集中在手掌上。

又相持了一刻工夫，兩人的臉上都開始滾滾落下汗水，脹紅的臉色也愈覺艷麗。

徐元平的傷口又行迸裂，鮮血湧出，滴在石地上。

在一側觀戰的「神丐」宗濤突然暗歎一聲，忖道：他傷口流血不止，能夠撐到幾時？縱是內功武功高過易天行甚多，也難免要傷亡在對方手中，怎生想個法子助他一臂之力才好……

忽聽易天行輕哼一聲，手上壓力突增，身子陡向前進了一步，掌勢也向下壓了一寸。

徐元平冷笑一聲，立還顏色，元氣一提，一股熱力由丹田直衝上來，貫注於右臂，集向掌心，反擊出去。

易天行潛運內功，掌力正綿綿不絕的迫攻過去，突覺掌心一熱，一股至剛至猛的暗勁，反擊過來，心頭微微一驚，人也被震得向後退了兩步。

徐元平一擊得手，突然眼前一黑，幾乎栽倒在地上。

易天行借機緩過一口氣，揮掌還擊過去。

徐元平心知自己因失血過多，體力已呈不支了，再打下去，必定因失血過多而全身癱軟，情勢已到了速戰速決之境；除非在二三十合之內，把易天行擊斃於掌下，再不然就祇有停下手來，獲得足夠的調息時間，待體力復元時再戰，如若就這樣的再打下去，不出五十合必暈倒在地上……

心中念頭百轉，手上却加緊了攻勢，連出四招奇奧之學，逼得易天行手忙脚亂。

驀然間，響起一陣軋軋之聲，整個的石室開始旋轉起來。

那端坐一側的青衣老叟突然冷笑一聲，道：「甚麼人？」伸手向壁角拂去。

一陣石壁移動的聲音，在那宮裝美婦身後處突然裂現一座石門。

祇聽一聲：「阿彌陀佛！」一個身着僧袍，手橫禪杖的老僧，大步而入。

這突然的變故，使場中搏鬥的徐元平和易天行都不覺停下手來。

徐元平回目一望，立時抱拳一禮，道：「老禪師別來無恙！」

來人正是指引徐元平闖入「持戒院」的慧因大師，在他身後，緊隨一長列少林僧侶。

但見八個身披紅色袈裟的和尚，一個個手橫禪杖，緩步而入，護擁着一個身披黃色袈裟的大和尚，那和尚懷抱綠玉拂杖，正是少林寺的掌門元通大師。

在他身後緊隨着背負銅鈸的慧果大師。

一個身着道袍，背負長劍，仙風飄飄的道長，緊隨慧果而入。

易天行放聲大笑道：「好啊！少林、武當兩大主裁武林命運門派的掌門人，都到了。」

元通大師淡然一笑，合掌說道：「阿彌陀佛！諸位英雄都已先到一步了。」

那佩劍道長，乃武當派掌門人天齊道長，單掌立胸笑道：「江湖上九大門派，無不關心這一場古墓之戰，各派掌門人，皆親率高手趕來……」

那青衣老叟突然冷笑一聲，接道：「當眞一場盛會，何不請入一見？」

元通大師冷冷接道：「祇要你能使貧僧和天齊道兄傷死在這石室之中，何愁九大門派中人不效飛蛾撲火？」

青衣老叟道：「諸位如若想死，並非甚麼難事。」

忽見徐元平臉上現出一片慈和的笑意，說道：「易天行……」

易天行回顧了徐元平一眼，愕然說道：「甚麼事？」

徐元平指指身側的「戮情劍」道：「我父母可曾做過甚麼惡事麼？」

易天行道：「令尊麼？殺人無數，兩手血腥，南嶽三傑，都算不得好人！」

徐元平長歎一聲說道：「天下沒有不是的父親，我父母縱非好人，這個仇我也得報，你快撿起『戮情劍』自絕了吧！」

他說話神情自然，毫不牽强，叫人無法不信。

易天行道：「爲甚麼？」

徐元平道：「我想起了幾招手法、武功，決然非你能敵，你如想保全一世英名，那就舉劍自裁吧！」

易天行呆了一呆，道：「在下雖然相信徐世兄出言至誠，但却仍存了幾分僥倖之心。」

徐元平道：「好！人數愈來愈多，咱們得快些了斷你我間的事！」遂舉手一掌拍了過去。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好啊！看來咱們今天是非得分出生死了。」便也揮掌接去。

徐元平這一掌拍出，看似輕描淡寫，但易天行一掌接實，却感覺心頭一震，內腑之中，感受到極大的壓力，不自禁的向後退了一步。

徐元平掌勢一收，隨即拍出，又是虛飄飄的一掌按了下來。

易天行看他這次拍擊過來的一掌，和上次一般的輕描淡寫，不敢再揮掌硬接，身子一側，橫向旁邊閃了開去。

哪知徐元平身子一轉，緩緩的掌勢突然轉變得迅快絕倫，追着易天行轉動身子擊了過去。

易天行原擬閃避徐元平一擊之

後，再行運掌反擊，却不料徐元平的追擊掌勢來得如此迅速，但覺左臂一痲，已爲對方掌勢擊中，登時筋斷骨折，劇疼刺心。

徐元平一掌擊中，人却一躍而退，探手撿起了「戮情劍」，道：「你快些撿起兵刃。」

祇見易天行兩頰上，黃豆大小的汗珠兒一顆接一顆滾了下來，靜靜的站着不動，好似未曾聽見徐元平的喝叫之聲。

徐元平揚劍一揮，道：「易天行，快些撿起兵刃……」

易天行突然微微一笑，緩緩說道：「在下左臂已斷，在一盞熱茶工夫之內，恐怕不能動手。」

徐元平微微一怔，道：「好吧！那我就等你一盞熱茶工夫。」

元通大師回顧了身側的慧果大師一眼，低聲說道：「去討回咱們的『戮情劍』吧！」

慧果應了一聲，高叫道：「徐元平！」

徐元平心中對慧果和元通大師早有成見，聽得呼叫之聲，冷冷應道：「甚麼事？」

慧果道：「你取用本寺的『戮情劍』，幾時交還？」

徐元平暗忖道：聽他口氣，似是已存討回此劍之心，當着這許多英雄之面，我如承認是少林寺之物，勢非還給他們不可了；我雖無貪圖這寶刃之心，但也必要找個有德之人送他，讓他憑仗這鋒利的寶劍，作幾件有益於人間之事……

心念一轉，冷冷說道：「大師之言，恕在下不甚瞭然，但在下手中的寶刃，不知和貴寺何干？」

元通大師臉色一變，冷冷說道：「本座邀請九大門派掌門人，親率高手，趕來這孤獨之墓，並無和中原武林同道爲難之心！」

徐元平道：「這個，在下不願多問！」

元通大師目睹徐元平對自己毫無尊敬之心，更爲惱怒，冷肅的說道：「貧僧既然出現在江湖之上，順手除幾個邪惡之徒，那也是份內之事！」

徐元平縱然笑道：「這寶劍麼！不錯，確似由貴寺所得……」

慧果厲聲喝道：「既由本寺所得，那自然是我們少林寺中之物了。」

徐元平道：「但在下既非偸竊，又非取用，乃打賭贏來之物，諸位要討這寶刃不難，除非慧空大師復生……」

元通大師厲聲喝道：「住口！」

徐元平冷冷說道：「在下並非少林派中之人，大師言詞最好是客氣一點。」

元通大師回顧了天齊道長一眼，道：「道兄，此人這等狂妄，實叫貧僧難以忍下胸中之氣。」

天齊道長道：「待貧道問他幾句……」便目注徐元平說道：「施主貴姓？」

徐元平道：「在下徐元平。」

天齊道長道：「原來是徐大俠，貧道天齊。」

徐元平道：「道長德高望重，在下心慕已久。」

天齊道長笑道：「不敢，不敢！貧道受元通大師之邀，爲中原武林同道謀命，合力一會南海神叟，不願眼看着我中原武林同道，鬧出自相殘殺之局，故而想奉勸徐大俠幾句。」

徐元平道：「願聞高論！」

天齊道長道：「『戮情劍』隱失江湖數十年，此刻重現於這古墓之中，使貧道有幸一睹這神物利器，當眞是開了一次眼界，祇不知此劍來自何處？」

徐元平略一沉吟，道：「此劍雖來自少林寺中，但並非在下私自竊取。」

天齊道長笑道：「那是打賭贏來的了？」

徐元平道：「不錯。」

天齊道長道：「那輸劍之人是誰？」

徐元平道：「慧空大師。」

天齊道長道：「其人何在？」

徐元平道：「西歸靈山多日。」

天齊道長道：「慧空大師圓寂歸天，徐大俠一人之言，如何能服衆人之信？」

徐元平呆了一呆，道：「那要怎樣？在下素不謊言欺世。」

天齊道長笑道：「貧道有兩個辦法，任憑徐大俠選擇其一。」

徐元平道：「道長請說！」

天齊道長道：「姑不論徐大俠此劍來法如何？但此劍確爲少林寺中所有，那是不錯的了！爲免傷中原武林同道和氣，徐大俠給予貧道一個薄面，原劍璧歸少林……」

徐元平道：「敢問道長第二個辦法呢？」

天齊道長道：「徐大俠賭勝得劍，貧道願重效故技，再和徐大俠賭上一賭。」

徐元平道：「如若少林寺元通大師能夠憑良心答覆在下心中一件疑問，不用相賭，在下即可把『戮情劍』原物奉還少林！」

天齊道長道：「甚麼疑問？」

徐元平道：「道長敢爲少林寺事和在下賭劍，足見息事寧人之心，但不知敢否保證在下相詢之事，天齊道長一定可以作答？」

天齊道長道：「這個，徐大俠又有何保證還劍？」

徐元平伸手把寶劍遞了過去，說道：「道長存劍作保如何？」

天齊道長接過了寶刃道：「祇要言不汚人，貧道就兩面作保了。」

徐元平目注元通大師，冷冷說道：「佛門中講求因果報應，你說一句虛言，當心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之中……」而後突然嚴厲地說道：「你們少林上兩代掌門方丈，是怎麼死的？」

這一句話大出意外，場中之人無不凝神而聽。

元通大師似是被徐元平的豪壯氣勢所懾，呆了一呆，才道：「當今之世，有誰不知是抱病而終……」

徐元平大聲吼道：「你這話可是從良心說出的麼？」

元通大師微微一愕，答不出話。

徐元平高聲接道：「可是你串通師父害死的麼？」

元通大師神志似是恢復了清醒，怒聲喝道：「你胡說些甚麼……」

徐元平長嘯一聲，朗朗接道：「我日夜思索此事，終於被我想通了，令師祖長徒慧空，是何等才氣之人，千古奇傑，一代人賢，雖因嫉惡，沾了殺孽，那也不該落得終身囚禁……」

元通大師冷冷接道：「請慧因師叔出手，斃此瘋癲之人，以免傷了咱們少林寺的聲譽。」

慧因滿臉悲痛之色，合掌說道：「老衲之意，讓他說完了，再殺他不遲。」

徐元平厲聲接道：「令師祖罰慧空面壁幽室，祇不過是讓其借機參悟絕學，精研禪理，然後再接掌門戶，以光大少林寺一宗武學，是以送他面壁幽室之時，曾有三年面壁之訓……」

元通大師厲聲喝道：「快給我斃此狂徒，免得玷汚我們少林清白的聲名……」

兩個身披紅色袈裟的和尚突然齊齊向前衝了兩步，舉掌拍去。

徐元平身軀疾閃，避開了左面一擊，右掌一揮，硬接右側一掌，接道：「諸位大師容或不信在下，但諸位少林寺中甚有身份的高僧，想想當時的情景，當可知在下並非信口開河……」

左面和尚雙掌本已並列排出，但却又突然收了回去，退回原位。

元通大師怒火高燒，厲聲對幾個身着紅色袈裟的和尚叱道：「你們爲何都站着不動，難道不知本門規法森嚴麼？」

羣僧齊齊合掌當胸，高喧佛號，垂首不語。

慧因突然插口說道：「掌門方丈息怒，這位徐施主一提，倒使老衲想起一件事了！老衲行脚關外，師父正臥病，言詞之間，告誡老衲，至遲不得超過三年回寺，以賀慧空接掌門戶大典……」

元通大師臉色一片赤紅，怒聲喝道：「住口，難道你認爲本座手中的綠玉拂杖，不能擊斃長輩麼？」

慧因臉色肅穆，莊嚴的說道：「老衲怎敢抗拒綠玉拂令。」

元通大師一揮禪杖，道：「既不敢抗拒綠玉拂令，那就快接法諭。」

慧因合掌當胸，垂首應道：「恭候法諭。」

元通大師高舉綠玉拂杖，緩步走了過去，眉宇間殺機閃動。

徐元平突然一側身子，攔住了元通大師去路。

兩個身着紅色袈裟的和尚一左一右的閃了出來，各出一掌攻向徐元平。

要知羣僧雖然對元通大師動了懷疑，但對他掌門的身份仍極敬重，是以徐元平一攔元通大師去路，兩僧出手攻去。

徐元平似是不願和少林僧侶動手，是以縱身讓避開去，回頭對天齊道長說道：「道長身份崇高，一言九鼎，還望主持公道。」

天齊道長爲難的歎一口氣，高聲說道：「元通道兄。」

元通大師頭也不回，隨口應了一聲，在羣僧兩側相護之下，突然加快了脚步，衝向慧因大師，舉起綠玉拂杖，迎頭劈下。

慧因眼看綠玉拂杖劈了下來，既不敢閃身讓避，亦不敢運氣相抗，一閉雙目，歎道：「慧空師兄陰靈有知，等我一步同上極樂。」

忽聽一聲春雷般的大喝，一股强厲的掌風直撞過來，震開了綠玉拂杖。

元通大師抬頭望去，祇見一個蓬髮草履，身背紅漆葫蘆的老人走了過來，便怒聲喝道：「甚麼人？」

那人冷笑一聲，道：「你連老叫化子也不認識麼？」

元通大師綠玉拂杖一指慧果，說道：「請慧果師叔出手，斃了這老叫化子。」

慧果縱身而上，冷冷喝道：「宗濤，我勸你少管閒事。」

「神丐」宗濤笑道：「老叫化一生沒有別的毛病，就是愛管閒事。」

慧果怒聲喝道：「你尋死路！」「呼」的一掌，迎胸拍去。

宗濤右掌一揮，接下慧果一擊，人却被震得向後退了一步。

慧果雙掌連環劈出，一招緊過一招的逼攻過去。

他內功深厚，發出掌力，一掌强過一掌，三五個回合後，兩人已入了性命相搏之境。

（未完・六十）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

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武林情未了

上文提要：司馬二郎跟義父司馬龍學藝五年，司馬龍已七十五歲，病了百日，他自知老命不保，便用開頂大法將功力輸入二郎體內……二郎叩別義父，又巧遇「桐柏山六匹狼」，他們本欲殺二郎，見他武功高，反拜他爲頭兒，於是打回轉去找劉家寨索保安費，劉家寨請來的歐陽不邪也輸了……霍長山帶二郎去雲夢，二郎欲謝齊大妹子當年恩……

雲夢酒館尋恩人　始知身世姓獨孤

「行，你去幹，我進去了！」

司馬二郎走入酒館裡，他人長得帥，少年人壯又高，不像是十三四歲的少年人，倒像十七八歲的青年郎！

司馬二郎來了，他走到屋子一面的桌邊坐下來，他發覺女人不在酒堂上。

伙計過來了。

「少爺，你喝點甚麼呀！」

「一盤菜，一壺酒，普普通通就行了！」

伙計一聽笑了，這種客人好伺候！

很快的，伙計把吃的喝的送過來，就在這時候，門外响起銅鑼聲，司馬二郎笑了。

鑼聲把街上的人們吸引過去了。

鑼聲也把二門的女人引出來了。

「小朱呀，外面幹甚麼的，怎麼匡匡匡的猛敲鑼！」

聲音甫落，女人已走到了酒堂上。

司馬二郎一看再看，心中笑了：「是她，她還好！」

那女人不是別人，齊大妹子是也！

齊大妹子剛走到，伙計小朱笑道：「老板娘，是個耍猴子的傢伙又來了。」

「噢，耍猴的呀！」

齊大妹子話剛說，立刻臉皮一緊，道：「快，小心吶，貴客上門了！」

她也臉色一變，只見門口走來兩個女子，一人身着粉紅長裙，臉色冷酷，帶着一個十二歲左右的少女，二人一前一後的走進了酒館！

齊大妹子立刻笑臉相迎，道：「是二宮主呀，怎麼有空帶着女兒來到雲夢呀，請坐！」

來的還是風月宮二宮主冷月嬌！

冷月嬌身邊的少女冷咪紅，這冷咪紅乃是風月宮五花瓣之一的海棠所生！

只不過養大以後變成了冷月嬌的女兒了！

現在，齊大妹子招待冷月嬌進入那間小房間，她還關了門，上了門。

那少女冷咪紅却對冷月嬌道：「娘，我去看耍猴子的，好不好？」

「可以，別太近，看到就好！」

少女喜孜孜的出去了，她站在門口台階上瞧。

小房中，冷月嬌問齊大妹子。

「有他們的消息嗎？」

「到目前爲止，還沒有！」

「你們辦事效率越來越差了！」

齊大妹子道：「二宮主，你放

心，除非是人死了，咱們就沒有辦法知道，否則，你放心，早晚會把人找了！」

「這些話你已說了十遍以上了！」

齊大妹子也苦笑了。

「二宮主呀，有時候我也在想，我是不是嫁了個笨蛋丈夫以後，被你們把他廢了，我養的那批人也變成不折不扣的一羣猪了。」

冷月嬌半晌才嘆口氣，道：「眞不知那兩個孩子，如今長得甚麼模樣了！」

齊大妹子道：「算一算年月，大概都十三四歲了吧……」

她忽然又道：「佘凝霜的消息……」

冷月嬌道：「自她與毒王住進老君洞中，我已派人住在老君嶺附近，她成不了精，在我的掌握中，只是爲甚麼還不見她的丈夫兒子出現，倒是這幾年我同姐也想不通的事情，難道他們都已……」

齊大妹子心中惱火，是的，別人家好端端的一個快樂家庭，被你姐妹拆散，你們眞的就快樂嗎？

冷月嬌剛起身，齊大妹子道：「我叫他們爲二宮主做些可口小菜，令嫒也難得來此，吃點喝點再走！」

「你做些送來，我去門口看看我女兒！」

冷月嬌走出了小房門，她走到了門口，忽見女兒站在人堆裡面看着兩隻猴子打拳擊！

兩隻猴子穿了小衣褲，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腿，人們看得拍手哈哈笑。

冷咪紅也大笑，見母親過來，她指着兩隻猴子對冷月嬌道：「娘，我們把兩隻猴子帶回君山，好不好？」

冷月嬌點點頭，要兩隻猴子，太簡單了。

冷月嬌對那正自敲鑼的馬老八，道：「別耍了！」

她的聲音不高，但馬老八耳朵嗡嗡响，他不敲鑼了！

冷月嬌又是一聲叫：「每人收十兩銀子！」

開玩笑，收每人一兩也會把觀衆嚇跑！

一般過日子的，一兩銀子吃上好幾天。

於是，觀衆們拔腿就走，走得只剩馬老八一人了。

「喂，你這位夫人，你把我的觀衆嚇跑了！」

冷月嬌道：「我就是叫他們都走掉！」

「爲甚麼，我怎麼辦，吃風喝沫呀，我……」

「帶着你的猴子跟我走！」

「去那兒？」

「洞庭君山，我養你同你的猴子！」

「好幾百里遠呀，我不去！」

冷月嬌道：「不去？」

「不去，我的猴子很怕女人！」

冷月嬌道：「不去？那你就帶回兩個死猴子吧！」

她一手拉了女兒冷咪紅，剛回身，忽然又側身，右手併指隔空點過去，空中發出絲絲聲。

「冷風指！」

隨着這一聲沉叱，斜刺裡掠來一個少年人，這少年人疾出掌，大巴掌也是虛空疾拍！

立刻之間，半空中有尖銳的氣漩聲，那少年一邊攔住冷月嬌的暗襲，一邊對馬老八道：「保護好你的猴子，小心被戳死！」

馬老八急忙抱住兩隻驚嚇的猴子，就好像抱住他兒子一樣，彎了上身抱得緊。

冷月嬌吃一驚，這少年人怎麼知道自己的武功來了，這少年人必大有來頭。

她怎知這少年人正是她一心要找的獨孤無名兩個兒子之一的獨孤二郎。

冷月嬌更想不到，來的少年司馬二郎，她的乾爹師父也就是當年一心追求她娘何雙雙的男人司馬龍。

冷月嬌在風月宮長大，她們冷月宮的武功，司馬龍當然知道，既然司馬龍知道，司馬龍就會對司馬二郎細說天下各門各派的武功了。

是以司馬二郎一見冷月嬌出手的功夫，便立刻叫出冷月嬌武功的名字來了。

冷月嬌面對司馬二郎，臉上一片煞白。

司馬二郎却淡淡的道：「以絕世武功殺兩隻猴子，夫人吶，你不覺得太殘酷了？」

冷月嬌道：「殺人才算殘酷，而且我也常殺人。」

司馬二郎道：「噢，女人吶，你還常殺人呀！」

冷月嬌冷酷的道：「只要本宮主以爲該死的，本宮主絕不手下留情！」

「猴子也該死嗎？」

「連同耍猴子的傢伙，都該死！」

「爲甚麼？」

「不聽本宮主的話，就該死！」

「這麼說來，小子我也活不成了？」

冷月嬌道：「你不該出手相阻，不過你還年少，念你不懂事，廢你一臂，免你一死！」

「哎呀，我心中可不是這麼想！」

「你心中想甚麼？」

司馬二郎道：「我心中想的

是，你這個女人還漂亮，我若一掌拍碎你的臉，你變醜了，變成醜八怪了，你是不是會自殺呀，我就造孽了！」

「哈……」冷月嬌仰天大笑。

她是何等身份，多年以來，江湖上聞風喪膽而逃的人太多了，不想今天她會一腳踢到鐵板上！

她絕對不相信！

冷月嬌對身邊的女兒道：「咪紅呀！」

那十二歲的少女笑着道：「娘，甚麼事？」

「過去，替娘教訓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畜牲，記住，一定要在他的臉上打一百下，要清脆的响，娘在一邊數，少一掌也不行。」

冷咪紅道：「打輕呀，打重呀，是不是只聽到响聲也就算完事了？」

冷月嬌道：「重重的打！」

「是，娘，女兒必定打得他鼻青臉腫！」

她往司馬二郎的面前走過去了。

司馬二郎急搖手，道：「等一等！」

「等甚麼？」

「男不跟女鬥，雞不同狗鬥。」

冷月嬌叱道：「放屁，那是一般女人，等你挨了打以後，本宮主帶着你的一條臂出城。」

司馬二郎道：「血淋淋的手臂一條呀，你也不嫌噁心！」

「本宮主開心！」

司馬二郎道：「咱們別對打了，行不行！」

「不是對打，是你挨打！」

「你如果叫你女兒打我，我當然要還手！」

「你能打過本宮主的女兒？」

司馬二郎道：「夫人呀，我們何必要鬥，不如這樣吧，我們文鬥，不傷和氣！」

「怎麼文鬥？」

司馬二郎道：「夫人呐，你看看，武功一途，不外是比人跳得高，蹦得遠，出刀快，手脚硬，咱們就在這上面各自露一手，如何？」

冷月嬌被這少年似乎逗樂了！一笑：「你想文鬥甚麼？」

司馬二郎道：「看誰跳得高！」

「哈……」冷月嬌笑了。

風月宮以輕功爲最，幽靈身法，天下無雙。

「你跳吧，看你能跳多高！」

「我同你女兒一齊跳，誰勝了落地挨一巴掌！」

冷月嬌道：「好，你們兩個一齊跳！」

冷咪紅也笑了：「娘，跳完我狠狠打他一巴掌！」

司馬二郎笑了：「來吧，我喊一二三，咱們兩個往空中跳，誰也休想騙過誰！」

他大叫：「一二三！」

「咻」，這一男一女兩個少年又齊着往半空中躍上去了。

二人各自運足了內力，半空中那至少快達五丈高下了，冷咪紅却在那麼高處便打住了，她很想再高，但那司馬二郎却在此刻以收回的右腿踩上送上來的右足，他又上升一丈外的高處，那齊家酒館也早在他的足下了！

「嘩」的一聲落下地，冷咪紅急得一聲叫：「娘！」

於是，司馬二郎也下來了。

冷月嬌對女兒道：「過去，叫他打你一巴掌！」

冷咪紅半閉雙目走過去：「你打吧！」

司馬二郎把大手一揚，那架式足可以打死一頭狠！

但他只是揚揚手又不打了。

「你怎麼不打了！」

「比完再打，還有得比，也許我輸了，相抵消！」

「要打，一場一場算清帳！」冷月嬌叱吼！

冷月嬌的臉上一片冷傲之色，恨不得殺人。

於是，熱鬧了。

那些嚇跑的人們又圍過來了。

這一次不是看耍猴子，這一回看人鬥人。

看人鬥人比看耍猴子更吸引人，因爲人們都喜歡看到天下大亂，可是人們又怕天下大亂！

那麼，現在這個場面是不會危及人們性命的。

天下大亂了，說不定每個人就會大限難逃。

冷月嬌道：「比跳得遠不必了，比刀法！」

「行，比刀法，可是比個點到爲止，大街上不能殺人的，對不對！」

「殺，皇宮門口我也殺過人，殺！」

冷咪紅出刀了！

「接招！」她的身法眞快，話聲未落，刀已到了司馬二郎的面前。

於是，司馬二郎自腰間拔出了他的刀！

「是他，噢！孩子呀，你終於長大了。」

這話出自酒舖門口齊大妹子的口中。

齊大妹子也掉了激動的眼淚，她認眞的哭了。

齊大妹子哭得有些顫抖，有些想大叫。

而門外面，司馬二郎刀走龍蛇，忽的一個大轉身，他閃出了兩丈外。

冷月嬌已叱聲道：「好刀法，女兒，你又輸了。」

冷咪紅還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輸的。

「看你的肩頭。」

冷咪紅低頭看，衣破了，她幾乎要哭了。

「娘！」

「輸了挨巴掌。」

司馬二郎道：「記帳，還有一場。」他不聽冷月嬌吼嚷，就是不打人。

司馬二郎低頭指向酒館台階，又道：「現在，我們比一比，看誰的手脚硬。」

他不等冷月嬌說甚麼，走上去，運起內功在巴掌上，祇見他叱吼一聲：「咳！」

嚄，他的五指已插入青石中，有一寸深，手腕用力一扭動，抓下一塊碎石在手上。

「好吔！」圍觀的人大聲叫起好來了。

冷月嬌却冷冷的道：「少年人，你在這幾招之上，露出了『大輪廻佛抄手金剛掌』，那麼，你的師父必是那老不死的天南奇叟司馬龍了，他自囚山洞招門徒呀！」

司馬二郎聽得全身不自在，乾爹說過，風月宮有一位他思慕的女人，那個女人會是她嗎？不可能！

「你是不是風月宮的女人？」

司馬二郎的口脗不客氣了，因爲她們誤了乾爹一生幸福，有點可惡。

冷月嬌叱道：「既知我是風月宮，你還如此大膽？」

司馬二郎道：「何雙雙是甚麼人，我乾爹爲了她，自囚山洞快二十年，她太可惡了。」

「你敢駡我娘？一個已死多年的人。」

「我乾爹也死了，受了一輩子的活罪，祇不過爲一個女人，我就不會。」

「那是因爲你不知情爲何物，你懂甚麼？」

她忽然又道：「你既然是司馬龍的乾兒子，且接我的花葉鏢試試。」

她說打便打，五枚花葉鏢已往司馬二郎打過去了。

花葉鏢出自冷月嬌之手，就是不一樣，看上去鏢似流星，一枚接一枚，幾乎未間斷。

司馬二郎一聲長嘯，他不閃不避，出掌疾拍，五枚花葉鏢盡被他拍落在地，若閃躲，必手忙脚亂。

「好吔！」祇見圍觀的人們叫起好來。

忽的，白影疾閃，罩上了司馬二郎。

司馬二郎揮掌疾迎，掌在中途，傳來劈拍响。

「佛抄手！」冷月嬌的驚怒聲。

「摘月手！」司馬二郎也回應着驚呼。

於是，冷月嬌收招了。

「老東西果然在石洞中研究出對付我風月宮的武功，小子，咱們後會有期。」

祇見她拉了冷咪紅，二人不吃喝了，二人匆匆忙忙的越過人羣出城走了。

馬老八抱着猴子走上前：「當家的，嚇死人了。」

司馬二郎道：「你擺場子吧，我帶酒食你吃。」

馬老八哈哈笑，他的銅鑼又敲起來了。

司馬二郎向觀衆施個禮，他進酒舖裡了。

司馬二郎剛走入酒舖，一把被人拉得緊。

他抬頭，見是一個女人拉了他，這女人笑中帶淚，道：「走，後屋裡去。」

司馬二郎仔細瞧，認出這女人正是他要找的人。

想起早年在此地，這女人對他眞是好，不但送點心，還買衣裳，不但送把刀，還贈他幾串錢。

齊大妹子拉了司馬二郎邊走邊抹淚，道：「孩子呀，你長大了，我見你拔刀，就認出你了，因爲……」

「刀是大嬸送我的，這次來，就是向大嬸致謝來的。」

「別謝了，見你長大，又學了一身本事，而且又是了不起的本事，那比甚麼也令大嬸高興。」

走進後屋，齊大妹子叫司馬二郎坐下來，她站在一邊仔細觀看，看着看着她笑了。

「眞像你爹呀！」

「大嬸，你認識我爹？」

「認識，而且也有交情。」

司馬二郎道：「我爹是石二刀，眞名他叫石大年，我七八歲那一年離開了他。」

「哦呸！」齊大妹子不屑的道：「石二刀是甚麼東西呀，他才不是你爹。」

司馬二郎猛搖頭，道：「怪了，我爹到底是誰，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

齊大妹子道：「孩子呀，我叫他們先送吃的來，你一邊吃，我一邊對你說。」

司馬二郎道：「我還有個部下人，他在街上耍猴子。」

齊大妹子道：「那是個山賊，我一瞧就看出來了，你怎麼同山賊在一起？」

司馬二郎道：「他們也是好人呐！」

「好人不當賊。」

「沒吃的當然會拚命。」

一怔，齊大妹子道：「你爹

爹……」

她在門口大聲叫，「叫小朱快把好吃的送過來。」

伙計早就把東西備好了，齊大妹子一聲喊，一盤吃的端來了。

小朱一邊放吃的在桌上，一邊笑對司馬二郎道：「眞的神吶，好本事。」

司馬二郎也笑了。

現在，齊大妹子親自爲司馬二郎斟上酒，她也不客氣了，她又仔細的看着司馬二郎。

「眞的長得像，像你爹，也像你娘。」

「你也知道我娘呀！」

「我知道。」

齊大妹子嘆了一口氣，又道：「你如今姓甚麼？」

「司馬二郎！」

「你不姓石也不姓司馬，你姓獨孤。」

「我眞的姓獨孤？」

「你爹乃是中州一劍獨孤無名。」

「我沒有聽過這個名。」

「你爹才是天下英雄，武林之中無出其右者。」

「大嬸爲甚麼早年不告訴我？」

「早年如果告訴你，怕你的命不長久。」

「怎麼說？」

「你爹的仇人太多了，但最厲害的人就是風月宮的人，那是有一段孽緣難了斷，你年紀還小，不知情爲何物，有一天你會知道，這情字坑害了多少男女呀！」

她頓了一下，又道：「你的名字未改，仍然叫二郎？」

「我自小叫二郎。」

「是的，自小你叫獨孤二郎，你爹說，你兄弟二人，一人叫獨孤一郎，一人叫獨孤二郎。」

司馬二郎驚呼，道：「我還有個兄弟呀？」

齊大妹子道：「你們是雙胞兄弟，你有個名叫獨孤一郎的哥哥。」

「他在那兒？」

「他被石一刀帶走了，我的寶刀是兩把，一把送了你，一把送了你哥哥。」

司馬二郎道：「原來我還有哥哥。」

「你哥同你長得一模一樣。」

司馬二郎道：「大嬸，我的一家人……」

齊大妹子道：「你放心，我齊大妹子會幫你的，等你下次進城來，我再告訴你。」

「妳現在不能告訴我？」

「我得先打聽呀，你說對不對？」

其實齊大妹子至少早已知道余凝霜的下落了。

那位天下最美的女人，早已住在老君洞中了。

司馬二郎道：「大嬸，我以後改名字了，我改我的本姓，我改叫獨孤二郎。」

「不！」齊大妹子道：「你仍然叫司馬二郎。」

「爲甚麼？」

「爲了安全。」

司馬二郎道：「我才不怕有人整我，因爲我更會整人，我呀，常同猴子們玩耍。」

「猴子？」

司馬二郎道：「我忘了，快送些酒食給我的部下送去，他還未吃東西，一定餓壞了。」

齊大妹子走到門口，大聲喊叫：「小朱！」

那個伙計笑呵呵的走來了。

「老板娘，耍猴子的收了不少小錢呀，哈！」

「去，叫他別耍了，進來吃喝吧，就說是他的頭兒這麼吩咐的。」

小朱道：「行，咱們免費招待他。」

齊大妹子回過身，她忽然向司馬二郎道：「二郎呀，你說你是頭兒，你又說他是你部下，我問問，你是不是落草上山爲盜了？」

「別說得那麼難聽，也別說得那麼嚴重，山上兄弟們也都挺義氣的。」

「那個山頭？」

「猴子坡呀！」

齊大妹子一聽，搖頭道：「哎呀，桐柏山區的六匹老野狼呀，你怎麼同他們混在一起呀！」

「他們也蠻好的嘛。」

「他們對你一個人好，對別人出刀。」

「他們出刀也是爲了過日子嘛！」

齊大妹子道：「二郎呀，我太清楚桐柏山六匹狼了。」

其實江湖之上已經沒有她齊大妹子不知道的門派山寨堡莊湖海了。

每天百人爲她送消息，這人還有甚麼事情不知道的？

齊大妹子又搖搖頭，道：「桐柏山六匹狼沒甚麼出息，人數不過一百多，山區小買賣，多一半他們是靠勒索過日子，眞正遇上大場面，他們那些人就瞎抓了。」

笑笑，司馬二郎道：「我去了，他們就不太一樣了，我會幹幾票大票子，娘的，我揚揚名，立立萬，人馬擴充上萬人，猴兒坡要在道上稱霸了。」

齊大妹子道：「好嘛，猴子坡有個水簾洞，你就像那孫悟空，率領着羣猴造反了。」

司馬二郎道：「大嬸，等我揚

了名立了萬，率領人馬找我爹，找我娘，找我哥哥一郎，一家團圓多風光呀，你說對不對？」

齊大妹子道：「哈，原來獨孤無名的兒子，才長了個半大不小的小伙子，已經上山當了山大王，獨孤大俠呀，我們到處在打聽，怎麼不見你的消息呀，眞的是急死我齊大妹子了。」

就在這時候，忽的有個精壯漢子一跳而入，嚇了司馬二郎一跳。

司馬二郎反應快，以爲別人暗算他，他的反應是疾拍一掌。

司馬二郎祇是虛空一掌，二人相隔有一丈，就聽噗的一聲，精壯漢子被司馬二郎的一把劈空掌打滾出門外，「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來。

齊大妹子驚呼一聲：「小丁，小丁！」

那精壯漢子正是「飛行太保」丁三，他被打得就地滾，一骨碌爬起來大叫：「當家的！」

但當他發覺是個少年人，又改口了：「甚麼小子，見面就打人？」

司馬二郎道：「你是誰？怎麼進門不敲門，亂闖呀，我以爲你想殺我吶！」

丁三道：「我進門一向是這樣。」

他說的不錯，祇要他進來，不聲不響的溜進齊大妹子的被窩裡，想一想也知道，這種事情還有先大聲喊「報告」再有回應才進門的呀，沒聽過。

可也怪了，那位武功已高，人仍裝成殘廢的丘文山，這位包打聽，也閉上了兩眼當做看不見了。

丘文山不是張一隻眼閉一隻眼，那會氣死人的，所以他對這種事閉上了雙眼。

齊大妹子很心疼，扶了丁三走進門。

「誤會，誤會，吃幾粒藥丸吧！」

丁三接過藥丸吃下肚，他忽然問齊大妹子：「他是誰，就隔空出掌傷人呀！」

齊大妹子道：「獨孤大俠的兒子，叫二郎。」

丁三張大眼睛，道：「啊，他就是獨孤大俠的兒子呀，本事眞大。」

齊大妹子道：「叫你們找獨孤大俠的下落，找了十幾年了吧，人影也沒找到，你們也飯桶十幾年。」

丁三道：「三山五岳找幾遍，五湖四海也跑遍，他娘的，找了半天沒消息，我打算親自再往荒山找，就不信找不到，我同焦風流畫了張路綫圖，按理推敲，相信再要找不到，那肯定獨孤大俠早已不在人間了。」

司馬二郎道：「找，用盡一切方法去找，找到了我必有回報，絕不食言。」

他說得激動，想哭，父子之眞情流露，那可是天生的，那與石二刀或司馬龍在他的心目中，就是不大一樣，因爲他想哭的感覺是往日所沒有過的。

齊大妹子安慰道：「二郎呀，別難過，我叫他們再多下點功夫，早晚必給你一個交代。」

司馬二郎道：「還有我娘。」

丁三道：「你娘她……」

齊大妹子一瞪眼，立刻問丁三：「外邊有甚麼大消息，你打聽的可是那……」

「老板娘呀，有了大消息了，可是……」

他看看司馬二郎，說了一半不說了。

齊大妹子道：「沒關係，二郎也不是外人。」

丁三道：「人馬一百二十人全副武裝護大車，車上十大美人兒，均是中原名媛，身價不凡呀！」

齊大妹子道：「眞缺德，三江知府衙門換了幾任知府，他們盡搞販賣美人勾當。」

她轉而對司馬二郎道：「當年呀，你爹就殺死過姓劉知府的兒子叫劉百忍，又殺那出壞主意的師爺叫石老三，可是再換也一樣幹這種事。」

司馬二郎道：「我的乖乖，小狗咬天龍，當官的也幹犯法事呀！」

齊大妹子道：「馬不吃夜草牠不肥呀，要不然那麼多銀子他們是那兒弄來的，靠那點薪水呀，誰還幹當官！」

司馬二郎聽了齊大妹子的話，立刻問道：「有一百多官兵護送呀，他們明目張膽犯王法，就沒人告他們？」

「告個屁，上面的大官也是人，是人都要銀子，銀子送到，閻王也笑，這是江湖，沒人當豬！」

司馬二郎道：「兩個大篷車，十多美女往甚麼地方送？送給甚麼人？」

齊大妹子道：「送到江南，她們先學習，琴棋書畫樣樣學，學成了便在秦淮河上當酒女，專門侍候有銀子的人，如果變成名媛才女出了名，這姑娘就會一登龍門身價百倍，銀子便滾滾而來了！」

司馬二郎道：「她們願意？」

齊大妹子道：「願意個屁，沒有人願意抛開父母，離鄉背井，走入異鄉抛頭露面幹那皮笑肉不笑的迎新送舊，甚至皮肉風塵生活！」

司馬二郎立刻問丁三，道：「大叔，你說他們現在在甚麼地方？」

丁三一怔道：「你小兄弟問這幹甚麼？」

司馬二郎道：「別管我幹甚麼，你祇對我說，這批人如今在甚麼地方？」

丁三看看齊大妹子，齊大妹子點點頭。

丁三道：「小兄弟，你打算來一個英雄救美呀！」

他上下看看司馬二郎，又道：「少年人，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又怎麼對付得了一百二十個會武功的官兵們，你還是省省吧！」

司馬二郎道：「大叔，告訴我對你沒壞處。」

丁三道：「害死你我心難安，因爲你呀，你是大俠的後代，我最尊重獨孤大俠了！」

司馬二郎道：「如果你心中有我爹，你快告訴我。」

丁三道：「如果你有你爹的本事，我早告訴你了！」

司馬二郎道：「大叔，剛才的一拳我祇用了二成功力，你是不是想再挨一拳試試？」

丁三一聽，心中有火，好小子，你要找死呀！

於是，丁三對司馬二郎道：「如今官兵押大車，大約已到了信陽州，我的估算若不差，三天之後過雞公山，那條山道是必經之地，一旦到了三江地面，他們就算安全了，也很快的上船了！」

司馬二郎起身就走，他邊走邊對齊大妹子道：「大嬸呀，白吃你一頓了，二郎再謝謝！」

齊大妹子拉住司馬二郎不放手道：「你眞的要插手管這事？」

「我爹也管過！」

「你是山上頭兒呀，躲着官兵還來不及呐，也敢正面同官兵幹？」

司馬二郎道：「我在山上當强梁，職業就是要打伏，平日做個小商販，小數目祇夠吃碗飯，撐不死也不完蛋，如今既有這碼子事，大嬸呀，下回我來了，必會孝敬你，你安心吧！」

齊大妹子心口熱熱的，眼淚絲絲的，口兒乾乾的道：「二郎呀，就是你這最後一句話，大嬸我聽得眞受用，行，你回去點齊人馬幹一場，也是你修修德，上天若開眼，肯定你一家會團圓。」

司馬二郎一聽直點頭，想當年，他就想過，如果這女人是他的娘有多好呀！

如今他知道自己娘還有希望，他走了三步又回頭：「大嬸子，下一回來，你一定要告訴我，我的娘她如今在甚麼地方！」

齊大妹子道：「行，我一定！」

這二人的心中熱呼呼的。

丁三的心中涼兮兮的直搖頭。

司馬二郎奔到大廳裡，他發覺馬老八正在吃喝，兩隻猴子一邊臥。

「走，回去了！」

馬老八也不吃不喝了，他背了木箱，拉了猴子，抹抹嘴巴就往門外走，走得直喊叫。

「頭兒呀，等等我！」

司馬二郎理也不理的出城遠去了。

＊　＊　＊

丁三要拉齊大妹子進睡房，齊大妹子叫道：「大白天也來呀，別幹了，快去打聽消息吧！」

「甚麼消息？」

「司馬二郎攔截大車的消息呀！」

「明天追他也不遲！」

「你錯了，這司馬二郎已同風月宮二宮主過了招，手法奇特，冷月嬌沒佔到便宜，你還是快去吧！」

一怔，丁三道：「眞的嗎？」

齊大妹子不高興的道：「去問小朱嘛！」

丁三一聽之下拔腿就往門外跑，他還是辦正經事要緊，同齊大妹子溫存，那得等他回來再說！

於是齊大妹子又關上了門，匆匆忙忙的睡在大床上，機關發動，床沉一尺，她開了口。

「當家的，當家的呀！」

「別大驚小怪了，我全看到了！」

「那小子的功夫成精了！」

「多加拉攏，將來有大用！」

「這消息……」齊大妹子很關心，祇是她頓住了。

洞下傳來丘文山的聲音，叱道：「你是怎麼又笨蛋了，眞的變成豬了？」

齊大妹子道：「怎麼樣？」

丘文山叱道：「賺銀子呀，如此大的新聞，你竟然忘了去賺銀子了，可惡！」

齊大妹子道：「向甚麼人賺銀子？」

「嗨！當然是向風月宮了！」

「冷月嬌已同司馬二郎過了招啦！」

「有甚麼關係，他們又沒有搞清楚對方身份，更重要的是冷月嬌不知道同他過招的人就是她們風月宮這幾年拚命在各地一心要找的獨孤無名的兒子，祇這麼一個關鍵，你就該親自走一趟君山！」

齊大妹子道：「當家的，你打算要價多少？」

「五千兩銀子你要票子，記住，把時間說得長一點，拖上一月也可以！」

齊大妹子笑了。

「當家的，你的頭腦像電腦，一閃之間就有反應了，哈哈哈，我

愛死你了！」

「你這女人却仍然叫我戴綠帽！」

齊大妹子道：「誰叫你躲在暗中不出來，一心在等着武林天下大亂，你再找機會爭第一，你眼光太遠大了，眞有那麼一天，你肯定不要我了！」

她有些傷心的一挺而起，出門去了！

地下面却傳來丘文山的嘿嘿冷笑聲。

齊大妹子有些傷心，也有些生氣，但她還是稍做叨拾之後，弄了一條小船，往洞庭湖去了。

君山就在洞庭湖岸，而風月宮就在君山。

如果說丘文山甘願綠巾罩頂，那是騙人的，天下男人沒有一個人願意綠巾罩頂，祇不過丘文山心中有兩大疑慮，其一是齊大妹子往日嫁他的時候，武功比他高，他打不過齊大妹子，其二是他自習了「七斗陰風指」以後，不能輕易接觸女人，會阻滯武功進展，更何況他當年與齊大妹子組織的這個集團，更需要齊大妹子的掌控。

丘文山是個極聰明的人，他才不會傷害齊大妹子。

當然，在丘文山內心深處另有打算，暫時的忍耐，並不代表永遠窩囊，大幹一票，才是最大目的！

＊　＊　＊

司馬二郎走到猴兒坡的時候，已有嘍兵奔迎過來了。

十幾個嘍兵圍住了司馬二郎哈哈笑，祇差未叫他小祖師爺爺了！

馬老八也大笑：「露臉了，露臉了哈哈哈，咱們頭兒眞神呀！」

「怎麼啦，馬老八！」

馬老八邊走邊叫，把司馬二郎在雲夢的表現向大伙說了七遍，他意猶未盡的還想說，霍長山來了！

馬老八不說了，霍長山會駡人的。

司馬二郎大聲叫：「集合，集合！」

霍長山笑笑道：「集合幹甚麼？」

司馬二郎道：「我是頭兒呀，我叫集合就集合，難道你是當家的？」

一呆，霍長山忙再笑：「當然你是當家的，好，你說砸着就砸着！」

霍長山猛可裏一聲狂吼：「集合了，娘的，別賭了，分金廳前集合了！」

原來三排草房都在賭，賭的是三十二張牌九。

大伙一聽是霍長山在吼叫，都跑出來了。

「怎麼啦！」有人在大聲的問。

李度山、徐大壯也來了。

那王天笑在推莊，尹七與毛六數着銀子出來了。

毛六也問：「集的甚麼合呀，操！」

大伙圍在分金廳前抬頭看，霍長山道：「不是我叫你們集合，是咱們頭兒有話說！」

司馬二郎走到台階上，他先是看看每個人，他發覺每個人的臉焦黃。

賭了一天一夜外加大半天，每個人的臉上當然黃。

司馬二郎嘆口氣，道：「你們這些王八蛋眞混帳！」

他第一句話開口駡，大伙一聽也楞了。

司馬二郎又道：「才弄了幾兩銀子呀，就不會拿銀子壓口袋，非要賭光呀！」

他冷冷的又道：「打從明天起，我專殺贏銀子的人，誰贏銀子我殺誰！」

完了，這一招眞狠，賭的人都想贏銀子，誰贏誰死，誰還賭呀，這也祇有司馬二郎想得出來。

大伙正自發呆中，司馬二郎突又宣佈：「從今以後我不姓司馬了，我姓獨孤，我叫獨孤二郎，記住沒有？」

「記住了！」大伙齊回應，聲音震得遠處水簾洞的羣猴也吱吱叫！

現在他叫獨孤二郎了，他的心中沉甸甸，至少他已知道他爹是一個劍客，而且是天下第一的劍客！

獨孤二郎看看每個人的眼，又道：「時間上已來不及了，我看你們快抄傢伙，雞公山的山道上去埋伏，準備幹咱們的正當職業！」

在一邊的霍長山道：「咱們的職業是打劫！」

獨孤二郎道：「我帶你們去打劫！」

霍長山道：「咱們打劫的對象先摸底，能幹才幹，不能幹，幹不過，避之！」

王天笑道：「往日咱們就是這麼幹！」

獨孤二郎道：「所以直到今天你們大伙仍然是窮光蛋！」

李度山小心的問道：「頭兒呀，你叫咱們下山去打劫，請問對象是那一個？」

獨孤無名道：「三江知府暗中幹黑牌買賣，他假公濟私的派出官兵一百二十個，押了兩大車的。」

「美女，對不對？」尹七笑接着。

獨孤二郎道：「你已經知道了？」

「早幾年咱們就知道了！」

「知道你們不下手？」

「那要打得過呀，三江知府派出的官兵，個個有功夫，一個抵咱們好幾個，咱們是眼睜睜的看着他

們從咱們眼皮底下經過，屁都不敢放出聲。」

獨孤二郎哈哈一笑，道：「你們原來也怕挨刀呀！」

李度山道：「人人怕挨刀！」

獨孤二郎道：「現在，你們每人帶一包乾糧，把刀子磨光，然後跟我下山崗！」

霍長山道：「頭兒呀，你一個可抵他們二十個，另外他們還有一百人，咱們……」

獨孤二郎道：「你的狠性不見了！」

霍長山忽的拉過獨孤二郎到一邊，他小聲耳語的道：「當家的，是這碼子事，我一說你就明白了！」

獨孤二郎道：「甚麼事？」

霍長山小聲道：「咱們這兒拿了他們的好處了，每年一定數目，所以咱們放他們一馬，雙方有好處，相安都無事，頭兒，以後你會慢慢知道的！」

獨孤二郎雙目一厲，叫道：「官匪勾結呀！」

「大家都有飯吃嘛！」

「眞缺德帶冒煙，原來還有這麼一碼子事！」

霍長山道：「事情弄明白，頭兒也會心安理得了，我叫馬老八與杜一虎二人爲頭兒要猴子戲，頭兒你也可以高興高興！」

「滾！」獨孤二郎暴吼一聲，嚇得霍長山臉焦黃。

獨孤二郎道：「準備乾糧帶着刀，馬上跟我下山崗，那一個不去，我指頭一點他就死！」

大伙一聽忙忽了，分了乾糧扛上刀，一路往猴兒坡下面奔去了！

桐柏六匹狠霍長山六人當然也得去，祇不過這六人走得無奈何，雙方如果碰上面，那話兒怎麼說？

李度山道：「大哥，這小子成精了！」

徐大壯道：「生個辦法弄死他！」

王天笑道：「抽冷子給他一刀！」

毛六道：「萬一失手就慘了！」

霍長山看看尹七道：「老五的意見呢？」

尹七道：「且看這一回他是否能打敗官兵，咱們祇在旁吶喊不上前！」

霍長山重重點頭道：「我也以爲這樣子，咱們一邊祇吶喊！」

六匹狠得了官府好處有陰謀，獨孤二郎却是爲了要救兩大車上的大姑娘！

猴兒坡山寨人馬全出動，沒有一人留下來，獨孤二郎走在最前面，就在雞公山附近的荒林中停住了。

霍長山六匹狠就在林子裏圍住了獨孤二郎，那王天笑的手上暗自握了一把刀，就在霍長山指東指西解說地形中，「咻」的一聲冷芒一現，王天笑的尖刀直往獨孤二郎的背後扎去！

刀尖已沾衣了，但獨孤二郎反應之快，嚇死人了！

猛地一個大側身，尖刀自獨孤二郎的身側滑過一半，王天笑的手臂已被獨孤二郎一把抓個緊！

「噹」的一聲刀掉了，有清晰的骨碎聲，王天笑尖號一聲：「哎呀！」他跪下了！

獨孤二郎道：「陣前刺殺指揮官，你罪是……」

霍長山道：「按照山上規矩，關他一百天！」

獨孤二郎道：「不是死罪呀？」

「不是，不是！」另外四人也開口。

獨孤二郎道：「規矩改一改，以後再犯是死罪！」

王天笑也直點頭，他有話說。「頭兒呀，我是在試一試你的武功是不是可以打敗官兵的三個頭兒呀，如果你連我這暗中一刀也躲不過，我也祇是殺傷你，咱們收兵來得及，不料我……」

就在這時候，有個嘍兵呼叫了。

「遠處有人車呀！」

獨孤二郎大聲道：「大伙先搬石頭，堵住山道。」

一百多人搬石頭，盡撿大的搬，利時大道不通了。

衆嘍兵拔刀兩邊林中埋伏好，等着廝殺了。

那王天笑不笑了，他的右小臂骨頭裂了，如果不是獨孤二郎手下留情，肯定會碎掉。

眞的碎掉就殘廢了，王天笑以爲自己幸運。

霍長山暗中抱怨：「說好了等這一戰完畢的，你怎麼不聽大伙的議決，私自出刀。」

王天笑道：「這小子好像腦後有眼睛。」

霍長山道：「別說了，你進林中多休息。」

就在這時候，兩個嘍兵從高處奔下來，獨孤二郎道：「還有多遠？」

「三里多，四里不到。」

獨孤二郎一聽，他對霍長山道：「我是頭兒，頭兒不當尾巴，打伙我走前面，走，咱們迎上去。」

霍長山大聲吼：「你們大家埋伏好，少時大聲叫，要氣壯山河般的叫，就像推牌九一般七七八八不要九的大聲喊，就對了。」

忽有人問：「衝不衝，殺不殺？」

「通殺！」又是牌九術語出口，大伙哈哈笑了。

現在，六匹狠變成五匹狠，五匹狠跟在獨孤二郎身後面，一路下了山林到大道上，獨孤二郎手上握着刀，那也是齊大妹子送他的寶刄。

於是，大道上傳來了咕哩隆咚響聲，抬頭看，官兵分成前後兩批，護着兩輛大篷車馳來了。

大道上站着獨孤二郎六個人，官兵們一見忙叫停。

「停！」大車停在大道上，有四個官兵護着一位身穿短紮大漢過來了。

「那不是霍當家的嗎？這是怎麼一回事？」

霍長山道：「當家的不是我了，吶，他是……」

獨孤二郎胸一挺，道：「我是……」

那大漢哈哈一笑，道：「恭喜這位當家的了，少年得志，當上山中王了。」

獨孤二郎道：「狗屁，當上山寇還叫得志呀！」

大漢一笑，向後伸手，道：「取一袋銀子來。」

立刻有個士兵自腰間解下了一袋銀子提過去，他很恭敬的交在大漢手上。

那大漢一聲笑，道：「一百兩銀子不算甚麼，咱左宗仁的心意，頭兒你收着。」

獨孤二郎接過銀子，他取出銀子來看了看，忽然，那銀子慢慢的彎，變形了，被他兩指捏扁了。

那位左宗仁看得一瞪眼，心想：「難怪桀傲不馴的六匹狠也甘願讓出金交椅。」

左宗仁哈哈一笑，道：「頭兒這功夫夠厲害，足以值一百兩銀子。」

他又是一聲吼：「再拿銀子來！」

於是，又是一袋銀子拋在獨孤二郎的手上。

左宗仁心想：「老子就用銀子打倒你，還有不愛銀子的人呀，怪了，上山當賊不就是爲了銀子。」

不料獨孤二郎仍然擋道，他把銀子往後拋。

左宗仁立刻自我介紹：「頭兒，咱的名字左宗仁，三江知府衙門內府總管，以後歡迎頭兒前往，左某人必熱烈的招待，小心的侍候。」

獨孤二郎道：「我問你，兩大車上是甚麼？」

笑笑，左宗仁看看霍長山五人，道：「他們六位……五位都知道。」

獨孤二郎道：「兩車上都是女人？」

「對，對。」

「你娘在不在車上？」

左宗仁聽得一瞪眼，獨孤二郎又道：「你姐你妹子在不在車上？」

左宗仁臉色變了樣，冷酷得要殺人：「頭兒，光棍不擋財路，你怎麼了？給你點顏色，你就開起染坊了。」

獨孤二郎道：「咱們之間屁少放，你們五人一起上，我一人侍候你們上路了。」

左宗仁一聽也冒火：「你一人？這話是你說的！」

獨孤二郎對霍長山五人道：「退回去，我說話是香的，絕非放屁！」

霍長山道：「頭兒多加小心吶，三江惡虎不是好惹的人物呀！」

獨孤二郎道：「他是三江惡虎？」

霍長山道：「這幾年他的名聲嚇死人。」

獨孤二郎道：「他是虎，你們是狠，唔，狠是怕虎的，難怪你們聽他的，我不是，我是武松呀。」

「三江惡虎」左宗仁一聽之下，火大了，武松打虎呀，今天非宰了這小子不可。

但這姓左的很奸，他不立刻親自出手，一個側閃，對身後的幾個軍士道：「上去，砍了這小子。」

他不叫頭兒了，改叫小子了。

四個大漢撲過來，怪了，獨孤二郎反而收了刀，他不用刀。

祇見他收刀出招是一個動作，他那神奇的「大輪廻佛抄手」絕技使出來了。

他身法奇奧的衝入四把刀芒中，拍、抄、截、打，幾乎叫人看不清，就已見四把刀飛上了天，四個大漢的手臂也碎了，雪雪呼痛直叫喊。

那「三江惡虎」左宗仁楞了，見獨孤二郎向他走來，大吼一聲道：「了不起，你的功夫好，是值千兩銀子。」

他急伸手，又高聲：「快拿一千兩銀子送過來。」

獨孤二郎一聽，心想：「這人眞猾，想用銀子打倒我，好，我看你到底有多少銀子。」

果然，由兩個大漢提來一個小蔴袋，很不甘心的往獨孤二郎手上送。

獨孤二郎提過銀子他往後一拋，咚的一聲砸在地上，兩個大漢也吃驚，這少年人有力氣。

「三江惡虎」左宗仁又是一震，道：「頭兒，你收了銀子了，是不是請你讓讓路，咱們過去呀！」

獨孤二郎道：「過去？」

「難道……」

「銀子拿夠了，你們才能過去。」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昆達居心至狠，用淬毒暗器偷襲師兄班達，幸虧龍天香出現，但十二天使、地使一齊追來，三人岌岌可危之際，「左手刀」江雨樓、「左半邊」金天聲、「左十八」劉挺援手……譚起鳳與石擎天竟然作了同一個夢，夢見石綿綿的臉被擲一把一把的蟲子，她已兩個月沒見譚起鳳，於是衆人分頭尋找……江湖上出現一個披頭散髮的怪女人……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人間情愛是何價　不計毀譽與生命

「動手吧！」

冷雪舫小心翼翼地出招，他自然不敢小看辛南星，他畢竟是師叔的大弟子。

辛南星也有這種自負，在潛龍堡中，除了師父龍不忘和師母，就數着他了。可是他絕未想到，近半年來，武林精英和名宿，幾乎全集中於潛龍堡。

這些長輩都不吝嗇，有空就指點他們。

只要年輕人肯學，長輩就盡量地教，所以半年來，非但唐耕心已是頂尖高手，冷雪舫、莫傳芳、夏乾、顏學古及至於鄭昭等，都大有進境。

二十招後，辛南星發現自己高估了自己。不是自己能不能擊敗對手，而是對手在多少招上能擊敗他？

他當然可以猜到爲甚麼會有此差距？燕雨絲偶爾傳他一招半式，可惜的是他不怎麼熱衷學武功，兩人在一起，大多是重複那永遠不膩的「遊戲」。

冷雪舫等年輕人就不同，由於小唐竄升太快，年輕人較上勁，大家都埋頭苦學，所以進步神速。

只不過同樣用功，由於資質有別，其成就仍可分出高下。

五十餘招時，辛南星已是守多於攻，估計不出七十招，必然失招。

就在這時，林外掠進一個二十七八歲，頗有姿色的女人，道：「你們爲甚麼在此惡鬥？」

冷雪舫道：「這是家務事，姑娘請別管！」

「你們是甚麼關係？」

「我們是師兄弟。」

「這不是師弟欺負師兄了嗎？」

冷雪舫道：「姑娘有所不知……」這工夫這姑娘已經攻了上來，招式十分凌厲。

冷雪舫招呼兩人是絕對不成的，只好收手撤退，疾掠出林。辛南星道：「多謝姑娘援手！」

「不必客氣，到底是爲了甚麼事？」

辛南星喟然道：「一言難盡。姑娘貴姓？」

「我叫李月桂！」

「姑娘的路子似曾相識，不知是哪一派的？」

「慚愧！談不上門派，我們是塞外來的。」李月桂道：「辛大俠要去何處？」

「我……」他實在不知要去何處？道：「想到鄭州去辦點事，但也並不急於一時！」

「眞巧！小妹也要去鄭州，大俠貴姓？」

「我叫辛南星。」

「辛大哥，有個伴，可以解除寂寞。你不反對吧？」

「不反對！只怕蜚短流長，惹人閒話！」

「喲……！小妹都不怕，你一個大男人怕甚麼？」

二人走出三十里左右，夜宿小鎭客棧中，二人的房間隔壁，而且李月桂叫了五個菜，一罈酒，二人就對酌起來。這是她的客房。

李月桂很大方，姿色也不遜燕雨絲。至少李月桂年輕多了。二人邊吃邊談，十分投契，不知不覺，一罈酒只剩下小半罈。

李月桂笑容可掬，美態撩人地道：「辛大哥，你成家了沒有？」

「沒……沒有……」辛南星已有七八分酒意。

「辛大哥，小妹也未許人……」

辛南星估計，李月桂至少也有八分酒意。在燈光之下，醉眼惺忪，她的美在誇大，她的胴體也在誇大而逼近。

這幾月來，他和燕雨絲在一起，幾乎是夜夜春宵。

燕雨絲突然自他的身邊消失了，而來了一個比她更年輕的女人。情感的轉移並不困難，尤其是在七八分酒意之下。

「辛大哥……你寂寞嗎？」

這叫他怎麼說，他能說不寂寞嗎？寂寞又如何？

「辛大哥……你喜歡我嗎？」

「喜歡！」脫口而出，有幾分酒意的人，是比較率性的。他又怎能說不喜歡呢？只是此刻他並未和燕雨絲作比較。

如果兩者比較，到底是此女好還是半老徐娘的燕雨絲好？相信這答案並不容易。

「辛大哥……既然你……你喜歡我……小妹也喜歡你……咱們不要辜負這良宵……」扶桌而走，倒在辛南星懷中。

辛南星此刻是難以抗拒這種誘惑的，怕她倒下，只好摟住她。她却緊緊地貼住他，道：「辛大哥……抱我到內間去……」

辛南星猶豫了一下，終於緩緩地抱她往內間移動。她身上除了酒氣，還有脂粉和女人身上獨有的體香。

辛南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已盡了最大努力，却無法抗拒這誘惑，這幾乎和邂逅燕雨絲時如出一轍。

這就是所謂桃花運吧？他進入內間，把她放在床上，她喃喃地：「辛……辛大哥……如果你……你想……你要……就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吧！小妹可以看出來……你是個好人……」

「我是好人嗎？」辛南星自問着。却也從未把自己當作壞人。如果作了這件事，他算好人還是壞人？

她在自動寬衣，由於酒意極濃，手指頭很不靈活，一個衣扣要解上半天。

「幫我解……解衣扣嘛……」

辛南星好像在引火自焚。這女人十分成熟，正因爲她是閨女而又成熟，比中年婦人的成熟就更具吸引力了。

退回半年以前，他還沒有和燕雨絲邂逅，自不具備這種分別和鑑賞的能力。

酒後重濁的呼吸，使她的豐隆酥胸的起伏更加劇烈。

辛南星食髓知味，緩緩地伸出了顫抖的手。

他知道，只要他爲她解了衣扣，就再也無法抗拒她的魅力了。

一旦和她做了那事，以後見了燕雨絲怎麼辦？她眞的比燕雨絲好嗎？

「不……不……」他大聲嘶呼着，道：「妳並不比她好……我對不起她……」跟蹌奔出，頭也不回地走了。

這工夫簾外傳來一聲長嘆，床上的女人道：「啓稟幫主，我失敗了……」

「但妳差點成功！」

「幫主，他是個君子。」

「他並不能算是君子，但也不是小人，他只是一個凡夫俗子而已！」

「幫主要殺他，何不早些？」

「由於他心目中仍不忘燕雨絲，我還不忍殺他！」

「不忍？他誘惑夫人……」

「不是他誘惑她，而是她引誘他。」

「幫主，那披頭散髮的女人是誰？」

「現在還不大清楚，可能是石綿綿。」

「幫主，奴婢的身子還是乾淨的……」

外間沒有聲音，她以爲幫主礙於身份，也不便吃窩邊草，因爲他就是侍候幫主的丫頭，已有七八年了。

這件事是幫主要她作的。說是要她設一桃色陷阱，試試辛南星，是一隻狗還是一匹狠？

俗語說：狠到天邊吃肉，狗到天邊吃屎。如果他是一匹狠，他會總是吃肉，不會見屎就吃。

剛才已証明，他是一匹狠，但也差點變成一隻狗。

* * *

辛南星深夜出走，酒已醒了不少，他慶幸沒有接受那女人的奉獻。儘管他不能否認，那女人迷人的是青春。

穿林而行，弦月清輝篩落一地

的陰影。

這工夫隱隱聽到金鐵交鳴聲，來自上風頭西南方。

深夜，同樣的聲音，比白天能傳出更遠，他無意過去看看，只不過他去的方向是往南，雖非西南，却也是越走越近。

漸漸地，偶爾他會聽到一聲嬌叱，分明是一個女人在和人搏殺。

這嬌叱聲頗熟，立刻循聲奔去。那是在一里半以外，在月光下，草地上有兩個女人正在動手。

一個是燕雨絲，另一個是石綿綿，太巧了！辛南星不能不這麼想。

這兩個女人眞正是勢不兩立。而她們的身手，也的確不太容易分出高下來。

「我要不要幫她？幫她，可使她提早勝過對方，不幫，她似乎也能贏得這場戰爭，但必很艱苦。」

他想起譚起鳳的警告，立刻就打消了這念頭，不論譚、石之間發生了甚麼事，燕雨絲還是譚的老婆。

辛南星掉頭走了，但走出半里光景，他又停下了。

他不能丟下她一個人在此。他不忍。他以爲，也許石綿綿能擊敗燕雨絲，那就太兇險了。

一旦燕敗在石的手下，燕的樣子可能比石更可怖。

他立刻又奔了回來，伏在石後監視，只要燕雨絲一露敗象，他就出手。

不知她們已拚了多少招，至少自辛南星來此之後，二人就打了一百三四十招之多，估計二人約打了兩百招以上。燕雨絲落了下風。

中年人，又縱慾，在體力上自不如年輕人。於是辛南星出了手。

燕雨絲見是辛南星，發出一聲激動的歡呼。

當然，加上辛南星，石綿綿又不成了，一旦不成，她絕不戀戰，因爲拖久了，體力消耗殆盡，逃走都辦不到。

她快攻三刀，掉頭狂奔疾掠，燕雨絲道：「別讓她跑了！」

「雨絲，放她一馬算了！她已落到這般地步了！」

「甚麼話，剛才是她向我施襲的！」

「還不是因爲妳毀了她容？」

「你不追我去追……」燕雨絲追下。

石綿綿已奔出很遠，消失於夜色之中了，在十里外，她回頭看看無人，立刻躺在草地上喘氣。

弦月很蒼白，照在她那蒼白而醜惡的臉上。用手去撫摸自己的臉，疤痕凹凸不平。她忽然發出一聲悲嘯。

以前，她以爲武功最重要。現在她却以爲，一個女人一旦失去容貌，武功高又如何？

她放下雙手時，突然大吃一驚，竟有一個人站在她的身旁約三步以外，她居然未能預先覺察。

她只要看一眼就知道是譚起鳳，她忽然用長髮掩住了臉部，躍起狂竄。

「綿綿，妳難道還怕我嗎？綿綿，告訴我是誰害妳的，我會爲妳報仇……」

石綿綿一味疾掠，不遺餘力，她不願見他。

她不許任何人看到她的臉。但是，她的輕功怎能和譚起鳳比？譚已迎面攔住。

「綿綿，妳還不能相信我對妳的情感？」

「你別走近，一走近我就自絕！」

「不要這樣，綿綿，妳死了！妳的敵人會大笑的，妳甘心讓她笑嗎？」

「這是我的事，不要你管！」

「綿綿，不管妳是甚麼樣子，我都不會嫌妳。綿綿，這一點妳應該相信的！」

「你要我活着苟延殘喘，你就退後兩百步，不然我就立刻自絕！」

「綿綿，妳……」

「你不在乎我的死活是不是？」

「好了，我退後兩百步。一……二……三……四……」

在兩百步時石綿綿向西疾掠，才四五個起落，前面有道河岔子，「卜通」一聲，鑽入河底不見。

她的水性並不很高明，但譚起鳳却更不濟。他現在只能猜測，她是去了上游還是下游？一旦猜錯，暫時又會脫出他的視線之外了。

他向上游追去，追出五里左右，知道猜錯了，再掉頭向下游追去，當然，還要猜中她在那一邊上了岸才行。

譚起鳳選擇了對岸，以幾根枯枝飛渡河岔子之後，向下游追去，他看到了沙灘上的足印。

不久，他追上了她，而且以施襲方式，制住了她的穴道。

「綿綿，原諒我，這是不得已……」

「譚起鳳，你很殘酷！」

「綿綿，這話對我不是太殘酷了？」

「我已經變成了一個妖怪，爲甚麼不能放過我？」

「綿綿，我會笑妳，我會嫌妳嗎？」

「你會，當你第一眼看到我的臉孔時，你那表情就瞞不了人的。」

「綿綿，看到妳的臉孔，我會吃驚及悲痛，那不是輕視，也不是

厭惡！妳能信得過我嗎！」

「就算沒有，你能和一個妖女在一起嗎？」

「能！而且只要妳願意，我仍和妳廝守，白首偕老，但我可以找火谷老人爲你的臉孔復原！」

「復原？你別欺騙我了！」

「綿綿，這是由外國傳來的醫術，毀容如未嚴重傷及臉骨，有希望恢復原狀的，就算不能完全恢復，也比未治療好得多了。」

「不行！我不願見任何人！」

「至少，妳要見火谷老人，必要時我也會把李天佐請到鬥牛坪去，要他們爲妳會診！」

「我不要憐憫！你只不過是看在過去的交情上，同情我而已！譚起鳳，在目前，我最不需要這種情感！」

「不，綿綿，這是愛，至誠至聖的愛，如果我是爲了妳的臉而愛妳，老實說，我早就打退堂鼓了！用不着各方打聽，跟踪妳這麼多天。」

石綿綿道：「我比鬼還醜，你爲甚麼……」

「石綿綿，理由非常簡單，因爲我喜歡妳，我不是對妳說過多少次，只要妳在我的身邊，甚麼都不重要，連『人間天上』我也不要了！」

「我是個鬼，鬼怎能見人？」

「妳不必見很多人，只見一二人就成了……」

＊　＊　＊

夏乾和鄭昭負責出堡辦貨（日用品），在回程時，忽然發現了一個熟人，他低聲道：「小鄭……」

「甚麼事？」

「前面那個人你一定不認識！」

鄭昭向前望去，有個中年人騎馬，衣衫頗爲光鮮，沒有甚麼特別之處，道：「我當然不認識。」

「他就是『人間天上』派在丐幫中臥底，趁幫主重傷未癒而重創不治的長老何士魁！」

「是這個雜碎？」

「正是他，先別急，跟跟看，確定他身邊沒有同伙再動手。」

「夏乾，你和司徒幫主有甚麼淵原？」

「沒有甚麼，只是司徒幫主待我有如子弟，以前我是華山派逐出門牆之徒，走投無路，只有司徒老哥信任我收留了我。」

鄭昭道：「你雖是千里馬，沒有司徒勤這位伯樂，只怕你還在拉破車啦！」

「這話也沒有甚麼不對。」二人跟出鎭外三五里，沒有發現何士魁有甚麼同伙，二人停車攔住了何士魁。

「何長老，久違了……」

何士魁見是夏乾，先是一驚，繼而輕蔑地一笑，道：「夏乾，要爲司徒勤找場嗎？」

「有這麼點意思！」

「你成嗎？小夏？天老爺要刮甚麼風或下甚麼雨，可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斤兩你該知道吧？」

「知道一點，只怕你也不知道自己有幾根骨頭？」

何士魁下了馬道：「試試看吧，小夏，你大概要追隨司徒勤而去吧！我成全你！」

夏乾道：「何老賊，像你這種料子，在『人間天上』能派上甚麼用場？有丐幫中長老那麼神氣嗎？」

何士魁自馬上取下一根尺半長的銅棒一拉，就有三尺多長了，原來他是用竹杖的，爲了不太顯眼，就改用短棒。

鄭昭先攻，何士魁棒上的勁道太猛，小鄭的劍不敢硬接，夏乾也是，只不過兩小在潛龍堡中，近幾月來精進不少。

若論招術，何士魁就不如兩小了。

他們學過龍家的絕學，蕭笠的，班達喇嘛的，江豪的，甚至還有唐雲樓夫婦的。洋洋大觀，只要肯學，不出半年就突飛猛晋了。

何士魁身爲丐幫長老，自非浪得虛名之輩。試了十來招，不由暗驚，夏乾這小子出息多了。

這樣打下去不要說勝，百招之後可能要栽在他們手中，況六十歲的人也不能和這些年輕人比體力，等到體力消耗完了再跑就來不及了。

何士魁力攻三招，躍上馬背，回手射出兩枚棗核鏢，夾馬狂奔。

夏乾道：「老賊，我要是讓你跑了就跟你姓！」

兩小疾追，鄭昭射出一支瓦楞鏢，正中馬屁股，馬痛得一掀屁股，何士魁冷不防被掀了下來，但沒有摔着。

「老賊，你只會挾着尾巴跑！眞是狠心兔膽！」夏乾掄劍猛攻，小鄭也沒閑着，左右夾攻，未出三十招，何士魁就不穩了。

一個人一旦失去了鬥志，表現就會走樣，他自會想到，一旦陷入夏乾手中會有甚麼遭遇？

就在這時忽然傳來了女聲喝道：「住手！」

三人立刻停手不攻，夏乾一看，是個二十出頭的年輕女子，以前沒見過。

這女子有幾分姿色，握了一柄劍，道：「你們兩個小賊敢在此行兇？」

「行兇？妳是誰呀？」

何士魁道：「夏荷姑娘是本幫幫主夫人身邊的得力助手……」

夏乾道：「我還以爲是甚麼貨色呢！」

何士魁道：「你敢把姑娘看扁了？」

夏乾道：「她本來就是扁的嘛！」

何士魁厲聲道：「這話是甚麼意思？」

夏乾道：「據燕子飛說，他的寶貝哥哥燕子翔和夏荷及冬梅都有一手，也可以說燕子翔是她們二人的『身上人』，既是『身上人』，壓來壓去不是壓扁了嗎？」

鄭昭大笑，何士魁大喝一聲，和夏荷攻了上來。

燕雨絲身邊有不少的使女，只有夏荷和冬梅二女深得夫人喜歡，也就傳了些較好的武功給她們。

事實上夫人身邊的侍女沒有被燕子翔玩過的太少了。

現在夏、鄭二人就不輕鬆了，多了一個夏荷就完全不一樣了。

其實夏荷這兩手也許比何士魁高明些。

七八招之後，夏鄭二人顯著落了下風，堪堪不支。

不久鄭昭被砸了一掌，十來招後，夏乾也被夏荷挑破了背衣，二人越來越不穩了。

夏乾也知道，一旦落入何士魁之手會有甚麼結局。

當鄭昭先被何士魁制住穴道倒下，小夏被逼得團團轉時，忽自山坳中馳出一騎，到了近處，夏乾大喜。

他認出是「一瓢山莊」的外總管「鴿子」筱飛。他大叫道：「筱總管，請幫個忙，把這弒主犯上的陰賊逮住！」

筱飛立刻出了手，此人身手本不太高，但忠心耿耿。自顏鳳妮死後，顏君山不再保留，全傳了顏學古，顏學古也沒保留多少而傳了筱飛。

何士魁心知他和夏荷打不出甚麼名堂，如果招呼她一起逃，八成脫不了身，也就不講甚麼道義了，虛晃一招，狂竄而去。

夏乾道：「這老賊眞是一點人格也沒有了，夏荷，以後還要幫這種人嗎？」

夏荷見三人無意爲難她，冷冷地道：「這人沒有良心，剛才我不支援他，他早就完了。」

夏乾道：「夏姑娘，妳以爲何士魁會去何處？」

夏荷道：「鄭州……」

三人立刻抄捷徑，追出二十餘里，迎頭攔住。何士魁心頭大驚。

夏乾道：「司徒幫主對你不錯，你怎能下得了手？」

何士魁道：「奉命行事，身不由己！」

筱飛道：「老何，我不過是『一瓢山莊』的外總管，和你這位長老比自是差得多，只不過你現在並不是長老的身份，我想和你單挑！」

何士魁道：「如果你承讓一招半式，我可以不受干擾，離開這裡？」

筱飛不敢這麼托大，就向夏乾望去，夏乾道：「一言爲定，如果筱兄讓你一招半式，你的人頭就由你暫時保管！」

兩人動上手，如果退回半年以前，筱飛差得很遠，只怕接不了何士魁五十招，但半年的苦練，情況就不同了。

五十招後，何士魁想速決，用招至險，這正是他的保命絕活，筱飛一一破解，略顯吃力，但這三絕招一過，筱飛出現了怪招。

其實也不算怪招，那是顏學古教他的左手劍法。

左手劍法應左手持劍，以右手持劍施展左手劍法，本來威力大減，但猛古丁地施出，像何士魁這等角色，自是手忙脚亂。

儘管如此，他還是接下來了。但是，筱飛非但會「左手刀」江雨樓的刀法，「左半邊」的掌腿攻擊法，還學了「左十八」劉挺的左手暗器，只不過沒有十八種，僅五種。

這一手何士魁絕對未提防，急閃之下中了一鏢。

何士魁急退五步，道：「用暗器不算！」

夏乾道：「怎麼樣才算？與動人手還要事先說明，用暗器不算？」

何士魁大腿上中鏢，跑都跑不快，知道不免，道：「夏乾，此行以你爲主，你如有種，待我傷癒之後，再與你公平對決！」

夏乾齜着牙道：「何士魁，你是說剛才的搏鬥不公平？」

「你們人多，且我已打了數十招。」

夏乾道：「老賊，你認了吧！不過我仍會給你一次機會，那要看你的造化了！」

「甚麼機會？」

「讓你先跑出五十步！」

何士魁以爲，五十步也未必成，因爲他的右大腿上中了一鏢，只不過這是唯一的機會。

何士魁掉頭忍痛狂竄，他把步邁得很大，一步足抵兩步，五十步後他發現有一河叉，不由大喜，一頭鑽入小河叉水中不見。

夏乾等人都非水中能手，只有任他逃走。

* * *

燈光下二人在對酌，男的是譚起鳳，女的是石綿綿。

石綿綿臉上蒙了黑紗。她很少講話，譚起鳳挾菜放在她的碗中，她也沒有甚麼表示。

「綿綿，希望妳放開些，我對妳還是一樣。」

「不一樣，你看到我的臉，你很喜歡看嗎？」

「我不在乎。」

「不在乎和喜歡還有一段距離！」

「綿綿，我希望妳能信任我！」

「起鳳，你不必爲我犧牲了！在你來說，是很不值得的！」

「綿綿，我只求妳知道我的苦心！」

「我知道，起鳳，只有我才能體會你，在妻子外遇，子女難訓的情況下，又遇上我這件事，你的心情我知道。」

「綿綿，妳這些話使我的心情開朗多了！」譚起鳳道：「我希望我們之間仍維持在鬥牛坪上的情感。」

那就是每當月圓之期，他們會團聚而歡娛通宵。

石綿綿喟然道：「那日子是不可能了，除非……」

「除非如何？」

「算了，起鳳，這話出口，會傷感情的……」

「不，綿綿，妳一定要說出來。」

石綿綿深深地吁了口氣，道：「除非燕雨絲和我完全一樣……」

譚起鳳不由一怔，繼而心頭一凜，所謂「完全和她一樣」，就是使燕雨絲的臉和她的一樣地醜陋。

儘管譚起鳳恨燕雨絲害得石綿綿如此之慘，但追根究底，燕是報復石的入侵，害得她家破人亡，子女反目。

燕雨絲的外遇，是石綿綿造成的。

石綿綿和他的事，責任却又在他而不在她，所以譚起鳳十分爲難，要他去毀妻子的容，他下不了手。

石綿綿忽然拿話岔開道：「起鳳，你好久沒有看到我的舞姿了吧？」

「是……是啊，我有這眼福嗎？」

石綿綿起身入屋，不久門帘一撩，她完全無遮地扭了出來。

很久沒有欣賞這旖旎風光了，她的胴體還是那麼完美，雙峯作有彈力的顫動，腰肢纖細而柔軟。

她的腿最美，光澤圓潤中不見骨痕，甚至她的玉足也是少見的，挑不出瑕疵來。

譚起鳳連連鼓掌叫好，好久沒有享此艷福了。石綿綿一點也沒有改變，她還是她。

假如把她的臉紗拖下，譚起鳳是否還會以爲石綿綿一點也沒有變呢？當然，目前譚起鳳沒有想到這一點。

盞茶工夫之後，譚起鳳要去摟她，她閃入內間閉上了門，道：「起鳳，目前不行……」

目前不行，甚麼時候才行呢？譚起鳳以爲，石綿綿可能是指燕雨絲也變成和她一樣的時候才行。

這考驗太殘酷了。譚起鳳何去何從？他能親手毀妻子的容嗎？或者，他能爲石綿綿製造毀妻子的容的機會嗎？

兩盞茶的時間都過去了，內間的門還沒有開。

又在屋中攬鏡自照嗎，她獨處時常常如此。

又停了一會，內間毫無動靜，在門外叫了三五聲沒有反應，踹開門一看，那還有人，而後窗却是敞着的。

譚起鳳立刻上屋，四下打量，深夜要找一個逃避他的人是太難了。

現在，他想到石綿綿逃走的原因，當她說「除非燕雨絲和她一樣」時，石綿綿必然發現他臉有難色，這是主因。

石綿綿在那一瞬間，可能已決定逃離此地了，她怕譚起鳳提防她，才開始裸舞。

當然，裸舞是展示美好的胴體，女人只要還有可以炫耀的本錢，一定會亮出來。

譚起鳳發誓要找到她，却不會親手毀妻子的容，他找了大半夜，失望而返。

此刻已是四更過半，他正要小睡一下，忽聞院中有衣袂聲，道：「甚麼人？」他以爲是石綿綿回來了。

「譚大俠，是我……」

「你，你是辛南星？」

「是的，譚大俠……」

「有甚麼事？」

「大俠可否容辛某入內談話？」

「進來吧！」

辛南星進入屋中，譚起鳳坐在床上，身邊放着長劍，劍身已出鞘四五寸，在燈光下泛出閃閃寒芒。

「坐……」

「在下那有資格坐！」

「那就說明來意吧！」

辛南星躬身道：「譚大俠，你就把我殺了吧……」

「殺你？爲甚麼？」

「我……我是個沒有決斷也沒有志氣的人……」

「甚麼事吞吞吐吐地？」

「在下答應過譚大俠，從此不再找雨絲，可是一個月下來，我……我……」

「怎麼？非她不可？」

「是的，沒有她，活着簡直一點意思也沒有！」

譚起鳳是何等身份？如何經得起這般撩撥，一字字地道：「你不怕午夜飛頭……」

「在下考慮過，大俠以爲我太

不像話，就給我一個痛快，要是同情我們，就網開一面……」

譚起鳳的手已放在劍柄上，這和人頭不在辛南星的肩上只差一線。其實，他要殺死辛南星何必用劍？一根指頭就夠了。

辛南星一到，還沒進屋，譚起鳳就幾乎猜到他此來的動機了，劍出鞘少許，是希望產生阻嚇作用。

辛南星似乎對「午夜飛頭」這句話不關痛癢。

他眞有殺死他的衝動，只不過，他對辛南星又有某種程度的同情，這不是他和石綿綿的翻版嗎？

他不顧「天上人間」的存亡絕續，也不顧妻離子散，一意孤行，率性而行，這不是和辛南星寧置背叛師門之大不韙而和燕雨絲私奔是一樣的嗎？

「你以爲我會網開一面？如果你是我，你會網開一面嗎？」

辛南星道：「會的！」

「這麼說，你是豁出去了？」

「是的，在下生不如死……」

譚起鳳不由心驚，他們二人的情感如此之深，不正是和他與石綿綿一樣？他怎會忍心殺了他？他眞的不忍。

譚起鳳道：「你不再攷慮了？」

辛南星道：「在下說過，生不如死！」

「嗆」地一聲，譚起鳳的長劍出鞘，道：「人說人頭落地不能超生！」

「死都置之度外了！能不能超生就更不在考慮之內了……」

譚起鳳的劍挽了個花，「嗆！」地一聲還了鞘，辛南星躬身伸出了脖子，眞的是視死如歸了。譚起鳳升起惺惺相惜之念。

屋中靜了好一會，譚起鳳道：「你對石綿綿的遭遇有何看法？」

「寄以無限的同情。」

「如果你是我，該怎麼辦？」

「關於這一點，我也不知道。」

「我是說綿綿希望雨絲和她一樣。」

「一樣？是不是和她被毀容以後的樣子一樣？」

「正是。」

「這……」辛南星道：「我眞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雨絲毀綿綿的容，你不在一邊？」

「當然沒有，如我在，一定會阻止她。」辛南星道：「但我能體會到，雨絲恨綿綿的程度。」

「我今夜仍不殺你，希望你能三思，也爲我保留點自尊和顏面。」

「譚大俠，我來時說過，沒有她，我寧願死。」

「你……」譚起鳳何曾受過這等挑逗，他居然不能阻止另外一個人接近自己的老婆。

也可以說，他居然保不住自己的老婆。他一字字地道：「你要全屍還是身首異處？」

辛南星又躬身道：「祇要死得痛快，是不是全屍我無所謂，因爲這臭皮囊完整，而心却是破碎的，那又有甚麼好處？」

譚起鳳楞了一會，忽然縱聲狂笑，抓起劍出屋而去。

辛南星呆了很久，才摸摸自己脖子上的刀口。

今夜他能不死，眞是命大，雖然他剛才表現得十分堅決，但和譚起鳳一席談之後，又覺得自己太過份了。

他不怕死，那是他自己的事，但對譚起鳳也未免太殘酷了吧？

假如他這件事發生在任何其他人身上，辛南星有十條命也完了，所以辛南星忽然對譚起鳳產生了敬意和感激。

辛南星不久也走了，至少他目前不去找燕雨絲。

* * *

辛南星像個孤魂野鬼，石綿綿也是，那裡的人少他們去那裡。

正因爲如此，辛南星在一個十分隱蔽的小洞中發現了石綿綿。

石綿綿像一團火，心中充滿了恨，未出十五招，就制住了辛南星的穴道。

辛南星並不怕死，死在石綿綿手中也算罪有應得。

「你眞是命該如此。」

「是的，沒有死在譚大俠手中，却死在妳的手中。」

「你見過譚起鳳？」

「剛見過不久，我想不通他爲甚麼不殺我。」

「他找到了你？」

「不，是我主動去見他的。」

「主動？你是不是活膩了？」

「的確，我是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態去的，因爲沒有燕雨絲，就活得太辛苦了，也可以說生不如死。」

「因此你豁出去了，前去找他？」

「是的，可是現在我又有點後悔了。」

「是不是痛定思痛，你對當時的莽撞有點怕了？」

「不是，我事後仔細思考，我太殘酷了，等於把一隻猛虎逼在死角上，可是，他居然沒有殺我。」

「他走了？」

「狂笑而去，我不知道他爲何發笑。」

石綿綿道：「我知道。」

「他爲何發笑？」

「他是一個十分自負的人，他居然保不住自己的老婆，更有甚者，居然有人找上門要求和他的妻子在一起，反之，把他殺掉算了，他發笑的原因在此。」

「可能吧！妳知道譚大俠有多麼思念妳嗎？」

「不要說了。」

「我非說不可。」

「你說！說……」長刀架在辛南星的脖子上。

刀快不怕脖子粗，這話不錯，石綿綿這柄刀不是凡器，自被毀容之後，閒下來就磨刀，所以鋒利無比。

辛南星道：「他爲了姑娘而妻離子散，『人間天上』經營這麼多年，剛剛有了規模，竟棄之不顧。姑娘到此地步，他比姑娘更痛心，妳忍心不理他嗎？」

她的刀並未削下去，反而收了回去，厲聲道：「他祇是可憐我！」

辛南星長嘆一聲道：「我們這些人都是不理智的，試想，姑娘弄得這個樣子，譚大俠如果連一個『憐』字都沒有，那能算是至情嗎？『愛憐』、『愛憐』，如果男女間祇有愛而沒有憐，那算甚麼呢？」

石綿綿臉上蒙了黑紗，她可能常居此洞，有些烟火氣，她不言不動地佇立了很久，道：「如我有一天也要把燕雨絲弄成我這個樣子，你會如何？」

「我會很痛苦，也會恨妳。」

「你憑甚麼恨我？」

「我以爲，爲人處世要講良心話，燕雨絲有此遭遇，是因妳和譚大俠接近而引起的。」

石綿綿的刀又架在他的脖子上道：「你再說！」

「我如果不被馬上殺死，我還是要說，固然，你們接近是譚大俠主動，要說妳一點錯也沒有，沒有人會信。」

石綿綿的刀又沒有砍下去，她和譚起鳳一樣，似乎對於不怕死而敢講眞話的人，並不想手起刀落，追魂取命。

石綿綿把刀丟在一邊，道：「辛南星，在某些方面來說，你有點像譚起鳳，擇善固執，至死不變。」

辛南星嘆道：「祇可惜這並非擇善固執。」

「終有一天，我要燕雨絲不敢照鏡子。」

「如果妳是眞心愛譚大俠的話，妳不會那麼做的。」

「這話是甚麼意思？」

「譚大俠對雨絲有一份內疚，畢竟雨絲的荒腔走板是因妳們的關係而起，如果她被毀了容，我相信譚大俠不會恨妳，內心却會痛苦。」

石綿綿道：「你是說我就白白地被毀容算了？」

辛南星祇能嘆氣，無話可說。

石綿綿忽然撿起了長刀，道：「我總要出一口氣對不？」

辛南星道：「姑娘的意思是？」

「燕雨絲對你好，還是你對她好？」

辛南星道：「這箇不能秤也不能量，應該說一樣。」

「你會不會覺得她對你比你對她更好些？」

辛南星想了一下，道：「可能如此。」

「如果我不殺你，而毀你的容，是不是比毀她的容更好些，更重要的是，譚起鳳不會痛苦。」

辛南星一驚，他絕不怕死，但也怕毀容。

在這一刻，他才能體會到一個被毀了容的女人的心情了。

辛南星道：「妳殺了我，我一點也不會恨妳……請不要……」

精準的刀法，要在一個被制住穴道而不能動的人的臉上劃了幾個「十」字，那是輕而易舉的。

辛南星發出了非人所有的厲嘶。

* * *

「人間天上」掛燈結綵，歡迎三位貴賓。

這三人是「十不全老人」及兩個師弟。

至於「十不全老人」的師弟是何許人？祇怕知道的人太少了，這消息立刻傳到了潛龍堡中。

此刻老一輩的都在花廳中飲茶，談論這件事。

江豪道：「各位，『十不全老人』的師弟是誰呀？」

龍潛搖頭，蕭笠等人也都搖頭，連唐氏夫婦也不知道，班達喇嘛道：「我倒有個耳聞。」

江豪道：「知道就快說，別吊胃口。」

班達道：「一個叫魯倉，一個叫魯青，是一對兄弟，四十年前在西域很出鋒頭，人稱『大漠雙狐』。」

江豪道：「很難纏嗎？」

班達道：「大概比你江大俠難纏些吧！」

江豪道：「『人間天上』增加這三個高手，實力大增，非同小可。」

顏君山道：「各位有沒有想到，這件事也許有點蹊蹺？」

江豪道：「你顏一瓢又有甚麼高見哪？」

顏君山道：「數年前我風聞『大漠雙狐』魯氏兄弟在東北遇上對頭，以數十人之衆重創之，有人說他們已經死了，也有人說雖倖免一死，已經殘了，當然，這都不是目擊者，傳言不可盡信，也不可不信。」

江豪道：「小顏，你這話是甚

麼意思？」

顏君山道：「『人間天上』有故意宣傳之嫌，似乎唯恐別人不知道『大漠雙狐』已去了『人間天上』。」

唐雲樓道：「顏兄的看法在下也有同感，如果『大漠雙狐』眞的在『人間天上』之中，他們保密還來不及呢，怎會張揚？我方不知深淺，前去涉險，不正合了他們的心意？」

蕭笠道：「對！他們可能在重演空城計。」

「空城？」江豪道：「這有點語不驚人死不休吧！」

蕭笠道：「譚起鳳近年來心有旁騖，經常不在幫中，其他過去的心腹如歸鄉、霍金及火谷老人等都殘了。雖說歸鄉二人祇殘了一足，却影响至大。年輕一輩的，祇有其徒譚天儀堪當大任，也是孤掌難鳴。」

江豪道：「就因爲這樣，就唱空城計？」

顏君山道：「當然不僅如此，而是『人間天上』必然發生了大事。」

江豪道：「甚麼大事？」

顏君山攤攤手，江豪道：「快別瞎猜了，我以爲不久他們會主動來攻，屆時配合上『三島七把刀』以及『十二天使』等高手，必然是雷霆萬鈞。」

唐雲樓道：「小江，你的推測也不無可能，但要退回半年以前。」

「這話怎麼說？」

「半年以前，霍、歸二人尚未致殘，火谷老人也未重傷，更重要的是，石綿綿未出走，譚起鳳尚未經常離幫，『大漠雙狐』若在那時到『人間天上』去，大舉來犯就極有可能了。」

江豪道：「照你們的說法，似乎『人間天上』並未增加人手，『大漠雙狐』也未去？」

「照常情推斷，的確如此。」唐雲樓道：「也許此刻正是『人間天上』實力最弱的一段時間。」

這說法大都同意，龍潛道：「可以派人去探一下。」

唐耕心道：「晚輩願去一趟。」

龍潛道：「不能每次都派你去涉險。」

唐耕心道：「晚輩去比較風險小些，不過可以選一同伴隨行。」

龍潛道：「唐兄，嚴大妹子，二位反不反對？」

唐雲樓道：「我們不反對，但要時時小心。」

夏乾在門外道：「前輩，我去行不行？」

所有的老一輩之人都沒有出聲，這表示夏乾的份量太輕了，年輕一輩的除了小唐，以顏學古、龍三及莫、冷四人身手較高。

顏學古和龍三都有殘缺，莫傳芳爲了連蓮的事，一直和唐耕心不大和諧，祇有冷雪舫較爲隨和，相處不錯。

這工夫李天佐道：「各位長輩如果不反對，在下願和唐老弟走一趟。」

他一會稱長一輩的人爲「前輩」，一會又稱小唐爲「唐老弟」，實在是因爲他的身份特殊，說高不高，說低不低之故。

唐氏夫婦點了頭，夏乾慚然退下，唐耕心追上他道：「夏兄，請勿介意！」

夏乾道：「你也別介意，長輩們不要我去，也是爲我好呀！」他內心當然不是這麼想的。

「夏兄，想通了就好。」

自從夏乾和唐耕心爲了顏鳳妮的事弄得不愉快之後，二人總是有點隔閡，那時夏乾稍稍偏袒顏鳳妮，連蓮也很不諒解他。

*　*　*

唐、李二人進入了「人間天上」，小唐較熟，尤其對燕子飛那個院落，他發現屋內無人，像很久沒人居住的樣子。

李天佐道：「看樣子燕子飛已不住在這兒了。」

唐耕心道：「李兄，你不以爲這兒的戒備不太嚴了？」

「來了高手，有了依恃呀！」

「李兄，祇怕不是這樣的。」

「你是說……」

「李兄，你仔細聽。」二人傾聽了一會，李天佐道：「好像遠處傳來呻吟及哀號聲。」

「李兄，不是遠處傳來的，似乎是附近一個封閉的地方傳來的，李兄，隨我來！」

循聲小心走去，在西北角上，他們發現附近有一秘密地下室，呻吟及哀號聲即來自地下室中。

李天佐道：「八成是押罪犯之處。」

唐耕心道：「逮住一個問一下，我們一時也找不到，會躭擱時間的。」

不久擒住了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年輕人，八成是「十二天使」或「十二地使」中人。李天佐道：「老兄，希望你合作，不然的話，我們沒有時間和你磨菇。」

年輕人道：「就請問吧！」

「你是『十二天使』之一？」

「不，是『十二地使』中人。」

「這附近地下室內有哀號聲，是怎麼回事？」

這人想了一下，道：「是觸犯幫規之人。」李天佐拔出匕首按在他的喉頭，道：「現編哪！你再說第二遍謊話，我就會像殺鷄一樣，就這麼一割。」

（未完・卅一）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